

綜 合 新 聞 學

第 一 冊

任 白 濤 著

馬謐齋先生著

上海新聞圖書館

閱覽室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918B

任白濤著

綜 合 新 聞 學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280894—

白清先生明山靜移
氣是能知吾晚談道
序小稿書于快何為

指事之義，有言述，參行，則其
教行，是謂之教。高子者，子產也。及
子思，則謂之子思。一派之傳，子思之

卷之三

13

初已酉年正月到京

目次

導言

一 新聞學在中國 一

二 新聞學的對象和研究方法 三

三 現代各國的新聞學研究機關 一

(1) 新聞學研究機關的由來 一二

(2) 新聞學研究所的目的與設施 一六

(3) 在各國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或講座 二四

(A) 德國 (B) 美國 (C) 法國 (D) 英國 (E) 瑞士 (F) 蘇聯 (G) 奧國 (H) 波蘭 (I) 西班牙 (J)

匈牙利 (K) 比利時 (L) 意大利 (M) 希臘 (N) 荷蘭 (O) 印度 (P) 日本 (Q) 中國

第一卷 總論

五六

第一章 報紙與現代社會

五六

一 紀錄和批判的價值 五六

二 我國新聞界的情形如何？ 五八

三 報紙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六六

第二章 新聞事業道德	七七
一 報人威力和報紙勢力	七九
二 認清新聞價值	八〇
三 應遵守什麼道德？	八〇
(1) 瑞士新聞業總會的決議案	八〇
(2) 哈定的星報信條和全美記者遵守的七條規律	八一
(3) 哈斯特報的記者信條	八六
(4) 威廉博士的新聞業者信條	八八
(5) 格拉斯的五項要義	九〇
四 正確第一	九一
五 背反社會道德的罪案	九三
六 新聞記者爲什麼失節？	一〇三
七 提高記者報酬的良法——使報業發達	一〇九
八 靠誰制裁失節的記者？	一一四
第三章 政治與報紙	一一八
一 壞的報紙和好的報紙	一一八
二 公衆是報紙永久的主人	一二二

三 「民治國」的報紙及其它

第四章 外交與報紙

一 二六

一 外交的民衆化與報紙

一四〇

二 報紙動起它國外交的實例

一四四

三 報紙動起它國外交的實例

一四六

四 新聞外交政策

一四七

(1) 加弗爾和俾斯麥的新聞外交政策

一四七

(2) 舊德的新聞外交政策

一四八

(A) 新聞操縱公司 (B) 對美的新聞外交政策 (C) 對法的新聞外交政策 (D) 對華的新聞外交政策 (E) 新

聞政策的末路

一四九

(3) 舊俄的新聞外交政策

一六五

五 對抗宣傳的手段

一七〇

(1) 在中國的事例

一七〇

(2) 在外國的事例

一七八

(A) 法國的辦法 (B) 德國的辦法 (C) 蘇聯的辦法 (D) 意國的辦法

一八五

第五章 新聞事業心理

一八五

一 新聞事業心理是什麼？

二	感覺過程與新聞事業	一八六
三	表象過程與新聞事業	一八九
四	感情過程與新聞事業	一九二
五	意志過程與新聞事業	一九五
六	知覺過程判斷過程與新聞事業	一九九
七	大眾心理的諸特徵	二〇二
八	傳達方法與效果的關係	二〇四
第六章	報紙與讀者	
一	報紙與讀者及讀者相互間的關係	二〇八
二	報紙的媒介機能	二一一
三	報紙的誘導機能	二一四
四	關於公衆成立的諸家的見解	二二一
五	讀者羣之觀念的分類	二二三
六	讀者形成的公衆人數及其種類	二二八
第二卷	原始的公告形態與通信方法	

第一章	研究的範圍與方法	
第一	新聞發達之交通的先行條件	一四三
第二	研究的範圍與方法	一四五
第二章	新聞發達之交通的先行條件	一三五
		一三八

一 交通的發生及其功用、形態

二四三

二 新聞報導發生的主要動因

二四五

三 交通施設的變遷

二五六

(1) 原始的交通手段及通信媒介人

二五六

(2) 文字發明以後

二六三

(3) 最初的郵政

二六六

(A) 波斯的驛遞制度

(B) 古代墨西哥和印加的驛遞制度

(C) 中國舊時的驛遞制度

第三章 原始新聞報導的主觀性

二七一

一 應主觀去認識一切對象的原始人

二七一

二 最初的新聞統制者——魔術師

二七三

三 從記號和圖形進化到文字

二七七

四 使用文字後的情報蒐集法

二七八

第四章 原始的公報形態

二八〇

一 口頭

二八〇

二 文字、記號、記標

二八二

(1) 文字

二八二

(2) 記號

二八二

(3) 肉體記號

二八四

(4) 地圖和狩獵報告的記號

二八八

(A) 地圖 (B) 狩獵報告

(5) 年代記

二九二

(6) 文件和書信的記號

三〇八

(A) 戰鬪記 (B) 狩獵記 (C) 請願書 (D) 傳記 (E) 求救狀 (F) 家信和情書

(7) 利用物體本身的公告法

三一二

(A) 標木 (B) 刻棒法 (C) 結繩

第五章 原始時代的通信方法

一 聽覺通信

三一三

二 視覺通信

三二三

(1) 動作信號

三三九

(2) 烽火信號

三四〇

(A) 烽火信號的起源

三四一

(B) 古代歐洲的烽火信號

三四二

(3) 煙信號

三五〇

(4) 毛氈信號

三五四

三 動物通信

三五五

(1) 鴿

(2) 鷹和犬

第三卷 採訪技術和通信方法

第一章 新聞的蒐集

一 新聞源

二 新聞之內面的分類

(1) 突發性新聞

(2) 繼續性新聞

(3) 循環性新聞

第二章 誤報

一 誤報的原因

(1) 根本的原因

(2) 由於速報和版數過多的誤報

(3) 由於媒介傳達的誤報

(4) 由於客觀環境障礙的誤報

(5) 由於想像和誇張的誤報

(6) 由於過失或故意的誤報

三五七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七一

三七一

三七一

三七一

三七一

三七一

三七一

二 如何防止誤報？

三八一

第三章 採訪的要義和方法

三八四

一 常務外勤記者的任務和信條

三八四

(1) 任務

三八九

(2) 信條

三八九

二 訪問（會見）

三九〇

(1) 訪問的重要性

三九〇

(2) 訪問的分類

三九一

(A) 直覺的訪問 (B) 反語的訪問 (C) 乘人不備的訪問

三九一

(D) 準備的訪問 (E) 鼓吹的訪問

三九一

(3) 訪問十諦

三九七

(4) 為什麼碰釘子或吃閉門羹？

三九八

(5) 訪問的理想

四〇六

第四章 特派記者

四〇八

一 特派記者的使命與活動

四一五

(A) 特派記者須為公正的報導 (B) 特派記者是新聞社的活動標本

四二三

二 特派記者的人品・資格・素養

四二三

第五章 從軍記者

一 戰爭與新聞業者	四三五
二 從軍記者的起源及過去歐美的名記者	四三七
三 歐戰時代的從軍記者	四四〇
(1) 三個時期	四四〇
(2) 自由冒險胡亂時期	四四〇
(3) 黑暗時期	四四四
(4) 比較光明的時期	四五五
四 過去日本的從軍記者	四四六
(1) 清日戰役	四四六
(2) 美西戰爭	四四六
(3) 義和團事變	四四七
(4) 俄日戰爭	四四七
(5) 從東北事變到上海事變	四四八
(A) 東北事變 (B) 上海事變	
五 過去中國的從軍記者和戰事採訪	四六〇
六 從軍記者的實務和榜樣	四七〇

- (1) 事前的準備.....四七〇
(2) 記事要寫得快.....四七〇
(3) 理想的從軍記者.....四八〇
(4) 注意資敵報導——洩漏軍情.....四八一

第六章 女記者

四八七

- 一 又要來這麼一大套！.....四八七

- 二 女記者的起源及歐美的女記者.....四八九

- 三 中國的女記者.....五〇〇

- (1) 在國際間活動過的女記者.....五〇〇

(A) 鄭毓秀博士 (B) 李小可

- (2) 在國內活動的女記者——現時和以前.....五一二

(A) 蔣逸霄的自白 (B) 王雪瑩的自述 (C) 鄧潤雲的一段記者生活

四 明日的女記者

五一二

- (1) 要靠女性自己的覺醒.....五二二

- (2) 神近市子的一篇名論.....五二四

- (3) 是否妨礙所謂家庭生活？.....五三二

- (4) 是全部的婦女問題.....五三四

(5) 一個實際上的要點

第七章 現代的高速度通信機關及其作用

五三四

一 電報電話

五三五

(A) 電報和電話的由來 (B) 中國電報費的昂貴及對新聞電的忽視 (C) 中國電信建設的經過及現狀 (D) 改進中國電信事業的幾個要點 (E) 今日的發報技術 (F) 華文打字電報機問題

二 攝影電報

六三九

(A) 攝影電報的發明及現狀 (B) 攝影電報的原理及諸方式 (C) 攝影電報的效用

三 無線電廣播

六五五

(A) 無線電廣播的來歷 (B) 無線電廣播的功用 (C) 在中國的廣播事業 (D) 在列邦的新聞廣播

四 電視

七〇一

(1) 電視之父——白阿德
(2) 什麼是電視

五 飛機

七〇四

(1) 初次的飛行試驗
(2) 新聞事業與飛機
(3) 世界主要航空路線

七一五
七一七
七一八

(A) 中國 (B) 英國 (C) 法國 (D) 德國 (E) 美國 (F) 荷蘭 (G) 蘇聯

第四卷 編輯和撰述

七三七

第一章 編輯部的機能和構成

七三七

一 編輯部的機能

七三七

二 編輯部的構成

七三九

(1) 美國

七四〇

(2) 日本

七四五

(A) 整理部 (B) 政治部 (C) 經濟部 (D) 外報部 (E) 中國部或東亞部 (F) 內國通信部即地方部 (G) 社會部 (H) 學藝部 (I) 運動部 (J) 調查部

(3) 德國

七七一

(4) 蘇聯

七七四

(A) 兩種編輯制度 (B) 農工通信員 (C) 投函調查部與商議部

(5) 中國

七七八

第二章 編輯和取材方針

七七九

一 一般報紙的編輯和取材方針

七七九

(1) 世界成功報紙的編輯和取材

七七九

(A) 美國 (B) 英國 (C) 蘇聯 (D) 中國

二 各種記事取材法

八二九

(1) 中國報紙取材一般的缺陷

八二九

(2) 依『AU式分類法』說取材

八三五

(A) 政治與外交

(B) 外國電訊

(C) 軍事

(D) 經濟

(E) 生活

(F) 學術

(G) 教育

(H) 文藝

(I) 運

(J) 集會

(K) 犯罪與災害

(L) 天候氣象

(M) 人事

(N) 地方記事

(O) 消閑文學

(P) 無線電廣播

(Q) 家庭

(R) 小說或故事

(S) 社告

(T) 社評

(U) 照相和漫畫

第三章 材料的儲藏

一 調查部的內容

(1) 調查部的意義

一〇六八

(2) 調查資料的關鍵

一〇六八

二 各國報社的調查部及其主要工作

(1) 美國

一〇七一

(2) 德國

一〇七五

(3) 日本

一〇七七

(4) 中國

一一〇二

第四章 編輯和撰述的要項

一 編輯技術的規準

一一〇八

二 新聞記事的要素和製作

一一〇二

(1) 新聞記事的要素

一一〇二

(A) 新聞記事的價值 (B) 新聞記事的六要素 (C) 新聞記事與六要素的關係

一一〇六

(2) 新聞記事的製作

一一〇六

(A) 一般新聞記事的特點 (B) 新聞記事與小說的差異 (C) 新聞記事的形式 (D) 特寫 (E) 報紙文字的改造問題

三 編輯整理

一一四二

第五卷 經營和管理

一一四五

第一章 現代報業的經營形態

一一四五

一 大企業

一一四五

(1) 獨佔與聯合

一一四五

(A) 英國 (B) 美國 (C) 德國 (D) 法國 (E) 日本 (F) 中國

(2) 固定資產的形態

一一六〇

二 自由新聞運動和國營

一一六九

第二章 一般的經營和管理方法

一一七二

一 管理執行機關整備的必要

一一七二

(1) 管理執行機關整備的必要

一一七二

(2) 新聞社的組織

一一七三

(3) 新聞社的設備

(A) 日本新聞社的設備 (B) 美國新聞社的設備 (C) 蘇聯新聞社的設備 (D) 中國新聞社的設備

二 營業部的組織和職司

(1) 發行科

(A) 發送系 (B) 發賣系 (C) 計算系 (D) 管理系 (E) 外交系 (F) 郵送系 (G) 企劃系 (H) 調查系
(I) 出版系

(2) 會計科

(A) 出納系 (B) 會計系 (C) 用度系

(3) 庶務科

(A) 庶務系 (B) 股票系

(4) 廣告科

(A) 整理系 (B) 計算系 (C) 外交系 (D) 圖案系 (E) 分類廣告系

三 報業財政的管理

(1) 收支豫算的確立

一一一七

(2) 支出及收入的概觀

一一一九

(A) 一般 (B) 美國 (C) 日本 (D) 英國 (E) 德國 (F) 法國 (G) 蘇聯 (H) 中國

(3) 新聞社的資產估價

一一六二
一一六五

四 怎樣抓得讀者

五 選定報紙發行地與確立經營方針

一一七七

(1) 選定報紙發行地

一二七七

(2) 確立經營方針

一二八二

(A) 一般的經營方針 (B) 外國報紙經營成功的實例 (C) 在中國的實例

第三章 報紙工場的經營與印刷

一一〇六

一 報紙印刷術的變遷

一三〇六

(1) 印刷術發達的本源

一三〇六

(2) 紙的發明

一三〇七

(3) 活字及活版的發明

一三一二

(4) 印刷機器的發明

一三四四

二 報紙工場的使命和位置

一三四〇

三 報紙工場的保健設施

一三四二

四 報紙工場的組織和機能

一三四四

(1) 鑄字科

一三四五

(2) 活版科

一三五三

(3) 紙版科

一三五四

(4) 鉛版科

一三五七

(5) 印刷科

一三五七

(6) 照相製版科

一三六〇

五 報紙工場的費用概算

- (1) 主要機械設備費 一三七二
(2) 經常費 一三七三

第四章 報紙的生產與勞動

一 新聞用紙及油墨

一三七五

(1) 做生產要素的紙

一三七五

(2) 新聞原紙的消費和生產

一三八一

(3) 木漿原料問題

一三八九

(4) 新聞社的造紙事業

一三九六

(5) 油墨

一三九九

二 生產所需要的人的勞動

(1) 報業勞動的三種別

一四〇二

(2) 怎樣採用從業員？

一四〇三

(A) 中國 (B) 日本 (C) 其它各國

(3) 怎樣待遇從業員？

(A)人和 (B)工作時間和假期 (C)薪給

(4)職業保障和福利設施

一四二五

(A)奧國 (B)意大利 (C)英國 (D)德國 (E)法國 (F)美國 (G)日本 (H)中國

第五章 報紙上的廣告

一四三八

一 廣告與新聞事業

一四三八

(1)何以要刊登廣告和如何獲得廣告

一四三八

(2)廣告的功用和報紙廣告的效力

一四三九

(A)廣告的功用 (B)何以報紙廣告效力最大

(3)中國報紙廣告的缺點種種

一四四五

(4)美報的廣告欄及廣告吸收策

一四六一

二 報紙廣告的倫理運動

一四六六

(1)廣告的不正和欺騙

一四六六

(2)報紙廣告的倫理運動

一四七七

(A)美國 (B)日本 (C)中國

第六章 報紙的社會服務活動與副業

一四九九

一 社會服務活動與新聞事業之關係

一四九九

二 報社的社會活動

一五〇二

(1) 美國

(A) 紐約先驅報 (B) 紐約時報 (C) 其它

(2) 英國

(A) 披爾遜的盲人救濟事業會 (B) 泰晤士報的義金募集及其它

(3) 日本

(A) 計劃部的組織與機能 (B) 各種計劃一覽 (C) 計劃部與贈賣部的關係 (D) 計劃部與編輯部的關係

(4) 中國

(A) 援助滬案 (B) 救災運動 (C) 援助抗敵將士 (D) 申報的教育事業 (E) 學藝獎金或獎學金 (F) 後援活動 (G) 展覽會 (H) 大晚報的兒童健康比賽會 (I) 益世報試走的『一條新途徑』

三 報社的副業

(1) 副業概說

(2) 報社的出版事業

(A) 報社出版業的現狀 (B) 報社出版業的特殊性 (C) 報社出版業的組織 (D) 報社出版物的生產・銷售・宣傳 (E) 報業與出版業的關係

第六卷 雜誌

一五八九

第一章 雜誌的編輯和經營

一 編輯方針

一五八九

二 對於取材和門類的考察

一五九〇

(1) 對於雜誌內容特色和門類的研究 一五九一

(2) 雜誌的發行次數 一五九二

(3) 雜誌怎樣能够得到撰稿者？ 一五九三

(4) 雜誌的版式和體裁 一五九三裁

三 雜誌的營業方針

一五九四

(1) 雜誌的價格是怎樣定的？ 一五九四

(2) 雜誌廣告的種類 一五九五

(3) 正直的廣告的重要性 一五九六

第二章 雜誌的體裁——關於封面·卷頭插繪·正文插圖

一五九七

一 雜誌體裁的重要性 一五九七

二 封面

一五九八

三 卷頭插繪

一五九九

四 正文插圖

一六〇一

第三章 雜誌的編輯

一 一般雜誌編輯的方針

一六〇三

(1) 不基的編輯方針

一六〇三

(2) 一個對中國刊物的批評

二 自然科學雜誌的編輯

(1) 自然科學雜誌的種類

一六一

(2) 大衆性的科學雜誌的使命和編輯法

一六一

(A) 原稿的蒐集 (B) 插圖的蒐集

一六一

(3) 大衆性科學雜誌記者的資格

一六一〇

三 文藝雜誌的編輯

一六二

(1) 不能大量生產的特殊雜誌

一六二

(2) 兩種編輯方法

一六二

(3) 做編輯者的才能

一六二三

(4) 文藝雜誌的插畫

一六二八

四 美術雜誌的編輯

一六三〇

(1) 構成美術雜誌的諸要素

一六三〇

(A) 美術批評與美術時事評論 (B) 做鑑賞資料的美術雜誌 (C) 美術的研究論文 (D) 關於技法的報導

一六三〇

五 婦女雜誌的編輯

一六三八

(1) 婦女雜誌應有的內容和使命

一六三八

(A) 新居格的見解 (B) 愛理斯的感想

(2) 一般婦女雜誌的蒐材法

(A) 一般文稿的蒐集法 (B) 特別文稿的蒐集法 (C) 實用文稿的蒐集法

(3) 一個婦女雜誌的編輯信條和取材方針

六 兒童雜誌的編輯

(1) 幼年圖畫雜誌的編輯

(A) 幼年畫報 (B) 幼年雜誌

(2) 少年雜誌的編輯

第四章 雜誌的蒐材

一 從集稿到發稿

一六五五

(1) 兩種蒐材方針

一六五五

(2) 編輯會議

一六五六

(3) 文稿的囑託

一六五六

(A) 書面拉稿法 (B) 派人拉稿法 (C) 要不得的壓榨和『出租人情』

(4) 投稿

一六五九

(5) 從指定排法到校對

一六六〇

二 談話筆記法

一六六一

(1) 須有像照相印紙那樣的敏感.....一六六一

(2) 問法的巧拙.....一六六一

(3) 對於談話者的理解.....一六六二

(4) 筆記技術.....一六六二

(5) 能文和自覺.....一六六三

三 座談會與合評會.....一六六四

(1) 座談會.....一六六四

(A) 座談會的發生，(B) 座談會的性質與其將來

(2) 合評會.....一六七一

第五章 雜誌的製稿.....一六七一

一 論評.....一六七二

二 所謂『創作』.....一六七三

(1) 『創作』與新聞事業.....一六七三

(2) 現代新聞雜誌所需的作品.....一六七四

三 科學文章.....一六七六

(1) 新聞事業與大眾科學.....一六七六

(2) 題材的選擇和表現.....一六七九

四 海外紹介文章

一六八一

(1) 海外紹介文章的性質和選材標準

一六八一

(2) 怎樣集得海外紹介文章的材料

一六八三

(A) 英文之部 (B) 法文之部 (C) 德文之部 (D) 俄文之部 (E) 日文之部

(3) 怎樣消化材料去製作

一六九三

五 戲劇和電影文章

一六九三

(1) 蘇聯的戲劇和電影文章

一六九四

(2) 資本主義國的戲劇・電影文章

一六九四

(A) 一般新聞雜誌上所登載的文章 (B) 戲劇・電影大眾雜誌上所登載的文章 (C) 戲劇・電影專門雜誌上所登載的文章

(3) 什麼是適合時代的戲劇・電影的文章

一六九七

六 漫畫

一六九七

(1) 各國漫畫的作風

一六九七

(A) 英國 (B) 法・德・蘇聯及其它 (C) 美國 (D) 日本 (E) 中國

一七〇九

(2) 漫畫的取材和作法

一七一五

七 編輯後記・漫談・補白的性質

一七一五

(2) 編輯後記

(3) 漫談

(4) 補白

(5) 雜誌編輯上的重大問題

第六章 雜誌的經營和宣傳

一 實際的經營要項

(1) 定名

(2) 大量生產

(A) 大量生產的利益 (B) 小量生產的中國雜誌

(3) 營業

(A) 買進和約定 (B) 發行 (C) 定期出版

(4) 發行部數

二 雜誌宣傳法

(1) 雜誌與宣傳

(2) 雜誌的宣傳和種類

(3) 可恐的廣告力

(4) 書信

一七一七
一七一八
一七二三
一七二四

一七二五
一七二五
一七二五
一七二六

一七四四
一七四五
一七四五
一七四五

(5) 講演會	一七四七	
(6) 路牌·傳單·旗幟	一七四八	
(7) 招貼	一七四八	
(8) 報紙廣告	一七四八	
(A) 報紙廣告的效力	(B) 登什麼報紙?	(C) 如何登法?
(9) 小冊	一七五〇	
(10) 小型報	一七五〇	
第七章 雜誌廣告招攬法		
一 豫備政策		
(1) 雜誌廣告的性質	一七五一	
(2) 雜誌廣告的機能	一七五二	
(3) 雜誌廣告的特徵	一七五三	
二 間接政策		
(1) 廣告部的完備	一七五五	
(2) 廣告刊費的規定	一七五五	
(3) 廣告的制限	一七五七	
(4) 外務員的獎勵法	一七五七	

(5) 應付廣告社的辦法

一七五八

(6) 贈送雜誌

一七五八

(7) 代理部的利用

一七五八

三 直接政策

(1) 雜誌廣告的爭奪戰

一七五九

(2) 外務員的任務

一七六〇

(3) 勸誘法

一七六〇

綜合新聞學

導言

一 新聞學在中國

在完稿於一九一八年的我的舊著應用新聞學的引論中曾說：

『學術昌明之現世，凡觸於吾人官能者，無一非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複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賢哲研究之結果，遂於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

美利堅大學設新聞專科者，十有五所。英、德、法各國亦概有相當之記者養成機關。即後進的日本，亦有三數大學，曾特加新聞學之課程……』

這兩段文字，所以直到一九三三年的第五版時，仍未澈底增補者，實因所費篇幅太多之故。但到寫這篇導言的今日，便不能再行延緩這種增補的工作。因為在十七、八年前雖已在『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但誠如文字的表現，它僅僅有一席的科學的地位。那時斯學確實還多屬於經營方法論或理論之斷片的研究，還沒有構成有組織的學術的體系。又單就中國而言，誠然已經出現了我那本有系統的、完整的應用新聞學，而開闢了對於斯學的系統研究的端緒，但也不過十來萬言；而且更因為無人接受刊行，遂不得

不『自費出版』，爲了資力有限的緣故，遂把業已草就的經營一篇（原爲該書第五篇），臨時抽出，同時對其餘各篇的既成材料，更盡力刪削，免得不超過同承印該書的商務承印部所訂的一百中頁的印刷契約；雖然結果帶上自序和餘錄，超過了數頁，但同原稿的本來數量相比，幾乎還差了一少半。所以該書在總論、蒐材、製稿、編輯四編，雖然都已經發揮出許多東西新聞學書所有未的意義、原則、和方法，又在附編上闡明了偏於歐美兩方的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但在今日看來，那就萬不能免掉『掛一漏萬』的毛病。然而這本簡略的書，既如上述，總算給中國新聞學界開了研究的端緒。

肯定新聞學之學問的構成的人們，不是對新聞學具有研究的興味，便是樂於援助這種研究的人們。反之，否定新聞學之學問的構成的人們，多是拘處於既成科學的城廓的人們。但從既成科學的研究室去觀察新興科學之混沌的形態和內容，會發見多少的缺陷、謬誤，和矛盾，也是當然的事。

然而構成這個新興科學的新聞學的內容，單就中國而言，直到現在，仍沒有立起確固的基礎；尤其可憾、可恨、可悲、可憫的，就是以號稱在新聞學的先進國研習有年的人，以及身任新聞學『教授』之職的人，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拿我那本小著做起他或他的『著作』或『講義』的底本；並且公然而毫無忌憚地交一流的大書店刊行！新聞學者尙不肯努力建樹，一至於此，真可痛心！這種新興科學，一經此輩之手，算是完全變成了欺騙——欺人欺己——的工具！當然，這僅是指一輩冒牌新聞學者而言，留美的新聞學者——特別是米梭里大學出身者——在目前的中國，他或她們雖然在新聞學上還少何種有組織的體系的研究發表於世，但都正在實際的新聞業務或教務上做着獻身的工作。又有一般青年報人和新聞學研究者，在過去數年間，在新聞學之斷片的研究上，也做了很多可觀的表現，尤其是在新聞學理論的

探討上。

在這裏，本應該做一番晚近中國的新聞學之史的檢討；尤其應該把應用新聞學出世後所引起的中國新聞學界的空前的災禍敍述一番，以作上述的真實例證，免貽無的放矢之譏。只因寫來字數過多，決非這個導言的篇幅所能容，因此都從略了。必不能省去的，就是這部具有組織的體系的綜合新聞學的構成的根據；但在說這個事情以前，更必得先把上引的兩段引論補充一番。

二 新聞學的對象和研究方法

以新聞事業之科學的研究爲目的之新聞學（德文：*Zeitungskunde, Zeitungslehre, Zeitungswissenschaft, Publizistik, Tournalistik*. 法文：*Science du journal*, 英文：*Science of journalism*.）是在所有的文化科學的研究部門中，最近發達起來的新興科學。新聞事業之科學的認識與促進，完全是由在近代的新聞事業的偉力與趨勢之現實的方面所刺激而發生的。

在新聞學的研究上，有『關於斯學的對象和概念，沒有何等的一致點，並且沒有確定的方法論』的非難。但這並不是基因於斯學的混亂，實基因於新聞事業關係的複雜性與其生活力的動態性。在這裏，可引用德國社會學家威斯（L. von Wiese）的說法：『某種科學的一般的基礎的定義，不是成立於學的起初，而是成立於學的終局。這是關於體系全體的最困難的問題。對於「新聞事業是什麼？」這個質疑的回答，便是研究的總決算。若是更進一步想來，關於新聞學的對象，從來無疑義的絕對確信的規定，還沒有完全成就。這種事情，即在別種科學，如社會經濟學、心理學、民族學、生物學，甚至於在理化

等學上，都同樣地能夠看出。若是關於此點，成立了完全的共同的意見，那我們可說已經到達研究的終局，因而可以中止研究吧。』又說：『報紙與雜誌，實係精神關係之典型的要具。新聞事業及於人類的結合和分離的作用，甚是複雜，因之，關係學（Beziehungslehre）在新聞事業，看出對於它的研究的無限的領域。』他又說：『新聞事業是世界最大的文化手段。』那末照這樣來說，以新聞事業為主要對象的新聞學之一般的定義，便可說是『世界最大的文化手段的手段』吧；更換言之，新聞事業是文化的工具，而新聞學乃是文化工具的工具。對於這種文化手段的手段或文化工具的研究方法，它的重要性，不問可知。

曾看見一部分青年新聞學者所組織的新聞學研究會所發佈的會員研究綱要，計有如次兩個要綱：

『研究的主要原則：（一）從事於認識、研究並批判目前為止的過去的新聞學及新聞事業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由是而（二）從事於探討並求建立目前客觀需要上的新興的新聞學及新聞事業之有歷史價值的基礎理論。』

研究的內容：（一）屬於原則之一者：清算過去新聞學一切書籍及各國各種記錄新聞事業的史冊，並不可忽略各國、各記者或新聞家的著作與生平事蹟，由分析各個當時的政治形態及社會生活而取得其結論；在各種新聞機關的組織的形態、經營方式、記事之採訪的標準上，取得研究的資料。（二）屬於原則之二者：觀察目前的社會生活的諸般現象，審視現代新聞的階級性，確定其存在的根據，並社會大眾需要的程度——「怎樣的記事或評論，才是真正代表廣大羣衆的意響的？」「輿論的權威如何而可在大眾中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取得其研究的資料。』

這差不多算是就廣汎的社會的見地來從事新聞學之研究的；是很正當的研究的方針。因為對於任何科學的研究，都不是單以蒐集多量的資料——即知識的堆積——爲目的，必須要企圖知識的體系化；而對於報紙，尤其應認識它的組織和機能，以及它在社會意識中的職責或權力。即在新聞學上，關於報紙的實際知識，誠然很是需要，但僅單純的事實，決不能令認真的研究家滿足。因此，我們必得先行加以深切的注意，以蒐集下的具體的資料做基礎，更進而去發見實現於經驗上的法則的妥當性，究明潛伏於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的諸要素裏面的意義。這樣去研究，那有組織的體系的新聞學，才能建立起來。

即新聞學之直接的對象，雖自然是報紙，但報紙常不是單純的物質，而是一種極複雜的形態。因此，對於報紙，不可單從表面或側面去考察它，必須研究在它內面的經濟的、技術的諸力之相互作用。

從表面或側面去研究報紙，這只算是報紙構成分子的研究，而報紙的總括性或做生活體的報紙，便算失去了。因此，從多角的視野所得到的個別的見解，若是不由對象的同一性而綜合它的結果，並且注意其間之有機的關聯，那是不能抓住報紙的本質或其社會的機能的。更申言之，新聞學必須解析並考察在每日的報紙裏面包藏着的諸種機能的綜合性，因之，研究的方法，應使用先分析多樣的現象，而在若干的事例中歸納出共通的關係的類同法(*agreement*)，或是從含有兩個要素的事實的觀察中歸納兩要素的必然關係的差異法(*difference*)，或是兼去歸納有變化的事實間的必然關係的共變法(*concomitant*)等。

德國明興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教授台斯特(Dr. D'Ester)於一九二九年九月，應東京帝大之聘，自德經滬東渡。上海日報公會，曾於九月十六日晚間設筵歡迎，並請台氏演講新聞學。台氏即席演說，略

云：『報紙初在歐洲，不過是一種營業。嗣始知報紙與國家社會，頗有關係。各地學校，遂特設研究所，要使國家及人民知報紙之重要，幫助報紙之發展。歐美早即有新聞學研究所，日本近亦有大規模之設備。故特請予前往計劃。希望中國將來亦有此新聞學研究所，可常與各國教授聯絡。此種研究所，專研究報紙如何編輯，如何方能有效果。所以其工作最要者，在將各國報紙收集比較。結果，即可知其編輯方法之如何，即可知報紙之進步如何，及人民之程度如何；又可知本國人之心理如何，各國人之心理如何。並搜集各國報紙評論，分國比較，分事比較，即可知何種為好評，何種為惡評，將好評論留下。如此數年後，即可開大會一次，將結果講與公衆。此種最要者，即在剪報。由剪報始可知報紙工作之進化，以及社會、國家、世界之進步。』這便是一種很簡便的綜合的研究法；是我們永遠不可忘記的良好指針；並且可做上述的良好的解釋。

在安傑爾（N. Angel）的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的第五章，論到新聞教育，曾引黎甫滿（W. Lippmann）的一段文章，也可做上文的旁註，黎氏說：

『新聞事業的勢力，如此日見增加，同時必須隨之有一種專門的訓練。客觀調查的理想，便是這種訓練的主要成分。新聞業向來那種輕傲態度是必須拋却的；因為從事新聞業的人真正的模範並不是那些隨隨便便找消息的機敏的人，而是那些肯費苦心調查世間真象的、具有科學精神的、忍耐而不畏難的人……正因為新聞是複雜而易錯的東西，所以好的報告必須運用最高的科學本領才行。這類的本領第一便是不使一種消息可信的程度過於牠所擔保的；其次，便是推測未來趨勢的精密頭腦；再其次便是敏銳的眼光，務必能瞭解各種事實的分量上的價值才行。無論那一個觀察家，你只

要看他是否誇張他自己的消息之可靠，便可以看出他大致是否可靠了。假如你自己沒有事實和他的消息比較，最好的省事測驗法，便是仔細觀察他是否覺得出自己的缺點；觀察他是否明白他自己只知道他所描寫的事情的一部分；觀察他是否有背面的瞭解，和他所認為已經明瞭的相比較。

這種懷疑精神當然是無論那一種訓練工夫都必須具有的。但是各種不同的職業便應分各種不同的訓練方法。譬如充分的法律方面的訓練，便是充滿了這種精神的；但是這方面的懷疑精神，是趨向於從事法律的人所研究的事情的。新聞記者進行他的工作，却不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所以也就必須經一番不同的專門訓練。至於他怎樣才能得到這種訓練，那當然是一種教育上的問題，必須對於證據上的種類和記者所接觸的消息來源，加一番歸納的研究，才能解決。』（據張友松君譯文）

一九三三年八月，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於一九三三年夏季，由伊立德（Eldert）教授率領該校畢業生及四年級生合組週遊全世界的通信班。一共二十人，自紐約出發後，經英國、歐洲大陸、埃及、印度而達中國；由日本、菲列濱、經舊金山而返紐約。該班學生定一規則：凡到一國，必須按照該國的風俗習慣而生活。另外，每人擔任兩家報社的國外通信；每星期須寫三千字寄回美國；並在旅次舉行大考。至於畢業的標準，不僅大考須及格，返國後尚須查閱爲各報社所寫的通信，必定登出在十分之六以上，才算及格；大考分數與通信成績均告及格後，方可領取畢業證書。這種新聞學的旅行考察兼研究的方法，同別種科學的旅行考察的方法，雖然內容兩樣，而意義可說全同。即別種科學旅行所蒐集的，乃是動植物一類的標本，而新聞學人的旅行考察所蒐集的標本，乃是各地的活社會所發生的事實——當然對自然科學有興趣的新聞學人，旅行考察時，蒐集動植物的標本，是可以的。即新聞學人的旅行考察，其精神

上的工作，實強於物質上的工作。比如伊立德教授在上海日本公會歡迎席上的答詞中有云：『此次來遠東觀光，得有一種感想：深覺一切爭擾、糾紛、率由誤會而起；由誤會而致不能了解。各國之國家主義者及狹義的民族主義者，遂生排外思想，從事破壞，終至糾紛不已。至於欲從世界和平會議、經濟會議等等，而解決該項糾紛，恐此種會議，雖開至十次百次之多，亦一無所用。余深謂欲解決一切糾紛，非從根底了解不可；而欲從根底了解，須放大眼光，從事實地調查，考察真情，始能破除一切誤會，則糾紛自息。余等此次來遠東遊歷，即本此旨，考察各處實情，以促成世界和平。』這種精神的意義，是別種科學的旅行考察的意義中所少有的；即使別種科學的旅行考察，也含這種意義，那不過僅僅有一點，決不能把它當作主要的目的。

現代的新聞學人雖然應懷有這種精神的意義，但現代的報紙，乃是一般的社會組織內面之客觀的存在，在形態而具備着物質的機能的。做報紙內容的精神的、觀念的、抽象的機能的，非由這個物質的、客觀的、現實的機能做媒介，是不能成立並流通的。即觀念不一度通過物質的——客觀的、具體的——存在形態，是不能夠社會化的。因之，觀念爲着要得到具體性，以一定之組織的方法即與物質的客觀性相關的統一性，做那個媒介的手續——報紙的作製過程——是必要的。

新聞學的對象，看上述，可以知道了：這是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對象更其具體的、客觀的存在。即新聞事業之科學的研究，乃是被認新聞事業爲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客觀的社會情勢所促起的；說明白點，是由於新聞事業在政治、社會、學術等等方面所發揮的偉力而促起的。

在本節結束以前，再把諸大家對於新聞學的基礎觀念概要地述說一番。

台斯特、瑟奈 (Schöne)、特牢布 (Trub) 們，都欲認新聞學之方法論的科學構成爲類型學 (Typologie)。

威斯在新聞事業之關係學的觀點與方法上主張應分作三部門：

- (a) 現象學的所與之分析 (存在概念)；
- (b) 可能的問題之研究 (目的概念)；
- (c) 社會倫理學的目的之設定 (價值概念)。

葉格 (K. Jaeger) 對新聞學所分的項目如次：

新聞事業的形態：報紙；雜誌；年誌；曆書。

新聞事業的擔當者：發行者、編輯者；其理論的、法律的位置、匿名性。

新聞事業的本質：史的發展 (古代、現代、外國的新聞現象的定型及其影響)；新聞事業之經濟的構造；做交通手段的新聞事業。

新聞事業與輿論：做新聞事業的客體的輿論；新聞事業的關心；輿論的本體。

閔斯特 (H. Münster) 說：『以前成了新聞學的中心點的，是輿論；將來也是如此。』

自舍夫雷 (Schaffle) 以來，伯納略 (L. Benario)、夏德瓦爾德 (Schadewald)、德威法特 (Dovifat)、瑟奈等的最近的新聞學者，都是同樣地認新聞學的中心問題在輿論。因此，新聞學算是公開地所表現的知識意見即對一般社會做傳達的公告學。當然，新聞事業的原細胞是公告；因之給與公告的一切形態——會話、書信、公文、通告、報紙、雜誌、曆書、書籍、電影、無線電廣播等——都要歸入這個考察

的範圍。即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聞事業與公告，是被解作同樣的意義，因之，在這裏，新聞學認識的目的，算是從做社會意識表現手段的報紙，擴張到做社會意識表現手段的新聞事業了。由前者的概念來說，那電影、無線電廣播等，是不能成爲新聞學的對象的；而在後者，則能成爲新聞學的對象。這種見解的差異，是在新聞事業的概念應限於報紙呢，抑或應限於現實的一切公告形態呢之點上。但若是從社會的機能上去觀察新聞事業，那無論是播音，是電影，是印刷物，都算是新聞事業。申言之，新聞事業不是由那個做物質的表現負荷物的紙才成立的：那個負荷物，無論是電波，是膠片，只要它有現實的公告性，便算沒有失去新聞事業的本質性。但在過去，講到新聞事業的形態，完全是上述的狹義的——視新聞事業與報紙爲同一物；若是就發生史上看來，新聞事業乃是使用過與其時代的生產技術相關聯的最便利的表現手段和表現負荷物的東西。所以現代的新聞學不能單把它的視野限於報紙和雜誌，必須更積極地注意關於輿論的一切的表現和公告手段。只是就現實的問題來說，播音和電影比諸報紙，那個達到輿論構成的力量，還算很是微弱；但只要除去從形態本體生出的官覺的差異，那報紙之社會的機能之說明，直接能夠適用到這些上頭。

新聞學並且不是僅做資料學來處置現社會生活的反映形態的學問，而是照德威法特之說，處理反映的法則的學問。現今我們的資料學的觀察法，是把新聞事業當作精神的、技術的、經濟的諸力之內部的相互作用與其外界——特別是國家——的相互作用之合成的統一體來考察的。即新聞事業是在怎樣的程度，用怎樣的方法而積極地參加那個輿論的構成？又其內面的構造是怎樣地規定那個外面的作用？便是基本的問題。

要想研究新聞事業對於社會的作用，可分作如次的三種：

(1) 新聞在社會生活中的任務，新聞的蒐集選擇及新聞源的問題。

(2) 在新聞事業上的公告態度及意見構成的過程，指導性的形態與種類——心理學的技術、言語、文體、繪畫等——表現的問題。

(3) 做公告機關的新聞事業；新聞事業與社會間的相互作用的性質和機能；及於輿論形成的影響等。

這些分析的考察，至少是在得悉現代各國的新聞事業之社會的機能上所必需的；反之，對於這些的社會構成力的理解，是當作應用學而給與對新聞政策的規準和武器。即由這種分析的考察，可以知道各國新聞政策的發生和它的現在的情形。

在歸到應用上的新聞學之實踐的研究裏面，必定要有如次的三個要素：

(1) 新聞事業的基礎理論（意見與報導的本質；同輿論的作用性；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新聞事業經濟的原則；比較新聞學的知見；新聞事業的構造等）：理論的新聞學。

(2) 新聞事業的實地應用（新聞蒐集法；記事作法；評論作法；編輯整理法；經營管理法等）：應用的新聞學。

(3) 一般基礎知識（關於法律、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問題、藝術、科學等的新聞學內容的知識等）：基礎教育。

要之，新聞學的研究，必須採取做社會意識的表現手段這一個方向做進路。新聞學是理論的科學，

同時是技術學；是純粹科學，同時是應用科學；是處理最現實的問題的活的科學。從理論到實用、從實踐到科學的不斷的交流循環，支配着新聞學的血行。因此，在一切科學中最實證的科學，便可以說是新聞學吧。

三 現代各國的新聞學研究機關

在現代各國的新聞學之系統的研究裏面，有兩個傾向：一個是關於新聞事業一切問題之綜合的研究爲目的；另一個是以新聞記者的養成爲目的。

以下略述在各國大學中的新聞學研究所或講座的情形，我們在這些裏面可以看見新聞學的研究是怎樣具體化，怎樣地切要了。

(1) 新聞學研究機關的由來

以新聞事業爲對象之科學的研究，是從二十世紀初年漸漸開了端緒的；就意義的精密，方法的完備上說，也同別種科學一樣，恐怕沒有比得上德國的。德國是自從俾斯麥以來，以對內對外善用新聞政策著稱於世，却不料在歐洲大戰時期，如後邊的本書總論中所述，因爲惡用了新聞政策，遂致引起美國參戰的動機，造成了慘敗的結局；一方面更鑒於英美宣傳政策的美妙，於是關於新聞事業的本質、機能、以及新聞的編輯、經營、政策等的實際技術的研究，遂勃興起來。雖然，這個新興的新聞學的研究，在起初，最感困難的，便是它的經濟的基礎與資料的蒐集。又，即在大學的內部，也還有反對這種新的學問的成立者。這個草創時代的障礙，在德國，後來便逐漸地被克服了。如今雖然被汎繫主義鬧得

烏煙瘴氣，但是這另一問題，單說它的新聞學研究機關和研究的方法，實大有可以取法的地方。

在這裏，我們可先看德國新聞學研究機關成立前的狀況。

新聞事業之科學的研究，在與新聞事業的發生同時的十七世紀末年便見着了萌芽。但當時的新聞學，僅有純粹的記述的新聞誌即資料學的意味；並且當時教育者還有反對新聞事業的。跟着從十七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的合理主義的勃興，才從做教育學者及諸科學的史料的價值上，注意到新聞事業——特別是報紙、雜誌——的重要性。比如斯提勒（Stieler）把報紙比諸查斯丁尼（Justinian）的羅馬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的第四卷新法制（*Novella*），說它是叡智的路標。又當時的甘德霖（Gundling）、堪美利希（Kemmerich）、休美茲耶爾（Schmaitzel）等政治學者，也極力主唱對於政治學的報紙的重要性，曾蒐集當時報紙上出現的外來語或關於新聞記事的解說，輯成標名新聞之鍵或新聞辭典的專書。另外還有好多做政治學的重要史料的新聞記事集出版。這一類的書籍，有名的，是集了從一六六〇年到一六七五年重要新聞記事的瓦塞（Weise）、弗利特舍（Fritzschi）、哈特曼（Hartmann）、彭雜（Penzer）等的學位論文，而照普魯茲（Prutz）之說，以報紙爲對象來寫大學論文，乃是當時的時髦。但由於此後的新聞壓迫，遂致喪失了新聞研究的自由及關心。這雖是對於報紙偉力的政治當局的壓迫，但這並不是否定報紙的社會力，却是報紙力量如何強烈的反證。因此，政治當局一方面壓迫民間的報紙，在它方面則又想利用報紙做自己宣傳的工具。報紙偉力的認識，主要是在它的宣傳力；比如路德便會利用當時新出不久的印刷新聞宣傳他的新宗教。

講起宣傳（Propaganda），實在是新聞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的目標，並且在新聞學發達史上佔著很

重要的地位。這個語句，原是從拉丁文的 *Propagare* 的完全分詞 *Propagatus* 中生出的，而是爲了用園藝上的插樹法栽培植物的事情。即這個語句的語原，是在從外部加力而強制地、人爲地使它成長繁殖的地方。但這不過是單純的語原的意味，實際上，把此語用到宣傳的意味上，是在三百年前羅馬教會爲普及加特力教而組織宣傳廳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開始的。是爲運動異教徒改宗起見。即法皇格列高里 (*Gregorio*) 五世，一六一一年在羅馬創立宣傳組織部而簡呼其名叫 *Propaganda*。宣傳廳原是想在異端者或異教徒，特別是條頓民族間，普及羅馬教的，因之，在中央置議會而定下一切的傳道方針。其下置國內宣傳部與國外宣傳部。國外宣傳部的傳道範圍，次第廣汎起來，不僅條頓民族，並且達到極東新發見地。格列高里五世以後的法皇烏爾班 (*Urban*) 八世，更於一六二七年以同樣的目的，設置養成宣教師的機關 “*Collegium Seminare Propaganda*”；並且在這裏教以報紙的機能和製作技術。

又在十八世紀，德國有關於新聞學最初的講義，是以養成新聞記者爲目的；但其設置，不是政府或學校的計劃，而是由於宗派、政黨的必要性或寫作者的個人行爲。

最初的學校的新聞教育機關是一八七七年，爲了養成加特力教報紙的記者，在法國里爾的加特力教大學所設立的新聞科；同樣的科目，在瑞士，也由僧令員蕭爾德列 (*Schöderer*) 設置了。在一八七五年，柏美爾特 (*Böhmer*) 創辦新聞學校；又德勒斯頓的高等學校也設置了新聞科。一八八四年，德國學者鮑起爾 (*K. Bücher*) 開始在巴塞爾大學及萊比錫大學開講新聞學；又佛蘭克福的馬慕路得 (*Mamuroth*) 在一八九三年設立了新聞學校；但這些新聞教育機關，都不能長久存續。所以，在一八九五年，科赫

(Koch) 教授到海特爾堡設新聞學研究所，遂成了在德國的高等學校的唯一永久的新聞研究機關。在這個研究所，先對研究者教以新聞事業的活動與實地練習，還沒有行過新聞學之科學的調查。在一八九九年，富累得(Wrede)在柏林設立了新聞學校。但在德國——各國同樣——最近三十年間，報紙成爲最大的社會的、經濟的勢力，對於國民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給與了決定的影響。

這個實例的最強烈的教訓，便是第一次的歐洲大戰。這是對於一切國民，開始給與對於新聞事業的認識，使他或她們能夠注意報紙上宣傳是怎樣有力的武器，以及報紙是怎樣地變化或形成輿論的事情。並且在戰後，報紙的勢力益發增大，實已成了人生日常不可缺少的用具，成了在一切文化領域中的指導者。這個報紙之社會的威力，便是把從來所放任的新聞學認作獨立科學的有力的原因；另外更有在本節開首所說的原因。

因此之故，在一九一六年秋天，最初的新聞學研究所又由鮑起爾教授之手在萊比錫大學辦起了。當時，鮑起爾謙遜着說這個新的科學還沒有完成，因而稱它爲『新聞記述學』(Zeitungskunde)。他首先樹立新聞研究的方法論，其次蒐集傳說和史料而努力於新聞史的研究。從那時以來，德國的新聞學遂得到急速的發達，特別是自從新聞之社會學的研究，被歸入新聞學研究的範圍以後，得到理論的基礎，遂得昇高到『新聞科學』(Zeitungswissenschaft)的地步。

在一九二七年日內瓦所開的國際報業會議 (Conference d' Experts de presse) 議決案第七案中，有如次的兩項：

『(A) 新聞學校：本會以爲新聞事業係一種職業。實行此項職業需要之特別訓練及實習，惟賴

職業上的經驗可以獲得。然本會以爲普通知識及若干專門訓練，對於此種進行，亦不可少。爰表示在各大學或同等之學院中，保存或設立此種特別課程，俾新聞記者於職業之暇，得補充其政治、經濟及其他知識。

(B) 新聞記者之學額：爲增進新聞記者之職業教育起見，本會贊成各國政府或私家團體，設立此種學額；惟宜向記者職業團體，徵求意見。」(註)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東京帝國大學設新聞學研究室，便是以這個決議爲直接的動機。

(註)據參與此會的戈公振的譯文；詳見新聞學摘要附錄頁四〇。

(2) 新聞學研究所的目的與設施

普通所謂新聞學，不僅含有單純的報紙及與它有關係的問題的研究和知見，並且還廣泛地包含着報紙製作的一切部門及出版者、記者的職業教育的基礎學科。這是美國及德國的大學把關於報紙的職業認作與法律、神學、醫學等的學問的職業同樣的資格的緣故；並且是最近的蘇聯、德、意等國已經把新聞記者的資格規定到法律上的緣故。

跟着新聞事業之社會的勢力的增進，在另一方面，志願做記者的人，也增加起來。所以新聞學的研究，在現今，強烈地被要求的，乃是技術方面的基礎知識。志願做新聞記者，而出現於一般青年的興味的前面的事情，乃是新聞事業之時代史的意義。因此，必須對這些人們施以科學的、技術的、倫理的教育的要求，也在社會上昂騰起來。

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在事實上，擔當着『做科學的研究對象的報紙』與『做實踐的職業問題的報

紙」這兩個方面。

就新聞之科學的問題來說，必須首先處理那個觀察的方法和規準怎樣地能成立新聞學的理論這個基本的問題。新聞學在其發生的初期，是僅針對着記述的、歷史的方向。比如普爾茲在一八四五年著德國新聞事業史；又所羅滿（Salomon）在一九〇〇年出德國新聞事業史：這些著述，如今還佔着最高的位置。這些都是照着純粹的歷史的記述法的書籍。因此，在這些上頭，缺乏報紙之社會的機能、報紙與國民經濟的關聯、由於廣告之經濟的發展之反應等考慮。這些缺陷，是宿於早期的一切的新聞事業研究中的。但是現今的新聞學，是已經躍進到新的方向了。

開始注意必須明確地把社會學的觀察法用作新聞學研究之最基礎的方法，是鮑起爾、魏伯（Max Weber）、謝弗萊（Schäffle）、威斯、覺瓦諾利（T. Giovanoli）、伯納略等。

所以新聞事業的研究，單就歷史、法律、政治、言語、技術等的片面研究，則不能夠抓住它的本質的完全機構，必由社會的文化形態之綜合的研究，才能理解它的本質。

但在世界各大學中的新聞學，都還是隨其所歸屬的學系而分屬於法學系、政治學系、文學系、經濟學系、神學系等相異的學系；給與研究者的稱號和學位也是各不相同的。

葉格（K. Jaeger）說得好：『新聞學的目的，是做人類社會表現形態的報導即社會意識表現手段的研究。』最注重這種觀察法的，在德國，是在巴登的夫賴堡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在那裏，主要地是以報紙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報紙與輿論的相互作用、指導性等之社會學的問題為重要的研究題目。在德國的新聞研究所，做了很多種類的調查、統計圖表的工作；比如報紙密度，報紙的傾向，德國

報紙的構造等。如曾製作全德國報紙所在地地圖的明興研究所的實際的調查；柏林研究所所做的及於青年的報紙影響的教育調查；關於德國報紙的經濟面的夫賴堡研究所的調查，又外國報紙上所登載的德國記事及德國報紙登載的外國記事之量的、質的調查；克倫大學的在海外的德國主義的報紙等：都是很吃力的工作。

在克倫（一譯科恩）地方，更做過一回關於新聞事業的綜合的調查，便是一九二八年所開的規模宏大的世界報紙博覽會。此博覽會共有三大建築：（1）報紙的歷史進化部；（2）現代報紙部；（3）外國部。此會的目的，可在普魯士邦總理的一篇沉痛的開幕演說辭中看出：

『大戰以後，各國人士，來此握手言歡，今爲第一機會。科恩文化發達最早，然大戰中受害亦最烈，其影響今猶未已。普魯士文化或謂較遜他邦，然今已蔚成一新民國，人民思想上，有極自由之發展。此於德意志民國之樹立，貢獻絕大。邦政府在此會中，另有陳列室，可以發見近百年來報紙與國家之關係，及經何種奮鬥，始獲得言論自由。夫政府檢查，警察干涉，胥爲新聞事業進行上之障礙，而言論自由，在革新時期，需要尤切，應竭力加以維護。雖然，言論自由增，而記之者之責任亦與以俱增。故新聞事業之正式成立，必自由權與責任心，二者同重。有此責任心，則凡關於內政或外政，大事或小事之紀載與評論，均將發生效果。大戰前，各國互相猜忌，報紙不知調和，且助長之。今當憬然覺悟，以減少誤會爲第一義，導世界入於和平。倘循此正軌，努力向文化經濟及社會方面進行，則對此壯麗之博覽會，安得不肅然起敬。且此會開於萊茵河畔，二千年來，此地兵燹屢經。痛定思痛，吾人應改從最大武器——新聞事業——上，作有條理無限制之發展，以增進

各民族間之了解，人道與和平之基址確立，方能表現新聞事業之最大價值。」（據戈公振譯文）會中最有研究的意義的，是報紙歷史進化部，共分二十八室，據戈公振君的記述：

『此部入門爲鏡廳，喻報紙爲時代之鏡也。以顏色玻璃二十六架，給各時代報紙發生及發展情形。仰望有樹一株，表示報紙發生及發展順序，以說話報、手寫報、印刷報、圖畫報四者爲根；以圖畫、傳單、招貼、商情、雜誌、日報、無線電七者爲花葉。中央有顧騰伯（Gutenberg）銅像，爲活版印刷發明者。壁上有我國京報影本，輔以政治官報及政府公報，則世界報紙之鼻祖也。過此分爲二十八室。』概略如下：

(1) 原始民族傳布消息法：此室一隅爲壁畫，如印第安人之以手示意，祕魯人之結繩，爪哇人之烙字，非洲人之象形文字，墨西哥人之寓意畫等；一隅爲實物，如冰期壁畫，巴比倫楔形文字，埃及紙草，中國筆硯，希臘、羅馬的寫字具、橡樹等。

(2) 古代傳布消息法：有舉火爲號者；有量水爲識者；有用電火傳字母者；幾經改良，始成今日流行之電報符號。

(3) (4) 文字之變遷：從拉丁文至現代字母，凡經二十次變遷，媵以各種文字所印刷之書籍，以明歐洲民族文字之進化。

(5) 德人古代傳布消息法。

(6) (7) 各民族對於新聞之注意：一室有模型四，均以唱歌爲新聞；一室有畫箱多具，內燃電炬，從玻璃圓孔視之，皆爲具有新聞性質之圖畫；中有一葉，繪我國廣東風景，述西人經商於此，

須在 Nanhung 納稅。

(8) 從信到報紙：有由英法各地寄出之公開信多函，及報條招貼等；壁上有奧斯堡(Augsburg)城地圖，為歐洲報紙誕生之區；又有紐倫堡(Nürnberg)城模型，謂當時由此可得全世界消息。

(9) 活字未發明前之技術，如手寫書籍及印模刻銅等。

(10) 顧騰伯活版印刷模型：此處有人着衣冠，表演往昔印書之法。按我國畢昇，在宋慶歷中，以活字刷印書籍，早顧騰伯五百年，惜國人輕視藝術，致湮沒弗彰。

(11) 十六世紀德國之公布品。

(12) 單面的印刷：毗連於此室者，有荷蘭古代造紙廠模型。

(13) 郵政與定期出版物：有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郵政範型及市集範型，均為報紙發生之機會。

(14) 十七世紀之文書。

(15) 關於學術上之報紙：毗連於此室者，有關於道德之報紙，最初關於專門新聞事業之報紙，及十八世紀報紙印刷所之模型，此處亦有人工作，並以樣張出售。

(16)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之德國雜誌。

(17) 德國文學昌明時代之出版物。

(18) 腓特烈時代之報紙。

(19) 約瑟(Joseph)第二興宣傳。

(20) 法國大革命時代之報紙：關於階級戰爭之諷刺畫，最為可觀。

(21) 拿破崙時代之報紙。

(22)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復古時代之報紙。

(23) 言論自由之爭：此室一隅為禁令禁書及被檢查之報紙；一隅為爭論自由之文字。

(24) 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之交通。

(25)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之維也納報紙。

(26)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之維也納交通。

(27)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之柏林雜誌。

(28) 畢士麥時代之報紙。

此外尚有二室：一為萊茵河區域之報紙；一為打字機之進化。

這種調查和研究的方法，實開創了新聞學研究的新紀錄。一九三一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新聞學研究室刊行第一回研究報告，它的大部分——即本書第二卷的主要根據書——便是照着這種調查和研究的方法製成的。

又，關於報紙的新問題的發生，都成了新聞學研究所研究的機會。比如廣告學、無線電廣播、電影等與新聞事業的關係，在德國的新聞學研究所，早已着手研究了；但這最初也是受了美國的刺激因而喚起了注意的。尤其是因廣告的理論與報紙的理論，多有共通的關係，所以現今的廣告學雖然被認為一種獨立的科學，但還須由新聞學的協力相助，才能促進它的研究。

新聞事業既然是個極複雜的現象，所以關於新聞學的講義內容，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據刻納（Korn）的企劃，可略為如次的類別：

(1) 新聞事業史：通信的起源；最初的手寫報；印刷報；一切的定期刊物；年刊及半年刊；週刊；一般的通信報告；政治報的初期；新聞檢查；文化週刊；學術雜誌；輿論的變遷；印刷術的發達；在十七、十八及十九世紀的近代報紙的成立；在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通信方法的進步與通信網等。

(2) 比較新聞學：在法國及英國的十六、十七世紀的手寫報；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報紙；革命前的法國定期刊物；荷蘭報紙的初期；同這些國的關係及給與德國的國情的反應作用；在全歐洲的十七、十八世紀的通信員的活躍；對於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報紙的拿破崙的檢閱及對於歐洲報紙的發達的結果；世界各國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和現狀。

(3) 現代日刊報紙的組織：現代報紙的觀念，本質、企業形態；報紙的分類；報紙的各部門；發行；編輯；記事版；通信事務；技術的設備；採訪；材料的整理，報業經營和管理；歸屬政黨；現代的托辣斯化；從及於報紙以外的出版物及報紙類似物的作用和構造上所見的報紙。

(4) 新聞政策：國家與報紙的關係；輿論與報紙；報紙的責任；報業的罪惡；對於編輯者的發行者的地位；勞働協會的契約與保證制度；報紙的匿名性；記事版與其法律的關係；新聞記者的身分及職業問題；新聞記者的豫備教育；新聞社員與報紙；報紙之法律的關係。

此外，並使學生實地演習或練習關於報紙的理論——特別是技術——方面的事情。

新聞學研究所爲了這些目的，另外還須蒐集、保存一切的專書和書目、重要的報紙、以及與報紙有關係的一切資料，因之，其歷史部門，必須隨着各時代的形相及發達階段去收藏從初期到現代的主要刊物、筆寫或印刷的報紙。又在蒐集現代一切報紙有不可能的時候，務必蒐集初號、最終號、特別號的特殊的刊物。但對於報紙的種類，新聞通信及與新聞事業有關的書籍、資料、顯示報紙的生產過程之技術的資料（排版、活字、整版、紙模、輪轉機的實物和模型、照相等），必須盡量豫備。

在汎繫獨裁的國家，如今對於新聞學的研究，偏重於新聞事業的指導手段的方面。一九三五年由德國新聞學聯盟會（D. Z. V.）領袖赫特（Heide）的提倡，由德威法特、台斯特、閔斯特（Münster）、休耶柏（Schwaabe）四新聞學研究所長創製的德國大學的新聞科教案如次：

(1) 公告的指導手段：本國及外國的公告的指導；關於輿論形成的本質的總說；全部指導手段的處理（報紙、雜誌、無線電廣播、電影、通報、演說、戲劇等）及其本質；各指導手段的區別。

(2) 新聞事業史：新聞事業先史；最早期的報紙；海外雜誌；包括從其它公告的指導手段的影響的近代報紙的發展傾向；近代德國新聞事業史。

(3) 新聞學說一：新聞企業，它的精神的、經濟的、技術的諸力的統一性；編輯長；發行者；編輯及其共同勞作者；記事的製作（自社、通信社、通報社）；記事的安排（篇幅的分配、樣式形態（插圖和製版法）；報紙之經濟的基礎（經濟的構成、經營論、廣告）；報紙之技術的製作。

(4) 新聞學說二：國家與報紙；報紙與外界即對於它的全生活範圍的關係；讀者；報業的組織八報業公會、報業聯盟等）；報紙統計。

(5) 海外的報紙：世界的重要報紙國的報紙歷史及現狀——特別考察它的經濟的、政治的性能，以及對於德國的態度；在海外的德文報。

(6)(A) 雜誌：德國的雜誌歷史與現狀；海外的雜誌——特別考察它的政治的、經濟的性能；(B) 新聞法：關於報紙、雜誌的德國新聞法之史的發展與現狀，以及同外國的比較。

這顯然是把『做社會意識的表現手段』的新聞事業，變成『做愚民意識』——還含着對外侵略的意識——的表現手段』了。照這樣研究下去，新聞學恐怕只會剩下失去靈魂的軀殼，所以德國新聞學的前途即德國新聞事業的前途，是很闇淡的。不過就資料蒐集、調查、統計、繪圖、製表等等上說，德國的新聞學的研究方法，還是有很多的長處。

(3) 在各國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或講座

(A) 德國

在二十三個國立大學中，沒有設新聞學講座的，只有赫森、革丁根、耶那、哥尼斯堡、羅斯托克、瑪爾堡六大學；設新聞學講座的，有波昂、北勒斯羅、埃爾蘭根、格賴夫斯發爾特、基爾、碉濱根、浮茲堡七大學；設有永續的、和獨立了的綜合的新聞學研究所或講座的，是柏林、佛蘭克福、夫賴堡、漢堡、海得爾堡、克倫、萊比錫、明興、明斯忒、哈勒十大學。

附屬於柏林大學的德國新聞學研究所，是一九二六年四月設立的；是從一九一九年耶林格 (Jöhligr) 築好基礎的新聞學研究所發展下來的。這個研究所是受普魯士教育部的補助；更有德國報業公會及德國新聞編輯者聯盟做後援；還有優秀的實際新聞家隨時講演。所以這個研究所，在報紙之科學的研究

以外，還持有養成大新聞記者的目的；設於大學街的國立圖書館內，原是穆爾（M. Mohr）做主宰。穆爾去世後，德威法特接辦；現在的格賴夫斯發爾特大學的新聞學講師特牢布（Traub），便做過他的助手。計分理論的新聞學、報紙的構造、通信、新聞法制等研究部門。特殊講義有：大都市的新聞業；報紙上的戲劇電影批評；現代地方報的發行；新教新聞事業的組織；社會民主黨報的組織；做組織紐帶的出版；在德國都市的地方報的通信事務代理；無線電信與新聞事業論；加特力教報紙的報導；新聞記者職業的前提條件；議會與報紙；以羅加爾諾及根弗爲中心的國際會議的報導；德國報紙的組織。最近更着手研究無線電和電影，以及宣傳的技術；比如在現代宣傳中的人種信念和人種政策；青年與報紙、無線電、書籍；表現於法國的政治和報紙上的報復思想；從政治的觀察所見的電影事業之經濟的、技術的問題。

巴登的夫賴堡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是一九二二年由喀普（W. Kapp）教授做主宰而開設的。成立以來，大體上在做着關於如次的題目的講義：近代新聞事業本質概論；輿論的社會學；史的新聞事業論；從理論上所見的新聞事業；近代新聞事業的問題；近代日刊報紙的構造和組織。

漢堡大學，在一九二一年已由秦加教授講述新聞學；一九二二年又在法政學部內設新聞學研究所，爲辛氏所主宰，其講義題目是報紙與輿論的構成。最近更以海外的德國諸報、播音、電影、報紙爲研究題目。

克倫大學的報紙和輿論研究所是一九二〇年五月與哲學部一塊誕生的。主宰者爲休彭（Spahn）氏，他原先在斯特拉斯堡大學設立新聞學研究所，大戰後，亞爾薩斯洛林區域被法國占領，遂將它的研究資

料遷至克倫。最近研究的題目是：宣傳之政治的教育的問題；現於報紙上的萊茵鄉土學。一九二九年六月，克倫設立國祭報紙研究所；在這裏，保存着一九二八年開的世界報紙博覽會所蒐集的外國報紙、雜誌的資料。

在佛蘭克福大學，加因氏講商業報紙。在明斯忒大學，則以瑪斯特做主宰而設委員會；各部的教授交互着編製新聞事業的講義；一九一九年瑪斯特與台斯特設立新聞學研究所。在本大學，另外還有文學史家休威林氏當作文學史的問題來講新聞事業；又普林克當作他的政治學研究所的一部門而設立新聞事業部。一九二六年，因為台斯特往明興大學做教授去了，遂把烏拉斯氏聘來；烏拉斯轉任到克倫大學之後，勃塞氏做了後任。這個研究所後來同多特蒙德市的威斯特發里亞新聞學研究所合併；前者做了理論的教育的研究，後者做了資料蒐集的工作。多特蒙德市的這個新聞學研究所是受威斯特發里亞報業公會及多特蒙德市的援助；研究所長是州立圖書館長休爾茲(Schulze)。

在基爾大學，烏爾夫(Wulf)教授在一九二二年於文學戲劇研究所的一部內，設新聞學部。

萊比錫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是在德國的最古並且是世界最初的科學的新聞學研究機關。這是鮑起爾教授在一九〇九年萊比錫大學創立五百年紀念會時開始倡辦，到一九一六年秋纔正式成立的。在這裏，由鮑起爾的努力，專門蒐集稀見的新聞刊物。鮑起爾是已經從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〇年在巴塞爾大學講過報紙的歷史、組織、統計了。鮑起爾退隱後，在一九一六年，萊比錫大學請挨發爾特(E. Everth)來設立新聞學的正式講座。把新聞學科分歸到政治、經濟、文學三科；共通的課程是報紙歷史總論、現代報紙的編制及其技術、報業管理。挨發爾特在就職的起初，講演的題目是近代報紙的基本觀念與主要

問題。但他後來爲了反汎繫主義而被辭退。現在是閔斯特(H. Munster)做主任，瑟奈(W. Schöne)做講師。這個研究所是以完成科學的研究與職業教育的二重目的而組織的；所以在表面上看來，是可以做德國新聞學研究所的模範的。一九三五年的研究題目是新國家的新聞學與新聞自由，可知它是完全效忠於所謂『新國家』了。

明興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所是由巴米利亞政府的獎勵，而經台斯特設立的。台斯特是長期間在明斯忒講過新聞事業史的。他同赫特氏於一九二六年發行雜誌新聞科學(Zeitungswissenschaft)，蒐集全世界的報紙，盡力於比較新聞學的建設，主唱設立國際的新聞學研究協會，在前邊所引用的他的演說辭，完全是忠實的自白。他曾在一九二六年使用幻燈做報紙與報人的講演。另外還由許多專家編過如下的講義：經濟版的記事；官廳情報；廣告業的發達與活動；電報；汎繫主義的新聞政策；德國新聞記事古今談；新聞通信；依靠通信的發達的採訪、新聞事業與無線電廣播。這個研究所雖是屬於哲學部，但在政治學院，則有烏斯曼(Housmann)教授做着關於新聞時事問題的演習及新聞事業史的講義。

在海得爾堡大學，則於一九一二年科黑(Koch)教授逝世以後，曾聘請過兩人來講新聞學，但到一九二七年，由德國報業公會的資助，設立研究所，更聘請埃克爾特(Eckert)爲所長(現爲阿德勒Adler)。這是社會學家魏伯教授在一九二六年所開的德國報業公會(約包括一千的德國日刊報紙)的會場上力說了新聞記者養成與新聞學研究的必要爲機緣的。

在一九二七年由政府的補助，於哈列大學設立新聞學研究所，歸弗萊休曼(Feleischmann)氏主持。另外，在柏林、哥尼斯堡、萊比錫、曼海姆的高等商業學校，以及柏林、罕諾弗的高等工業學校，

都設有新聞學講座。又紐累姆堡高等商業學校，還設有獨立的新聞學研究所，這主要地是以報紙的經濟版爲研究的對象，由伯納略做主宰。

(B) 美國

美國的新聞學研究機關，雖是從一八六九年三月三十日有名的李 (Lee) 將軍做華盛頓大學總長時力說新聞學研究的必要，提議設五十名的獎學資金開始的，但正式成立的，是以一八九三年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所開的新聞學講座爲最初的；其課程是約翰森 (Johnson) 教授創製的。其次，是一九〇三年在密喜干大學所開辦的新聞學講座。但是，極力促進在大學設新聞科的運動的，是畢佑爾 (Joseph Pulitzer)，他爲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設新聞科起見，一九〇三年夏天，捐了二百萬美金。但是它的設立，沒有積極進行，因之，米梭里州立大學遂得到最初設置新聞學院的榮譽；是在一九〇八年建設，聘請實際新聞家兼新聞學家威廉博士 (Dr. Walter Williams) 掌教。新聞學院在美國既爲創舉，又乏人材。博士努力從事，物色了四個教授，九個助教，並且以他久主筆政的哥倫比亞米梭里報 (*The Columbia Missourian*) 做校報。經過很多困難，受了很多諷譏（因爲當時的人多以新聞事業必須實幹，徒在學校中培養人才，乃是夢想），卒能收得空前的效果。跟着設新聞學科的，是華盛頓州立大學；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院，到一九一三年纔告成立。爲圖明白這兩個有名的美國新聞學院的內容、組織起見，下面引用出身於兩學院的中國唯一無二的女新聞學者張繼英女士初返國時的一篇講演的概要；是中國有名的海外女記者李小可女士返國時期所記的；雖然距今已隔了十年，但就學問的立場來說，這種記錄的價值，是永不會消失的（爲保存記錄真相起見，譯名一律照樣，故與本書譯名不同）：



(上)我國駐美公使伍朝樞博士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行贈石獅禮，左為密蘇里大學校長章廉博士，公使後者為新聞學院院長馬丁氏。

(下)伍公使受學位證書後與章廉校長合影。

『……按美國大學之分醫、農、商、報諸科，規模宏大，各自成爲專門學校。所謂 school 者，譯以華文，似應稱之曰「院」。每院各有其獨立之校舍與同學會，較諸中國大學之分各系，迥不相同。今就報學而言，一院之中，實尚可分兩系：一曰新聞；一曰廣告。二者有密切之關係；因在美國辦報，廣告費一項，幾占收入額之全部，而如「慎重保守」「講求編輯」等等，在廣告系，復與新聞系相同也。考取入報學院之資格，限制頗嚴：照例須要學滿大學二年級之程度；且凡預備考入報學院者，在開始入學時，選擇功課，已須側重於此。報學院第一學年課程，必修科有三項：一曰報學原理；二曰報學史；三曰廣告原理。此則屬諸理論 Theoretical 者也。汨湖大學報學院，組織一日報，名曰空命比汨溯報 *Columbia Missourian*（夕刊）乃城市之新聞機關，非校報也。創辦至今，已十七載。館中重要職員，如總主筆以及「要電」、「城市」、「教育」各欄之編輯，皆各教授任之；其下各職，均由大學生充任。

(1) 爲訪事員：每日出發時，須先往城市編輯（即本埠新聞之編輯）處，聽候指派議院、公堂、救火會、火車站等處……每日服務至少需兩小時；若係專程訪問，往往耗時甚多。又如每次火車到埠時，訪事人須登車察探其中有何重要人物；奔走搜尋，頗感困難。然辦事之經驗，即從此時得來。綜計每一學期，充訪事之學生多至百人以上。每日各生訪得之新聞，多至二三百節以上。而報紙篇幅，祇有六剖面 (Page) 或八剖面，其能入選刊行者，蓋甚寥寥。是以各大學生之中，因彼此競爭之心，冬不畏寒，夏不畏熱，卽道途甚遠，亦不畏勞頓矣。

(2) 爲襄校員：大學生亦有充任襄校者，必須兼作標題。標題有時三行平列；但長短字數，須

令各行約略相齊……襄校員責任頗重，因經其點定後，加標題即須付印，更無他人過目矣。惟在諸生初習標題之方法時，嘗令諸生環坐，聽候教授之指講。

(3) 為接電員（即譯繕電報者）：凡遇國外消息，由電報通訊社轉達來館者，須由耳靈手快之大學生，由電話中接收之。

(4) 為撰述員：大學生習作社論，須經主論壇之教授審定，佳者付登；惟在作社論時，除留意文法外，並須注意本報之主旨。

(5) 為副刊主任：例如婦女、宗教、運動、社交、新刊介紹等欄……每欄均有大學生充主任而負全責，頗饒特別之興趣，不必更如尋常新聞，經過訪事與襄校之兩層周折……。

其屬廣告系之大學生，所習者兩大端：一為撰擬廣告；一為招攬廣告。此外排印之事，有一部份，須由學生任之。更有寫真照相班及製版部。相片能作新聞之資料者，須能具新聞之價值；尤須注意畫中人之動作。譬如植樹節之點景，單有一人立樹旁，便無意味、必須其人持枷近樹，而更有袖手旁觀，乃合報紙之用。此則屬諸機械者也。又為報館記者，必須具有完美之資稟：誠實可靠一也；忍耐二也；無偏私三也；忠於社會、忠於報紙四也。譬如有人接見訪事，切囑談話某節，萬勿揭載，訪事一經承諾，即須始終弗登；又如羣衆運動之消息，報界尤應慎密審查。予近接友人函稱，北方國民示威之運動，各處報載，均稱數千人數萬人，實則不過數百人耳。此中輕重出入，於民意大有關係，非報紙之過，實訪員之誤也。威廉氏之言曰：「吾信凡事慮傷人格而不能出諸口者，必不宜載諸報端；受人賄與納賄於人，均不可行。」此則屬諸道德者也。」

又，威廉博士先後共來華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三次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伴同新夫人。很做了一番新聞教育的宣傳活動。中國的大學，今日所以有設新聞科的，博士之力，實在不小。博士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中國新聞界同致哀悼，是應該的。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美國有八十六個新聞學研究機關；內中二十八個是州立大學，十七個是州立的學院或學校；四十一個是私立大學。在一九二八年，便已經有百五十一個大學及學院講新聞學；四十二個大學設新聞學系；又即在中學，也有加課新聞學的。

又，關於美國大學新聞科的課程，戈公振君有一段調查記錄，是值得參看的：

『一八九三年，美國本薛文尼大學新聞科，最初所定四種功課：第一是論說的寫法；第二是每問題和對付的方法；第三是報紙歷史；第四是編輯及通信員的工作。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哈佛大學才編了一個改良的課程。當時其他學校，都把這個課程作為模範，就是報紙管理法、報紙的生成、出版法、報紙道德、報紙歷史；並且想將報紙的精神用文學來表現。現在美國新聞科的課程，固然和以前大不相同，就是制度也不一律：有三年畢業的；有四年畢業的；普通是受過試驗，就給他一張證書。……在美國最新而最流行的，要算哥倫比亞大學的課程，前後共有四年的研究；前二年是注重普通教育，後二年是專門教育，設若在報界做過半年以上的人，可以立刻入後二年的一班。無論那一個學生，一定要學一種外國語，普通是法文。後二年的課程是：第一年有三點鐘講通信法，並且有實地練習；講義是本埠新聞的形式，教授做編輯主任，學生做編輯員；練習的材料，就是城內每天發生的新聞。第二年有六點鐘是政治和商業新聞的編輯；有三點鐘是心理學即讀報人的興趣。

在什麼地方；同時前二年的功課，還要繼續讀下去；更注重實地練習；如通信法、編輯法（如電報的編輯，標題的作法，短評的寫法），和通信社對於電報的處置法；以外還有報紙歷史、戲劇批評、書籍論評、和星期增刊等。美國新聞科，非常注重實地練習，所以每個新聞科，至少有一種報紙，都是由學生辦理，教授僅做指導人。Iowa 大學，並且每日出報而且是自己印刷。Oklahoma 大學還進一步，竟發行日報一種，週報一種，月報一種，年報一種。』（註）

另外，在美國，還有一種新聞函授學校，同後述的英國的新聞函授學校一樣，完全是純粹的職業教育的性質，所以課目特別注重寫作的技術；除修改學生寫作之外，並且可以代學生向報紙、雜誌介紹投搞；比如紐約市 One Park Avenue 的 “Newspaper Institute of America”，便是其中的一個。如欲專習新聞學的技術方面的事情——特別是寫作的方法——而不能出國留學，只要英文通順，上述這種學校，是很便利的。

（註）詳見新聞學摘要附錄頁 111—115。

（C）法國

一八九六年，里爾的加特力教大學講授新聞學，這是最初的；一八九九年，巴黎的社會高等研究學校（Ecole des arts et études Sociales）設新聞學科，作為第三學部。一九二四年加特力教大學將新聞學講座昇為新聞學系，修業期限三年：第一年為普通教育；第二年和第三年完成普通教育和職業的、技術的教育。一九二九年，科學自由學院（Collège Siberté de Science）也加了新聞學課程。

關於社會高等研究學校的第三學部即新聞學部的課程（註），大體如次：

(1) 現代報紙組織及其管理法：報業之過去現在及將來；報紙應用技術；總編輯部、助理編輯部、採訪部、政治部、國際部、社會部、文藝部、戲劇部、音樂部、無線電部、體育部等各部研究。

(2) 報業法則：國外出版法；法國出版法；新聞檢查法；罰則法；誹謗名譽罪；法則適用條例。

(3) 新聞歷史：歐洲報業史；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國報紙及國外報紙；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報業革命史；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報業發展史；大戰時的世界報業，近代報業托辣斯史。

(4) 新聞與科學：科學發達史；報紙科學化時期；報紙經濟化時期；敍事新聞與空想新聞時期；無線電放送及其他傳播新聞之技術。

(5) 政治學：民族研究；政治制度；議會選舉制度；政黨分論；內政外交；輿論與報紙；政治經濟之關係。

(6) 國際學：各國政治關係；國際聯盟；歐洲、美洲、亞洲分論；殖民地研究。

(7) 經濟學：近代經濟與世界經濟恐慌；大戰前各國經濟情形；金銀問題；各國對於經濟恐慌挽救情形。

(8) 實習：採訪；謁見；國會記錄；編輯；社論；記事；評劇；文藝。

(9) 工程管理：印刷；排字；製版；印刷機構造研究。

(10) 事務管理：廣告部；發行部；通信社。
(註) 據沈頌芳君的法國新聞學校參觀記。

(D) 英國

一八九六年，魯特(Root)氏在倫敦創辦一個新聞學校；一九〇二年，希爾(Hill)氏又辦了一個；隨後又有數多的私立新聞學校成立；但都不會做過新聞之科學的研究。一九〇八年，曼徹斯特的新聞事業研究會開會之際，有創辦新聞大學的計劃。同樣，一九一年，聖安德盧斯大學教授赫爾克林氏力說大學中新聞記者養成設備的必要。一九一二年，愛爾蘭的科爾克大學設新聞科。歐洲大戰後的一九一九年，倫敦大學設新聞科，由培姆柏吞(Pemberton)做主任。『倫敦大學新聞科的功課，指定若干爲必修科：如英文文體的研究；著作人及記者的練習。又有隨意科，至少要選四種，且須得主任教授同意：如科學史總論；政治思想史；哲學；英國文學；現代言語；國家學總論；行政學；國民經濟學。二年期滿，試驗及於普通各科。關於報紙方面，只須有一篇論文，又新聞科教授的評判。這種學生，須於暑假中實行記者工作；能平時兼做記者更佳。』（見新聞學撮要附錄）

在倫敦市還有一種新聞函授學校；如“Metropolitan College of Journalism”和“The London School of Journalism”。又在倫敦西北二十哩的聖奧爾班斯城也有一個名叫“Premier School of Journalism”的新聞函授學校。都是純粹的職業教育性質。內容和經營方法同美國的新聞函授學校是一樣的。

(E) 瑞士

一九〇〇年瑞士新聞業總會曾提議在大學設新聞科。一九〇一年斯密特(Schmidt)、部勒(Bühler)在百倫大學講新聞學。一九〇三年衛特休坦(Wettstein)氏在祖利克大學講新聞學。後來根弗大學和洛桑的商科大學，也都設了新聞學講座。但祖利克大學到一九一〇年纔正式設立新聞科，由米耶(Meyer)和魏伯兩人主持。

(F) 蘇聯

(a) 革命前及革命後

在蘇聯，舊俄時代的一九〇五年，便開始當作文學院的所屬而設新聞學系；一九一三年，定期刊物公會設新聞學講座。後來，莫斯科大學設新聞學研究所，由烏拉迪密羅夫做主任教授。

在革命後的蘇聯新聞界，新聞記者和新聞從業員的養成，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在一九二〇年，設立新聞記者養成所；這個養成所，到一九二二年，更擴張而成了國立新聞學研究所。由諾茨基做主任；托羅茨基也做過這個學校的新聞學教授。在卡爾科夫、明斯克、特弗利斯、塔什干等處的大學，也設立有新聞學系。一九二六年，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更設立新的新聞學校。一九二九年以後，更在社會主義大學中的馬克斯列寧講座及文字語言學專科內設新聞學研究所；在各職業公會本部所管轄的最高學院，也設了新聞學講座。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又由黨中央委員會發下一道訓令，要旨如下：

(1) 新聞事業的改善和在社會主義的進展途上的新聞事業的任務向上問題，對於編輯部人員要求着以必要的進展速度，而指引大眾到社會主義建設路上去的智能。特別是對於經濟問題解說的報

紙的改造，編輯部中極需要積極的新階級層即工農通信員、經濟家、專門家等的集合。這種指引、集合的方法，現在全不滿足，故黨中央委員會，遂履行如次的手段：

(A)招集社會主義大學附屬的文字語言學專科、新聞記者社會主義專門學校、赤色教授大學、蘇聯職業公會本部附屬的職業公會運動最高學院（新聞科）等的編輯科，馬克斯列寧主義講座聽講生及產業大學、貿易大學、運輸交通大學等的學生的一部，而迅速改善新聞記者和中央編輯部的現狀。新聞編輯者應格外注意務使上述各學校的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從事新聞的業務，而有養成志願新聞事業者的義務。對於中央委員會文化部，當與上述學校校長及新聞編輯者協議，作成具體方案，以圖上述事項的進行。地方蘇維埃也應與上述各校聯絡，而採取同樣的方針。

(B)對於新聞編輯部員、塔斯社、國立出版所、廣播電臺人員，則施以根據以前在上述各校的新聞科聽過講的程度的教育。

對這個組織及實施所必要的費用應由新聞社、國立出版所、塔斯社及廣播電臺負擔。

(2)新聞記者組織的基本的源泉之一，是工農通信員；中央、地方、及各報編輯者，應開短期講習會，教育指導這些人們。

(3)對於新聞記者的養成，規定如左的辦法：

(A)中央、地方、及諸報的記者的養成，由文字語言專門學校的馬克斯列寧主義講座（新聞科）擔當。

(B)大地區或都市報紙的編輯部員的養成，由新聞記者社會主義大學擔當；在這學校，施以

做新聞記者之綜合的新聞學的專門事項。對於職業公會報的記者的養成，則由諸公會中央部附設的最高學院的新聞科擔當。

(C) 工場及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報編輯員的養成，由地方共產黨最高教育機關的新聞科或新聞記者夜間大學擔當。

(D) 文學、技術方面的記者的養成，由文學專科學校、技術專門學校、新聞學研究所等機關擔當。

(4) 為了中央、地方諸報的編輯員及別種技術人員的養成，新聞記者共產主義大學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前，當開兩三個月的常備講習會；另外，上述各校及中央廣播電臺須為新聞從業員——尤其是地方的程度較低的新聞記者——講求自習教育及設自習講座的方法。

(b) 具體的改造方法

各新聞關係者接到中央委員會訓令之後，迫切地認出新聞事業改造的必要。即知道要想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細胞的使命，必須補足在過去蘇聯的記者組織和養成法中的幾多的缺陷。又必須首先根本改造的，就是從來的記者養成的根本方針。

完成這個任務的方法即具體地改造的方法，可分為二種。第一是現在的新聞編輯部的改造：凡是不肯或不能服從關於新聞的黨令的，或是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根本問題的解決而不能以鬥爭的、必要的進展速度，去指引大眾的，一律須退出新聞編輯部。第二，新聞從業員的養成新制的目的，即蘇聯現時所需要的新聞記者，是鮑爾雪維克的報人。但不需要把理論囫圇吞下的人，而是要創造受過政治的訓練，能

夠實行理論的新型的報人黨員。

新聞記者應修習如次的科目：

(1) 一般理論、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歷史。

(2) 基礎經濟問題。

(3) 對於新聞事業問題有密切關係的黨政策問題。

(4) 特種專門新聞問題、黨的問題、關於新聞事業的列寧的教訓等。

(c) 養成機關的學科內容

中央委員會的訓令實行以後，上述的各學校內，都設了新聞學研究所。

在自修新聞記者共產主義大學雜誌社，則與地方的最高學府取得聯絡，開始實習。

在屬於職業公會本部的最高學院，也設了新聞學講座；以養成職業公會報紙的中堅份子及大工場報的編輯者爲目的。第一回的講習生，大多數是從工場直接選拔的職工及黨員，多是在水準線較低的報社積有點經驗的人。講習期間的三分之一功課，是參與生產實務即報紙製作實務的事情。講習的第一期二個月間，是工場報；第二期四個月，是在中央及各地方的報社受實際訓練。講習科目，共分三種：第一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課程；第二是社會文化課程；第三是新聞學課程。這個第三的新聞學課程，在全部聽講時間三千一百六十小時中，佔九百四十小時（除實習時間）。

在工農通信員雜誌社，爲了工農通信員及工場、職場、國營農場、及一般農事報的編輯者，開始六個月的獨修講習。講師都是現代蘇聯新聞界活躍的論評家、詩人、小說家、漫畫家一流的人物。

這個獨修講座，共有十種課程：

- (1) 在社會主義制度緊張時的低級報紙和工農通信員的任務。
- (2) 報章文字的作法。
- (3) 通信的各種形式。
- (4) 低級報紙編輯法。
- (5) 大衆工作的組織法。
- (6) 大衆運動的誘導法。
- (7) 怎樣製作並發行報紙，報紙的各種類型。
- (8) 技術、藝術的體裁。
- (9) 工農通信員之國際的批評法。
- (10) 文學、藝術的材料取材法。

(G) 奧國

在維也納大學，一九〇九年以來，由包厄(Bauer)講新聞學。一九二六年，奧國報紙發行者決議為圖便於新聞研究所及高等專門學校學生研究新聞學起見，設立圖書館。又維也納大學最近擬設立大學附屬的新聞專科學校。

(H) 波蘭

從一九一六年間，纔有新聞記者學校設立的呼聲。一九一七年四月，由華沙政府新聞局的贊助，在

政治高等學校中設新聞學科。又在一九一七年，波蘭自由高等學校設新聞科；後來移歸波蘭大學。

波蘭大學新聞科的修業期限三年：第一學年是報紙歷史，報紙原理，經濟學，國會及政黨史，和報紙有關係的法律，劇評，印刷技術，圖畫，波蘭文，波蘭政治史，波蘭通史；第二學年是國會的新聞記事，報紙歷史，報紙原理，宣傳法，電報及通信法，外交史，經濟學原理，十九世紀的波蘭印刷物；第三學年是波蘭印刷物，宣傳法，電報及通信事務，外交史，文學批評，波蘭政治史，政治史通論。

(I) 西班牙

在一九二七年雖有在大學設立新聞科的決議，但為革命而中絕。又在一九二七年的拉丁報業會議，籌劃在各地設立新聞學研究所，遂即成立了一個國際文庫新聞學研究所。在瑪德里，有個加特力教新聞學校。

(J) 匈牙利

部達培斯特大學原設有新聞學科。一九二一年，又特



匈牙利善那記者新聞銅像揭幕

設立一個新聞高等專科學校。一九二九年，在茲耶克德納大學設新聞學講座。

(K) 比利時

布魯塞爾的報業公會，在一九二二年設立比利時新聞學研究所，由頓(Don)氏主持；它的支部設在安特渥普和留特希。在安特渥普，於一九二九年更設立一個新聞高等學校。

布魯塞爾的新聞學研究所的課程，是報紙歷史、法國文學史、音樂史、藝術評論史、法律原理、出版法、經濟學、技術和實地練習。

(L) 意大利

在羅馬，於一九三〇年設立新聞高等專科學校。在弗耶拉大學和特楞特的高等商業學校，都設有新聞學講座。又在梅蘭德的加特力教大學，從一九二四年以來，便設關於加特力教報紙的特殊講座，並且計畫辦新聞高等學校。

(M) 希臘

在一九二九年秋，雅典新聞編輯公會在雅典設立新聞高等學校。在蘇菲亞的自由大學，則設有新聞社會學講座。

(N) 荷蘭

在來頓大學及一九三一年以來在攸特累克特大學、尼姆威根大學，都設了新聞學講座。

(O) 印度

在印度南部的馬德拉斯，於一九二七年設立新聞學校。

在上次歐戰正利害的時期，即一九一五年間，東京的一部份的新聞記者和新聞學研究者，組織了一個日本新聞學會；就新聞事業的理論、技術、歷史、經營各方面，編了一大套講義，開始函授。這套講義，雖然就質上說，不盡都佳，但在量上是很可觀的。這可以說是日本最初的新聞學之綜合的研究機關。筆者於一九一六年春東渡修習新聞學，便做了它的第一次的會員；因為另外沒有新聞學之綜合的研究機關了。

停戰以後，直到現今，差不多一切的大學和專門學校，都發行校刊，因之，不開新聞學講習會或研究會的學校是沒有的。常設新聞學講座的學校，是早稻田、日本大學、立命館大學、法政大學等。至於獨立的新聞學校，則有明治大學新聞高等研究科、上智大學新聞科及日本新聞協會辦的新聞學院。但這些都是以新聞記者養成爲主要目的；以新聞學之科學的研究爲目的之獨立的研究所，是在東京帝大。東京帝大的新聞學研究室設立的直接動機，是由於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所開的國際報業會議的決議，既如前述；而其間接的動機，顯然是受了德國的新聞學研究的刺激，這看它的研究報告所引據的衆多的德國新聞學書，便明白了。但這個研究室，仍僅是個單純的研究室，並沒有完全獨立——做了文學部的附屬。它爲了新聞學之綜合的研究，請法學、文學、經濟學三部的教授及新聞學專家小野秀雄氏做研究指導；另外更從上述三學部各選一名研究員，一意專心地從事研究；雖然僅發表了幾本薄薄的研究報告，但就質上說，是有相當價值的。在法學部更附設一明治新聞雜誌文庫，保存着明治時代一切的定期刊物，由老著作家外骨氏做主任。

在一般新聞講座或新聞學校所教的科目，大體如次：

新聞學概論；新聞文獻學；新聞調查法；新聞統計學；新聞教育學；言論史；各國、各時代、各社會、新聞史傳記（一般史、特殊史）；新聞政策；新聞紙法；新聞倫理學；編輯論；經營論；比較新聞學；電影論；無線電廣播論；新聞社會學；整理學；記事內容問題（第一是由輿論、報紙的社會影響力、社會倫理的觀點的研究，第二是從讀者關心的觀點的研究）；通信學；特殊報紙論（雜誌、週刊、學校報、商店報等）；記事作法論；論說作法；外國記事實習；修辭學；社會事件史；攝影；販賣學；廣告學；營業特殊研究；文案及圖案；工務能率學；印刷技術學；新聞業會計學；剪報資料論；新聞圖書館學；記者職業問題；打字及速記；基礎常識學；時事解說；科外講義及見習。

又，內外社從一九三〇年十月起，糾集各門專家，刊行一種名叫綜合新聞事業講座的叢書。內容計分三大類：第一是報紙；第二是雜誌；第三是出版。各就理論、編輯、寫作、經營、歷史、現狀、以及其它特殊方面，從事論述。到翌年十一月全部十二卷完成。就量上說，不下三百萬字；就質上說，因為每一個專家只擔任一個題目，而且全部十二卷的執筆者，約有三百人之多，所以內容也是很堅實的。就新聞事業之綜合的研究來說，算是日本新聞學會講義錄——現改稱新聞全書——以後的巨製。

(G) 中國

一九一一年全國報界俱進會有過如次的創辦『新聞學堂』的提案：

『吾國報業之不發達，豈無故耶？其最大原因，則在無專門之人才。夫一國之中，所賴灌輸文

化，啓牖知識，陶鑄人才，其功不在教育下者，厥惟報業。乃不先培養專才，欲起而興世界報業相抗衡，烏乎得？且報業之範圍，固不僅在言論，凡交通、調查之大端，悉包舉於內，而爲一國一社會之大機關。任大責重，豈能率爾操觚？吾國報業，方諸先進，其幼稚殊不可諱，一訪事，一編輯，一廣告之佈置，一發行之方法，在先進國均有良法寓其間，以博社會之歡迎，以故，有報業學堂之設。不寧惟是，且有專家日求改良，以濟其後焉。吾國報業，旣未得根本上之根本籌畫，欲求改良，果有何道？土廣民廣，旣甲於世界。若就人口及地面爲標準，以設報館（先進國報館取屬人主義者，滿若干人口，應設報館一；取屬地主義者，有若干地面設報館一），則尙邈乎其遠。通埠雖稍有建設，而勢尚式微。今後若謀進步，擴張之數，正未可量。而能勝此重負，幾何不先有以養育之？僅此寥寥有數人才，流貫交通有數之地點，其有補於國家社會之處，固屬有限。即對於各本業專學之前途，究如何以有操勝之權，亦未能必也。某也目光所及，擬於根本上改良，爰公同提議組織報業學堂，敬候公決。』

這個提案不幸歸諸泡影，倘若成了事實，那我國的新聞學的研究，也不多麼後於先進各國了。然而這個提案的價值，是永不能消滅的；因爲它是中國人知道有新聞學的研究卽新聞教育的開始。

又在一九二〇年，在廣州開的第二屆全國報界聯合會，更議決組織『新聞大學』，其大綱如次：

第一條 新聞大學之宗旨：（一）造就新聞專門人材；（二）促進全國新聞業之發達；（三）補助國際輿論；（四）輸入新文化。

第二條 新聞大學之成立由全國報界聯合會選舉委員五人，擇定國內相當之大學，籌備組織

之。

第三條 新聞大學設立於擇定大學內，即名爲某大學之新聞大學科。

第四條 新聞大學之經費由擇定大學與本會兩方合併籌足固定基本金三十萬元，存儲生息，以作常年經費之用；以後視發達之程度，逐漸推廣。

第五條 新聞學主要學科，由大學教授會訂之。

第六條 新聞大學應附設函授科、週行科，使國內現在從事新聞事業及一般有志入學而不得者，皆得受大學同等之教育，並促進社會之文化。

第七條 新聞大學審經濟之狀況，應聘請國際著有名望，得各國輿論信用之新聞學大家主持教授。

第八條 謂新聞大學發達起見，得設定各種名譽職，授與各方之熱心援助本大學者。

第九條 本大學學員之收錄，由籌備員與擇定之大學協定之。

第十條 本大綱一切應行修改或未盡事宜，均由籌備員與擇定大學兩方協議定之。

這個全國報界聯合會到次年在北京開三屆大會時，因意見不合，遂致分裂，卒告消滅。所以這個新聞大學組織大綱，也僅成爲新聞學史上的一紙空文了。

但在這個『新聞大學』的呼聲的前兩年即一九一八年——應用新聞學完稿同商務接洽出版而未獲如願之年——在國立北京大學經校長蔡元培氏的提倡，由徐寶璜教授主持，設立新聞學研究會，並發行會刊。這可以說是中國大學中的新聞學研究的發軔。

又過三年，即一九二一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開辦新聞科，聘請密勒氏評論報主筆彼得森（D. D. Patterson）為教授。彼得森氏為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出身，即威廉博士的高足。所以約翰的新聞科，成了米梭里的一個分支。應用新聞學在湖上出版發行之後，便接到該校郵來問價目的信，說是『敝校圖書館現需購閱』。當即寄書一冊，作為贈送；書到後，又接該校來信，並附一元匯票一張，說『……再購一冊為敝校新聞科諸生參考之用。……』這是應用新聞學首次被設有新聞科的大學之直接的光顧，可以測知該校新聞科的認真態度。

其次應述的，是杭州之江大學的新聞科。這是在一九二二年間即應用新聞學刊行的時期創辦的。筆者於應用新聞學一書已在上海印出，就要運到杭州的時候，即一九二二年冬天，在杭州的報紙上看見之大設新聞科的消息，便寫信去問該校新聞科的情形。過了兩天，得到署名唐鳴時的如次的回答：

『……昨天本校英美文學系主任兼新聞科教授勞登司萊蔻先生交來貴社來函……。諸君子合力為杭州，為中國新聞界作改進的工作，自是可稱頌的。我校新聞一科，附屬於文學系的；隨學生中對於新聞學感受興趣的，或有志投身新聞事業的選讀之課。原來新聞學與文學各科，有密切的關係；新聞學附屬文學系也可，別種文學科附屬新聞學科也可；我們的設備，用了前者的次序，想先生也必能諒解的。功課有：

(一) 時事 Current Events 教授法如下：

- (甲) 一週之間問題 Weekly Problems。
(1) 本地，(2) 本國，(3) 世界。

(乙) 蒐集各報章輿論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Daily Papers & Periodicals。

(丙) 討論出一個正當觀念 Materials Evaluated。

(丁) 作一個正當的時評 A. Criticism。

(1) 訪事 Reportership。

(2) 報章管理 Management of A Paper

(四) 普通功課如：

(甲) 教育，(乙) 社會學，(丙) 宗教，(丁) 政治學，(戊) 經濟學，(己) 文學等等。

我們這一科，正在試辦的時期；自然不甚完全的。希望派遣專學新聞學的幾位同學歸來時，給我們整頓一番；也希望先生和貴社諸君時時賜教。

本校出版部，有旬刊（每月三次：一期英文的，二期中文的。）及之江潮（半年一期；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部中主筆及編輯部人員，雖未嘗限定須新聞科充當；却在公衆推選時，大概都是這科的同學當選的。這是件很自然的事。……』

之江的新聞科雖沒有獨立，但這種內容是不錯的，當然不能包括它的宗教的氣味。

燕京大學在一九二一年六月發表它的內容於北京某報，其中關於新聞系有云：『……新聞事業握全世界活動之樞紐，為傳達思想文化之機具。燕京大學有鑒於此，特設此科。又承在京英美及國內新聞界之贊助，本年秋季，即可開辦……。』但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接該校答覆我的詢問信說：『敝校新聞科組織粗有端倪，尚未就緒；俟稍有秩序，再為領教。至貴社所刊應用新聞學一書，極為歡迎，以先觀為

快也……』到同年八月，又在報紙上看見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擬赴美募集五十萬基金設新聞學院的消息。據那時司徒雷登博士的主張：目下中國全境，約有日報八百家，均應革新。在一八九五年時，只有三十家日報；但今北京報的四分之三是機關報，並不會注重真正新聞之重要。故非造就真正的新聞學人才不可云。到翌年的十一月，申報又登出一個消息說：

『中國各大學中之有新聞科而辦理比較完善者，惟上海之聖約翰大學。刻北京燕京大學亦組織新聞科，聘美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畢業之勃雷登君（Roswell S. Britton）主其事。勃君在校時，成績極優，曾得該校普列資獎金（Pulitzer Scholarship）美金二千元，以之漫遊歐美。故所得報紙經驗，亦極宏富。此次燕京大學聘之主新聞科事，積極進行。故為時雖暫，但已有成績可言。勃君除以個人之能力，從事於該科外，並向各方徵求意見，冀收他山之效。昨寓書本館汪英賓君，詢問四事，（一）用何種方法訓練新訪員與新編輯？（二）新職員初進館時，作何事最宜？（三）新訪員與新編輯之弱點何在？（四）除普通方法以外，有何特別方法訓練新職員？以上四條，頗希望有充分之解答云。』

後來該校的新聞學系因學生甚少，經濟無着，遂於一九二七年暫停辦。嗣經新聞學系教授，米梭里新聞學院出身的美國人聶士芬，在這停辦的時期，回美又進米梭里大學研究。遂與威廉博士商定由米大與燕大聯合創設一新聞學院，名為米梭里燕京新聞學院，兼推威廉博士為該校顧問委員會主席，聶士芬任該系代理主任；聶又在美向各大報社募捐六萬餘美金，足供繼續開辦費及後此五年之用。於是該系遂得於一九二九年繼續開辦。聶在該系授新聞導言與比較新聞學；另外由米梭里燕京新聞學院第一屆選派的留

米大學生，於一九二九年畢業的葛魯山授廣告原理與材料儲藏法；由一九一二年畢業於米大新聞學院，回國後曾任路透社華南通信員及廣州英文時報總編輯，密勒氏評論報及馬來英文報等要職的黃憲昭君授報章文字、新聞之採訪與編輯、通信三種課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主任馬丁（F. L. Martin）宣布設置米梭里燕京基金，以鼓勵燕大的新聞學。該基金委員會又建議米大與燕大交換免費學生。既是這樣地米大與燕大取得結實的聯絡，燕大新聞學系的前途，恐怕是不會再擋淺了。據最近的調查：燕大的新聞學系，仍僅是一系，並未成院——是文學院內的一學系。凡學生欲選讀該學系課程者，必須先讀完大學本科一年以上的學程；主修科學生，必須修讀該學系課程三十二學分，同時尚須讀一副修學科，至少亦須修足二十學分。已開辦的課程如下：

- (一) 新聞導言；(二) 報章文字；(三) 新聞之採訪與編輯；(四) 比較新聞學；(五) 特載文字；
- (六) 社論；(七) 出版須知；(八) 通訊練習；(九) 報紙參考材料；(十) 報紙圖畫；(十一) 廣告原理；
- (十二) 營業及印刷法；(十三) 新聞學史。

筆者敍述到此，有萬不能已於言的，就是負有重大的社會文化的任務的新聞記者的教育，特別是在理論方面，叫外國人來培養——往外國留學是另一事——這就前述的各國來說，似無成例可援，也許這僅是受帝國主義重重包圍、壓迫下的中國所獨有的現象吧。然而這種關係重要的教育權——這種對於『握全世界活動之樞紐，為傳達思想文化之機具的』製造事業——任令外人代辦，決非可以長久永存的辦法。然而我國大學設置新聞學課程或學系的，都是幾個私立的，而且都早已根本倒塌。只有一九二九年設立的復旦大學新聞學系，至今仍然存在；已經畢業數次；並且有根本覺醒而往歐美或日本去補修學理

和實際兩方面的知識、技能的。另外，在北平，有個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在廣州，有個中國新聞專門學校；在上海，有個民治新聞學院。這些都因限於篇幅，不能備述了。

國立大學方面的新聞教育，雖然在一九三一年發佈的扶植新聞事業案中，關於培養新聞人才，定有（一）設立新聞學專科學校，（二）由國立大學或學院設置新聞學系，（三）指定國立大學或學院設置新聞學系的三種辦法，但數年以來，尚未有見諸實施的。惟有前申報駐美通信員，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的馬星野君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學校的新聞學系，是一九三五年暑假後正式成立的。它的關於新聞學的課程設計及編排的概要如次：

（1）課程設計：二年級新聞學概論一科，着重於時事的討論，讀報習慣的養成，了解力及思維力的鍛鍊，新聞寫作的練習，及對於新聞事業的基礎知識的獲得；三、四年級的職業課程，則對編輯方面和營業方面並重。

（2）課程編排：（甲）屬於報業方面的：新聞學概論（二年級），採訪與編輯，報業之組織及經營、社論、廣告學（以上三年級）；專文及雜誌、印刷、照相及鑄版、新聞事業史、比較新聞學、無線電及原理應用（以上四年級）。（乙）屬於寫作方面的：應用文及新聞習作，敘述及描寫文，評論文。

四 本書的構成

照以上所述看來，新聞學在現在的教育、學術界的地位，以及關於此學的研究項目和研究方法，大

致都可以明白了。

根據上述，來構成一部特別適合乎中國的，有組織的體系的綜合的新聞學，便是本書的旨趣。

就大體上說，本書的構成系統，依然是照着應用新聞學；因為直到如今，我還沒有發見那種構成系統的缺陷；只是少了經營一篇，更絕未提到雜誌，這實在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陷。這兩個缺陷以及別種應補足的地方，都在這部書上儘量補足了。

就現時的中國情勢來說，特別是就中國報紙的編輯和經營狀況來說，建立目前的新聞學，仍不能不偏重技術方面的事情，即仍須注重實用，減少理論。所以本書的理論部分，仍照應用新聞學的內容，約佔全書五分之一。又，近數十年來，中國所受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害毒，特別厲害。究竟帝國主義者是怎樣在宣傳，以及我們應怎樣應付這種宣傳，關係都是十分重要。但這在應用新聞學上，也僅寫了一點，實難令人滿意；因此，必須在這部書上來補足。

敘述報紙之史的發展，必須特別注重它的文化史的意義；又在介紹世界各國報業的現狀上必須闡明它們的本有的性能。

要想本着這種方針，即綜合新聞事業的各方面來構成一部像樣的書，這種工作——即這種書的內容——實差不多等於百科辭書，決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幸虧二十年來，在材料蒐集的工作上，沒有忽過一天。所以來做這部數十萬言的綜合新聞學的工作，還不見得有多麼大的困難。又在應用新聞學的再版的話(1925)中有一段話：『……這本書的最大目的，當然是在改善與我們休戚相關的中國的新聞事業；可是照這麼說，它便呈出一個最大缺點，就是對於與我們休戚相關的中國的新聞事業，說得未免過少。』

還有一個缺點，乃是關於一般的新聞事業的經營上的種種設施，種種計劃，以及種種隨時隨地的社外活動，更是絕鮮述說。前者是因為「從反映中國報界的劣點」的旨趣（見頁四？）所限；後者確是初版時受了物質的拘束，不敢增加頁數之所致。——觀察這幾年的中國新聞界的狀況，實在使我們研究新聞學的，不能再守沉默的態度。但若是本着這種方針，來訂正這書，是為事實上所不許。又況這書既有其特具的性質，尤無須改弦而更張。所以要想補足上述的兩點，勢非另起爐灶不可。既承諸君的厚愛，不久我當把這個爐灶築起來；它的預備工作，我老早就着手了……』現在算是把這個爐灶築起來了。全部計分如次的六卷：

第一卷，總論；第二卷，原始的公告形態和通信方法；第三卷，採訪技術和通信方法；第四卷，編輯和撰述；第五卷，經營和管理；第六卷，雜誌。

這部書的量，看來是很大的了。但就筆者所積存的材料來說，還算沒有盡量發揮；只因本頭過大，在出版上有種種困難，所以就這樣權分兩冊出書了。它日如有機會，再來建築另一種的爐灶吧。

另註：本篇多採取小山榮三氏的新聞學第一篇的第一及第五兩章和馬場秀夫氏的蘇聯新聞界的近況之說。

此页空白

第一卷 總論

第一章 報紙與現代社會

一 紀錄和批判的價值

在現代社會，是早已明白確認新聞事業的價值和新聞記者的地位了。雖然不能說『報紙是做社會內部的顯著的一事實而同別種社會事項有緊密不離的關係，無報紙便無社會，』至少，人們的心中都會生出『有社會必須有報紙』這個絕對明瞭的意識。即從彼等手裏奪去報紙，這便算使彼等成了睜眼瞎子，便算使彼等的生活喪失了緊張性；又，使彼等的市場不能振作，就是使彼等店舖的門外沒有顧客而繁榮漸漸失去，終於絕跡。影響還不止此：社會一旦失去報紙，對於罪惡、醜事乃至種種不道德的行為的制裁和預防，都算是撤除了範籬。固然，社會上的各種集團或個人，都須受特定的法令或規則的統制；爲企圖各個的社會的存立、發達起見，這雖是不可缺少的方式和手段，但光靠這是不行的。社會道德的紊亂、破壞，若是不靠社會本有的制裁力，不但難舉責罰的效果，即使那違反規則者，肯服膺一定的制裁，但到後來，若是沒有社會的制裁，便無從貫澈法定的目的；何況以現有的組織，去羅致違法者的全部，是到底難得期望呢？對於這種人的制裁，法律除把它委諸社會之外，實無辦法；而報紙在某種意義

上，不但可作犯罪或背德者的公告，那受報紙上暴露的痛苦，卻可以說數倍於鐵窗裏的痛苦；就是以報紙爲媒介的公衆的聞知，具有制止彼等社會的存在之力的緣故。要之，報紙，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國土，都要充分發揮出來的權威，就是『報告權威』，也可說是『暴露權威』。『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個報告權威，在交通、印刷一切都很幼稚的二千年前，可已經充分發揮出來，而在交通、印刷一切都發達的二千年後的今日，它的權威之大，究竟大至何種程度？那『報紙威力之雄偉堂皇，殆有非專制君主之壓力，萬靈宗教之神力，以及披靡金湯之礮火，網羅乾坤之電氣所可相提並論者矣』之說（註一），決不是誇張的話。蓋照今日的局勢而言，所謂『列國』者，已經比昔日的列國大數十百倍，而從輪轉機上滾滾地流出的若干大張的報紙，無論在量上、在質上，都非僅當得現今區區一冊小刊物的春秋所能望其項背，自不待言，即如現今的報紙經營者和記者所以常遭殺害之禍者，就某一點說，不也就是『亂臣賊子』們畏懼這種權威發揮過火，因而引起的反響嗎？

更申言之，報紙對於社會的效用，全在『紀錄』和『批判』；因此種隨時報告、隨時寫就的紀錄和批判，比諸古代史家隨時藏到『金櫃石室』的史料的功用，不知要大多少倍數。就是古代史家的史料，其效用的發生，是在後世，而今之新聞紀錄——當然是指良好而有價值的說的——的功用，除可做史料之外，更可做現時的寫照，而能將事實的真相公諸大衆，能使一切妖魔的形跡無可逃遁；除非這世界根本覆滅，真實的紀錄是永不會消失的。舉個淺近的例子：現代中國的新聞記者雖然多有遭遇野蠻軍閥的毒手者，但此種殘害紀錄，至少要比那個新聞記者開罪那個軍閥的紀錄多得多，而且那個殘害新聞記者的軍閥本身，不是不久也就消滅於無形，空留臭名、惡聲於千載之下嗎？故彼運用一時蠻威而對報紙和

記者施壓迫者，皆僅能博取一時的滿足，終於抵當不住具有公告性的紙筆的威力；而這個紙筆威力的由來——新聞記者威力的所由來——仍然是『依彼毫端腕下而爲進退者，既不知有幾千百之人民；彼之褒貶，儼同史乘，且經幾百年而不能磨滅』（註二）的緣故。

『報紙的壽命只有一天』，這是常聽說的話。這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說法。大多數的讀者，誠然都不愛惜昨日的報紙，而且任意糟蹋它。但這並非因它已無所用——失去生命——實係因爲張數太多，保存不易；並且讀者多知道有保存報紙的圖書館，也不願自保存；縱然願意保存，留備溫故知新之用，也因爲房屋狹小，無地收容；而且今天的報紙又來，更不能不看。就是讀者並沒有對昨日的報紙失去興味，實因它處處皆有，太不希奇。——代價太低。假若每家報紙，每天只印十份八份，決不再版，那末，讀者對於這種舊報，無論如何，不會隨手扔去或是幾文一斤地當廢紙賣去，叫人家包銅元或花生米。而且那報紙因爲印數極少，舊報難得，必成一種世上極珍貴的物品。這樣說來，『報紙的壽命只有一天』的觀念，是根本謬誤的。總之，報紙是不會失去生命的；縱然失去做報紙的生命，萬不會失去做史料的生命。失去生命的報紙，無非是那從大量生產的輪轉機上吐出的已經看過、無法貯藏、無暇再看的報紙的若干數量而已。這還是對於普通一般人說的，至於專門研究某種學術或事項的人，對於舊報，除非剪裁，那是不願意而且不輕易把它拋棄的。又，報館所以不賣或重印隔天報紙——甚至於像中國的報館有連自家的報紙也不存留一份——的主要原因，也是房屋狹窄、機器太少、無法再印、無地存放；並不是爲了舊報已經失去生命。

（註一）拙著應用新聞學頁二。

(註二) 同上：頁一一。

二 我國新聞界的情形如何？

然而揆諸我國新聞事業界的現狀，可是怎樣的情形？

不幸得很：在拙著應用新聞學出版後的十有三年之間，在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新聞學或報學出版後的若干年間，不但仍然找不到一個合乎新聞學原則的報紙，反而只看見社會人士對於報紙所發的責言、罵詈或公然的侮辱，甚至於把這種責言、罵詈或侮辱，映入銀幕，演上舞臺，遂致鬧出所謂『風紀問題』。那些映電影、演戲劇的，只知道侮辱一二新聞記者，不知道非難整個的報紙。講到社會人士中的有學識者——尤其是新聞界中的有學識者——所發的言論，那就範圍較廣，不會單去指責少數的新聞記者了：

『中國報紙裏面的新聞、廣告、通信、與評論，往往令人發生這樣的一種感想：中國的日報，如果移到倫敦或紐約，照樣發表他們的言論，恐怕不出一週，就要倒閉淨盡。他們的編輯人和經理人，如果不因觸犯刑律而受刑罰，也就不免要因違反民律而對私人擔負無數的損害賠償。

報紙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大的實力。握有這種實力的人……不當以其實力，去蹂躪缺乏抵抗力的私人；……不當以其實力，去助長或逢迎社會上種種妨害善良風紀的惡思想或惡習慣。中國的報紙，往往缺乏這一類的責任觀念。以下我便要申述中國報紙如何的妨害私人名譽，如何的妨害風紀。我於敍述每一事實的時候，並擬依着我的愚見，向我們的新聞記者，建議一個應該採取的正當

的態度。

中國辦報的人，往往至今還保有一個「有聞必錄」的觀念。這種觀念也許是沿自中國的御史制度。中國舊日的御史，是可以「聞風言事」的；他的言論自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由。中國辦報的人，往往對於一種足以損害他人名譽的傳聞，自己雖尙未能信爲真確，卻敢冒昧的發表出去；他們以爲只要加上「傳聞如此，未知確否」或「傳聞如此，但恐不確」一類的字樣，他們就可以對得住被損害的人了。這也是把言論自由，看作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由。要知一個人的名譽，既不因爲你加上這些字樣，就可以免除損害，那末，你的責任，亦自然不能因爲你加上了這些字樣而可免除。所以在英美及其他自由國家，這一類字樣是不能豁免報紙的責任的。就令報紙能證明該種傳聞之存在，報紙的法律責任，也是不能免除的。英美人常常說，法律只承認自由（Liberty）而不承認放肆（License）。所謂放肆，就是不負責任。我希望中國報紙，能打破傳習上不負責任的觀念，力避傳述自己不能相信而足以毀壞他人名譽的記載。

中國報紙，對於一種損害私人名譽的記載，往往於錯誤發現以後，亦不自行更正；甚或拒登被損害者請求更正之函件。這也是缺乏責任心與公道心的一種表現。

北京的報紙近來有一種極可厭惡的風氣，這就是容許他人利用他們的廣告欄，以醜詆他人。而且往往容許他人用極大號的字，在他們的社論前，登載這一類的廣告，可以完全不負法律上或道義上的責任；可以純然抱一個發財主義。欲考究這種觀念是否錯誤，便須考究報紙的記載究應由誰負責？

中國報紙，往往容許他們的通信欄，登載損害私人名譽的通信。這與濫收廣告，自然應負同等的或加等的責任。中外的報紙，雖然常在通信欄中加上「本報不負本欄文責」的字樣，可是這一類的聲明，只有政治的意義，不能有法律的意義。我希望中國的報紙，登載通信的時候，對於妨礙私人名譽一層，能保持與作社論的相等之責任心。

許多指斥新文化的人，敗壞風紀。可是就報紙的內容而言，淫穢的文字，還是見於思想陳腐的報紙爲多。譬如章臺絮語那一類的紀載，在新文化的出版物中，便已漸漸絕迹。收受娼妓廣告的，在北京的大報紙中，我彷彿也只看見一個順天時報。上海方面黑幕派人所主辦的期刊，似乎也是舊派人所主辦的。

娼妓營業，在中國誠然是法所不禁的；可是國家不得已而承認公娼，不必就應同時承認娼妓專有廣告權。在行公娼制的法國，我們又何嘗看見娼妓的廣告呢？……

中國社會的賭博心理，近年極其發達；賭博的形式，也一天增加一天。去年北京東方時報，爲推廣該報銷路起見，也曾迎合社會賭博心理，舉行了一種彩票式的有獎競爭——頭、二、三獎，都是一輛汽車。……

綜之，操報紙業的人，縱不能拒登一切獎進賭博心理的廣告（如賽馬廣告，彩票廣告之類），亦決不當有自開彩票的行爲。」（註一）

就現代新聞學的原則上說，對於這篇節錄，沒有可以反駁的地方。這不單是中國報紙的向上或墮落的問

題，實在也是中國社會的向上或墮落的問題。即報紙向上，社會自然要向上，報紙墮落，社會自然要墮落的。又，對於這篇節錄，若是加以分析的解釋或論斷，恐怕超出本題範圍。因此，僅在這裏簡單地把歐、美報紙的實狀，敘述一番，權作這篇節錄的旁注；至於詳細解釋或論斷的責任，那是要由本卷以下的各卷分擔的。

據一般新聞學家的正確的報告：在歐、美，對於都市或地方諸報的記者，社會所給與的尊敬和信用的程度，是有差異、有厚薄的。有以特定的新聞記者而關於都市或地方行政，與做弊害源泉的土劣勾結並且攬亂選舉神聖的；又有同托辣斯或大百貨公司發生曖昧關係而給與小商工業者以不正當的壓迫的；更有在日常的新聞記事上，有意或無意地使個人的私生活蒙受不利的影響，尙恬然自得而不改其非的；還有憑藉廣告上的不正手段而以擾亂公衆爲專業的。即墮落自己的品性，妨害報紙的信用，延而毒害社會的新聞記者，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界，確實也不在少數。但這只限於下流的報紙和記者，而且也多是過去的事情。在歐、美的有信譽有聲望的報紙，在記載方面，早已剔除上述的流弊，知道應以事實報告爲其當然的使命，又根據多數報紙間的協定，在社內設『正誤部』（詳見後）實行記載的訂正和損害的填補；又對於廣告，比如騙人的賣藥廣告，或誤人的土地投機廣告之類，都抱定拒登的方針（詳見『經營』之卷）。由多年經驗的結果，明白一時的營業本位的不正手段，不是永遠拉住世人信望的辦法；實在不能不用真摯著實的辦法。這種有廣告生意不做的辦法，看來似乎是很『傻』的，可是能夠博得最後的勝利。自然這個辦法通行之後，報紙漸次地見着改善；對於編輯、採訪、印刷諸人員的引用，也都要在這個方針下面定去取（註二）；社會和報紙，都早已沒有容留惡劣記者的餘地。跟着這個風氣的

成長，大學新聞科畢業生的參加新聞事業的，當然也就日見其多了。社會人士與認識這樣的社會與報紙的緊密的關係同時，也把新聞記者看作真實的職業者而歡迎之；尤其是在各處的地方報紙，那些記者們，都成了一鄉或一城的指導者而受着人人的尊敬，以及不時的委託。

我國新聞界的現狀，既略如前述，故社會一般人士對於新聞記者，每多視為危險分子，視為眼中之釘，甚至於視為蛇蝎，視為虎狼；偶然有一部分人對於新聞記者表示彼等的尊敬，但多數不是真的尊敬，而是有意利用或操縱，希圖藉報紙的宣傳以遂彼等的某種私慾而已。

『……其能補政刑之闕，濟教育之窮，增廣見聞，不啻家諭戶曉，擴充知識，無殊朝考夕稽者，厥惟日報。獨是論報於我國，亦至難矣。侈談帝典王章者，或博今而愛古；沉醉歐風美雨者，皆舍己而徇人；好持月旦之鑒衡，雖看碧成朱而不覺；豔說風流之藪澤，藉偎紅倚翠以為豪。此其宗旨不正之弊一也。唐之牛、李，固非絕無小人；宋之程、蘇，皆不失為君子。乃出報者因江河之分派，遂水火之相爭，為桀犬而吠堯，狺狺不已；助跖客以刺仲，擾擾無休。程不識不值一錢，干卿甚事；灌仲儒動罵四座，於我何加。此其暗分黨派之弊二也。完人難得，大醇或有小疵；君子持評，取長必當略短。乃出報者視為營業，恆少公心；但受暮夜之金，便曲春秋之筆；因二卵而譏荀變；假三遺以毀廉頗；肆其誣讟之談，直可謂不疑盜嫂；充其荒唐之說，不難言曾參殺人。此其受人運動之弊三也。且四方多事，固宜消息靈通；一紙遙傳，尤貴情形確實。乃出報者但抒己見，以濫人聽，或紀內蛇、外蛇，如何競爭、戰鬪；或言新鬼、故鬼，如何進退、周旋。學愧留仙，竟思志異；才殊干寶，妄欲搜神。雖非優孟衣冠，全皆假設，究屬廬山面目，罕見真傳。此其捏造謠言

之弊四也。」（註三）

這雖然是舊文章，但直到現今，不是還可適用嗎？不過此節錄中的『君子持評，取長必當略短』一句，是稍有語病的。因爲要想不曲『春秋之筆』，對於『長』『短』，都當一例評斷；故意『略短』，便成『護短』——便成『曲』——了。又報紙有黨派，不算是『弊』，那些假借黨派名義以行詐取手段，甚至於像娼妓式的行爲——前門迎新後門送舊——的，這才算是『弊』。除了這兩點——當然不能贊同這樣的驕揉造作的文體——以外，對於這篇節錄的內容，覺得也是無瑕可指的。

又有一段深刻的報評：『……顧吾見今之爲報社者矣；陽主公道，陰徇黨私；伐異袒同，高下無難易位；是丹非素，予奪豈有定評。……偏私之向背，隨勢力爲轉移……勢在則導揚；運去則醜詆。……又或放言高論，仿鄒衍之談天；稗乘無徵，從子瞻而說鬼。……非夸則妄，厥咎維均。乃曾幾何時，而旗色爲之頓黯；……鼓聲爲之不揚。是一朝菌之晦朔也；姑蟪之春秋也。日菀暮枯，其奚足怪！』（註四）——末尾幾句，是更能夠使辦報者警惕或反省的。——此文所說，在現今，不但沒有失去時效，或許更加其甚吧。

中國報學史（註五）著者戈公振君也有一段沉痛的話：

『……報紙者，表現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輿論者也。……公共意志自然發現，而輿論乃有價值而非僞造。否則報紙自報紙，國民自國民，政府自政府，固絲毫無關係也。我國報界之知此義者蓋寡。故報紙之進步甚緩，而最大原因，即爲缺乏專門人才。蓋昔之服務報界者，大半非科舉化之人物，即法政學生化之人物，抱『學以爲仕』之傳統心理，視報紙爲過渡寶筏。彼心目中只知

有政治，故不知社會之重要；只知有官，故不知國民之重要；……又因功利心熱，投機心切，至甘心爲政治機關、爲黨派利用，則亦必至之結果也。夫報紙爲公共需要而刊行，則紀載須根據國民心理，而後發達可期。今不問中央新聞與地方新聞與本埠新聞，均不離乎政治，而所論及者，又爲政治中最卑鄙而無思想學術關係之一片段，其不受社會歡迎，必矣。因是，報紙之生活愈難，遂愈不得卵翼軍人、政客之下。寢假而記者隨意下筆，便謂爲代表輿論；軍人政客利用幾家機關報，事先鼓吹，隨意作爲；便謂實行民主政治。此真滑稽之尤，又何怪報業之黯然無光，記者之生涯愈爲寥落乎？……』（註六）

又有一篇短文，也有引用到此處的價值：

『看報，這並不是祇用眼去看那麼單純的事。爲什麼要看報，要看怎樣的報，沒有怎樣的報而不得不去看時，又怎樣去看，這不都是問題嗎？

要看怎樣的報，這隨各人的旨趣，無須來談。我所要談的，是沒有怎樣的報而必須去看時的怎樣看法。

在差不多一致的自讚着「納民軌物」、「輿論威權」、「民衆喉舌」、「革命先鋒」等好頭銜的許多報紙，閱者不但不要爲這妖言所惑，而且有明白這報的背景的必要。我們知道文化的騙子，手段的毒辣，是最易使讀者麻醉着而不自覺的。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辦報的動機，和那報章表現的是什麼。假使牠的老板是某巨公，是富紳，某野心家，那麼他辦報的動機，便開展他個人的喉舌，製造利己的宣傳，吹牛拍馬，攻擊異己。

因此，在某一時期，在某種材料，我們不必注意那些特號大字，而應當細讀五號小字；有時我們不應注意那些堂皇大文，而應去推敲那些「內容不便宣佈」的殘廢消息。

許多投機取巧、專爲「廣告」、「營業」的報紙，專門登載紅紅綠綠的新聞，對於偉大的事件，沒有評判的智慧，沒有放言的勇氣，徒然以「婆偷漢」、「鷄奸」等怪把戲，迎合閱者的下意識的趣味；這便是他們藏拙取巧的法門；這便是文化騙子的絕技。

總之，世界的光怪陸離的變着，這已不是消閑的時代了。帝國主義者已經衝入腹地在吞食肺肝了；野心家、軍閥們正爲着一己的權益，作勇猛的鬪爭；民衆是在啼飢號寒，流離在道。你們的眼光——集中於報紙上的眼光——還祇在「偷漢」、「鷄奸」嗎？我覺得你們的態度，你們的眼光，有在你們自己的心靈上「更正」的必要！」（註七）

對於此文，在這裏，單說『迎合閱者下意識的趣味』這一點，確實是報紙和記者受社會輕視乃至『侮辱』的最大的原因，就是鬧出所謂『風紀問題』的原因。現在單從理論上在次項把這個問題闡述一番。

（註一）王世杰：對於中國報紙罪言的節錄；詳見現代評論一週年紀念號。

（註二）當戈公振君二次出國之前，我曾在他的寓所，同他談到國際宣傳的事情。他說：『外國報館的總編輯，真是厲害：假若你有一次錯訪新聞，他便要辭你的職』。這是真的。比如最近（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開映的美片無冕女皇（Front Page）——他曾先入會議室把『有罪』的決議投票改爲『無罪』——這也免不了受停職的處分；同時，在編輯部方面，總編輯火速派卡車出去到處搶回已經發出的報紙；及至報紙帶回，忽然在編輯室中又聽得外面的叫賣聲，各人都呈出懊喪已極的態度。這固然是

演劇，也確是含有真實性的。

(註三)呂海寰：新聞報三十週紀念序中的一段；見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冊。

(註四)墓壽祺：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中的一段。

(註五)一九二六年二月，戈公振君到西湖問我借材料，並把此書的油印底稿交我閱看。我匆忙地看了半天半夜，即將大體上的應行修正或增補之處，分條寫出，夾入稿中。次日送到他的旅寓，付給茶房而去。他匆忙地返滬之後，來信說：『……歸後檢書，得指示若干條，當逐條修正……』。出版之後，果照他信所說。只是那時我看得太匆忙了，所以忘記同他說中國報業史應改為中國報業史的事情；因此書內容，純以中國報業為對象之故。但除書名不妥當和少有說明報業形成之社會的背景，以及書中所敘一些堆積的事項還多缺漏之外，此書在貧乏的中國出版界，實不失為一部可讀的書。蓋著者為此書實費去不少功夫，決非『率爾操觚』之作。

(註六)中國報學史頁三八二——八三。

(註七)魯一：給看報者；出處未詳。

三 報紙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關於報紙應否『迎合閱者下意識的趣味』的問題，即現今新聞學界盛唱的『新聞道德』，或『新聞倫理』，或『報格』的問題。在美國報界或出版界，如今已製出所謂道德規律（註一）了。但在美國新聞學界，最先公開地研究此事的，就是堪撒司（Kansas）州立大學新聞科索爾普教授（Prof. M. Solp）。此事已在應用新聞學上介紹過（註二）；但太簡單，特在這裏補述一番；雖然是隔了二十年的舊事，但它

的光輝，至今——或者可說是永久——是不會消失的；特別是對於中國目前的新聞界。

當時（一九一五）索爾普教授，發了幾千封信，徵求對於『社會要求怎樣的報紙？』『為改善今後

的報紙起見，報紙應對社會怎樣的需要去致力？』『關於新聞記事的低級，社會和報紙兩方究竟何方擔負責任？』等等問題的意見。就許多的答案歸納起來看，對於『報紙鑑於它的真正的使命，僅適應社會的需要，萬難期望它的改善或發達，寧可以說，因時候，在不問社會的需要與否，都須提供那認為必要的東西』這一點，在大體上是沒有異議的。比如內中有一位說：『現在一位分報紙趣味的低級，其責不在公衆，而全在報紙；若是說「以適應社會需要為報紙應盡的職分，而因為社會的一部分還是崇尚低級，報紙不得不適應它，滿載低級記事，以滿足社會的需要，所以報紙的低級，其責不在報紙而在公衆，』這是有悖於報紙的使命，難期望它的改善或發達的。』的確：『真理不滅；公道自在；好善惡惡，人之恆情。』（註二）據在美國的報紙經營者和記者之所說，一般公衆的趣味是與報紙同一步驟地向上發展的。像那些在家庭內部不忍高聲朗誦的卑猥記事，有暗示或教唆犯罪方法之虞的記事，或是對公衆有害無益的廣告——尤其是用記事形式混到記事中間的廣告（註三）——之類，都漸為世人所嫌惡。而在報紙經營者方面，因查看出這一點，所以也次第改善從來的方針；並且始而發起『新聞倫理運動』，終於規定出所謂新聞道德律來。這樣看來，美國報紙的低調，其責任誠有如某氏所說：是報紙應擔負責任的，——至少是應首先擔負的。

再看我國，可是怎樣情形？魯一君之說，不也算是『掛一漏萬』嗎？但就我國社會的實際上看，這個事情的責任，也是應由報紙和社會雙方分負的。報紙『實為社會之縮小畫圖，活動寫真。使人讀之，自能了然於社會生活之情狀，世界潮流之轉移』（註四），這確實是永久不能改動的定論。在大都市——比如上海——的本埠新聞裏，強姦、詐騙、搶劫、綁票、暗殺、自殺、情死、賭窟等等的記事，這都是

少不了的；因為社會如此，無可奈何。只是過分的鋪張的筆調，以及過分的、甚或完全出於臆測——絕非記者親眼看見——的形容詞，是不應該使用的——尤其不應該把這樣的鋪張和形容用到和公衆無關係的個人私生活的暴露上；爲了這些過分的鋪張或過分的形容，是會引起不良的影響，妨礙個人和公衆的安寧的。又，這種都市生活的暗黑面，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任何都市的暗黑面的另一面，是有光明的。可惜我們的記者——報人——們，那專司社會新聞的，只注意到這種暗黑面，其餘的『一般記者』（註五），也只是『重視軍人政客權利之爭，而社會生活及學問藝術，絕不措意』。（註六）真的：單就學問藝術而言，我們每天看報，假若不看廣告欄的出版廣告，便很難在報紙上看到出版的事情；縱然有一點出版的消息，也只是列入『市聲』，——竟把出版物視同尋常的商品。講到學人的生活或行縱、研究成功之類，在外國的報紙上都看得重，但在我們的報人看來，決沒有『要人』的生活或行縱或政績——『新猷』——有興味。又，這裏所說的社會生活，是指與公衆有關係的衣、食、住、行乃至疾病、災害等事說的；這些材料，若是蒐集起來，當然更多於出版了。但在我們的報紙上卻占極少的部分，而且都登在極不重要的地方。——在歐、美——特別是美國——，據說有人在街路上遇着火警或別種突發的事變，常不先去報告警察，而去報告報館；因爲報告給報館之後，報館自然更迅速地把這個事變傳布出去，會比那人報告警察更其有效；或是由報館自行設法救助。但在我國可是怎樣的？豈僅火警或突發的事變報告報館不會發生效力而已？

『南市收容所湖北難民千餘人，昨推代表……十餘人，特來本報請願，代向當局設法改良待遇。該代表等稱：收容所內湖北難民千餘人，每日兩餐：第一餐在上午十一時；第二餐在下午四

時；米飯半生半熟，蔬菜發臭；所發寒衣，盡係破布敗絮。食不下咽，衣不蔽體；有發怨言者，輒爲××團員惡聲辱罵，謂爾等在家吃什麼？穿什麼？甚且有以槍枝痛擊；有一代表臂被擊傷。且有攜帶生飯臭菜一包，陳向記者作證；並謂千餘難民中，無日無死亡；自到滬至今，已死百餘人。××一家五口，已死去其三。記者聞代表述畢，爲之酸鼻。乃告以可至九江路外灘賑災會請願。該代表答稱：報紙爲人民喉舌，故不得不先請將難民等所受之非人的待遇，昭告天下，以促有心人垂憐云。』

這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報上的本埠新聞。這個新聞，可說是公衆——還不是多麼有教育的人——對於報紙的認識，以及報人的不認識自己的地位的明證。假若該代表沒有『報紙爲……』的幾句申請，或許登不出這個新聞，因爲已經給他們指出『九江路外灘賑災會』了。×報的記者除了登出這個新聞之外，恐怕不會再有『代向當局設法』的舉動。又，這是『來本報請願』的，若是在別處遇着了『一般記者』，這個新聞的登的可能性，恐怕就更少了；因爲這些在死亡線上的難民，是萬萬『招待』不起的。——我們的報紙經營者，若是注意到這種公衆的心理，即以這爲方針去幹，不去迎合一部分的低級趣味的讀者的嗜好，再在廣告上使出同樣的努力，剔去一切惡劣的欺騙的廣告，恐怕銷數是會蒸蒸日上的。

『在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兩重勢力之下，不知犧牲了多少民族復興運動的戰士。然而那些無名的英雄，總是寂然無聞。反之，一個電影女演員的自殺，竟轟動了全社會；電訊串聯，絡繹不絕；躬臨執紳，門庭如市。這種畸形現象之所以產生，一方面固然由於我們民族文化水平的低下，興夫集團意識的缺乏，而社會新聞的鋪張揚厲，亦屬各有難辭。』（註七）

這是一位實際新聞家說的；這也是從體驗中得來的觀察。只是『由於我們民族文化水平的低下』一語，我們不敢贊同。這在前段已經申明了。

又有一個新聞家在給××報寫的祝詞中，說它『只爲反映社會一部分之現象』（註八）。這也是一句從經驗中得來的話。的確在中國今日的報紙上所看見社會形相，僅其『一部分』而已；另外還有很多『部分』，都不能在報上看見。——一天，有個外勤記者特來訪我，曾問到中國報紙和社會關係的問題，我同他說中國報紙的進步，是同社會的進步爲反比，就是說在社會上早已有了許多進步，而在中國的報紙上都看不見，反而會在東京的報紙上看見；並且給他舉出幾個實例。單就我個人說，每天接觸住視線的報紙，有一大半都不是願意看的，——這並不是指個人的特殊嗜好說的，——而願意看的，卻都沒有，——這也不是指被檢查刪除的說的。這樣看來，報紙的不進步或墮落，要想把責任推給社會公衆，至少做社會人的我，是要反對的；換言之，我個人是不負其責的。除我之外，爲了這種報紙，寫出文章叫苦的，更不可勝舉了。又，一九二四年元旦上海時事新報在社論欄發表它徵求讀者對它的意見的統計：最愛讀『學燈』的，占應徵總數十分之七；而愛看低級趣味的『青光』的，只占『總數之半』。這也可作一般讀者情願向上，不情願向下的證據吧。

更申言之，要想在中國的報紙上窺見中國社會的動靜各種形態，都是不盡可能的。報紙既然不盡是社會的反映或縮圖，所以報紙墮落，社會是不能完全負責的，更可怪的，就是在今日中國的報界，不知有多少新聞被那個報館有意地『封鎖』住。且不要說『那些無名的英雄，總是寂然無聞，』即如有名的哲學者如×××教授死後的消息，在××報上，便絕對不登；甚至於一世的新聞學大家威廉博士（Dr.

Williams) 死後的消息，XX報也不登。有些人的消息被『封鎖』，或許是爲那人同那報的經營者或編輯者的『主義』不同，難道像威廉博士這樣的人物的最終消息，也要『封鎖』嗎？寫到這裏，不能不聯想及報紙不進步或墮落的原因，就是說他們不把威廉博士之死，看作重大的消息，便是報紙不進步或墮落的根本原因；質實一點說，就是他們不但不肯研究新聞學，而且厭惡新聞學。這有如下的信爲證：『……尊著宜爲新聞記者所人手一編；然弟敢斷言記者中了解新聞學之重要且能自知新聞學知識不足而肯購讀者，必無幾人。閣下聞之。得勿喪氣；但此是實在情形也。』（註九）又，前邊不是已經引用過戈公振君的『報紙之進步甚緩，而最大原因，即爲缺乏專門人才』之說嗎？這換一句話，也可說是報人的文化水平低下，記事的文化水平也要低下。這原是與十餘年前新聞學還在萌芽時期的日本報界同樣的現象，我已經在應用新聞學上痛切地說過了：

『……甚至軟派所屬的訪事員，有竟拙於爲文者。以學識菲淺，眼光狹小，故其敍紀一切，自不免流於浮薄、輕佻、誇大、放誕之一途。就中如情死、慘殺、強姦、盜竊之污穢犯罪等記事，更不惜貴重之紙墨，大書特書而公表之；意志薄弱之青年男女之精神上，不覺感受許多惡影響，此日本某法學家之言也。故日本一般社會，對於軟派記者，咸抱一種恐怖觀念；非怖之，實憎之也。至報紙上之軟派記事，更爲自好之士所厭讀，而神聖的新聞記者之地位，亦因爲軟派記者之跋扈、猖獗而漸趨下落矣。』

有一段類似題外的話：（註一〇）在現代文化線上，我覺得中國同日本對比，有好多事情至少都要落後一、二十年，即如簡字——日本稱『略字』——早在十幾年前的日本文部省國語調查會查定好而且全部

公表，而且爲一般教科書和大衆性的刊物——主要是報紙——所通用了；但在中國，直到現今，才公布出寥寥三百字。但人家好的事情，我們遲一、二十年學來，雖然落後，還不難用急起直追的辦法，跑過前面。至於軟派記者和軟派記事的低落事件，本是人家的壞處而且在十多年前既已有人像這樣剝切地指摘過，而且在十多年後的今日，人家因爲報紙和報人的進步，早已革除了舊習，而我們還要仿倣，這不是同撫拾人家拋棄的垃圾一樣嗎？再申言之，對於好事，步了他人的後塵，縱然吃虧，還有補充的希望；對於壞事，也步後塵，那不是太冤枉嗎？

讀者諸君在這裏不要誤解：所謂『革除舊習』是說如今日本報紙廢除了軟性記事——社會記事，乃是拆除了軟硬的範籬，實行『綜合編輯』，不但沒有廢除軟性記事，反而要使硬性記事軟化起來；同時要使軟性記事硬化起來。前者是以惹起公衆的興味爲目的；後者是以提高軟性記事的價值爲目的。即將一種事件的採訪範圍，分劃給政治、社會兩部，而統歸『整理部』去爲統一的編輯。這樣，可以免除『兩派記事製作的方針，乃各趨極端。……將此兩性分別記述，既背記事製作的原則，又失記載之系統……』（註一二）的弊病；軟硬範籬不拆自倒；而軟性記事的價值不提自高。這個事情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拙著應用新聞學出版後一週年——由東京朝日新聞第一着手實行，到現在，早已普及到全日本的新聞界了。所以如今彼邦代表的報紙上的社會記事，已不再像昔日那樣地受輕視了。再加上新聞社編輯對於記事取舍的嚴格，以及一般記者們的互相勉勵，記者地位，也顯著地增高起來。

關於『綜合編輯和記事製作等事，都須讓諸後卷。單說社會記事，確實是社會的反映。萬不能說因爲多登社會記事，社會就要不安，少登社會記事，社會便會太平；主要的是在據事直書，不用鋪張的筆

調，和『過分的形容』，尤其不可『完全出於臆測』。在這裏，不厭求詳地再引個我們的世界新聞社的紐約通信作例子：

『警務長摩爾隆尼氏近在婦女民治協會演說，謂紐約罪案之多，與報紙宣傳不無關係。據彼之經驗：報紙每記載一種「非常罪惡」之詳情，則此項罪惡往往有一度或一度以上之復演；反之，有兩件詐欺取財案，其手段極為巧妙，報紙未查明詳載，則永未復演。可見報紙揭載任何罪惡之新聞，應加慎重云。對此，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評之云：「依摩氏之理論，充量言之，報紙不載罪惡新聞，則罪惡即可絕跡。夫摩氏之職務有時被報紙之宣布所阻礙，自無可疑；特報紙以宣布為天職，正如摩氏以捕罪人為天職，自不能有所聞而不錄。惟罪惡之增加，報紙非全無過咎；是因一部分專以驚動人心為事之報紙，利用罪犯，紀載所謂犯人之「自述」及「坦白之供認」，因此養成其他不良之徒之誇大好勝心理，致社會間惡風日煽。苟非此者，警長之棘手或可較少耳。』這種評語，是很公平的。報紙上所公布的壞事，固然可以使人受暗示而學壞；同時，報紙上所公布的好事，又何嘗不會使人受暗示而學好呢？不過寫出或壞或好而且謹慎的記事，這一點，說着容易，做着實難；因為從事此道的報人，非積有相當的學問上、技術上的修養不可。即如日本報界最先『革除舊習』的東京朝日新聞，假若不是有新聞學專家們的懇切的指導，乃至新聞學術、新聞知識的普遍化，恐怕是難以見功的。

這樣看來，對於中國報紙的『迎合閱者下意識的趣味』的問題，是有解決辦法的。這是真正的——決不是冒充的——新聞學專家的責任；報紙文化水平提高之後，一般社會的文化水平自然是會提高的。

當然一般教育家們也須積極地來擔負提高文化水平的責任。又，提高新聞記者待遇並規定社會優待新聞記者的辦法，也是不用說的要事；但空言提高或優待，是無效的。報人學力提高之後，報紙自然會日益發達起來，報人的待遇自然是會提高的。

要之，報紙對於現代社會的需要，是毫無問題的。而對於學問藝術的研究，報紙更為萬不可少的東西。威廉博士曾說：『在現時代中，有三大勢力。此三大勢力即指商業、科學、報業而言：科學之能力使相處鴻遠的人類，如在咫尺，使九洲成為一家；商業之能力，能使各地之出產流通；報業則能使世界人類的思想互相交換……』（註一二）。這一段話，仔細看來，雖然還有討論的餘地，但在大體上是可首肯的。我們的報人們，應覺悟到這個被賦與的可貴的使命。『世界各國報紙前途之遠大，及報紙在國民生活與命運中所占之勢力，孰有逾於中國報紙者乎？中國四萬萬人民，必有盡能識字讀書之一日。余知此日不久將屆。言念及此，中國報紙將來之勢力，自無待言。當此日已至或將至之際，中國報界將展其鼓鑄輿論、啓迪人民之大責任；易言之，即中國國民將來之特質，將賴報紙鑄成之也。既如是，則中國報紙現所發展之性質，極關重要。查中國報紙發展極速之期，在由帝制至共和之過渡時代。當此時代，政局不定，人心浮動，而中國報紙論調穩健，旗幟鮮明，可謂善矣。中國報紙之勢力，將來自愈見增加。報紙將何以利用此勢力乎？中國識字者較他國為少，故文字勢力，較他國為大。上海報紙輒為內地人士所傳誦，故其言論勢力，不僅限於上海，且及於中國一大部分。然則上海報紙紀事之準確，發言之正當，自當為上海報界所慎重，以維持其已有之程度也。他日中國教育普及，報紙銷數以千萬計時，余知中國報紙，不致有不善用其勢力之慮；蓋中國報紙之發展，雖多少與西方報紙相同，然無西方一部分報

紙故意危言駭人，聽聞之痕跡；西方報界所常經遇之一「黃新聞」(Yellow Journalism)階級，中國報紙殆可避免之歟？果爾，固中國報紙之大勝利也。』這是路透電報有限公司 (The Reuter Telegraph Co. Ltd.) 遠東總經理唐納 (W. Turner) 君早年 (一九二一) 宴請上海華字各報記者時的致詞。關於路透電社以及唐納君的事情，自當別論；但唐納君的這一番十二分地期望中國報紙的話，在當時，似被看作隨便的應酬，否則所謂『黃新聞』階級，怎會在唐納君說話不久就開始現出，以後便一天猖狂一天，直至今日呢？總之，我們的新聞事業者——包括報紙經營者和記者——是應澈底了悟這個時代賦與我們的可尊貴的使命的。

(註一) 有蔣蔭恩君一篇較詳的介紹，在報學季刊第三期，可參看。又在本卷或後卷各章，還要隨時隨處，述說這事；也可說這事是本書的一個骨幹。

(註二) 挖著應用新聞學頁六。

(註三) 此種記事廣告，現方開始出現於中國的報紙——尤其是醫藥衛生一類的專刊——上，很能够貽誤公衆，當在後卷中，詳述其弊。

(註四) 挖著應用新聞學頁七。

(註五)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二二二一。

(註六) 同上。

(註七) 薛農山：社會新聞與社會教育文中的一段；見報學季刊第三期。

(註八) 張李鷺：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中的文句；見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冊。

(註九) 一個報館總編輯給我的信中的一段。我相信或許也是『實在情形』；但我是否『喪氣』的。

(註一〇) 挖著應用新聞學頁一二四——一五。——此段所說的知識，今已應加修正，即今之報人應修習的知識，文學和科

學也要占主要的地位。

(註一一)同上：頁一二二五。

(註一二)在上海報界歡迎會席上演說中語，一九二七、八、二三。

※

※

※

本章意義，容有未盡之處，因便，述於次章。

第二章 新聞事業道德

一 報人威力和報紙勢力

在本章的開首，再把報人威力和報紙勢力補敍一番。報紙在社會上的威力，真是其大無比。載於報上的文字的影響，實能夠上下一世的風教，左右一國的政治；或是推進文明，動搖思想；或是引起人民的新趣味，興起國家的新事業；時而刺激住國際關係，博得外交上的勝利等等。真是任何威力也不能企及的強大的威力；這個威力是在報紙存續於社會之間永久地浸潤、瀰漫、沈潛於那些活字與活字之間的。

有稱報人爲『無冕之帝王，社會之師表』（註一）的；再卑下一點，有稱報人爲『布衣宰相』的。真的一：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正是評定報人的適切的話。與報人把臂交遊者，上至一國的元首，下至市井的販夫，大小隨意，出入自如。從前，英國的大學生，不做內閣總理，便願做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主筆。其實：泰晤士報主筆的勢力就某點言，是高出內閣總理以上的。

普法之戰，普所以勝法，固然由於它的武力，而俾斯麥（Bismarck）乃至普帝的優遇泰晤士報和路透電社的軍事記者，使爲勝利的宣傳（註二），亦大足以助長普魯士的國威。但世人只稱俾斯麥爲『鐵血宰相』；沒有稱他爲『紙筆宰相』的。日本的兒玉大將曾說清日、俄日兩戰勝利的一個原因是報紙之力；

因有報紙的主張，遂使全國一致援助出征將士；那軍事通信，便很能安慰軍人的家族……的緣故。這話爲彼邦新聞家所公認。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滿清甲午的戰敗，是由於報紙的無力；因彼時報紙尙在『西人編報時代』（註三），『可說是報紙啓蒙時代。其內容多爲雜誌式的，組織極爲簡陋，消息亦不確實』（註四）的緣故。又當我們的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到上海的時候，有幾家報館，得到『旌狀』；因爲那幾家報館在革命的宣傳上具有功勞。後來，到袁政府時代，因爲畏懼輿論，故在稱帝之前，仍不怠於閱報，遂致左右利用他的心理，按天把反帝的報紙改成擁帝的報紙（註五）；袁氏爲尊重『輿論』起見，遂啓了『洪憲』的怪幕；誰知竟惹起了全國的反對，袁氏雖悔，已來不及；終於悔恨而死。這是袁氏上的內國新聞政策的當。在這以前，更有足以致袁氏致命的，就是袁在稱帝前更甚注意日本的報紙，那知當時的大隈內閣——因內閣某基礎建築在許多報紙上故有『新聞內閣』的稱號——竟也利用袁的心理，使出一個外交策略：先在大隈內閣的機關報上造了一個『中國政體應改爲帝制，而改帝制之後，非袁世凱做皇帝不可』的虛偽談話，袁氏看了那報，信以爲真。誰知帝政成立，最先警告袁氏的，卻是大隈內閣。袁氏的這一驚，恐怕比讀梁啓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天還要厲害吧。這事成了日本議會的問題時，大隈侯竟說那不是他的談話，安然卸卻責任。且不必說大隈侯的這種不誠實的新聞政策，怎樣地受了當時本國內外新聞專家們的指斥。單說這算袁氏上的外國新聞政策的當。今人多痛恨袁氏的妄爲，不知他是如此地受了內外新聞政策的矇蔽；這差不多是同只知道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不知道他的紙筆政策一樣的。然而這種事情，是已經成爲外交信史了。可是袁氏若是得閱國內的真報，同時更知道日本的政黨機關報的不可靠，『洪憲』怪劇是不致上演的。像俾斯麥和

袁世凱這樣倔強的人物，就這樣地尊重報紙，別人是不消說了。另外的事例很多，不必備舉。

這不是顯然證明出報人威力和報紙勢力超過專制帝皇之上嗎？『無冕之帝王』的稱號，照上述，不是還有點卑下嗎？

(註一)拙著應用新聞學頁一三。

(註二)參看拙著應用新聞學頁一六九——七三。

(註三)蔣國珍：中國新聞發達史頁四四。

(註四)同上：頁四五。

(註五)關於此事，戈著中國報學史中也寫有一點，可參看——頁一八六。

二 認清新聞價值

然而隨着這樣的威力或勢力，報業經營者和記者應負的社會的責任，也是很大的。說句老話：有權利，必有義務；要想尊重權利，必須尊重義務；要想真正使報紙得到善良的效果，必須先使新聞業者尊重道德。

新聞業者應遵守的道德，是一般道德呢？是特殊道德呢？就本章標題看來，似乎是有什麼叫做『新聞事業道德』的道德；其實，關係着新聞事業的道德，仍不過是一般社會道德。應以一般社會道德為基礎，以服它的指導誘掖，取捨選擇的任務。

新聞業者所需要的材料的標準——新、奇、常等等的標準——原是與道德對立的。即標準是不考慮道德的。道德的要求，完全在對各標準的選擇中。新聞業者無論逢着從怎樣的標準而怎樣地降低那個選

擇，一般社會的規律也常運行到那個選擇上。明白點說，不可爲新聞價值(News value)而蹂躪道德的要求；這時候，是受着新聞業者方面的道德的要求和一般社會之道德的要求的二重束縛的。新聞業者無論怎樣地想遵從新聞價值的要求去超越道德，也不能抑壓住那做一個社會人的彼的心中所發生的道德。缺乏這種道德感的人，是不能製作爲社會多數人所歡迎的有價值的新聞記事的。

新聞記事，不消說是文明社會的產物；但它在社會裏面，必有國家法律的規定而須受其制裁；同時更須受比國家法律更大的社會道德的制裁。反社會道德的新聞記事，要受一般社會的排斥，這便失去做報紙的價值。遵守社會道德，乃是新聞工作的最根本的條項。

但這還是指事實說的。至於虛構記事或捏造謠言；或是因廣告等營業的收入而故曲其筆；或做某種野心家的喉舌而任意妄傳。這便算完全跳出道德範圍之外了。有說新聞事業道德是另外的世界不通用的特殊道德的，這是無根據，無責任的胡說。

三 應遵守什麼道德？

(1) 瑞士新聞業總會的決議案

在歐、美，最先採用新聞事業道德法則的，是一九一〇年美國堪撒司州編輯聯合會（註一）；但這不過是在一國中的一局部所通行的事情。集團地定出這種規律的，似乎是以瑞士的新聞業總會(Vereinigung Des Schweizer Presse)在一九一四年的議決案爲嚆矢。這個議決案共分五項。

(1) 論一國元首非關歷史上必要之端者，不得登載。

(二) 論個人瑣屑之事而於羣衆無關係者，不得登載。

(三) 震人聽聞，搖人心思之事；如某人自盡、某人見殺、以及淫穢等事，不得登載。

(四) 謠傳不實、子虛烏有之事，不得登載。

(五) 為一黨鼓吹勢力，維持機關之事，不得登載。

(2) 哈定的星報信條和全美記者遵守的七條規律

以新聞家或新聞學者的個人的立場，製出新聞道德法則的，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已故美國總統、曼里昂市的星報(*The Star*)主筆哈定(W. G. Harding)所製的星報公共信條(*The Star Office Creed*)。在我國，最先介紹這個信條的，似乎是不才子(註一)；譯文除將第五條誤分作兩條和將第八條末句誤移至第九條，以及有兩三個字欠妥之外，可說沒有瑕疪：

『每一問題發生，須牢記其必有兩方面。盡取其兩方面之事實。
以忠誠之態度，探取真相。

錯誤自不能免，第力求準確。與其有半誤之記載百篇，寧有真對之記載一篇。
務適當。務公平。務寬宏。

宜表揚。無攻擊。人人有優點，切勿無謂的傷人感情。

凡報告一種政治上集會，務窮其實，以純粹之真相披露；毋就自己之好惡，有所藻飾。對付各方，宜昭一律，果有政見，可發表於社論欄。

對於宗教事件，均應出之以尊敬精神。

如可防免，切勿述人醜行或謬舉，轉使清白之婦女以及兒童心中映著一種惡念。不待人之間、先人之間而爲之。

總之，勿容有一污穢之字，或一杜撰之事，加入印版。要希望此報轉輸入任何家庭，而不致戕賊兒童之天真。』

哈定辦星報成功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有了這個公共信條吧。在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出身的棟尾松治君的近著中（註二），把第五條前兩句刪除；——至少第二句是應刪除的。假若不是有後舉的威廉博士的第七條『……見有不正義者，當即斥責……』的條文，那兩句也是不能全用的。又第八、九、十、三條，棟尾君也刪除了；我以爲這三條，除了較小地方的地方報紙——像星報，對於大都市的報紙，不很適用，但就新聞學原則上說，是可以有條件地遵守的。

哈定又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七、八兩日，參加華盛頓所開的第二回美國新聞編輯者大會，贊同該會附屬的道德研究會主任來特 (Harry T. Wright) 所草擬的、經大會通過採用的七條新聞道德規律，在二十八日晚餐會席上，爲主旨如次的演說：

『當會長朗讀道德規律的時候，回想到我在長年關係着的小都市的報社所經驗過的幾件事情。我從事新聞業，已經四十六年。起初是在十一歲的時候揀報紙的活字，後來又做種種的工作；因此，新聞社所應做的事情，都經驗過了。……

我在小小的新聞編輯室服務的時候，突然一個職工跑進來向我說：「哈定，我知道你。你不知

道我。但我是有要事請託於你而來的。」問他什麼事情，他說：「我昨天曾經同火車的車掌鬧架，被拘到警察局去了。我有上年紀的母親在害病，你的報上登出這個新聞，於你並沒有一點益處；可是我的母親要非常擔憂哩。所以請你不要登出這個新聞。」

我把這個人的訴願考慮了一番。某人同火車車掌鬭架被拘的新聞，對於星報讀者，的確沒有一點益處。所以我決定把已經排好的記事去掉。後來這人便改變生活，做了一個誠實的市民而成功了。這是我最快心的一件事情。

今日的美國報紙，是正在要求着道德規律的實行的。近來的報紙，帶起攬亂的傾向。報上很多挑撥的不德行爲的記事。這可以說是很可憾的現象。假若使我草擬新聞道德規律，也許會把除「在給社會以警戒的必要時以外，禁止一切不德事實的報告或登載，編出完全沒有警察事件的報」當作規律。

在新聞的登載中有道德規律，在抑制中也有道德規律。抑制新聞的登載，是常有的事。比如關係外交的重大事件，或是關係私人名譽、公衆利害的事，當發表時，有加以考慮或抑制的必要。」確如哈定之說，濫載不德事實的報道或誇張的警察事件的報導，是常會污漬報紙的品位的。但是抑制反社會的、反道德的一切事件，未必就算完成報紙本來的使命；同時也不算給與社會道德以良好的影響。因為那是故意遮掩社會生活的真正形姿的緣故。要想把新聞道德建築到正確的基礎上，必須公平地、冷靜地把赤裸裸的社會形姿表現出來。殺人、強盜、詐欺、瀆職、及其它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犯罪，都是在我們生活着的社會，天天發生並且是天天考究着對它的方策。報紙應該正確地把這些表示到

讀者的眼前。報導這種事情的新聞記者，原則上必須像冷靜的科學者那樣，不羼雜什麼私情，嚴肅地揮起解剖刀，去在紙面上剖析社會的形相。

一部分的新聞道德論者，往往以爲種種反社會的、反道德的事件的發生，是報紙煽動的結果。這不算是正論。要之，照報紙本來的任務來說，是不應隨意抹煞反社會的、反道德的報導的。有善必有惡，有惡必有善。社會是常在這個善惡對立中繼續進行的。社會道德的最高目標，是從社會滅絕這個惡。而報紙必須由其本來的使命，在這個目標下暴露一切的社會惡，督促對於它的公衆全體的協力和反省。

但對於犯罪，單靠事實的調查和報導，是不夠的；必須進而調查犯罪的原因和動機——即家庭的狀態、遺傳的有無、學校教育的經過、以及它的社會的環境等。結果，定會發見那個犯罪的原因是與社會的缺陷，或病的遺傳等問題有着密切關連的事實。

雖然，對於上述事件的報導，也須有一定的制限。比如世間常有的家庭私行的暴露，可說是單能迎合低級讀者的趣味的有害社會道德的報導；又如一職工同火車車長鬧架被拘的新聞，確實於讀者沒有一點益處。

報紙切不可把這樣的報導制限，委諸法律，必須自行檢閱記事的好壞，而考慮關於它的社會的、道德的影響，報紙的品位與社會的責任的如何，完全是由這個取捨標準的如何而決定的。

但在這裏成爲問題的，就是所謂好壞即善惡，果以什麼做標準呢？好壞或善惡這種道德觀念，都常是隨着時代變遷的。而在思想界、物界質的變遷十分急激的現代的報紙上，尤其要反映出雜多的社會形相。在另一方面，對於所載記事之社會的批判，也是在不斷地動搖着。在這其間，究應以怎樣的道德標

準去捕捉題材呢？這是新聞道德問題解決的關鍵。

在這裏，再把全美報紙奉行的七條新聞道德規律，介紹出來：

『報紙本來的職能，就是把人類的所做、所感、所想的事情傳達於人類。因此，新聞記者除知識和經驗之外，更須具備廣汎的理解力、觀察力、推想力。新聞記者的責任，可說是同對於公衆的教師一樣的。』

爲給美國的報紙造成健全的習慣和正當的抱負起見，制定如左的規律：

第一，責任：報紙在關於公衆福利以外，不受任何制限。報紙能否美滿地服務於社會，全在乎新聞業者有無道德的責任感。新聞業者若是把報紙的權力，利用到私人或別種無價值的目的上，算是背反了這個責任。

第二，言論自由：言論的自由是應當作人類最大的權力而守護它的。

第三，獨立：除忠實地維護公衆的福利之外，一切獨立自由。背反公衆福利，企圖個人利益，這是絕不與正道的新聞事業兩立的。出處不明的祕密消息，除非真有新聞價值，不應登載。把黨伐的私心用到寫社說的時候，便算冒瀆美國新聞事業的精神；用到寫記事的時候，便算破壞這個職業的根本原則。

第四，誠懇、真實、正確：對讀者誠懇，便是報紙的名譽。新聞記者須常以誠意考慮一切，專選擇真實、正確的新聞記事。又，標題也須與記事內容相符合。

第五，公平：事實的報導與意見的發表有截然的區別：事實的報導，不許附加任何意見，更

不可爲好惡的感情所拘囚；但署名記事及其它特別記事，不在此限。

第六，公道：報紙不可公表與他人名譽或德性有關係的尙未經當事者辯明的記事。

報紙除非是公衆所要求的真確事實（非好奇心），不可侵犯個人權利和感情。

迅速並且完全地訂正關於事實或意見的重大錯誤，是報紙的特權，同時是義務。

第七，慎重：委細的犯罪或背德一類的描寫，是會使社會發生惡影響的。』

就大體上說，這個道德規律，是想補正現代報紙的缺陷，以完成圖公衆福利，給社會服務的目的。在另一方面，可以窺見做現代報紙的感覺主義或黃色報主義是怎樣地懊惱着新聞業者，事實上，他們是正在理想和營利之間煩悶着。他們是希望報紙的向上的。這無論如何，總算是報業的可尊貴的自覺和努力。（註三）

（註一）申報常識欄所載，一九二三、一二、一七。

（註二）棟尾松治：新聞學概論頁三三七——三八。

（註三）本項道德部分，多採據下村宏：新聞與社會倫理之說，見綜合（*Journalism*）講座第十一卷。

（3）哈斯特報的記者信條

做四十多個報紙領袖的哈斯特，自定有一種質實的信條：

（一）製作爲公衆所信賴的正確的報紙。

（二）常拿自己的報同別家的報比較，研究是誰正確。

（三）革除常帶回不正確的記事的記者。褒賞常帶回正確的記事的記者。

(四)不可默許過於誇大的記事。須知這樣的東西，原是想煽起讀者的興味，並且傷損報紙的威信。但這不是說故意避免記事的誇張，極平凡地去記述事實的意味。把記事興味化，全靠記者的手腕；而這個技能優秀的記者，是大可賞識的。

(五)報紙是爲最善良的讀者製作的。讀者的許多，都是比記者所想更善良、更理知的人。

(六)須製作編製整齊，材料豐富的報紙；因此，須把新聞記事弄簡明，或是加以適當的短縮。

(七)記事常須公平。寫記事的時候，不可帶黨派的色彩。報紙是爲一切公民而製作的。

(八)須在當日採集的新聞記事中，選擇最優秀的，使成其日的標準。這是給其目的報紙以生命，同時附加特色的事情。

(九)不要使用卑猥、低級的語句。雖是含有最大刺激的新聞，沒有這種語句，也是能夠充分有趣地、有效地記述的。

(十)殺人、醜聞、離婚、犯罪等等不快的語句，除非萬不得已，不要使用。但在犯罪的裏面含有祕密、羅曼斯或是戲劇的要素時，須儘量描述它。

(十一)爲讀者謀便利起見，報紙的製作，必須懇切而富於興味。在新聞記事中插入主觀的不平或罵詈的語句，最須慎重。遵守這個規律之後，在做不正暴露的新聞記事時，保證它的效力可以增加數倍。

這個信條的第十條，可稱哈斯特系報紙的本色；但只要能夠嚴守另外的十個條，這個第十條的黃色流弊，也是能夠免除的。

THE JOURNALIST'S CREED

I believe in the profession of journalism.

I believe that the public journal is a public trust; that all connected with it are, to the full measure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rustees for the public; that acceptance of lesser service than the public service is betrayal of this trust.

I believe that clear thinking and clear statement accuracy and fairness, are fundamental to good journalism.

I believe that a journalist should write only what he holds in his heart to be true.

I believe that suppression of the news, for any consideration other than the welfare of society, is indefensible.

I believe that no one should write as a journalist what he would not say as a gentleman; that bribery of one's own pocket-book is as much to be avoided as bribery by the pocketbook of another; that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may not be escaped by pleading another's instructions or another's dividends.

I believe that advertising, news and editorial columns should alike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readers; that a single standard of helpful truth and cleanliness should prevail for all; that the supreme test of good journalism is the measure of its public service.

I believe that the journalism which succeeds best—and best deserves success—fears God and honors man; is stoutly independent, unmoved by pride of opinion or greed of power, constructive, tolerant but never careless, self-controlled, patient, always respectful of its readers but always unafraid; is quickly indignant at injustice; is unswayed by the appeal of privilege or the clamor of the mob; seeks to give every man a chance and, as far as law and honest wage and recognition of human brotherhood can make it so, an equal chance; is profoundly patriotic while sincerel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good will and cementing world-comradeship; is a journalism of humanity, of and for today's world.

Walter Williams -

Dean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威廉博士信條

已故米梭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製有新聞業者信條（*The Journalist's Creed*）八條。這個信條，雖然經威廉（William Gropper）博士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親自帶到中國，但它的最先的傳布，是國

聞社從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

上轉譯的。譯文竟把最重要的頭一條漏掉。

後來雖有某君的全譯，但譯文嫌生硬些。至於初譯漏掉第一條的原因，也許是由於中國的新聞記者對於職業的忽視吧。在這裏，根據原文和原譯並參酌棟尾松治(註一)和關一雄(註二)兩君的粗譯重記出來：

『余信新聞業是專門的職業。』

余信公共的報紙是公共的信託機關；關係着它的一切人，都是有重大責任的公共機關的保管者；那不能收得社會服務的成效的報紙，算是背叛這個信託機關。

余信明快的思想，明快的記載，以及正確與公平，均為良好的新聞事業的根本要素。



是衷心信爲真確的事實。

余信除關於社會安寧、福祉以外，任何新聞記事，都是不應該抑止的。

余信凡君子所不上口的事情，新聞記者也不當落筆；自己手册中所記的賄賂，當視如他人手册中所記的賄賂，都是應舍去的；又，個人的責任，不是可以憑藉由於他人的命或他人的分配之說所能規避的。

余信凡廣告、新聞、評論各欄，都須努力增進讀者最善的利益；務必處處皆以真實和純潔爲唯一標準；良好新聞業的最高歷練，就是爲公衆服務的程度。

余信最成功的新聞業——值得最成功的新聞業——須畏天敬人，不爲意見或權力所打動，澈底保持獨立的態度；並且是建設的，寬恕的而嚴正的，自制的，忍耐的；常尊重其讀者，但也不怕讀者；對於不正義，立刻憤激；不爲權利的誘惑或衆愚的鼓噪所左右；對於無論何人，必求與以相等的機會；在法律、友愛和人羣觀念的範圍內，求人人可得的均等的機會；與力求增進國際間的善誼，聯結世界的友情同時，務須認真愛國；這是基於現世的人類愛的新聞業。』

威廉博士的信條，也是同前舉各種規律一樣，我們雖不能無條件地接受，但就大體上說，是可以當一種標準的。又，這信條都譯爲『新聞記者信條』，我覺得還是譯爲『新聞業者信條』，較爲妥當。

(註一)美國新聞業之研究卷頭。

(註二)新聞之研究：頁二〇九——二。

(5) 格拉斯的五項要義

美國新聞家格拉斯(Frank P. Glass)君所說的新聞記者應具的五項要義，也可說是把特別適合於中國新聞界的事情，坦白地吐出了。

『(一)新聞記者，須先得有良好的教育。此並非指高等教育而言，即中學畢業後，苟能用功自修，增進學問，亦可造就良好新聞記者。

(二)新聞記者，應當尊重道德，所謂德本才末是也。凡操新聞記者業者，必須尊道德爲根據，然後加以最高之才智，斯可有爲；否則欲新聞事業之發展，則未敢必也。

(三)新聞記者對於新聞，應當具有極濃厚的興味；如有教育，有道德，而缺乏新聞的興味，亦不能成一良好的新聞記者。若記者對於新聞有濃厚的興味，方可辨別新聞之良窳。此種技能，實爲新聞記者之要點。大凡學識既佳，道德亦厚，對於新聞之技能，亦極高尚，而終不能成一名記者，即是缺乏興味，而因之怠惰也。

(四)新聞記者，須具有良好的態度。對於社會上種種之交際，必須使人起敬而仰之；且可使一般之心理願以詳確之新聞供獻之。斯可爲良好之記者。

(五)新聞記者，須富有自重心，有時新聞不能發表，即不能強爲發表。我在美時，曾見有因新聞而涉訟公堂。欲查明此種消息之來源，而記者因受人之約，不能宣布，寧受藐視公堂之罪，而不願犧牲其個人之約。斯即堅固個人之信仰心，維持本身之道德故也。』(註一)

(註一)在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演辭，一九二一、一二、二十五。

四 正確第一

從以上所列舉的格言或名論歸納起來，我們不能不想到在現今美國新聞倫理運動裏面成了最重要、最中心的『正確第一』(Accuracy first) 或『常常正確』(Always accurate) 的兩句標語上。不單在記事上要這樣辦，在廣告上也要這樣辦。就是把『正確』作為新聞業者應遵守的唯一無二的金科玉律了。關於此事的詳情，讓給後卷。在這裏，單把『正確』的意義，以及它同新聞業的關係述說一番。

威廉博士曾說：『孫中山先生手創三民主義……做一個新聞記者，亦應具有三種主義，茲分別言之：第一，吾人應以「正確」為主義。正確二字，為辦報之根本原則。苟有報而無正確之報告，不如其無。惟欲事之正確，非易言者，必其人具有相當之教育，然後能將正確新聞貢獻於社會。日下各國，都未能得到他國之正確新聞，致對於他國時有不良之影響發生。美國某報之編輯室中，懸有警惕之格言，其中有云：「探聽是否正確，然後進行，」即此意也。』(註一)的確，正確在新聞事業者的應遵守的主義中，是應該列作第一的。而威廉博士以教育為到達正確的路徑，雖然他是『三句話不離本行』，畢竟是從觀察和經驗中得到的話，——這是與筆者在前章所提出的報紙根本改善辦法是一樣的。

威廉博士又說新聞記者應遵守的第二種主義是同情。若是將一事作正確的報告，而無同情寓於其中，則對社會、國家，均將發生不良之影響。所以凡為新聞記者，須先具有同情或體諒的精神。下筆時，再加以『良心可否』的自問，然後可以寫出優美的新聞(註二)。

真的：所謂『報告權威』或『暴露權威』，都須要善用它，它才能夠充分發揮出來的。否則不但要負法律的責任，還須容受社會的制裁乃至發生『良心可否』的衷心的疑問；這樣，便不免要使新聞社經濟和信用乃至其人的『良心』，都受損失了。

春秋，所以能『使亂臣賊子懼』者，唯一原因，就是它在『褒貶』上能夠絕對注意『正確』，決不任意捏造事實。所以新聞業者如欲保持報紙的威力，不使失墜，必須牢守着『正確』或『真實』的原則。

又前舉的哈斯特的信條第十一條，也算把個中消息道破了。

一位日本社會學者兼新聞家說：『從報紙是以一般社會為顧客的商品的性質想來，若是批評失其根據，新聞是捏造的，這是會失去顧客的。寫虛偽的報紙與寫真實的報紙的競爭，是不成問題的。』（註三）這是就『商品』的見地述說『正確』與新聞事業的關係的。不能在此多說。單就『正確』這一點說，確實是與銷路有關係的。常登不正確或虛構的記事的報紙，有損於報紙的信用，前邊已經說過；這種報紙是不會有人看的。換言之，信用的大小是與報紙銷數的多少為正比；因此，完全沒有信用的報紙的銷數，有時會等於零；這樣，除靠『津貼』或不正當的收入之外，那報紙是不能存在的。我們的一位現役記者也會說：『……我認為新聞的讀者，在為了他生活的需要，不願意以有用的金錢去買新聞紙所供給他的虛偽的消息，或失卻了一件關係人類問題的消息。』（註四）

（註一）在上海演講辭中的一段，一九二七、八、二二。

（註二）同上。

（註三）井上吉次郎：*Journalism 道德論的結論*；見綜合 *Journalism* 講座第二卷。

（註四）楊半農：*新聞界風紀問題中語*；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記者座談。

五 背反社會道德的罪案

新聞業者背反社會道德的罪案，任何國家都是有的。往年，日本的新聞記者，曾經有過發僞電，登到各報上——甚至於有出號外的——藉此動搖股票市場，乘機獲得利益，因而被認為攬亂經濟界的犯罪者而被檢舉的事情。至於『虛構記事』，『捏造謠言』，以及『做某種野心家的喉舌而任意妄傳』的，更是多不可勝述。

高島米峯君，在我想看的報紙一文中，對於日本新聞記者的墮落，有一段評語：

『……聽說攻擊海軍軍人收賄，西門子公司納賄的報紙，受了西門子公司多少的黃白物，因而把攻擊弛緩了。……我們感覺到新聞記事的折扣率，是要大加低減的。西門子公司，這時候，不是爲盡力維持信用起見，講求所有的手段，企圖收買新聞記者嗎？從做天下的名士而且素有聲望的某，以千金不滿的零碎錢，賣其節操的事實想來，無修養、無信仰——尤其薪金極薄——的低級的新聞記者輩，以一個晚上的招待而曲其筆，也是應有的事。這是能破壞國民道德的紀綱，動搖國家存立的根基的。

有人說受賄是世上最通行、最普遍而難以用法律制止的事情。誠然：如今的社會，無論政治界、實業界、教育界、宗教界，每行一事，沒有不用何等形式而爲賄賂的授受的。小而至於商品贈券，也可以看做是商家給顧客的賄賂。在這種時代，攻擊海軍收賄的，或許也算不通世故；那責新聞記者爲黃白物而曲其筆的，或許也算更其不通世故。但是，想着只要出錢，不論什麼壞事或醜行，都能夠隱匿得住——錢能通神；這是很危險的思想。社會所有的罪惡，大概都是從這個思想中生出的。做天下的耳目、社會的木鐸的新聞記者，若是懷着這種思念，並且去實行它，那末，這個

人世，便常黑暗了。不僅西門子公司，如今裁判所之手，是已經觸住三井了。三井收買新聞記者的巧妙，世有定論。昨日以前，破舊的西裝一套，昂然橫行天下的青年記者，今日突然穿上時髦的美服，在狹斜的巷中恣意遊樂，那裏面是一定有什麼祕密的。

有隸屬於出版業的新聞記者；有從綢緞店討些施捨的新聞記者；有從化粧品店受取贈物的新聞記者；更有同劇場或書場、同酒館或茶店、同優伶或拳師、同滑稽家或唱小曲者，結相當的關係，而取得若干的收入的；甚至用某某新聞記者的一張名片而脅迫、而強要，無代價地穿件上衣，或是無代價地穿條褲子；米店、酒店、菜館，都只有戰戰兢兢地奉勸尊用了。萬一說個『不』字，便在報上攻擊，差不多的人物或店舖，都要攻倒哩。報紙的攻擊，是不問事實之有無，都會成了致命傷；更正辯解，都難以恢復過來。所以只要是新聞社員，無論是廣告跑街或收賬員，都會被世人害怕。以這個『害怕』爲唯一的資本而希圖不當利得的新聞記者的墮落，早已不能當真正的人看待了。

……今之新聞記者，攻擊他人受賄的，實在是竊賊罵強盜的奇觀。』（註一）

高島氏之說，或嫌過火一點，因當時的『西門子事件』而攻擊日政府當局的報紙，很多，都能夠十分發揮出報紙的機能，終於奏了顯著的功績，就是山本內閣的倒壞。不過『西門子事件』的裏面，確有記者，已被公認。又高島氏所說的當時新聞社人員對待一般社會人的辦法，也是確實的。

再引出曾著四十五年記者生活的松井柏軒君的一段文字：

『從新聞記者的不道德生出的弊習，確實是有的。例如：在出入於政黨的事務所、其它官署、公司銀行等的記者中，由那個政黨或官署，或公司銀行，每月或每年定期收受多少的祕密津貼的，

是有的。至如那時時地受招待的，固然沒有何等可責的理由，只是從政府方面，收受祕密的扶助金，爲這而曲其筆，甘作政府御用的——即所謂爲黃金而做走狗的——其心事的卑劣，德義的喪失，真是可唾棄的。

無人望的內閣，尤其是不能受報紙公然援助的內閣，爲使新聞社效忠於它起見，祕密收買該社中的若干記者使爲走狗，覲間窺隙而曲其筆；使曲者固然非是，爲金喪節而自曲者，尤其可鄙。……某官署，一爲得知新聞社的內情，一爲有所利用起見，按月給與若干記者以一定的金錢，其數目僅僅十五元乃至三十元。爲了這個區區的金錢，甘心去做一種所謂『犬』的，聞者寧不嗟然？……更有效忠於商店或戲館主人的。這也要受一定的津貼或贈品；這是記者中的某一種人所幹的事。

無論怎樣的低級記者，沒有不感覺這是不道德的。他們雖然知道這種殺害良心的祕密行爲的苦處，但實係亦有所不得已。像那偷盜者，除由於先天的特性之外，沒有不知道這偷盜是壞事的；乃是薄志弱行而不能抑制某種的欲望，因而喪失克己心，幹出犯罪行爲的緣故。那干犯道德的新聞記者，不也算是這一類嗎？

……無信用的報紙或雜誌記者，他們的不道德，真與虛偽的行商人是一樣的。去訪問少爲知名的人而求其談話帶照相登在報上，同時，還苦求若干的金錢，這是隨處可以看見的。他們的許多、實際上都是因爲沒有由社中支取一定的薪俸，所以才用這種方法弄錢的。

他們並且苦訴或強要銀行、公司、商店等的廣告，甚至有登載沒有承諾的廣告而在事後硬索廣

告費的。這雖完全是違反法律的舉動，但銀行、公司、商店等若是敢去告發，他們便要用所有的方法經事報復；因此，許多都害怕而支付了廣告費。這種廣告費，往往還是法外的高價哩！

舉個例子：某大公司曾再三拒絕某通信社的廣告代理的請求；事後強求承認，也不應允。於是某通信社立即攻訐某大公司的所謂內幕者，虛實攬和而爲誇大的通信。某大公司竟除叩頭百拜，拿出不少『謝禮』之外，又把廣告代理，託它一手包辦。這還是頗有聲望的通信社幹的；那些無名的通信社，更不要說了。

他們記者又有寫成攻訐個人私行的稿子，以不登報或發出通信的好意，去強索寫稿的報酬的。現爲警察官發見而被拘留的，不下數十名。在操觚社會，若是不根絕這種記者，實在是新聞業界的一大污辱。

若是新聞記者的道德低下而沒有羞惡廉恥之心，爲獲得金錢起見，不擇手段，這樣地弄成了風氣，其結果的可悲，真是令人戰慄不堪的。

德國以世界的強國爲敵而戰鬪着，一方面更常以金錢收買各國的新聞記者，利用報紙的勢力去攬亂敵國的內部。它到處設無線電，支持着包圍中的本國和海外中立國——甚至於敵國——通信的便宜，散布所有的報告或印刷的，——在最近以前，是從中國涉及日本；又收買新聞記者，使登出這些通信，以德國的便利，釀造敵方的不利益。……像德國這樣地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真是辛辣已極。爲了要利用他國的報紙，什麼事情，都做得出；即如曾經在日本發生的一大疑獄的『西門子

事件」的裏面，實有新聞記者，這不是早已暴露過的事嗎？

我們固然不能預想到從我們的新聞記者中生出德探；雖然，就連在紀律應最嚴格的軍人中，已經想把軍事機密，洩漏到外國而換取黃金，因此被交軍法會議的，不止一、二。若是我們新聞記者的道德頽廢起來，竟會生出做俄探、做德探、做華探、做英探的人，這有誰敢保證呢？

尤其是想利用報紙勢力的有野心的富人，收買新聞記者，任意操縱報紙，那荼毒所及，真是不可測奪的。報紙單成少數富豪階級的機關，而以多數國民的利害爲犧牲，不是極可憂懼的事情嗎？若是他們果成了富豪或權勢家的皂隸，那將怎樣？像那敢做外國人的機關而幹出非國民的事情的新聞記者，怎會有不拜倒富豪脚下之理？』（註二）

松井氏又專就記事的虛構和低級上論新聞記者的德義說：

『在鮑魚之肆的人，不知鮑魚之臭。像我這樣的久處操觚界的人，寧可以說不知其弊，不，是馴於其弊而知覺神經麻痺了。

但爲證實新聞記者德義心的低級起見，還不得不說幾句。歐洲的新聞記者，爲了嚴守社會道德，聽到的談話，若是不得對方的承認，是不把它公表的；但是日本的新聞記者，在這一點上，絕不介意；雖然是私人的談話，也要爭着登到報上。所以稍微小心的人，在新聞記者的坐席，常互守緘默；即使相語，也不過是一片的應酬閑話，絕不說出機密事項。他們對於新聞記者，心中忌之，表面上敬而遠之。

日本的政治家，他的談話被登到報紙上，事實上一有少許的不便，他可以立即把它打消

完全認那個報紙爲虛言者而滿不在乎，並且那個被認爲可卑可慚的虛言者的報紙，連片言隻語的情怒也不會發出。即如大隈侯對於中國帝政的談話之類（詳見前），便是例證。

不僅止此：日本的新聞記者，反而會完全捏造出他人的談話來……

某伯爵嗣子夫人同汽車夫情死未遂事件，報紙爭着登載，窮形盡相，無所不至。新聞記者硬要面會老伯爵，老伯爵爲了羞恥和哀傷……同老夫人病臥床上；但新聞記者仍然要去聽取談話，或是委細地記述這個可憐的老夫人的容體及其周圍的事情；不斷地去麻煩人家，幾乎晝夜都守在那裏。這實在是無同情的冷酷的行爲。這不僅是新聞記者的無見識，實在是德義心低下之所致。……爲了急於挑撥低級俗人的好奇心，遂不尊重個人的權利，可不必說，並且不顧慮這種記事對於社會風俗的影響，真足令有心人嘆惜。』（註三）

以上兩段節譯的文字，雖都是前一、二十年之作，但直到現今，恐怕還沒有失去它的時效；特別是屬於理論的部分。另外的好多事例，因避繁瑣，都省略了。

又，前邊所介紹的兩段舊文章，對於我們現今的新聞界，可有做『他山之石』用的價值嗎？

『昨××家有記者十餘索月費，×云只好問後任。』

『×××批准將每月津貼某某兩報及××通訊社費取消；但每月津貼×××報五百元。』

『今日國務會議，×××提議請求津貼×××報一萬元，通過。』

『……是日財政部大樓，賓客滿座，車馬盈門；尚有各通訊社社長及各新聞記者四五十人，守候津貼。中有一女記者；外人不知，幾疑爲索俄款之女教授……』

『某報主任素以招謠撞騙爲報界同人所攻擊。前以詐欺某總長巨款不成，反罹法網，因之亡命海外。嗣某總長下臺，某遂捲土重來；時常干謁當道，藉端斂錢。適有某系爲輿論界所攻擊，彼遂大爲效力，而卒亦能得相當之報酬；以爲竹槢之術已精，可以隨處適用。日前假運動下屆國會議員爲名，向某次長求一萬元之資助，以作籌備費用，被某次長謝絕。某因老羞成怒，遂將某次長之劣跡，盡量發揮。某次長恨之刺骨，久欲乘間報復。適彼以擴充銷路爲名，函請某總長借洋二萬元。某總長未允，某次長遂將其前日借款原函一併送交某總長，請其究辦。某總長大怒，遂語其祕書曰：「速將某報主任寫來之函交付警察廳，加以預戒！」……又某報主任近又向某國代表函借鉅款。曾經某代表將原函轉送外交部。外交部以其有傷國體，已將其補助費項撤消；并嚴厲申斥某記者一次云。』

這都是在過去不遠的我們的報紙上所看見的『專電』或通信。還有別樣的事實嗎。

『……自有私有的新聞經營的存在以來，隨着記者們取得了對社會事象有自由記載，暴露或批評的責任、地位以來，藉着所謂『新聞報導』的威力，以一種驕縱的氣概，和卑屈的自賤的心理，把自己忠實正當的心理忘卻了；反而把一切新聞存在的意義，都反作用化了。譬如，某一項關係着多數人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多數的報紙的讀者所熱心關切而急求知道的新聲，可是有的時候，記者們爲遵循那種事件的另一當局者的要請，就顧全了另一當局者的利益，將這爲報紙寶貴的消息，竟可按下不表。他得到了若干小惠，他就可以自甘背棄多數的讀者。同時，某一項是屬於私的隱祕生活，他卻可以筆下生花的、任情的描寫，作着誇張的『暴露』。凡姦情事故，寫來應是如何有聲

有色；足足以威脅別人的社會名譽和地位的事，在字裏行間，又如何的帶嚇帶詐，以遂自己或代替別人報私仇、洩憤的目的；或者又如何的要弄刀筆文章的技巧，一面裝着「仁義的」面像，一面卻預留餘地以待講條件。社會經濟恐慌深刻化了，是急景凋年的時候，市面金融週轉不靈，許多商店頻於破產的危機，來到了這種現象，正是好文章的材料。雖然不必是悲天憫人，然而這類消息，在新聞意義上，卻是有報導價值的。然而卻也有人，可以利用這機會，去進行尋覓其個人的「急景凋年」的救濟」的。又在全國政治還未達到真正鞏固統一的時候，地方軍人官吏，也每常招待都市的記者們去「他的治下」視察，希望得到載道的口碑。此外，用糯米年糕供灶神，求此神免奏天庭的事，似乎也是司空見慣的……形形色色，自己也是一個職業記者的筆者，寫到這裏，衷心希望這些都不是現有的事實；雖然人世間現在的事實，也常常將希望擊得粉碎。』（註四）

『……在外國，譬如一個少男或少女，因為偶爾的過失而觸犯了刑章，那麼，新聞記者爲着顧全一些年輕人的將來，除出十惡不赦的案件之外，在記述這個「犯罪者」的名字的時候，也一定是筆下留情地用假名來發表。可是現在再請反觀一下中國的實際：未成年的犯罪而用真名，這早已成了記事的常道；最殘酷的，是當一個未成年的少女遭遇到慘酷的不幸（例如強姦之類）的時候，我們無冠的皇帝們，好像要對這個可憐的弱者，顯示他們的權威，非特發表詳細的姓名住址，甚至要涉及她的父母親族；假使可能，還要轉輾設法覓得一紙攝影，製版公佈而後快！這種殘酷的對待弱者的事實，恕我不能用健康人的常識來揣度執筆人的心理。假使這種處理事件的態度如郁飛先生所說一般，其目的是在「威脅別人的社會名譽、地位」以遂其「帶嚇帶詐」之計，那麼，這種藉記者的

地位以遂行犯罪的事實，已經夠使真真爲新聞事業而服務的人們惡嫉而有餘了。

這種殘酷心理的表現，決不限於上述的一項。假使讀者諸君並不健忘，那麼，再請想像一下一兩年前上海某黃色報紙報導「太保阿書」伏法當日的記事！殺人、斬首、分尸，尤其是與任何姦殺事件有關係的女子的尸體，都是黃色新聞記者所最珍視的資料。中國的記者諸位當然是常常寓目外國報紙的，那麼，請問外國的報上會不會刊載這種珍奇的資料？

去年，上海在千百件慘無人道的事實裏面偶爾摘發了一件所謂人狗相交的案件，於是各報都用特大號鉛字的標題來報導這件消息；那種暴露的猥亵描寫，除出用「不堪卒視」這四個字之外，別無可以形容的方法。試問誰無家庭，誰無子女，請閉目一想你們將成年的子女們，以白紙一般的素樸的心情，好奇而熱心地誦讀這種記載時的情景！」（註五）

『……我們是否認新聞紙有殺人的可能；我們也不能肯定地說新聞紙沒有殺過人。我們時常看到報紙（不論第幾流的報紙）上詳細地載着少女私奔、或被人誘姦、強姦、寡婦偷情的新聞。姓名里居門牌，一些不肯遺漏隱藏。報販們往往拿着滿街叫喊；並且到當事人所居住的地方去叫喊。試問在吃人的舊禮教尚深入人心的現時代，一個意志薄弱的弱女子，受盡了社會親族間的鄙視奚落，能不能安然生活下去！雖然報紙上很少看見什麼人因爲報紙上揭露了她的祕密，或者誣衊了她而自殺。不過爲了她們沒有阮玲玉般的社會地位；或者不經過法院的檢驗，爲報紙的新聞採訪網所不及；或者記者先生們認爲無足輕重，不去詳細採訪罷了，誰能保證她們不毅然自殺或慢性自殺呢？

試問這些「殺人」的新聞記載，對社會有什麼利益；如其含蘊一些，簡略一些，難道減低了新聞的價值嗎？」（註六）

這些都是我們新聞界對於新聞價值的誤認或誤用的真確的憑證；因為都是有自覺的現役新聞記者的刻苦自勵的由衷之言。然而另外有沒有更甚於此的？『拆穿了說：在多數人集團的裏面，利用新聞報導的威力，來遂行嚇詐取財，發洩私忿的敗類，何嘗沒有？最使人痛心的，是正在因新女性問題而集議對付外來侮辱的時候，連續的在報上看到了同時在上海新聞界出現的恐嚇取財……的醜事！』（註七）

至如松井柏軒的『某探某探』，此事關係，範圍至大，不在這裏述說了。——但至少可以請松井君格外放心：就是這個大便宜，只有你們占，而且早已占去，我們是萬分吃虧的！

（註一）詳見日本中央公論，一九一四年五月號。

（註二）同上，一九一七年五月號。

（註三）同上。

（註四）郁飛：風紀問題小諷刺文中的一段；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記者座談。

（註五）李仲堯：何爲『記者道』文中的一段；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記者座談。

（註六）補牢：慎用輿論權威文中的一段；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記者座談。

（註七）同註五。

六 新聞記者爲什麼失節？

對於社會文化負着極大責任的新聞記者的道德，怎麼會墮落到上述的地步？

前邊的高島米峯君不是說過爲了『薪金微薄……而曲其筆，也是應有的事』嗎？對於這一層，松井

柏軒君也有一段着實的話：『……做新聞記者而自犯其德義，是何緣故？是爲麵包呵！是爲某種欲望呵！在如今的新聞記者裏面，出身於專門學校的壯年很多，他們平素十分欣羨新聞記者的地位，一旦進新聞社而做記者，恰似中國人的科舉及第一般，洋洋得意地好像真是登了龍門。雖然，其俸給的微薄，到底不能同公司銀行職員比較，更比不上公家吏員或教師。於是乎爲了麵包，不得不在俸給以外取得何等的收入。尤其是當脫離學校的羈絆，開始成了自由之身，青年的欲望像火一般地燃燒起來的時候，因爲宴饗或交遊的機會多了，遂感到放蕩的滋味；跟着這樣的生活，益發地需要獲得俸給以外的收入。這便是做了新聞記者而達到漸漸干犯德義的徑路。比較別種職業多誘惑，並且多墮落的機會，這實在是記者的職分與公家吏員、或銀行、公司職員相異的地方。所以斷定新聞記者墮落、不道德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俸給的微薄。如今懲諸先進者失敗的前例，而學校出身者的志願新聞記者的人漸少起來。這寧可以說是很好的現象；但其結果，才能之士，漸漸遠離操觚社會，勢所必然。這爲報紙着想，卻也不得不令人戰慄。所以有從根本上考慮這個問題的必要。』（註一）

聽到松井君的這種說法，不能不聯想及二十餘年前筆者的一段記者生活的實錄了。那時候，我同S埠的一家著名的報紙——得過『旌狀』的報紙——通信約定爲駐H省特約通信員。我因爲初出茅廬，走入社會，並且做的是自己所愛做的工作，所以十分用勁，幾乎每天發信，而且多是快信；都蒙登在『國內要聞』欄，而且有時登在第一條——壓住『北京特約通信』；那時在H省並沒有一個人同我競爭，我算是一個省分的唯一無二的通信員了。我自然是很高興的。但是這樣幹了好幾個月，花費全是起初從家裏帶出的川資，乃至向同鄉友人的借貸。一再地去信索薪，那報總是置之不理。後來生活真到山窮水盡

的時候了，我只得下決心準備離開那個省分，拋棄這種職務，到北京去讀書；就以這個意思給那報紙的主人——總理兼總主筆——寫了一封長信，說明萬不能再幹下去的苦衷。沒有幾天，我便接到一封很鄭重、很懇切的回信。內容是：不願叫我丟掉那個職務；先兌三十元，以後繼續接濟；並且還寫有『萬一行旌北上，仍當借重長才，以資臂助』的文句。我因為知道自己的學力太差，夠不上做『駐京記者』的資格，而到京讀書，家裏又不允供給學費，只得盼望着『繼續接濟』，留在那裏，繼續通信。可是那個『繼續接濟』，又過數月，還沒希望；在這其間的我的生活費，又不得不向朋友們張羅了。生活真到沒辦法的時候了，我只得跑到S埠去。那報紙的總理兼主筆——特別是主編『國內要聞』的編輯——對我都很客氣，唯一原因，就是我沒有發過半封不正確的通信，而且沒有半封信被他們扔到字紙簍裏。但那報確實是窮；因為要維持它的『報格』，既不肯迎合低級趣味，——那時報紙都不帶一點『黃色』，——又不願仰承權貴意旨的緣故。由那位總理兼主筆的先生的好意，代我約了三家報館，並且把那三家報館的總理或總編輯都請到一家頗堂皇的館子裏，當面介紹我做它們四家報館的公共特約通信員。議定：每月十函——口頭上說只四、五函；每家十五元；但S埠只能限定這四家，別處可以自由訂約。於是寫好書面，先支了一個月薪金；原先那報紙的總理又代我付了旅館的房飯賬，並且贈我一副騰寫版，以備油印通訊之用。這樣，我才動身返H省。我想着自己是由通信員昇到通信社長的地步了。但通信社的開辦費用？我只得暫將一張信稿，用複寫紙分抄四份；仍照老樣，要信都由快遞郵寄。結果，四家中只有新約一家，按月寄薪——由它在H省的特約派報處轉撥。其餘的三家呢？兩家窮報是不消說了，另外的一家，

本來是不窮的，但不到一個月，它便通知原介紹人，解約。它的理由是自從我去後並沒有接到我一封信。其實，這第一是我避免軍閥視線，故在信稿上改署了別一筆名，——以前在×××報上的後期通信都是所謂『署名記事』，——沒有用契約上的名字；第二也是它對於我的通信，根本不合口味；第三是它在H省全個省城每天派銷不過五七份——幾乎沒有人看——從派報處絕對不能像×報那樣地每月撥出十五元的通信費——×報由其派報處撥出的這個數目，也差不多撥完了。但以第二原因為最大，否則第一是不成問題的；講到第三，就那報在S埠的地位乃至經營方針上說，也是不在乎的。至於第二點的『口味』問題，自然不是『新聞價值』的問題，簡捷地說，是兩方立場的一新一舊的問題。其餘的三報對我通信的『口味』，都是毫無問題，僅僅是通信登在原來的報上仍是『署名記事』，而在另外的兩報上作為普通通信的差別。這樣說來，豈不是那三報的『新聞口味』（註二）根本同那一報不合嗎？是的。那末，為什麼那三報——特別是主約的第一報——要約它呢？這便又有一段的話要說了。當原來的報館主筆同我說及××報時，我本有點躊躇，後來那位主筆先生說明約它的必要，就是第一它有錢；第二是萬一發生筆禍，可以託『外人』出面援救——因為它的主人是『外人』；而照那位主筆的主要意思還是着重在後者。換言之，可說是拿它來做我的生活和災禍的保障。他沒有想到『口味』問題。世上那有這樣隨心所欲的便宜事？所以經原來的報一通知我，我便毅然應允解約，一點也是用不着猶豫的。就是我不能為錢和『外人』便把通信的立場改變——毀壞我的『新聞價值』。然而畢竟我算失去了一份靠得住的通信稿費，又失了一張生命保險單！但是一個月能夠靠得住收十五元的稿費——別的報並不是絕對不能給不過算是暫時的欠賬——在生活程度極低的H省城，也可勉強維持住房飯費；只是通信社一時開辦不

成而已。——我後來所以辭職不幹，完全爲家庭起了變化，自己感覺着這樣的年紀，必須要用一番學問上的修養功夫，尤其是感覺着新聞學和外國文等的必須修習；否則一個單純的新聞記者，縱然蒙編輯者肯把所作記事署名發表，也終於免不了肚皮的空虛。因此，我便東渡三島去。三島那時的新聞學，也僅算在萌芽時期，經我很用了一番『集納』的苦功，才算產生了一本應用新聞學；直到現在，又產生了這麼一大本的綜合新聞學。飲水思源，這不都是二十餘年前的吃了一兩年的特約通信員的苦處的賜與嗎？——單說我那時候若是失去新聞記者的節操，『賣身投靠』——那時這種機會多得很——給一個權貴，專以捏造謠言，撥弄是非爲事，而在一旦得罪了被養的主人，便賞給你一槍一刀。這是多麼不值得的死？雖然報上一定會大登特登地說某某權貴殺害新聞記者某某，並且新聞界還要『一致聲討』地去攻擊那個權貴，那已經做了槍刀下鬼的記者，也是難以當得住真正的輿論的譏評的（註三）。

所以『薪金微薄……而曲其筆，也是應有的事』和『是爲麵包呵！是爲某種欲望呵！』的說法，也只是算一面的理由，在另一面的理由，就是記者的意志薄弱，學力欠缺——尤其是缺乏純正新聞學的修養。關於這一點，雅杰君也會提出兩個理由：

『（二）個人的修養：記者涉及風紀問題的最初起點，還在本身修養不足。一旦做了記者，就目空一切；其思想行動，亦因以去掉常態。如物質生活的享受，漸漸的提高，以有限的薪金，去供無底的揮霍，怎會不涉及苟且行爲？我從未見一個不涉及風紀問題的記者連飯都弄不上嘴；倘若是真正從事於報業的。反之，一個涉及風紀問題的新聞記者，也不一定個個能腰纏萬貫。真正的報人，他一定不忘記者真正的人格。他對自己道德上的修養，也正像涉及風紀問題的一樣戒懼。他個人的

生活，決不想要怎樣的舒適，更不妨想到一個單級小學的教員，吃了易生肺病的鉛粉，還要去教導一班拖鼻涕、頑皮的小朋友，並且在另一方面，還要顧到他的家庭。

(二)外力的引誘：到現在，中國一般社會——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還沒有澈底認識記者的責任。我們曉得每件事情，他外來的引誘力常較內心想去作惡的力量大。過去政治舞臺上的把戲，有許多事實告訴我們：那批沒有上臺的政治難民，他們總得想法勾結記者，給他去大吹大擂。一些爲外力引誘的記者，今日的替人吹擂，也即是來日輕揭簾籠登臺的一個機會。所以就此忘了自己的立場，替他人去播弄是非。社會上一般聰明人好像已識透了記者的心腸，不過是「如此而已」。於是不惜用了種種卑劣的手段，來攏絡記者，以便有機會時捧捧；遇了亂子，遮蓋遮蓋；甚至在某一個時期對於自己不滿意的人物，唆使記者，淆亂聽聞。久而久之，外間社會上都已隱約聽到某記者和某要人有關，——在此時記者的本身當然已十分腐化，——索性再進一步謀兩者之間更深切的關係。於是外界更深切明瞭記者的關係，不願和記者接近，或竟不齒記者的人格，記者是更執迷不悟了。——因爲那時一切享受，是較任何時期不同了。』(註四)

對於這兩個理由，筆者根本贊同；只是雅杰君叫新聞記者想到單級小學教員的生活，這一點，我是不能贊同的。新聞記者的職務，就性質上說，是同教員——不問大小——一樣的；但就實際的工作上說，是同教員大不相同的：即後者是有規律的，前者是無規律的；又後者是少變化的，前者是多變化的——尤其是外勤記者。幹着這樣沒黑沒明的工作的新聞記者，無論如何，合理的營養食物，是必要的。『單級小學教員吃易生肺病的鉛粉』，這或許是外國所無，中國獨有的事情；這種教員生活狀況惡劣的影響，

僅能及於那『一班拖鼻涕頑皮的小朋友』，新聞記者生活狀況惡劣的影響所及，那就廣大而不可測奪了。

要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老話，也是永遠的真理；但『倉廩實』非現代新聞記者之所必需，『衣食足』實爲萬不可缺少的條件。不過就中國新聞記者的現狀說，企圖學問上的補充，或許比謀衣食更重要些；因爲記者文化水平提高之後，新聞事業自然會發達起來，那末，記者生活不提自高……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

(註一)見前。

(註二)這是我造的學名。

(註三)這種事例，舉起來很是麻煩；但逸羣有一段談話，可參看；見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記者座談。

(註四)參看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記者座談。

七 提高記者報酬的良法——使報業發達

從前述的事實看來，可知記者報酬之所以微薄，是與報業的不發達有互爲因果的關係。即如特別看重我的通信的那個報館，假若不是真窮，它的主人怎能願把特約的自社的通信稿變成普通通信社稿，而且自己情願做介紹人？而且結果它連這一份很看重的通信稿費，還是要欠？而且它的主人不久就把這報的主權轉讓給別人？

那時報業不發達的原因，決非片言隻語所能盡。最主要的原因是『少數學者志士所組織。想把學術理想，志願抱負，都在報紙上面發揮；然因陳義過高，反興一般社會心理，格格而不相入』(註一)；尤

其是像最初特約的一報，它的主人便是個純粹的學者，而且是個革命志士。他的報得到『旌狀』以後，他又在革命史上留下名字。這樣他的目的似乎就算達到了。又前邊不是說過那報『不肯迎合低級趣味』嗎？它不肯黃色化，自然是它的優點；但它顯然是把與社會『相入』的事情忽略了。至於說『它不願仰承權貴意旨』，這也確實是可尊敬的事。但不願仰承權貴意旨，便須別謀維持或發展一社經濟之法；而想謀維持或發展一社的經濟，便須設法同社會『相入』。但這個訣竅是難以同那時的一般報紙說的。所以它們的壽命都是不會久長的。當然另外還有很多事情成了那時報業不發達的原因，總而言之，辦報的人，沒有新聞學識，即雖有辦報的志願而沒有辦報的本領。舉個例證吧：我回國又到幾家報館，晤到我所熟識的人，同他們說新聞學的重要，並且託他們介紹出版。誰知他們都不注意這門學問，而且似乎覺得這是多餘的事情。不過有一位先生說報館和書館向來沒有聯絡，無法介紹，這的確也是實在情形（註二）；但這也算報紙不能與社會『相入』的一個例證吧。又有一位思想較新的先生，回我信說：『我們很慚愧；在新聞界占着一位置，竟沒有精神和才力去研究新聞學。先生積五年的研究，幾經修正，必能給我們以良好的指導，極以先觀爲快……；』雖然，他也沒有介紹出版的能力。不但他們沒有介紹出版的能力，即使想在他們報紙上登個新著完成的出版消息，也是找不着可登的地位，只好把這種與報紙本身有關的重要的學術消息塞到『本埠新聞』中了。因爲他們是這樣地不知道新聞學的重要，所以我在未習新聞學之前，還可以勉強做他們的通信職務，及至習了以後，反而幹不下去，——我到報館裏看見那種冷冷清清的樣子，實在發急得很。就這一點說，提高記者文化水平的問題，乃是集團的問題，僅少數人提高是無效的。

比較地新的報人，『竟沒有精神和才力去研究新聞學』，別的自然不必說了。新聞學對新聞界，簡直是同新聞界的對於一般社會一樣——不『相入』——可知他們對於報紙的編輯、採訪、經營、印刷等，都是持的瞎摸的方針；較聰明點的，是看人家怎樣我也怎樣。在內容既與一般社會不『相入』；在外形，又與新聞學不『相入』。所以『歐、美名記者對於我國報紙之評論，僉謂政治新聞多，而社會新聞少；外來之新聞多，而自行採集之新聞少。誠爲不刊之言』（註三）。又『某批評家言：若各通信社同日停止送稿，則各報雖不交白卷，至少必須縮成一版。此非近於滑稽之言，試觀各報新聞，十分之八雷同，編制亦無大異，閱過一報，則他報即無可閱。』（註四）所以旣如前述：『其不受社會歡迎必矣。因是，報紙之生活愈難，遂愈不得不卵翼軍人、政客之下。』

所謂一天無通信社稿，『至少必須縮成一版』，這是眞的。我親眼看見過：各報社在本埠都沒有常務外勤記者，——連一個省分一月十五元的訪薪都出不起，怎能請得起本埠常務外勤記者呢？

至關於營業、印刷等等事項的缺陷，都到後卷才能細說。

報社情形如此，報紙自然不會發達，報人待遇怎能會優呢？在這種報社的報人的生活問題，除了『旦夕暮枯』之外，就只有從『軍人、政客』的『卵翼下』飛出去，就是非把報社看作『過渡寶筏』不可！

在『軍人、政客』『卵翼下』的報人，爲什麼非飛出『卵翼』不能解決生活問題，即爲什麼非『把報社看作『過渡寶筏』不可？』松井君說：『雖是政府或政黨的機關報，但也不是非從政黨受到十二分的補助，大部分的經濟，都須報紙自力擔當。然而所謂政府、政黨的機關報者，其論文和記事都過於偏

倚，往往曲枉事實，對於反對者的攻擊，脫出軌道，甚至出於罵詈或讒謗。這不但太是低劣了報紙的品格，並且會失去對於一般人的信用；它的銷路，遠不及普通報紙，因之損失很大」（註五）。這當然是指他們的報紙說的。但我們若是借用此說，還須加以補充，就是我們的許多政黨機關報，因為有固定『津貼』，不但不注重營業，反而有拿這種『津貼』去做投機生意而置報社全部生活於不顧的；至於那以報紙爲『過渡寶筏』的，既過了『渡』，『寶筏』自然是要拋棄或賣掉的。

在報人生活既是這樣地沒有保障，不固定，報人們的目的，既是這樣地『高大』，報人們的專門知識又是這樣地低下的時候，是談不上新聞事業道德的。幸而這些人都是業已過去或業已入幕的人。而在現今新聞界，這種自覺的呼聲，不是已經喊起來了？這在前邊，說得很是詳細。所以在此處還要把松井君的一段老話——對於我們算是新話——介紹一下：

『日本的報紙……爲記者和職工們定下養老或遺族扶助等制度，使那從事者安心從事的，可有幾許？可說是極其稀有——屈不上五個指頭。

做官吏到十五年，便有所謂『恩給』；而在服官中死亡，又有遺族扶助金制。縱然完全不夠維持遺族的生計，也算有一定制度；藉此，好使薄俸的官吏，能孜孜地鞅掌他的事務，所謂廉潔奉公，弗營不正。然而就新聞記者的勢力和引誘上說，遙過於官吏，可是俸給之薄，更遠不及官吏，連一個『恩給』方法或遺族扶助制度也沒有。做新聞記者的，是多麼不安呵！

像我這樣地進新聞界以來，雖然不覺已三十餘年，但並無何等『恩給』或遺族扶助的保證……想起家無擔石之蓄，並且還有負債，以及不少妻兒時，怎能不慄慄然憂慮嗎？我同業者與我同憂之

士，不是很多嗎？做「一個擔筆的職工」，固然也是出於自願，但一稍爲想到是處在天下國家的人，誰能禁得住憫煞，笑煞！

許多的報紙不能給與其記者以相當的俸給，至少不能給與合乎那個地位和職分的適當的報酬；爲這，遂使做新聞記者的，不能排斥引誘，而忍受着良心的苛責，幹出幾多的惡行，竟至於完全麻痺了他的德性。但所以定不出使記者安心服務的方法者、主要原因是在報紙的不善經營。所以說報紙經營者，應該從根本上考慮這個事情。這是論新聞記者道德者，必不可忽略的問題。

因爲從來的報紙，在經營法上很多錯誤：第一是不注意文字的用法而不顧及印刷上需要許多手數和費用（這是指好用帶字母的漢字說的——譯者）；第二是喜做別人的機關，根本就沒有當營業去做的決心，因此不重視經濟的獨立；第三是因爲事務繁雜而用人過多，遂致實效不舉，反而加多費用；第四是編輯法沒有意匠和特色，因而銷路不廣；第五是報紙的數過多，其結果，自然報紙的發行數少；第六是受前項的影響而多無理的競爭，致使賣價不夠紙錢，廣告也過於低廉。』（註六）松井君所舉各項，今多已成過去，但在我國，還是很適用的；尤其是第一項，我們現今不是正在吵鬧着要做這種笨事嗎？

（註一）塵客君論文中語；見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之江日報。

（註二）在當時，的確，上海的報業和書業，除了登廣告之外，是沒有聯絡的——各走各的路。印刷人也何嘗不是各走各的路——新五號字新聞界用了十多年才通行到出版界，便是例證。報業兼營出版，或代理發行，乃是最近的事。

（註三）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二二一。

(註四) 同上。

(註五) 見前。

(註六) 同上。

八 罷誰制裁失節的記者？

照以上所述看來，新聞記者的失節，乃是整個的新聞界的問題，不是少數記者的問題。而在另一方面，新聞記者的不肯刻苦自勵，不知自己振拔，也是問題中的一個要點；——當然另外還有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能夠妨礙或阻止新聞業的發達的諸種事情。所以本身已經得到相當優厚的報酬而仍賣其節操的記者，也是有的；因為賣節操的代價，總比其原有報酬多得多。所以我們與希望報紙的根本改革同時，還不能不想出制裁失節的方法。

究竟應由誰來制裁報紙和記者？可是怎樣的制裁法？這更可區分爲四：第一是國家的制裁；第二是社會的制裁；第三是新聞社或全新聞界的制裁；第四是記者個人的制裁。就前述的報紙的社會的地位而言，實在可以造出『報紙權力高出一切』的口號，所以它應不受任何方面的制裁；但就新聞界——特別是中國的新聞界——的現狀說，是受着國家所定的嚴酷的法律的制裁的。這確實是對於新聞界的極大的羞辱。在報紙沒有澈底改善以前，這種羞辱是萬難免除的。換言之，要想免除這種羞辱，必須設法提高報紙的地位，增長報紙的聲價；而欲達此目的，非從興辦新聞教育着手，而漸漸使報紙歸專家管理不可。但在新聞教育若有若無的中國的目前，期望報紙歸專家管理，實在還是夢想。這自然是抵抗不住國家的法律的——只好任它來檢查、停郵、停刊、封閉、乃至槍斃！

再說社會的制裁：這是一種沒有公布條文的無形的法律。這種法律也可以說自始至終只有三個主要條項：第一條是不看；第二條是不登廣告；第三條是罷郵。另外還有搗毀、擲炸彈、暗殺等等特殊條項。在民國初年北京各種政黨機關報盛行的時候，這些報紙多半都是送閱的；但有一個報把它送給某人之後，某人便立刻在報頭大書『不看』兩字，退回該社。這就是那人厭惡那報的深刻的表示；也可以作為報紙受社會制裁的一個顯明的例證。第二條的社會的法律自然也是很厲害的。上述的那些無價值的報紙的廣告，多有長年不換的；筆者曾問其故，說是『換掉便成空白了』。然而在登廣告的一方面，當然是不出長期登載的代價的。結果，這種報的主人一踢了臺，它便立刻跟着倒灶。社會一般人士，誰肯糟蹋光陰和金錢去購讀它？第三條怎樣？比如那個善造謠言並且『收受娼妓廣告』的順天時報：當它造謠達到極點的時候，連北京的郵差都看不過去，遂發生同盟罷送的事情；後來，被蒙蔽多年的北京社會人士便一旦醒悟而不再定閱，於是一個規模相當而且很有造謠歷史地位的報紙的壽命，便算告終。這是中國報紙（順天時報不是中國報紙，因便藉作舉例）受社會嚴重制裁的事例。至於搗毀、擲炸彈、暗殺等事，這些有的或許是有政治背景，所以只能算作特殊條件。以上各種事例，舉起來，不都是舉不勝舉嗎？又據說在英、美的火車上，看低級的報紙或雜誌，一被同車客拒絕，便無辦法；即同乘者有向讀者申請抗議的權利，被拒絕的人，必須遵守命令。這是文明國社會的制裁的一種。受到這種社會制裁的報紙的恥辱，是比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的恥辱還要厲害多少倍數。因為法律的恥辱，有時是冤枉的，縱然不能昭雪，還博得社會的同情，或是留下歷史的名譽；社會的恥辱是永無昭雪期望的，當然更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同情，而在歷史上也只有遺臭永世而已。

關於第三種的制裁，既如前述，美國新聞界自定的新聞道德規律早已成通行的規律了。在日本，有一純粹報人同盟的一種組織，也是企圖新聞事業的向上的集團；同時，在實際的新聞界，它們也確實正在這一點上努力。在中國的最近，一部分有自覺的現役記者，也會公開討論『新聞界的風紀問題』；雖然沒有定出一種規律，但這種風紀運動，至某時候，是能夠變成像美國新聞界那樣的倫理運動，並且制出共同遵守的規律的。

講到第四種制裁，這便有點不十分好說了。

『……在提倡「禮、義、廉」的時候，不能寬恕「無恥」。人格、氣節等名詞，雖說是每被作爲空泛的教義，但爲尋求生活的真理并建立生存的自信，職業的貞操，還是值得讚美的！尤其是一個在職或將就職的新聞從業員，更要強化這風紀問題的貞操觀：被迫而賣淫，固可原諒；而爲洗刷這真正輿論權威的污辱，自是先從制裁賣淫者起……』（註二）。這也是一個有自覺的現役記者說的。

的確，『先須從制裁賣淫者起』。一個『如花似玉』的年輕女人，爲了本身或其周圍的物質上的需要，嫁——實是賣——給一個『老態龍鐘』的男人做『姨太』。這在她個人的物質生活上，至少是夠達到豐衣足食的目的；在另一方面更可去幹偷偷摸摸的勾當。但是在她的精神生活上，總免不了無限的痛苦吧。至於那些做娼妓的女人，苦痛更不消說了。然而世上情願嫁給富老翁做『姨太』，而不願嫁給窮青年，情願當娼而不情願做工的女人，恐怕不在少數。新聞界——包括一般的操觚界——何嘗不是這樣？不過要注意的，就是那一時的『慾望的滿足，實抵不住永久的精神的苦痛呵！做『姨太』或當娼妓的女人們，她們有幾人能夠得到美滿的後果？換言之，她們有幾人能夠免除悲慘的結局？這不都是使我

們驚惕的事情嗎？

那末怎樣是好呢？新聞記者，當然不能挨餓；尤其不能吃『易生肺病的鉛粉』，前邊已經說過。但與維持最低限度——不致影響住新聞工作的限度——的生活同時，對於那個服務的報紙，也須要有精神上的愛，即至少他或她應是那報的平素的愛讀者。這樣，縱然受窮，於心亦甘。比如我的通信員時代，××日報雖常拖欠薪金，甚至不給，但我在做特約通信員的前幾年，便是它的愛讀者，並且做了它的『義務通信員』，——報酬是一份報，——及至發生正式職務關係之後，它對於我的通信稿又是那樣地重看，以及我對於他們——主筆和總編輯——的人格的尊重等等。這都是雙方精神上見愛的證明。所以若是我不發生求學的問題，自然能够忍受苦處幹下去——假若通信社成立，我至少能長期贈送它一份。又關於這個事情，我在我愛讀切合身心生活的書（註二）一文中也寫有一點，可以參看。

然而這個制裁失節問題解決的一個重要點，畢竟還是在新聞社經濟的獨立——即新聞業的發達——上。

（註一）郁飛：風紀問題小諷刺文中的一段；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記者座談。

（註二）見第八卷第一號，青年界。

第三章 政治與報紙

一 壞的報紙和好的報紙

現代報紙在政治上發揮着很大的勢力，無須再說。報紙發揮這樣的勢力，是好？是壞？又怎樣地能夠發揮出這樣的勢力？這都是有興味的疑問。

在考察此問題時，先須明瞭的，就是『報紙』和『新聞』的概念。具備報紙體裁的東西，未必是報紙，登在報上的東西，未必都是新聞。比如廣告版，除特殊的例外，嚴格地說，不算新聞。所謂特殊的例外，比如政治家把自己所設想的有相當價值的某種政策，出廣告費，登到報上，這是可以稱做新聞的。若是這樣的登廣告者，純粹以沽名或騙錢為目的，那當然沒有新聞價值。新聞社對於此種廣告，有拒登的權利。就這一點說，對於廣告版的編輯也是在活動着多少的新聞意識的。

小說家吉卜靈（R. Kipling）寫過一段事情：他住在印度時，英國的朋友給他寄雜誌。因為那雜誌裏面的廣告很多，朋友打算節省郵費，把廣告撕掉，單寄正文。吉卜靈回他朋友信，說不要正文，單要廣告。這雖然是對當時英國雜誌文學的一種諷刺，但也可見廣告含有新聞的興味。但廣告就嚴格上說，不是新聞。

說廣告不是新聞，恐怕無人會有異議；但更進一步而說機關報不算是報，想必會有強烈的反對論。

但是政黨的機關報，商店的機關報、政府發行的官報（除蘇聯）等類，無論怎樣具備報紙的體裁，它的本質，也與純粹的報紙不同。它們越是具備報紙的體裁，讀者之罪越是加深。時而在報紙上看見所謂『記事廣告』者，是具備記事體裁的廣告文。登到普通記事下面，或是像普通記事那樣，同記事編輯到一起；我們當作記事去看，不料看到中間，才知道是廣告而生出無限的不快活。把不是記事的東西，當作記事去看，使讀者耗費無謂的時間，實在是可惜的詐欺行為。不但要憎做這種欺瞞的編輯的報紙，並且要憎用這種方法去引誘讀者的商人的心術。同時聰明的讀者對於登出這種廣告的商品，也會因憎惡的反感而生出不買的決心。

在報紙方面，有向這種東西的最後處加『（廣告）』字樣的。也許可以藉此安慰報人的良心，但使人讀到最後，才斷定爲廣告，這無論如何，也算卑怯的辦法。但只要能夠爲如此的寫法，那報紙還不算良心喪盡。講到下等報紙，多有在記事中間，加入所謂『廣告記事』，絕不說是廣告，卻是替商品做鼓吹，而收受相當的廣告費的。比較看來，還是在最後加入帶括弧的廣告字樣的，誠實些。

對於一切宣傳文，應該明白地在起首寫明『這是宣傳文』。雖有這樣的標明，也並不完全喪失它的新聞價值；有讀它的必要的人，自然會去讀；沒有讀它的必要的人，自然也不至於糟蹋功夫了。

英、美的報紙，有政黨色彩的，一點也不隱諱那個政黨的色彩；決不像中國的報紙那樣，縱然實係政黨的機關報，也偏要說『嚴正中立』或『無黨無偏』。又英、美報紙的政黨的色彩，單是從報紙方面同情於某政黨的，不是從政黨方面出錢辦報的。至於在大報、報館方面因爲比政黨富裕得多，也沒有向政黨要錢的必要。所以縱然說某報傾向某黨，也不是去做那政黨的御用，而是對那政黨保留着自己的立

場。

比如在選舉的時候，無論是屬於那一系統的報，都是每天給各政黨留出一段或兩段的地位，使它們隨意發表主張，——在此欄，各候選者輪流發表政見；這對於各黨的讀者，是有做新聞的價值的。

若是用這樣的堂堂正正的辦法，宣傳文也是會成新聞的；是恰與吉卜靈在廣告文中認出新聞價值同樣的。但報紙的全頁為廣告文所埋沒時，不算報紙；同樣地，報紙的全頁為宣傳文所埋沒時，也不算報紙。至於把宣傳文故意裝做非宣傳文而欺瞞讀者，這是很可排斥的侮辱報紙的行爲。

要之，報紙帶黨派色彩的，算報紙不算報紙，非看那個報紙的黨派色彩的程度是不容易下判斷的。但僅在社論上帶着同情於那政黨的程度，這還不失其做報紙的資格。假若那政黨的色彩染遍全紙，對於自黨的事，單寫好的一方，對於他黨的事，單寫壞的一方，即故意歪曲事實，讚美自黨，毀謗異黨，這算是虛偽的宣傳，沒有做報紙的價值。

所以要想使報紙做報紙而存在，不一定就說帶黨派的色彩是壞的。縱然帶黨派的色彩，只要那編輯者守着新聞道德而忠實地去報導，那也不至於喪失了報紙的價值。

比如說『美國著名的社會學者李勃曼（W. Lippmann），是多年來就替從前民主黨的機關報世界報寫社論文章。等到一九三一年世界報與電聞報合併成爲世界電聞報（*The World-Telegram*，歸併於共和黨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出版部出版時，曾訂立合同：李勃曼氏得以民主黨的立場，繼續寫社論文章。於是在羅斯福與胡佛競選總統時，李氏卻在其共和黨的報紙上寫民主黨的文章』（註一）。但這並不是『美國黨報最大的矛盾』（註二），實係美國報紙最大的好處。又如說美國『報紙的特色，并

不是說它們不注意政治上的事件，而是說它們對於美國兩大政黨從來都加以同等的待遇。在每次政爭或選舉時，各報均以同樣的地位，同樣的態度對待兩黨，並不左右袒。此外，最值得注意的：美國各報無論政黨機關報或非政黨的報紙，對於政治消息，多半能就客觀的事實加以敘述。而將政治主張讓社論記者來發表意見，以代表該報的根本態度。所以說到每日的政治新聞，美國報紙倒有就事敘事的態度，含色彩的記載比較不多，」（註三）這是對的；但要說這是『因為美國各報以全力注意於社會新聞方面，專心在讀者的趣味上打算盤，於是對於乾燥乏味的政治新聞，就不這麼認真了』（註四），這就有點欠妥了。

政黨色彩濃厚的地方報紙，尤應注意此點。當然在這些裏面，也有僅在社論上偏於一黨，對記事則為公平的報導的。那些報紙是能夠博取讀者相當的信用而建立穩固的經濟根基的。只是內中很多都是舞文曲筆而在做着政黨的御用的。這些報紙所以不急速沒落者，第一是在地方少有競爭的對手，第二是地方讀者的批判力，比較低下。但在都市的報紙普遍地侵入地方的現今的狀態，地方讀者的批判力，自然要漸次向上的。到那時候，蹂躪新聞道德的編輯方法，會忽然挑動讀者的反感，而使報紙走上沒落的道程。

舊式的政黨機關報，只算是一部分人的喉舌，不能代表一般大眾；因之不能得到多數的讀者。就是它們的編輯方針缺乏公正性；它們的報人不能嚴守新聞道德；換言之，它們沒有報格。現世各國的政黨機關報，恐怕沒有比蘇聯發達的。誠然是在它的國家，只有一黨，不許反對黨報紙的發行；也是他們的編輯方針至少對內具有公正性，而它們的報人也能夠保守新聞道德之所致。

要而言之，真正的報紙，就是不歪曲事實而以讀者爲本位的報紙。但無論是政治的權力，是資本的權力，在它無理地壓迫住報人時，必定要發生事實的歪曲。這樣的報紙，只算野心家或貪慾者的工具，不算是真正的報紙，——至少算是惡用了報紙的篇幅，恰與無線電進入雜音同樣。這種報紙，是要受讀者排斥的。

(註一)馮列山：美國新聞業的研究一文中語；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一號，頁六七。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註四)同上。

二 公衆是報紙永久的主人

某百貨公司電梯墜落，發生死傷的事變，在英、美的報紙上，是難以登出的。一登，那個大公司的廣告便不會再來了。又在美國，資本家們是像網一般在聯絡着。製造業者、銀行家、礦山業者，都是事業上的親屬。所以比如登出某礦山的勞動爭議，便要受銀行家的不來廣告的壓迫；因爲它們在這一點上，也是持的攻守同盟的態度。在中國的新聞界，雖沒有這樣的厲害，但類似這樣的事實，近年是已經逐漸加多了。

雖是這樣地受着資本統制的網的罩籠，但講起英、美的報紙，也不能說盡是資本家的代言者。仍然是有相當勇敢地同不正義戰，同資本家戰，而做一般大衆的代言者。即如哈斯特報團(W. R. Hearst Newspapers)的報紙，就是如此。爲什麼它們不做資本家的代言者？這是爲的讀者！

因為無讀者的報紙是再可憫沒有的。無論是有怎樣巨大資本的報紙，抓不來讀者，也是要沒落的。這種現象在英、美，更其顯明。在中國或日本，報紙銷路的擴張，全靠長期定戶或分館。所以只要資本豐富，能夠多設分館，多給回扣，廣事宣傳，無論是怎樣壞的報紙，也可以抓得幾多的讀者。但在英、美，報紙差不多完全都是擺在街頭零賣的，新聞社方面沒有零賣的餘地。讀者掏出幾個子兒，從擺列的報紙中挑出自己愛看的報紙便得。今天買泰晤士報的人，明天說不定又要買別的報。報紙是痛切地體驗到一天一天的競爭了。講到晚報，那又成了一小時一小時的競爭。因為全部都是浮動的讀者，所以各報都十分關心着要抓得新的讀者，並且使舊的讀者不要逃去。這就是他們不能蔑視讀者的理由。

把紐約世界報 (*The World*) 辦成功的畢力策 (J. Pulitzer) 曾說：報紙經濟的基礎不確立，是不能維持它的獨立性的。確立那個經濟基礎的手段，是得到多數的愛讀者。所以新聞業者不可在公眾以外找自己的主人。

美國報紙營業的收入，誠然不靠讀者，專靠廣告，但不能不儘力去抓讀者。沒有讀者的報紙，弄不來廣告；因之，沒有正當的收入；因之，報紙的獨立性不能維持：這便是畢力策的理論。照着這個方針，畢力策竟從一個小夥計，昇至報王的地位。他經營報業的方針，除替讀者——即公眾——服務以外，什麼也是沒有的。

或許有人說畢力策一流的報紙經營法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法。這是誤解。既如前述：美國報紙的讀者是完全自由的。在上電車前投銅幣去抽出報紙時，除了自己的好惡，是沒有什麼能掣住他肘的。所以這種報業資本主義的殿堂，完全是一般公衆建築起來的。

距今二十年前，在紐約經營週刊『*Independent*』的霍爾特(H. Holt)，憤慨在資本統制下的美國報紙的吸收讀者，招來廣告的經營方針，想募集五百萬金圓的基金，來辦個『清淨潔白的指導的』、『不依靠讀者、不屈從廣告主』的報紙。他說一年縱然損失十萬金圓，只要有五百萬金圓，也可繼續辦五十年。五十年後，在五百萬金圓中，可以殘留幾多，不去想它。必須懷起五十年間完全損失的覺悟。到五十年，時代必變；那時候可另想辦法。這樣，總算在五十年間把『良好』的報紙供給了美國人。

霍爾特的這個計劃，比較依報紙本身的吸引力去抓讀者的辦法，可以說更多含着『資本主義』的成分。誠然，捐助五百萬金圓的人，及以此趣旨而經營報紙的人，都沒有資本家的營利思想，但這五百萬金圓所生產的報紙，不是爲適應讀者的嗜好或要求而製作的，而是想把那金圓的捐助者與那報紙經營者的嗜好或要求強賣給大衆的。那態度是專制的，並且是資本主義的；那報紙不是大衆的，也不是讀者的，乃是五百萬金圓的資本家的。這種報紙比諸畢力策的報紙，當然後者是大衆的。

於是，關於報紙本質的一個理論成立。即報紙從表面上看來，雖然似乎是屬於甲資本家、乙財團、丙公司所有，但其實際的所有主，乃是讀者。畢力策的『新聞業者不可在公衆以外找自己的主人』的話語，便是這個意思。畢力策真算是把爲資本主義制度所遮掩的這個內面的真理完全悟到了。真的：使報紙活，使報紙死，都是讀者的自由。這個自由權在報紙發達的國家——即如報紙差不多全部是零賣的英、美——特別發揮得厲害。在這種環境之下，某報一見棄於讀者，它便沒有銷路，廣告主便不再照顧它。在中國或日本，報紙多係按年或按月訂定的，故讀者的變動是發生於每一年或每一個月；而在專靠攤賣的英、美，那變動是發生於每一天。讀者對於報紙的生殺予奪之權的行使，真是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所以報紙的主人，在最後，終歸屬於讀者。

要之，尊重做報紙真正主人的讀者的意志而製作報紙，這比諸尊重僅是報紙名義上的主人的意志而製作報紙，是超出多少倍數的合理的。又像畢力策那樣的真真聰明的報紙經營者，知道以公衆爲主人而製作報紙乃是報紙的使命，並且是自己的利益；只有那些不聰明的報社主人，光會發揮私人的權力。不知道受這個權力的損傷的，卻是自己的本身。這不是有持這種方針的報紙漸趨沒落的事實可證明嗎？照歷史所證明，人類是具有向上發展的性質的。報紙能否善用這個向上發展的性質，便是那報紙成功和失敗的關鍵。即忠實地反映出社會的報紙，算是真正的報紙，並且是最後的勝利者；因爲它在不斷地增加着讀者。所以常做公衆的後盾，乃是報紙存在的條件。

但這是指純粹地反映社會的報紙說的。在反映此社會的過程，外部的雜音混入時，報紙會失去做報紙的純粹的性質。所謂雜音，是在如何的時候進去的？那就是在把言論、記載弄歪曲的時候；是在政黨使其機關報，不顧是非，恣意宣傳的時候；是在新聞業者爲自己利益而利用報紙的時候；是在資本家利用資本勢力和廣告關係而干涉報紙的時候。但聰明的讀者，是會立即聽出這種雜音的；並且能夠很敏捷地避免閱讀雜音多的報紙。某美國人曾說：一時地欺騙一切的人是可以的；永久地欺騙某一個人是可以的；但是永久地欺騙一切的人是難能的。報紙是沒有不顧慮讀者那樣地沒落得快的。

然而適合這種理想的報紙，在現代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多半都是帶着雜音的報紙；但正在雜音的除去上努力，也是一種的傾向。沒有這種努力的報紙，是正在受着清算的。照這個傾向去看，報紙的前途，是有無限希望的。

三 『民治國』的報紙及其他

照上述，政黨機關報，只要不有意歪曲事實——不含雜音——是有做報紙的存在價值的。但在現今所謂民治國家的報紙——尤其是政黨機關報——果是處於怎樣複雜的情勢中？又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統制，是否算是對於報紙的壓迫，即是否足以妨礙住報紙的進展？這都是本章的主要題目。

關於所謂民治國家的新聞事業的形態，可借用蒲萊斯（J. Bryce）的話來說明。

『新聞事業在建設民治制度的歷史上，是很有功績的。當民治主義和君主政體及貴族政體搏戰的時候，報紙實在是民治方面之最強悍的勁旅。它把一切壓制的事實和腐敗的黑幕，都暴露出來；非難那專制的行政官吏，指摘他們自私的謬誤政策；援助愛自由的朋友們，引起民衆的覺悟。它又能包容並凝聚輿論的勢力，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仰和同情。假使沒有報紙，那人民的公意恐怕就不能這樣容易打勝政府的武力。』

但是到了後來，報紙也發生許多從前未曾遇見的困難和危險。大家已知道對民衆說話這個權力原可用之於各種目的。我們現在試舉二、三個例，作說明。

從前君主專制的政府時常創設一種政府機關報，專門傳播政府所欲發表的事實，有時且捏造利於政府的新聞。但是這種報紙也帶官廳的臭味，不能得到民衆的信任。俾斯麥於是發明一種新方法，就是暗中和那些名義上不屬於政府的報紙相聯絡，使它們發表政府所暗示的記載和論說。當時有所謂『蛇毒的機關報』實在他維持勢力的一個好機械。各國政治家學他這種手段的很多。俾斯

麥這種方法雖沒有限制報紙自由的形迹；但是『真實』的淵源，已經被他污損了。

……報紙自由這條原則是不能一律應用的。……那無限制的公開雖是自由政府的生機，但也有許多危險；好像炸藥一樣，用之於開礦鑿穴，原是很好，但亦可以作犯罪的兇器。

報紙在一方面是一個商業的機關。它賣新聞於讀者，又賣報上的空地於登廣告者。在這方面的事務是很直捷簡單的，因為純是一種買賣行為，專以金錢利益為目的。

在它一方面，報紙是一指導者、告誡者，是想造成輿論，左右公衆的動作。它對於目前事實多加以批評；對於各種政策也時常發出主張或加以反對。在這種地方，報紙是取一種為公的精神，無偏私的願望，專以公共利益為目的。這種精神或者可以鼓勵經營人或編輯人的行動。但那實際的動機也許是為私的，也許是很卑鄙的；或者是經營人自己或其朋友的事業想得政府援助的，或者是因爲別人想報紙幫助所以予它以金錢的賄賂。至於公衆一般人自然是很容易知道報紙在某種事實上所取的態度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並且在表面上報紙也總時常擺出一副愛國的架子。平常的讀者對於報紙上事實的記載是很信任的，他們很容易把這個信任的精神移到報紙所發表的各種議論上，有時雖覺得這種議論有黨派的臭味，但總當他是一種誠實的黨見。於是所謂報紙之營利的性質，如賣新聞、賣廣告地等，本都是光明正大的，卻暗暗昧昧地在論評中也有作用了。報紙的兩種性質既分別清楚，我們就可依此歷數現代政治報紙發達的程序了。

在現代各自由國中，重要的報紙總是傳達政治消息和政見的不可缺的機關。平常的日報，大概是記錄事實，或記載重要人物的言論、意見；其傳達的方法自然是很靈敏、神速的。報紙於傳達

之外，時常還加入記者自己的政見，想左右讀者的心理。這種態度，免不了黨派的色彩；假使讀者明知道它有黨派的色彩，那就可以不必計較。報紙祇要沒有隱匿事實或顛倒事實的弊竇，記者參加自己的意見原是無妨礙的；這好像一個演說家在講壇上主張本黨的政見，當然是可以的。所以我們決不希望演說家和報紙一定沒有黨派色彩。我們祇要他們勿顛倒事實，勿誣蔑反對派，有一種公平的誠意，那就很可滿意了。

報紙如果盡其所能但求事實的真確，而讓各種主張都有平等的發表機會，是非曲直一任公衆的判斷；那末，報紙真是政治上一種極純潔的珍寶了。其唯一的能事，就是表現健全的清醒的輿論。輿論雖然有時也會錯誤，但報紙已可告無罪了。這種美德，在現今的世界，原是希望不到的。在我們的世界上，祇要各黨派的報紙能夠用公平的態度報告事實和言論，公衆已經受益不淺了。並且這樣的報紙對於它自身也是有益處的；因為如果它採取這樣公平的態度，別黨的黨員就會尊重它，愛讀它了。報紙對於本黨也負有一種責任；因為本黨是靠它作言論機關的。政黨的報紙如果一味祇放肆無忌，其言論的價值自然要減損的。攻擊個人的言論更能予本黨以不利；因為這種言論很容易引起反動，反令被攻擊者得利，或使不重要的人因被攻擊而見重要。反對派所最怕的不是你報紙上無根據的誣謗，是怕你自己言行的謬誤真真切切地宣布出來。社會上真正能夠影響普遍一般人的，原是那少數的有意識者，他們的意見決不受報紙上毀譽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凡與政治有關的報紙都是政黨的機關報，都和政黨領袖有密切的關係。新聞記者往往是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人物；他發表自己的意見，執評論的權衡。但是無論如何，報

紙的地位總還是一個輿論的機關，輿論的領袖。其營利的性質自然是不免的，並且其營利的目的也或者影響到政治的主張；但這時候報紙的主要目標，總還是離不了鼓吹政治主張，和供給正確的新聞這兩面旗幟。

可是近來的報紙發生另一方面的現象了。現在的新聞紙雖然表面上都還是傳遞消息的機關，鑄造輿論的領袖，但在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純粹營利的事業，和它種商業的機關沒有分別了。「經營人」的地位已經高出於「編輯人」的地位了。編輯人自然是一個文人，也許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時常有一副主張，要靠報紙發表的。經理人則為一營業人；他雖然也許希望在政治上占一些勢力，但在他的眼中，金錢總比政見重要。編輯人及其同事也許純粹是抱「為公的」精神，其所著的議論也許純粹出於至誠的信仰；但是經理人則專以推廣銷路、招登廣告等金錢的利益為目的。假使傳遞真確消息、發表正當議論的目的（即編輯人的目的）和推廣銷路的目的（即經理人的目的）相抵觸，結果必至於犧牲第一個目的，而用迎合讀者心理的方法以求達第二目的。於是報紙就時常觀望公眾意見的趨勢，自己卻順風使舵地跟上去；有時且挑撥或激揚羣衆的感情；更不正當的，還揣摩羣衆感情，先事播弄煽惑。此外還有一種得利的途徑，就是社會上往往有一種假公濟私的人，時常賄賂報紙，使它代為鼓吹。例如他們運動報紙鼓吹一種法案，這種法案的通過，於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或使報紙虛造股票市價的變動；或者想藉報紙的力量左右政府的外交政策或殖民政策，結果是於他們有利的。凡一個金融團體總有許多報紙在掌握中；除了以報紙本身為營利之外，還藉它的勢力增進它種企業的利益；或是為政治領袖作援助。在這種情形之下，報紙的態度是不出於良心的

主張，完全隨那暗昧的動機而轉移的；公衆人民若不知道它的底蘊，必至於被欺。這種流弊雖在那公德墮落的少數國家中爲特甚，但無論何國都是免不了的。

報紙除了爲營利人利用以外，還有爲政客利用的危險。報紙的創辦者如果是一個政客或一個政團，而其創辦的目的則專在乎增進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勢力，那末這種報紙也是不正當的。在一個國家之內，其政治上重要的地位如不專靠立法作階梯，那野心家就可以專在報紙上出風頭，直接和選民在文字上談話，而取得政治的勢力。他們這種手段如果爲讀者窺破，其言論的勢力自然是會減少的。但是平常的讀者都不能窺破。這種報紙動人的地方往往在於宣佈能誘惑人心的、不屬於政治範圍內的事實，而使讀者於不知不覺之間受其政治主張的影響。並且大多數讀者的智識總是很平庸的，對於這種政客報的作用自然看不出來；所以常常上當。

凡有政治作用的報紙，大概是運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論評」。論評時常是反對或鼓吹一種政策，和非議或讚許政黨領袖的言行。在「政黨政府」的國家內，這種鼓吹的方法大概是不能免的；並且在相當範圍內，是披露各種重要政策，引起國民注意的最好方法。這種方法，如果能免虛造和詬罵的弊病，是很公平的，很光明正大的。靈敏的人總覺得被報紙攻擊比被演說者攻擊痛苦一點；因爲對於演說者他可以直接質問，或反駁，而對於那匿名的新聞記者就不容易向他理論了。但這也無大妨礙。在政治競爭中，很厲害的攻擊原是免不了的。

第二種方法是巧妙得多，有效得多了。凡輿論的造成原是以「事實」爲張本，所以報紙要貫澈主張不得不在「事實」上下功夫。報紙有時是用推測事實的方法；即就一個人或一黨派的行爲推測

其動機或用意，於是即以此種推測作為真真的事實，因之大加批評。報紙有時且捏造事實；就是把「謠言」攬進記載中（這謠言也許是自己造出來的），以後即視謠言為事實，而增高其身價，反覆注入公眾的腦神經。用這種方法須要謹慎，否則便被人發覺；一個報紙捏造事實的詭計如果常常被人發現，那末這報紙的價值一定掃地無餘。所以最好的、最穩當的方法不是靠論評，也不是靠捏造事實，是靠「事實的選錄」。無論何種問題中，兩方面總可以找到利於自己主張的事實。報紙如能很巧妙地、很有系統地選錄利於自己方面的事實，而隱匿或割截，或簡略利於它方面的事實；那末其實際上雖有蒙蔽讀者使不能下公平判斷的罪惡，但在表面上卻逃避了虛造事實的罪名。可是「隱匿事實」，的確比「虛造事實」還可惡得多！這種消極的虛造法比那積極的虛造法，實在容易而且穩當；因為這種詭計是較難發覺的。政黨的演說家也時常使用這種方法；可是報紙上用這種方法最有效，最周密，並且用得最廣，而以在外交政策上為最厲害。例如一八九八年合衆國和西班牙開戰的時候，美國報上幾乎天天登載西班牙在古巴的橫暴舉動。又如一年前，英國報上對於不利於特拉斯凡爾（Transvaal）政府的舉動都記載得極詳，並張大其詞，凡是利於這政府的舉動都不登載，以致英國人沒有公平判斷的根據。

這種事例很多，不能盡舉；凡和外國有關係的問題，報紙的誇張和捏報是非常危險的。關於內政方面的爭執，人民知之較深，且各政黨對抗的活動很能夠把事實的真相顯示出來，而虛妄的記載和謬誤的論評也有更正的機會。但是，和外國有關係的事情，就沒有這種自然補救的機會；因為沒有一政黨或報紙肯替外國人辯護（除非純粹出於良心的動機）。並且代外國人辯護，時常會觸犯衆

怒，引出「不愛國」的譏笑。報紙爲維持自己營業起見自不得不採用隱匿捏報的政策。所以各國的報紙都是極力創造惡感，挑撥戰爭。甲國報紙侮罵乙國，乙國的報紙也必詆毀甲國，結果致令兩國的猜疑和仇視越弄越深。……普通人民的愛國心就因之激動了。凡聽見頌揚本國的話總格外喜歡，而離恨外國人的理由也不怕太多。

這種隱匿事實的法術本是演說家所常用的，但報紙也是一個演說家，他是以讀者爲聽衆的。不過演說家有一種人身的引力，有直接動人的姿態，報紙沒有罷了。可是在別的地方，報紙的力量比演說家還大。它能夠同時向極多數人民演說。並且它有使人不得不看的勢力；因爲它載有許多不在政治範圍內的新聞，多數人都因職務的關係必定要看。其餘的人也因好奇而要看。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對於政治總是有興趣的，不過沒有極大的興趣可以使他們參預一切政治集會和看立法部的議事錄；對於這一班人，報實在是政治知識的唯一的淵源，也許是唯一的讀品。並且報紙又是繼續不斷的；它的議論是天天發表的，個個星期發表的；它的報告也是天天發表的，個個星期發表的。

報紙的聲望更因一種神秘的色彩而增加。看報的人幾乎沒有一個知道自己所看的東西是那誰做的，也不知道做的人有什麼根據，有多少學問。報紙上說的話似乎從「超人」口中來的，有強人相信的催眠力。一個老年的個中人就可以告訴他的朋友說：「你們看那些轟轟烈烈的文章都是毫無經驗的小孩子們做的；他們的文都是在三層樓上一間破屋中慌慌張張做起來的。」但是城內外幾千萬的讀者都當這些轟轟烈烈的文章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是大眾一致的呼聲。並且從實際上說，報紙所代表的，並不止那破屋中的少年記者；因爲大報紙總有它

老招牌的勢力，有鉅額的資本，並且它所採用的政策也許是多數伶俐人合議的結果，他們能察看與論的波浪，能知道如何迎合羣衆心理，如何恐嚇政府當局。論評上的主張本是不大重要的；在論評的背後，還有一種新聞政策，就是如何發表本報所欲披露的，如何隱匿本報所不欲披露的。此外，印刷的文字更有一種奇怪的魔力。人人往往對於朋友們從口頭上傳來的或從紙上寫下來的話，都不大注意；而對於報紙上的話，就非常相信，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報紙是印刷的。一個人平時對於報紙也許明知道是靠不住的，但是看報紙上有攻擊政客的話，也就反覆傳誦，因為他覺得從印刷的文字上看見的東西總有不能忘情似的。

在幾國內，報紙的得勢是靠它和政府接近或和金融界接近：大概和金融界接近的，比和政府接近的更好；因為金融界不受政潮的影響，其勢力較為永久。政府的閣員或在野的重要政客總有幾個報常為自己利用，作自己的幫助。他們對於報紙得報酬或者用私人的消息供給新聞記者；或者如美國的習慣用外交上的地位位置新聞記者作報酬；或者如英國的習慣用國家的榮典作報酬。俾斯麥利用報紙的手段自然不必說了。俄國有名新聞記者客康夫 (Katkov) 在一八七〇幾年間對於俄政府的援助真是不小。英國政治家也沒有一個不靠新聞界之臂助的。而澳大利亞之強有力的報紙有時竟操首相進退的權衡。

現在的政治家即使有很好的辯才，而他的演說詞又被公報記錄得不錯，可是他的聽眾比報紙差得很多；因為報紙是天天出版的，而政治家的演說是偶爾一見的。政治家也許有一種人身的引力，這是報紙所無的。他的演說也許是民衆所傾倒的。他也許如羅斯福 (T. Roosevelt) 的樣子是人民所

崇拜的偶像，全國所愛戴的英雄。但是一個人名望越隆，勢力越大，那讐敵也越多；片言隻語都是會被批評被誤傳的。並且他也沒有這樣多的功夫對於種種謬誤的記載或反對的言論都加以更正或辯明；即使有所更正或辯明，也未必一定達到看過攻擊他的文字的人的眼中。政治家如果碰到一個個人的讐敵，他也許能夠制勝他；但一個報紙如果專心同他搗亂，他總是弄得沒有法子。報紙時常用很武斷的態度把許多無根據的記載認為真確的事實；這種記載在未經被人反證以前讀者都信他是真實的。報紙更可把同樣議論或同樣攻擊的話喃喃不休地反覆登載；總想深入讀者的腦神經，而一般讀者對於這些夾雜於「商情」、「市價」、「運動會消息」各欄中的政治記載，那裏有頭腦去辨別它的真偽呢？這種反覆攻擊的方法除了對待在社會上有確立不拔的信仰之人以外，是所向皆捷的。反覆不休的攻擊，實在好像機關鎗的彈丸，是來源不絕的，真是報紙最厲害的武器。

報紙的勢力有兩個特點：第一，報紙沒有強制力；第二，報紙不負責任。凡為報紙勢力所支配的人，都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不買報紙是可以的；不讀它也可以；不信它也可以。你如果以它為嚮導，也是出於你的自願。報紙沒有法律上的義務，所以是不能負責任的；除非受法律上誹謗私人和教唆犯罪等的裁制。照古來的格言說：權力和責任是相生並存的；天下沒有這樣好的人可以委託不負責任的權力。但是報紙的權力除了良心的裁制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够限制其使用。報紙的記載如果沒有危害個人和損傷國家的明證，其它虛造事實或隱匿事實等，都不負民律上或刑律上的責任。

上述報紙的一切流弊，雖然都是實際的事實，但在英語諸國中，報紙的流弊沒有達到極點。……

世界各國報紙的流弊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此處是不能說的；因為各國情形不同，很難斷定。我們現在祇須說明：這種不負責任的權力怎樣可以濫用；以及英語諸國中重要報紙的「習慣」怎樣地有益。這種習慣就是維持報紙的誠實的態度和公平的論調。輿論的監督，報界重要人物的競爭，以及他們在職務上的尊崇都能够維護這些習慣，使大家遵守。

一種報紙的讀者如果專是國中一部分的人，無論是種族的、宗教的、或工業的部分；那所記載的，如果又純粹是偏於一方的事實和意見，誇張這一部分不平的事實，而挑撥對於它部分的惡感和仇視；那末這種報紙一定是很危險的。這部分中的人如果有看它種報紙的，或不至於大受影響；但是那些專看本部報紙的並且相信其記載為真的人，那階級思想和階級目的，必至於日深且固。依普通的原则而論，這種弊病的救濟方法大概是靠各獨立報紙的自由競爭。一種報紙，或數種由一人或一黨包辦的報紙，如在一個特別地域內或特別階級中占有特殊的勢力，那末，公平的和光明的輿論就難造成了。輿論方面的壟斷比商業方面的壟斷更為有害。假使有一種資本的大組合，能够收買許多報紙，統歸於一個人管理，並且使用財力排斥其它競爭的報紙。那末，這種報紙就能於各種新聞上都可供給一個最完滿的最近的消息；並且有力量可以羅置一切最能幹的人材。他們的銷路既然很廣，他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勢力，專發表一定色彩、一定傾向的事實，而隱匿或污損反對方面的事實；於是他們就有任意左右大多數『選民』意見的能力。微弱的政客就會被他們屈服了。政府當局也不敢違犯他們了。外國人也就承認他們的勢力了。假使資本和人材可以如此聯合起來，在面積不甚大的國家中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了。這樣偶然的聯合也許是沒有的。但各種營利事業都是可以集

中地聯合的；報紙的營業也未始不能集中、不能聯合。這種大報紙壟斷新聞的危險，可用什麼方法防止呢？工業的壟斷，本可用「收歸國有」作救濟；但報紙如果收歸國有，那危險是更大的。這種救濟方法大概可用法律的制裁，不過各國多未試行而已。

以上所論報紙因左右輿論的勢力在人民政治上的影響可總括之如下：

現代的普通選舉已把選民大大的增加了。這些選民的政治知識全是從報紙上得來的。

報紙辦理的困難和資本的浩大已經使弱小的報紙逐漸消滅了；各國有勢力的報紙總不出少數幾家，而歸幾個少數人的掌握。

大報紙左右輿論的能力，如和重要的政治家或立法部中的辯論比較，是已經增加了。

報紙有逐漸變爲商人事業的趨勢；幾乎完全以營利爲主要目的。

報紙的經理人利用報紙的勢力去增進自己或他人的經濟上的利益，這種趨勢也日見增加。現代的報紙幾乎是用財力左右政治的最好工具。

報紙的權力在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因爲他所怕的祇有銷數減少這一層，而大多數的讀者都僅注意業務和遊戲的消息，報紙上如有政治消息方面的背謬和錯誤，他們是不知道的，並且是不注意的。

報紙因選錄新聞所得的勢力比明白鼓吹政治主張的勢力有效得多。選錄新聞的危險在對外問題上比在內政問題上大得多；所以是國際親善的大障礙。

民治政府全靠大多數國民能運用他們的消息確切和思想平允的意見。現在各國報紙都是這樣隱

匿事實或虛造事實，人民已沒有公平判斷的材料。所以現代民治國的民意大概都是由報紙用人爲的方法造成的，不是自然發生的。這實在是民治政體的一個大損害。

但是報紙雖然這樣濫用權力，他在自由國中極有價值的功用又是不可埋沒的。假使沒有報紙，那末比上古城市國家大一點的國就不能行民治政體了。報紙的能力可使政治家的言論直接達到全國人民，並且能使立法、行政的官吏常常處於人民眼光所及的地方。報紙自己雖然不負責任，可是它能够使一切作公務的人都不得不負責任。這些很有用、很必須的事業，祇有報紙能够做；所以報紙如有損失公衆信仰減少自己效用的危險，我們是要特別留意的。』（註）

所謂民治國的報紙的最大的弊病——『隱匿事實或虛造事實……』——算是被蒲萊斯完全道破了。這確是從多年的思索兼考察中得來的話，——有好些地方已成不能改動的定論。——凡是親眼看見『民治國』的什麼團體——特別是集會——的人，倘使那會的主動人勾通了新聞記者，第二天或第三天再取過報紙的記事來同自己的所見對比一番，便知道那個記事的『隱匿』或『虛造』是在某一點。而這些主動人，即『當選』爲某種『員』的人們，便可藉着那一片新聞記事去遮掩公衆的耳目。這些做了某種『員』的人們，達到初步目的之後，再進一步，便有完成某種野心的希望，到那時，他們就可把偷摸竊盜的勾當，改成明火執仗的把戲，以遂其『陞官發財』的本願。然後更以搥取所得的剩餘，去『津貼』或收買言論機關。於是在他治下的民衆，遂都陷於要死不得活的境域。一旦下臺，尤其要以名流或要人的資格，拉人辦報，拚命鼓吹，以作捲土重來的準備。這就是現代的所謂民治國家通有的現象，也就是民治國家的報紙紛紛沒落的原因；也就是所謂民治國者紛紛沒

落的原因。

關於免除民治國的報紙流弊的辦法，我們頗佩服蒲徠斯有先見之明。只是他會說『收歸國有』可救濟工業的壟斷，卻不會說這也是可以救濟新聞的壟斷的。這或許是那時候（一九二〇年代）他沒有認清楚現代的報紙早成了大工業的集團的緣故。

然而像現代的任何民治國家，果有實行『報紙國有』的資格和能力嗎？我們可以斷言它是沒有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報紙成了一種專門的事業，非專家不能辦；而且是隨着人民知識——尤其是新聞知識——的增高，那『隱匿』或『虛造』種種伎倆，將要逐漸地失去效用的緣故。

報紙國有也是同蒲徠斯所說的報紙的流弊一樣地，『因為各國情形不同，很難斷定』它的適當與否。而在現今實行報紙國有，正在收着空前的成效的，誰都知道是蘇聯。這是那報紙國有的主唱者和實行者原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報人的緣故。就是說蘇聯的報業統制，實際上仍等於報人的自己統制。完全立腳在正義或公道的基礎上，不但不算侵犯言論自由，而且不算違反新聞道德。但把這種制度照樣不擇土性，移植到別一國土，那是不敢保險它的死活的。總之，至少那個政治當局是個對於新聞學有真正的理解的人，這才可以讓他或她來統制報紙。而一般大眾，便可以跟着這種報紙而見着進展，得到福利。在這種時際，做報紙對抗的事象，乃是各種腐朽的法則或思想。即這時候的報紙，算是具備同那些功力偉大的曳引車一樣的作用，只會開拓一切，決不會把某種東西拖到爛污的泥水裏。而一般大眾，因為它是頂有用，頂必需的工具，所以使用它，靠它來做生產的工作，來生活。被『民治國』的人稱爲『政府公報』的蘇聯的報紙，所以深入農民社會，得到世界唯一的——當然是世界空前的——廣大的銷路，萬

萬不像別國的政府公報那樣，只登載些『官樣文章』而爲少數官僚階級的讀物者，它的機括——即妙用——全在這一點。即前者實際上固然是政府的公報，而就其性質上說，實係大衆的公報。此理至爲明顯：就是它的政府是大衆的政府。假若那政府不以大衆爲基礎，它自然是會倒場的。縱然靠某種勢力來支持住它，也不能強迫大衆都訂閱它的報紙；報紙沒有人訂閱，那報館自然不能多量印刷而存放到舊報的堆棧裏，靜待銷售的時機。所以那報社的門是會不關自閉的。再透澈一點說：蘇聯的報紙，誠然是國有的，可是報紙上的言論和記載，絕對不背反人民的意思。又在蘇聯的法律上，恐怕也決不會有『人民必須長期訂閱某某報一份』或是『不訂閱某報者處以某種的罰則』這樣的規定吧。不看清楚這一點，光去學它的統制報紙的辦法來統制報紙，是萬萬不會成功的；除非當真在法律上規定人民必須訂閱某報的條項，試問這能成爲法律嗎？既然沒有強制人民訂閱某報的法律，那一旦違反了公意的報紙，是會立刻變爲廢紙的。

(註)蒲徳斯(*J. Bryce*)：現代民治政體(*Modern Democracy*)的第十章；節錄梅祖芬君的譯文(商務版)，並略改字句。

另註：本章前兩節，內容多根據馬場恆吉的政治與新聞事業一文；綜合*Journalism*講座第六卷。

第四章 外交與報紙

一 外交的民衆化與報紙

跟着政治的民衆化，那做政治的一部分的外交也民衆化，這是自然的趨勢；同時，是處在國際關係中的報紙地位益發地重大化的明證。

古昔外交，是以皇帝個人或『皇家』一族的福利爲目的；民衆不過是皇帝所使用的工具或機械，——是被當『物』看待的，不是被當『人』看待的。這在十五、六世紀的近世國家勃興時代的歐洲諸國的外交界，是可以看到無數例證的。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後，民衆都覺醒過來。但這是先在內政上生出顯著的影響，講到外交，仍然專門化而爲某特殊的一羣——『外交閥』——所獨占；多在隱秘中辦理，還絕對談不到民衆化。但到後來，隨着民治和民權的發揚，遂喚出『人民支配外交』或『國民外交』的口號。

今日的外交，其中縱然還含有幾多不可告人的奧妙的成分，但就大體上說，是已經有約半分的民衆化了。

這個『外交的民衆化』是可祝的？可咒的？這有兩派議論。前派的主張：戰爭對民衆決不是可感謝的、有利益的事，不過是特殊的人或階級爲了自己利益而犧牲民衆的舉動；又，祕密外交的組織，完全

爲這個一部分的活動謀利益。所以這樣的外交是必須改正的。即如世界大戰，若是沒有祕密外交的話，若是民衆知道的話，那是不會發生的。世界大戰中，在非戰論者的勞働黨、社會黨以及一部分的自由主義者間，就有這樣的議論。比如：一九一七年五月在瑞京所開的社會黨會議的荷蘭和斯堪狄那維亞社會黨委員會的提案中，有『廢止祕密外交』的一項；對於這，德國多數派社會黨主唱『國際間的一切條約，都應加上國民代表者』的條項，少數社會黨也贊同之，力說『由民衆支配外交政策，可防止侵略的方策』的事情。同年意大利的社會黨也同樣地非難祕密外交，說『由議會來支配外交，可以除去外交的陰謀』；同年八月在倫敦開的協約國勞働黨會議，也可決了英國勞働黨提出的『廢止祕密外交』案。

但是又有說外交的民衆化徒有其美名，實則弊害很多的。這些人主張的要旨，是：民衆決不是平和的，而是好戰的；又民衆遇到困難問題，多祇觀察皮相而缺乏深究內面的餘暇和訓練。

關於民衆外交的論議，雖有這樣的是非，但外交的民衆化，乃是大勢的趨向，任何人都是不能加以制止的。只是民衆外交，有長處也有短處。比如一部分的外交陰謀，確是可由民衆化而掃除的，但民衆根據不得正鵠的外交知識想去判斷當前的實際問題，做執政者的指導，確也有容易生出謬誤見解，爲禍國家的時候。而能否給這種民衆以外交上適當的知識和見解，使其不致錯走了路，這一年多半可說是其所閱讀的報紙的責任；因爲一般民衆容易接受報紙所供給的知識乃至思考的方法。（註一）

在中國外交史上有名的陳友仁的外交報告（一九二七）的結論中有云：『……此次漢案……一、由於民衆之同心協力，一致對外，使全世界皆知此爲民衆之意思。故外交進行，得有極強之後盾。』這真是外交家的心得語。

在現代中國外交史上，民衆外交的實例，不可勝舉，而在關於外交與報紙的問題，即為外交而涉及報紙本身的問題上，充分發揮出民衆外交的權能，而且見着偉功，而且可以特筆大書的，就是一九二七年春間漢口的英文楚報（*Central China Post*）曾因排字華工不肯排亂罵中國的論文，以致停版（後又復刊）。又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起北平報夫工會宣言不賣順天時報，又過數日，郵務工會，也議決罷送，因受上級職員的壓迫，並於十月一日全體罷工，這兩件事情。前者，範圍較小，現在專說後者。

順天時報是日人特別辦給中國人閱讀的華字報。素日憑藉治外法權的保護，抨擊中國人民和政府；『幸災樂禍，造謠生事』，（註二）真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那時北平報紙的印刷和內容，都很貧弱。順天時報靠着一架獨有的輪轉印刷機，以及稍為清楚一點的編輯方法，所以外表比較像樣；同時，又除『幸災樂禍，造謠生事』之外，更藉中國內戰（註三）以及中國人所辦的報紙受取締的機會，敢登人所不敢登的事情，在缺乏政治與報紙或外交與宣傳等常識的人看來，也好像它『能替中國人講話』，（註四）『真有朝陽鳴鳳之概』。（註五）尤其是它『能猜出中國人的心理，將內容、形式，處處都迎合中國人的心理而編輯，所以就是中國人自己也往往不知讀的是外國報』，（註六）所以它的銷路居然能為平、津各報之冠。及至濟案發生，平日僞裝為『中國報』，並且常稱中國為『我國』的順天時報，到這時候，遂不能不顯露出它的本來面目，言論偏袒日方不消說，並且居然宣揚在濟南的『戰績』，以開釁全責歸諸中國。所以到同月十一日，它的銷數，便俄然跌了六千份。該報雖因此而漸漸減少宣揚『戰績』的記載，但袒護自己真正的主人的帝國主義警犬的面目，是永不會改變的。於是發生中國空前未有的抵制事件，卻說北平報夫工會於八月十五日提議出兩事：（一）取消報房壟斷，由報館直接交送報者發行；（二）

對於順天時報頻唱挑撥論調，約定送報人一律不送。後來便發出告全國宣言。經了這麼的鼓動，北平的郵務工會也從九月十六日起，停送順天時報，而北平各通信社也於當月十三日停發該報稿。該報乃一面請日使芳澤，向國民政府交涉，一面用汽車分散報紙，依然如癲似狂地大字登載文武各派如何不和，某對某如何，極盡挑撥能事。更派人到郵局運動副郵務長×某，招警察壓迫不肯遞送該報的郵工。同時天津報夫工會也全體響應北平報夫工會。而北平報夫工會乃再發告全國宣言；北平總工會更向郵局副郵務長、某抗議壓迫。未得圓滿結果。郵務工會遂於十月一日全體罷工，各局一律封閉，停止工作，要求撤換×副郵長；幸虧郵長英人巴金認識大體：他一面對順天時報方面人說，『對於羣衆的意旨，無法鎮壓，』一面答應工會，允使×某三日內離開平局，遂於當晚復工，而對順天時報，依然能遞。

芳澤爲了郵局罷工，竟於十月三日以公文致外交團，提議改良中國郵政問題，要求開外交團會議，並且硬說中國郵員贊助抵制順天時報，是違反華會的撤銷客郵協定。列邦雖有一部分贊同其說，但多數認爲中、日間感情問題，並非排外。此報受了這個打擊之後，雖然依靠政治和經濟的壓迫，勉強恢復了遞送，但終於顧客的一種威力——『不看』——還是超過『不送』，所以它從此以後，又過年餘（一九三〇），便壽終正寢了。

本來，關於外交上的事情，民衆是應該受報紙的指導的，但照上舉實例看來，北平報夫工會爲了這個與內政外交上都大有關係的報紙的死活問題，竟不肯犧牲他們的勞作的收入，而一再發告全國宣言，終於除去了一個禍根。暫且不必說我新聞界直至又過七、八年後的今日，仍然繼續登載着同順天時報一樣的宣傳記事，而類似順天時報的報紙，依然到處皆是。單就那一時說，算是民衆儼然處於指導報紙的

地位，使對方的外交代表認作外交的一個主要對象而空耗了奔走和紙墨、口舌之勞了。所以這事不僅是中國民衆外交史上的新紀元，也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稀有的紀錄。

(註一) 據米田實：《外交與新聞及新聞人；綜合 Journalism 講座》第十卷。

(註二) 周作人：《我們的閒話》一文中語，語絲第八十六期。

(註三) 這種內亂的發生，固然不能說完全是由於該報的挑撥離間，但該報實應負擔大責任。

(註四) 同註一。

(註五) 同上。

(註六) 蔣國珍：《中國新聞發達史》頁六六。

二 報紙動起自國外交的實例

在論民衆外交的時候，照上述看來，必然涉及外交與報紙、報人的關係。現在先從報紙動起自國外交上的實例中，檢討一番。

這種實例，也是舉不勝舉。但應首先舉出的，就是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這個戰爭的發生，兩國報紙上的強硬論是最與有力的。在普方，俾斯麥(Bismarck)因為自始就希望戰爭「威廉二世(Wilhelm II)不算」，時常利用報紙，所以也很重視報紙的強硬論的效果，而在法方，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不一定希望戰爭；只因報上登着強硬的議論和記事，遂動起皇后悠賽尼(Eugénie)七月十四日在御前會議席上的『不開戰王朝要滅亡』的叫聲，這才決定了戰爭。其次就要回顧在一八九八年刺激了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的美國哈斯特系諸報的活動狀態：當時，大統領麥克欽萊(W. McKinley)，國務院

長夏滿 (John Sherman)，都不願同西班牙開戰。但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在古巴島首府哈瓦那港的美國巡洋艦“Maine”號的爆沈事件發生了。這照近年的調查，判明是由艦內爆發而沈沒的；但在當時，因為死了將校兩名，兵士二百五十八名，不免刺激住美國的人心，而哈斯特系的諸報，乘着這個機會，大聲疾呼地說事變是由西班牙的惡意而發生的；報上並且登着潛水夫入水所見的艦體洞穴的照相，另外多方鼓動人心。有了這派報紙的煽動，遂致惹起美人間的對西戰爭論，政府也終於爲它所打動。

更看二十世紀，可是怎樣？我們發見同樣的報紙的影響。

其一是舊俄外相薩索諾夫 (S. D. Sasonov) 的經驗。從一九一〇年九月做了俄國外相的薩索諾夫是與前任外相相異的親德派；這也許是因爲他的祖母是德國人，在德國有多數親戚和資產的關係。薩索諾夫就任後，跟着蟠據俄國宮廷的親德派要員們企圖恢復隔離許久的俄、德關係。可是此志竟不得行。這雖然也是有巴爾幹半島的政治關係，但俄國報紙的態度，確也是主要的障礙物。在俄國，當敗於日本那年（一九零五），皇帝也爲民間議會政治要求所打動，造成了國民議會。從此以後，俄國的報紙，漸漸得到言論的自由。^及而在外交上，自然不會同情專制的德國，而生出同情民治的英、法的傾向。比如繼續一八九四年的法、俄同盟，而以一九零四年的英、法協商，一九零七年的英、俄協商，成立了三國協商，這都與俄國的報紙有相當關係。又照一部分的德國人的評斷：薩索諾夫因爲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並且有點執拗，所以受不住報紙議論的刺激。又有些人說：在舊俄，人口九成餘不識字，輿論政治必然也不會實現出來。但縱然輿論不能充分開發，而對於少數可以干預政治的人們，報紙的議論，仍然有重大的影響。所以薩索諾夫用盡心力的親德政策，在實行上終於爲同自己政策相異的報紙所阻止，再加上內

部環境的變化，他自身依然做着外相，竟不得不同久欲親近的德國動干戈。（註）

（註）同『一』之註。

三 報紙動起它國外交的實例

報紙言論在對外關係上生出重大的影響，這當然能够影響到自國的外交上。元來在現今，國民的意向和政府的企圖，沒有不反映到一國的代表的報紙上。所以在任何國家，都可在對手國的報紙上發見外交的指針，因而決定自國的外交態度。比如乙國的政治當局者不係和平論者，只因受到甲國報紙的主戰論的刺激，遂致變爲主戰論者；遂致惹起戰爭。又如丁國受丙國的壓迫，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經丁國的報紙齊聲疾呼，力主抗爭，這也會促起丙國的政治當局者的反省，因而停止住先前的蠻橫的步驟。又這並不是單指報紙上的論評而言，在記事上，也會引起同樣的作用。所以做駐外使領的，必須常在向日國報告的公文中述及報紙的論評或記事，或是剪貼零片的報紙於貼報簿(Scrap Book)上，郵送本國；同時別國派來的使領，也須以這爲日常必做的工作；尤其是在兩國關係發生變化的時候。又如近年的國際事變，各大通信社的選材，無不以當地著名報紙評論爲依據。又如最近（一九三五年八月）德、奧兩國政府成立協定，約定兩國報紙停止互相攻擊，以期恢復兩國友好關係。——關於報紙論調問題，竟成國際協定的主要條項，這在以前的外交史上，恐怕是很少看見的。又如在國際間素有聲望的報紙，若是登出關係某一國外交的記事，與事實稍有不符，那某一國的外交當局，一定要立刻發出聲明或辯正；因爲這種記載是能够轉移國際間的視聽的。——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倫敦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

接到駐滬通信員的電報，說『據可靠消息，武漢政府外交總長陳友仁氏，曾電匯美金一百萬元至美。』該報登出後，爲陳友仁得悉，立即重託倫敦某律師事務所，控訴該報，捏詞誹謗，破壞名譽。該報主筆電令駐滬通信員澈查，結果則知前說毫無根據。該報不得已遂於七月十六日報上登一啓事，略謂：『我們因此，毫不遲疑地取消前說，並否認讀者的誤解。我們對於陳君個人意見，雖不一致，但斷無毀壞陳君品性之意。今因有所登載，或致引起此種誤解，實爲遺憾。』於是這場官司，才算了結。這就是一個較近的例證。

要之，報紙與對外關係，確具有極大勢力。但於登載國外消息時，必須格外慎重，好使國內人士，不致過於興奮，免得在國際間發生重大惡感，——至少是可以免去像每日電聞那樣的臉的。假若那個外國事件，十分真確，並且確係違反國際正義的舉動，這當然是應該毫不猶豫地把它揭布出來的。

四 新聞外交政策

(1) 加弗爾和俾斯麥的新聞外交政策

報紙對一國外交或國際關係，能發生至大的影響，既如上述，同時，政治家企圖利用這個有力的報紙，也是自然的事。

卓越的政治家憑藉報紙，運用自國的政策或陰謀，決不是新的事例。短軀近視的加弗爾 (Camill Bense di Cavour) 因爲自己獲有做新聞記者的經驗，所以憑藉內外的報紙，鼓吹意大利的統一，等到全歐洲輿論的根基造成時，遂與奧國一戰而獲取勝利，建立意大利王國。拿破崙三世也明白怎樣地利用

報紙去支配容易輕信的世人的法術。但做外交策略的幫助，而巧妙地——可稱神乎其技地——操縱內外的報紙的，還要首推鐵血兼紙筆宰相俾斯麥。一八六六年在尼古拉斯堡（Nikolsburg）開平和會議時，法國外交家白尼德體（V. Benedetti）曾提出『在法國併吞比利時，不受何等妨害的條件下，可使普魯士在德國內發揮自由手腕』的議案。白尼德體親自手書該條約未定稿的原文而一交於俾斯麥，俾便先行（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抄寄倫敦泰晤士報，次更製版交來比錫圖畫週報（Illustrirte Zeitung）發表。而爲了公表這個有絕對根據的外交文件，俾斯麥其後過兩星期，便把與普軍在戰場所給法國的打擊同樣的損傷，加諸拿破崙政府的威名上。其它如何的政治家，也沒有會像俾斯麥那樣巧妙地利用報紙的。要之，爲着做愛國政治家而助長其目的起見，俾斯麥把所有民族的報紙都利用了。更申言之，近代政治家，都很認識報紙勢力的宏偉，常利用國際間的大報，希圖間接地達其外交目的者，固然不僅俾斯麥一人，但講到手腕的靈敏，伎倆的巧妙，想無出乎俾斯麥之右的。像這樣古的事例，在二十世紀時代，能發見嗎？能之至！

（2）舊德的新聞外交政策

（A）新聞操縱公司

若是講到國家或政治家操縱外國報紙的實例，那末首先舉出的，仍是同俾斯麥的新聞外交政策一脈相傳的舊德時代的新聞外交政策了。這雖然是過去的事，但當作史料看，極有興味；何況舊德的新聞外交政策，又早已成了列邦——尤其是東隣日本——的新聞外交政策的模特兒呢？

德國對外新聞政策之積極的設施，着手於大戰開始前數月。起初還是茫無頭緒，後來便漸漸達到圓熟的境域，見着顯著的功效。在這裏，可先看英國政府根據駐德大使郭欣(Goschen)的報告(白皮書三
7595)，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三日發表的一文的大要：

『據柏林二月二十七日所發的報告，上面論述應藉報紙增進德國在國外的威望的種種方策，以德國外交部新聞部長哈曼(Hamann)博士爲發起人，外交部長列名贊同，召集全國各大銀行、公司的代表者，以「增進在國外的德國產業的聲望」這種寬泛的目的，組織一個通信公司。其資產靠私人的捐助和政府的補助；最初的提案只募集十二萬五千元，但因到會者的熱心，得到每年二十五萬元的捐助，再由政府每年在用諸外國報紙補助金的機密費項下撥付十二萬五千元。於是該公司便同法國哈瓦斯通信社(L'Agence Havas)訂約：除經由德國胡爾夫電報通信社(Wolfs Telegraphisches Bureau)之外，不使發表關於德國的一切消息；又胡爾夫電社，也不從這個新公司以外，接受德國通信；又對於受路透社供給的諸外國，也想和路透社訂定同樣的契約；路透社若是拒絕，則供給辦理從墨西哥等處的電報通信，同胡爾夫合作的德國某公司以資金，使它同路透競爭。另外，列席於這個祕密會的諸公司代表，並且把花到外國報紙上的廣告費，投入這個新公司使用，每年約有二十五萬元。總計以上三項經費，每年約有五十萬到七十五萬元。又列席諸公司的國外廣告，決定只登到受新公司操縱的報紙上。這種報紙，除昂貴的廣告費外，還有無報酬收受用各本國文字寫就的新聞通信的利益。派遣公司代表到世界各重要地方，叫他監視那裏的新聞界，遇有不利於德國的記事，立即致電本國，再由公司發電辯明。而急應實施這種辦法的，是以南美和極東爲主，逐漸推及歐洲

以外的各國。

後來，更據郭大使的報告：在六月五日的德國輸出評論上，登出這個供給國外通信的記事，算是最初公表了這個祕密計劃的。合樞密顧問官一名，德國銀行理事一名，共計三個理事，主持該公司；暫時期望辦三整年，以後更圖組織的確實。做公司代表的各公司，每年至少拿出五萬元；外交部也把補助金十二萬五千元一案可決了。該評論並附記道：該公司所想做的事，必靠駐外公使、領事之力，才能收得更好的效果。但若是強派新聞記者到外國去，容易顯露出這個公司的本來面目，所以實不如以住在當地而同新聞社有關係，並且巧妙地避開人眼，企圖德國利益者擔任這種工作。看這個報告，德國對外新聞政策的手腳，可說是盡態畢露了。這個對外通信公司，原名叫做“Transocean Gesellschaft”；中國有人譯爲過海電社；日本有譯爲新聞操縱公司的。——就意義上說，以日譯爲合切而且俏皮。總公司設在奈本(Naben)，通信是由奈本的無線電播送的。雖然全世界都能够收到它的宣傳電報，但一等國的報紙，大概都不採用，僅南美諸小國和荷屬印度等處少數報紙登載而已。

(B) 對美的新聞外交政策

對於西半球，魔王威廉二世的鷹眼所最注目的，是美國的新聞界。爲引誘美國的新聞界起見，據傳，在大戰開始後的一年間，就約支付了二千七百萬元。這款的用途：(1)收買新聞記者；(2)發行傾向德國的報紙；(3)在各地開講演會；(4)給與親德派的學者、著作家以補助金，使他們寫文章稱揚德國。於是『德國收買輿論』的風聲，彌漫整個的新大陸。這時候，頂受嫌疑的，就是爲報王哈斯特所有。

的紐約亞美利加報 (*New York American*)。其實：哈斯特決非金錢所可動的。因爲哈斯特的經營報業的方針，是特立獨行；他的報紙的言論，雖常袒德抑英，原是依據他素來的主張，是同袒華抑日一樣的；假若說他的報紙偏向德國，就算受了德國的賄賂，那末偏向中國，也是受了中國的賄賂嗎？斷沒有這一回事。而且他的財產在那時候至少也有五千萬金圓以上，不要說用一個普通國家政府的機密費去收買他，決不可能；即使稍爲運動他一下，也是難以辦到的。只因哈氏於一九一六年三月，曾同當時德國間諜的巨魁法人勃羅 (Borrow) 雙方在紐約有過酒食的酬應，遂致惹起人們的疑惑，但此事到翌年十月，已由紐約州檢察總長調查明白：那是純粹的社交關係。

但美國的新聞界受了德國的賄賂，乃是眞確的事實。

次年由美國上院議員欽格 (King) 發表，他說已經取得前駐美德國大使本斯托夫 (Bernstorff) 伯爵，爲收買報紙雜誌而支付的銀行匯票的照相，以及奧國大使館支給外國報紙款項的證據。國務院長蘭辛 (Lansing) 主張在議會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這件事。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通信員來電說：

『美國情報局刊布德人在美陰謀的長文一通，並附以照片。內有新聞記者阿琪勃爾 (Archebald) 給德大使的五千元收據和愛瑪遜 (Emerson) 的一千元收據各一紙。阿係攜帶駐美前奧國大使登巴 (Dumba) 的信件被捕，愛則爲紐約某報派往德國的軍事通訊員，現在非洲。此外並有照片證明前德使署武官巴某賄炸船隻之事。更有一九一五年中在前德使署商務官管轄的所謂廣告局搜出很多文件。據此，可見德國的間諜組織和煽亂陰謀，枝葉異常繁密；又證明德國外交官與愛爾蘭革命舉動

有密切關係。」

二十五日又從華盛頓來電說：

『目下在當地成爲大問題的，是在美、中、日三國幹過的德國陰謀暴露事件。這個陰謀，關係着過去五年間的許多個人、團體、商店、有世界文名的著作者，及其它報紙雜誌等。綜合諸種事象來考察，已經着手的事項，似乎還不過是表面，……結果想必見着超出最初想像以上的重大事實的暴露……』

十月七日華盛頓又來一通暴露德國外交陰謀的電報：

『據一九一六年二、三、五月中，前駐美德使本斯托夫和前德外長雅高（Von Jagow）間往返的電報：暴露出法人的德探勃羅的活動與德國外交團的陰謀事件。關於此案的證據書類，現由國務院發表。同年二月二十六日本大使致雅高電云：「我關於有促進講和希望的某一敵國的政治運動，接到可憑信的報告。」更附言：「該敵國政界的有力者，在紐約提出擔保，求借百七十萬金圓，目下不許發表其姓名。此事極關重要，故請從速照數匯下。」二十九日雅高電說：「目下在紐約的現款，極爲困難。若是認出該敵國真有意講和，可贊同該款的借與；若該敵國是俄國，則以該數目的款去運動它，未免過少，可勿交易；若是意大利，則爲該國也犯不着花這麼多。」三月五日本大使更致電外長請發由紐約德國銀行撥付九百萬金馬克的訓令；二十日再電外長，說「對於駐瑞士德國公使想同德外部取得聯合的某請求允許他在通信之際，使用某種的隱密語。某對我更希望關於法國政界的變動，可用德國政府的勢力禁止報紙登載，這樣便算得到德國的贊同，可不至於失敗了。』雅

高外長在同月三十一日覆電說：「關於您三月二十日電報中所說的人物，還沒有從瑞士接到什麼報告。您更得到關於勃羅的消息否？勃羅是法國新聞記者，爲了在法國發起講和運動，以『受德國賄賂』的罪名，目下被關在巴黎的監獄中。」

其實：美政府早從紐納德國銀行查明：德外部曾由該行匯給本大使以巨額運動費；這筆巨款是在美、德國交斷絕前匯去的；因而暴露出勃羅事件來。但照這次公表的本、雅兩方的往返文件看來，德國銀行紐約分行的金庫，顯然是已經空虛了。則在過去數年間，爲了運動美國新聞界的耗費，縱然沒有二千七百萬元之巨數，恐怕也差不多遠。看下面的又一個例證——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路透電——也就可以窺其一斑：

『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Mail*)副社長魯博士以關於報紙所有權的僞證罪被捕。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收買晚郵報，爲德國政府做祕密活動。德政府爲這，間接地給了他百三十六萬一千金圓。』

跟着美、德開戰而陸續暴發的德國對美的新聞外交陰謀，畢竟算是完全失敗了。現在再看對法國的新聞外交政策。

(C) 對法的新聞外交政策

講到德國對法國的新聞外交陰謀，那就不能不首先敍說勃羅的故事了。

當德探臣魁勃羅於一九一七年春間在巴黎就縛時，全歐洲人都睜着驚訝的眼注視他。實在是大戰中最大的間諜案件。

勃羅這個名目，原是近東式的音調，聽着好像土耳其人。但他是巴黎的居住者，而在戰期，常往瑞士、美國、意大利等處旅行，因之惹起別人的疑惑。講起他的品性來，他是有女理髮師、詐欺者、竊盜漢、刑事犯、賣酒者、醜業經營者、小亞細亞和土耳其方面的旅行冒險者等等頭銜的。他的足跡所至，怪影無不隨之。他又嘗自誇說同埃及某官是好朋友。這是他前半生的片鱗。

再看他的現狀：是名譽騎兵聯隊的騎士、學士會會員、農業授勳局委員、外國大勳章的佩帶者。住巴黎法爾斯勃羅路十七號；每月第二禮拜三日住巴黎郊外的別墅。汽車不消說了，還有自備飛機。變化無窮的他的生活的第二幕，是以從多年的逋逃歸國，同某資產家的寡婦結婚爲序幕；接住便在美國、瑞士各處，演出大的活躍。這次的被捕，算是他的生活的第三幕。

勃羅在被捕時，病得很重。法院深恐他萬一自盡，或是病死，便失了這場大案的頭緒，所以在他的身邊，嚴重地保護兼警戒着。終於治好了他的病，然後用種種的方法誘引出他的自白來。

他在過去三年間，以巴黎等處爲根據，過極豪奢的生活；視黃金如糞土；日常佩着名譽騎兵聯隊騎士的徽章。實則照他半生的經歷說，怎會有佩帶這種徽章的資格呢？

勃羅在被捕時，雖已經有五十歲；但容貌看着不過三、四十歲。他的胞兄是巴黎宗教界有名的主教，以極端的保守主義，做羅馬教會的監督。一天，主教到監獄，探視弟病；流着滔滔的熱淚在病弟的枕邊祈禱說：「縱然他的賣國的犯罪是真實的，其罪也已經算是由現在的病苦而得到懲戒。上帝喲，懇請拯救他的心靈。」

勃羅生於馬賽。他的父親是貧困的公證人。天性聰敏，自幼就顯出非凡的才能，成了近隣父兄羨慕的目標，豫想他長大無論做政治家，做事業家，都一定會佔得優秀的位置，做個法國有數的人物。但是他的才能，長大之後，竟轉入邪道；不勞而獲的希望，益發地使他的生活黑暗起來。

在銳利的眼睛裏輝煌着不正之光的青年勃羅，一八八八年，勸誘巴黎的飲食店業者，爲圖蟹、蝦的廉價供給起見，組織共同購買協會。不久，在協會裏打起官司來；但這時候勃羅的腰中已經纏上了十萬法郎，所以沒有坐牢。

愛吃蟹、蝦的勃羅，又辦一個葡萄釀酒公司，取得全法國的教堂供祭祀用的葡萄酒定單。但葡萄酒的代價雖弄到手，只因根本是個詐欺公司，所以一瓶葡萄酒也沒有。因爲這個詐欺手段，太是露骨，勃羅縱然狡計百出，也免不了一年的徒刑。這也算是他開始做刑事犯所舉行的洗禮吧。

期滿放出後，他覺得法蘭西無地可容，改名變姓，逃往西班牙。他到西國首都，立即開起一家俱樂部式的娛樂場；用純巴黎的方法，招待十分週到，營業也就立刻見着了繁盛；但開業時沒有報告警局，所以又被控訴，受到『被告勃羅於三十六小時以內退出西班牙，或是受兩年徒刑』的宣告。他選擇前一項的處罰，遂去非洲。

他初到非洲，上陸之後，因爲西班牙官憲的監視，很是嚴重，不得伸展他的翅膀。後來經過法國屬地，到地中海東北隅的土耳其屬地士麥拿港上陸，這才得着僅能容身的根據地。他在此地開個兼營醜業的俱樂部，住了三年多，人口二十餘萬的士麥拿港的俱樂部，都歸他所有。因此，他居然做了當地法僑的代表者，負起往君士坦丁堡同土國政府交涉的重任。

後來，他又改了姓名，轉往埃及首都開羅，巧入埃及宮廷，開設貴族本位的俱樂部。他前半生的最壯麗的活動的舞臺，遂在這裏開幕。關於當時他的對英的陰謀，足夠出一冊珍奇的書，只是因為英政府嚴防洩漏，所以真確的事實，傳不出來。

從久居的埃及，歸到里昂時，勃羅是帶有相當資金的。他趕快開一家化粧品店，但沒有得到預想的成績。遂又着手販賣葡萄酒，組織一家大公司，並在巴黎開設分店；但事業完全失敗。

但從那時候起，他同每年有十萬法郎進款的一富室的寡婦，得到交情。憑藉財力的後援，忽然在社交界抬起頭來，成了人都知道的富翁。再加上他的胞兄在巴黎的聲望，特別是在大戰開始以後，勃羅的胞兄的傳道演講，成為巴黎社交界的時髦，多數的貴夫人，都驅車聚集到教堂的門前。善會應酬的勃羅，游走於這些信徒間，憑藉胞兄的人望，努力企圖恢復自己的名譽。

他更藉着胞兄的夤緣，得到羅馬教皇族們的知遇。他想伴同皇族們往西班牙去團結那裏的加特力教信徒，並設立信徒專用的加特力銀行；但此計畫因羅馬教皇不允許而流產。

但在這前後，可促進勃羅活躍的大機會是來到了；那是年來同他交好的埃及某官，突然亡命到瑞士的緣故。他想利用埃及某官的名義，向英政府請求埃及舊領土的償金和蘇彝士運河的收入分配；他為了這個問題，曾在巴黎同埃及某官的祕書們協議，並且急往羅馬，同意大利下院議員接洽。最後經埃及某官親自出席，可是勃羅的畫策終於沒有得到埃及某官的答應。

以上是一九一五年中勃羅的活動。表面上他似乎沒有何等收穫；但他這時候弄得名叫“Pasha”土耳其貴族的稱號，遂利用這個光榮的稱號，在巴黎社交界大出風頭。而同柏林方面的祕密勾扯，以瑞士

爲根據的陰謀之序幕，便從那時開幕了。

勃羅後來像風車一般，奔走意大利、瑞士、美國各處。曾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羅馬某旅館，開最初的祕密會議。列席者，是埃及某官和他的兩個內侄，連勃羅共四人。

勃羅在席次提出這齣戲劇的梗概說：『在德國，是希望早一日回復平和的，但若是想促進法國的和平論，只要用我的手腕，便沒有什麼困難；只要把兩三家報紙弄到手，便可橫行天下。這必要有多少的資金，須向德國政府方面賣臉；請埃及某官在這時候，出一些力何如？』談到收買報紙的金額，勃羅說：『不要幾多，只須二萬萬法郎。』

四個人商議的結果，決定即派埃及某官的內侄赴柏林，同德外長雅高開始協商。但一聽說要二萬萬法郎，雅高也不得不躊躇起來；結果算是照原價打了個一折一扣，由德國情報局付給二百萬法郎，從瑞士銀行開一張支票，經埃及某官的手，交付勃羅。

但勃羅從這筆款子中取出百萬法郎之後，突然變卦說：『這樣的少數不足取的錢，打算做什麼？』埃及某官同他的內侄，也都沒有辦法。向勃羅說：『那末，我們光弄一點手續費。』遂從餘剩的百萬法郎中扣除十二萬法郎，把其餘的八十八萬法郎，退給德國情報局。

百萬法郎上腰的勃羅，把德探事業，暫時中止，以行所無事的態度，着手做新事業。所謂新事業，就是把軍用汽車和家畜類，或各種軍需品賣給德國政府。

勃羅以瑞士百倫爲根據地，開始軍需品交易之後，德外長認出他的手腕的非凡，切盼他擔任收買法國各報的事情。但勃羅說：『二萬萬法郎，少一厘也不行。』他同德外長的祕密交涉，當時駐百倫的英

國公使館，也得知一些。

德探陰謀交涉的再開，埃及某官同他的內侄們，都很盼望這事的完成。先在黨徒間設通信暗號。又規定：德國發來的通信，概在米蘭接收，然後用驛遞辦法。

不久，有同德外長雅高的交涉，埃及某官派內侄趕速往柏林去。雅高的提案，是：『在大體上，對此計畫是贊成的，但二萬萬法郎，數目過多，所以希望第一期付款額爲一千萬法郎；按月付百萬法郎；十個月付清。』埃及某官即從維也納經米蘭，發暗號電報給勃羅，約定在瑞士某地爲第二次的聚會。

幾天後，在瑞士的祕密會議又開了。列席者除以前四人外，還有德外部代表和意大利的新聞通信員某；還有一個德國加特力教的代表。

在當日的會議，埃及某官和他的內侄們拒絕那個加特力教代表的列席；因爲他在德國議會做過非難間諜制度的演說。那人遂退席。另外七名祕密協議的結果，爲了勃羅提議『每百萬法郎的數目過少，要求再加，』埃及某官的內侄又去柏林三次；埃及某官並親自出馬往維也納。勃羅便迅速着手收買法國報紙的工作。

勃羅除收買法國報紙以外，更收買在法的外國通信員，並且親到美國活動。及至美國國務院查出前駐美德大使本斯托夫發給勃羅運動資金的證據以後，勃羅在本國的陰謀，也跟着暴露出來。旣如 A 項所述：勃羅又成了獄中人。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在巴黎開軍法會審，檢查長先略述勃羅的經歷，論斷這個最可禁忌的事件，說是開戰以來的最大叛逆事件。要求對於以一千萬法郎的代價賣了祖國的勃羅，予以死刑的處分。

於是勃羅的半生豪奢和陰謀的生活，遂結束了。

因為勃羅的法螺極大，所以一時歐、美諸國稱善吹法螺爲『勃羅主義』。

(D) 對華的新聞外交政策

德國對華的新聞政策，在俾斯麥下野（一九〇〇）前數年，便已着手（詳見後）。在這以前，列邦在華間接直接，用西文或華文辦的報紙，不一而足，但講到它們的外交策略上的意義，恐怕沒有重過德國的。

在申報王光祈君的德國通訊，德國對華之外交項下，述及戰前德國對華的新聞政策，頗爲簡明扼要：

『……有一次，記者晤一曾住中國之德人某君，伊云：中國人尙未十分了解報紙力量之大，故一般人對於報紙皆甚淡然。中國報紙多偏於消極的批評，而缺少積極的建議；故其影響於政治社會者，亦偏於消極方面。至於歐洲報紙則不然，不但消極批評，且有積極建議。一家報館之中，例有專門學者之顧問數十人；每一問題出，必由專門顧問加以精密討論，然後著爲論文，以作社會之指導。故其效力常影響於政治社會之積極方面。卽就消極的攻擊而言，亦較中國報紙有力；因報紙之攻擊，實爲國民表示態度之第一步驟，若攻擊而不得勝，則第二步驟之革命手段即緊隨其後。故歐洲人視報紙之攻擊，爲革命之動機。於此可想見報紙在歐洲勢力之大矣。報紙力量，既有如許之大，故歐洲人以辦報爲征服或感化人類思想之大利器，決不似中國人以新聞事業爲兒戲，明乎此，則記者此篇關於德國在華新聞事業之通信，或亦可引起吾親愛讀者諸君之注意乎。』

記者上次通信，曾以德國對華之學校政策報告於讀者諸君之前矣。新聞事業者，亦廣義之學校政策也。何以言之？學校政策者，欲製造德國式之中國青年，新聞事業者，欲製造德國式之中國人民；不過前者範圍較小，後者範圍較大而已，欲明今後德國之對華新聞事業，不可不追述戰前德國在華之新聞事業。

自一八八六年德國在華創立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r Lloyd*)週刊一種，在華德僑消息賴以靈通。然該報之缺點有二：第一，該報係用德國文字出版。華人能通德文者極少，僅有少數高等政治機關選譯一二，以備參考，在中國社會方面可謂毫不發生效力。至於其他各國在華組織報館甚多，而其所用之文字又較德文爲流行，故其主張易得中國人士之了解。德文新報用以流通德僑之消息則有餘，以之對抗各國新聞政策則不足。此其缺點一。第二，該報既係週刊，每有重要事實發生，不能立即登出，故其效力遠遜其他各國之日報。此其缺點二。當時已有德僑察知此弊，擬用英文辦一日報，以鼓吹德國政治。然其時又有多數德僑以爲宣傳德國思想，而用他國文字，實屬可恥。故採用英文創辦日刊之議，終不果行。直至歐戰已開，中、德感情，日益隔閡。於是在華德僑始大覺悟：非斷然從權採用他國文字發行日報不可。所謂戰爭(*The War*)及中德日報(*Die Deutschen Zeitung für China*)兩種報紙，遂應時勢之要求而產生矣。戰爭係用英文，中德日報係用德文，大鼓吹其「德國主義」。此外，在天津方面，有北洋華德日報(*Tugablaat für Nord-China*)，在青島方面則有青島新聞(*Tsingtauer Neuesten Nachrichten*)；然皆規模狹小，催眠羣衆之力量不大。除上述各報，爲德國之宣傳機關者，尚有二種：一爲德華電；一爲發行華文書籍。

德華電在中國頗有勢力。惟此項事業，需費甚多，戰後經濟恐慌的德國，是否有力恢復，實屬最大疑問。在戰前，德國曾印有一種敍述青島內政之華文書籍，初印一百五十本，分送中國各政治機關，未幾，各機關皆來函稱贊該書，並要求再版。於是德人知宣傳「德國主義」之華文書籍，頗為中國人士所注意，遂擬編著一部「特為華人之德國書籍」(Deutschland= Buch Für Chinesen)，印刷三萬部，以便廣為散布。後值戰事發生，此事因而擱置。統觀戰前及戰期中，德國在華之宣傳機關共有三類：一曰報紙；二曰電報；三曰華文書籍。現在德國金融恐慌，若欲一一恢復，實為勢所不能。惟其國人以新聞事業重要，擬於相當範圍內，設法恢復一二。除德華電需費浩繁，恐一時不能恢復戰前原狀外，目下所擬從事者：一為日報；一為華文小冊。

日報擬辦德文、英文、華文三種，其立論專以迎合中國人心理為主。據德人觀察，現在無論任何黨系，對於下列五條意見，皆歸一致：即（一）取消領事裁判權；（二）財政獨立權；（三）關稅獨立權；（四）取消外國在華之郵政；（五）撤退外國在華軍隊。日報對於上述五條，宜時加以鼓吹，使中國人皆以德國人為至良之友，則日報之功用見矣。德、英兩種文字之報，當然由德人自辦，不假手於他人。即華文日報，亦應由德國領事署之翻譯官辦理，受領事之支配，以宣傳「德國主義」。戰前德人散布華文小冊，既收效果，今後更當努力編著華文書籍。其內容即鼓吹德國戰後之如何重興，工業之如何恢復，教育之如何進步，對華之如何親善，要之，其宗旨在博得中國人之同情而已。此種宣傳，亦可謂為廣義之新聞政策。

……再述德國內地報紙對於中國之關係。在戰前，德國內地日報，登載中國消息者，只有下列

各種：柏林地方報（*Berliner Lokalanzeiger*）；克倫日報（*Kölner Zeitung*）；佛蘭克福日報（*Französischer Zeitung*）。雜誌中登載中國消息者，有下列二種：德國政治（*Deutsche Politik*）；中德聯合會之中國記錄（*China archiv des Deutsch-Chinesischen Verbandes*）。以上各報章、雜誌所記載者，大半皆係德國遊歷中國所報告之消息，無非描寫中國人如何穿衣吃飯之事，以供該國人士茶餘酒後之談資；間有一、二作政治談者，亦無非與中國官僚曾經談話幾次而已；至於中國之政治趨勢如何，學術思想如何，固未嘗有深切之論評也。其尤可痛者，在華德國教士，更喜描寫中國之一、二野蠻狀態，以告其國人；故一般德人皆視中國爲野蠻民族，毫無文化之可言。記者每遇德人，輒將中國文化廣爲宣傳。伊等聞記者之言，始恍然昔日之受欺於教士也。大抵教士之喜談中國野蠻狀態，亦猶唐僧取經之描寫西域奇險狀況；蓋非此不足以顯其信道之篤，與夫冒險之能也。

專賴遊客教士之報告，當然不足以獲得中國之真正消息。勢非派遣富有知識之新聞記者，前往中國實際調查不可。然德國內地報紙之有駐華訪員，只有佛蘭克福日報一家，且爲時亦至暫（據聞該報曾派 A. Paquet 及 F. Wertheimer 兩君至華，未久即歸）。現在該國報紙所載關於中國之消息，多係取自英、法各報。近來各報，有鑑於前此中國情形之隔閡，擬特派員來華；若一家報館之能力不能擔任，則由數家報館合派。擬在北京設置一人，以報告北方消息；上海設置一人，以報告長江流域消息；廣州設置一人，以報告南方消息。派遣此項訪員，以曾在中國作官吏或任教習者爲合選。』

以上所舉過去德國在華各報，僅是就旗色最鮮明者而言。另外還有所謂『掛羊頭，賣狗肉』的：如

美國人經營的天津星期報 (*The Tientsin Sunday Journal*) 的被收買，和英文北京日報 (*Peking Gazette*) 的被操縱（一九一四），以及用華人何某做傀儡而經營（一九一五）的英文北京晚報 (*Peking Post*) 之類。

戰爭，是戰期中在上海辦的。並且贈送日本報社和有名人士閱看；同時印刷日文通信，贈給日本報社。

中德日報，是戰期中德國在東亞方面新聞政策的重要設施。對於列邦和中國的挑撥離間的態度，是很積極的。

(e) 新聞政策的末路

德國新聞政策的效果，可是怎樣呢？先就中國而言，各機關報都已跟着中、德宣戰而消滅。日本在開戰不久便奪去它的宣傳根據地，同時，在報社方面，也謝絕了它的『贈送』的宣傳通信。法國則勃羅就縛之後，什麼都不說了。而在美國，尤其不美！因為德國收買美國報紙之說，宣騰起來，一切報紙和報人，縱然同情德國，而為力避嫌疑起見，也因畏懼人言而不敢傾吐真誠。那素來對德無好感的報紙，為這自然要更其顯示它的排德的態度。終於使美國多數人民同懷恨德的心情。

又，為了那個新聞操縱公司的肆意收買內外報紙的舉動，曾經遭遇德國自由派諸報紙的嚴酷的攻擊。

一個不大著名的外國通信社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從巴黎發出德國新聞政策之徒勞一文，說得很好：『文字鼓吹，亦稱新聞政策，各國皆利用之，所以發抒自己意見，左右他人言論也。各國大半

於必要時偶一用之；惟在德國則極重視之。德政府行政部如外交、海、陸軍等，各設專司，發表與該部有益之消息。此外又有情報局及私人所組織之通信機關以鼓吹德國與他國間之交誼，而期造成各處利於德國之輿論。此種機關，成立已久，不盡始於歐戰發生以後也。其最重要者，爲德意志過海電社（詳見前）。此社成立於一九一四年之春，專以鼓吹德國利益爲務，與萬國新聞社性質迥異。德國向有胡爾夫電社，但係半官性質，發揮言論，傳佈新聞，不得不稍有顧忌。若過海電社，則在名義上係私人所組成，儘可任意發電，而不由政府負責。故改頭換面之戰電，淆混是非之新聞，悉由該社逐日發無線電分致各國；有時承當軸意志，凡政府未便公然負責之讐言，亦代爲發表。觀其消息之傳佈迅速，無稍間斷，已可見當軸之特別優待矣。漢堡殖民協會與德國實業戰時聯合會，亦爲托名私人組織之鼓吹機關。餘如德華協會、德亞協會、德布協會、德巴（巴爾幹）協會等，亦各就其範圍所及，分別運動；而南美、中美尤爲德人鼓吹最力之地。第事之曲直，究非巧言所能掩飾，迨真相既明，新聞政策遂失效力。美國、中國及中美、南美諸共和國，或對德宣戰，或與德絕交。德國運動之結果，適與其所期望者相反。理直則言順。苟理不直而徒恃空言，嘵嘵置辯，縱能淆惑耳目，亦必暫而不常。觀於德國新聞政策的結果，即可知其故矣。

德國的新聞政策，既是如上所述的遭遇着它的內外的攻擊、排斥的惡劣的運命；單就美國報界自從發生德國收買的事實以後的對德態度說，確實也是算它戰事失敗，乃至帝國沒落的重要原因。然而德國的軍國主義者，似乎有至死不悟的樣子。比如德國名將魯登道夫（Von Ludendorff）曾在他的著作中說：德國的戰敗，不是武力的問題，實係宣傳力不够。威廉廢帝也曾說：『我們不是敗於軍事，而是敗於沒

有倫敦泰晤士報。這當然是因為在大戰中泰晤士報鼓吹中、美、日等國加入協約國甚力，卒告成功的緣故；也算是追懷普、法戰時泰晤士報為彼効勞的往事的感慨。但廢帝卻沒有想到普、法之戰與這次大戰的性質；更不知道陰謀詭計的新聞政策，人智越進步效果越少的道理。

(3) 舊俄的新聞外交政策

次於德國，在國際間使用巨款，操縱報紙的，還有舊俄帝國政府，這是由蘇聯政府所暴露的文書而被發見的有興味的一例。

革命完成後的蘇聯政府，在翻閱帝政時代的舊文書，查考祕密條約的有無，並且研究歐洲大戰的真相時，偶然發見舊俄政府在巴爾幹戰爭和日、俄戰爭當時，對於法國的報界，花費巨款的事實。即薩索諾夫和他的前任外相們那一般當時舊俄政界的大人物，都曾為了這事，書信往返，商議操縱法國報界的事情。內中駐法高級武官兼財政專員拉發魯維奇 (Raffalovitch)，是政治經濟學會會員，常寄稿於法國各種經濟雜誌的人，他的關於操縱法國報界的信札，最露骨地說明操縱的真相：

『……根據上述，來月的津貼額，應為十萬法郎；但所謂來月，事實上是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一日的六週間分。從前的津貼是以每月十五日到次月十五日為期限。本年二月以來，一切都是這樣的數目；但照現在的決定，今後每月五萬法郎便够了。……又以前在報界所花的錢，總計四萬八千三百五十法郎；內中津貼記者個人的部分，佔去一萬三千三百法郎；又對於地方報和其它，佔去一萬四千五百法郎。』

這是拉發魯維奇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呈給本國財政大臣的信札。一九〇四年，是日、俄戰爭的起初，就是

舊俄政府在法國市場賣出八萬萬法郎公債的時候。即舊俄政府在這種時候實有利誘法國報界的必要；尤其不能忘掉對於經濟關係的報紙、雜誌的操縱。

一九〇五年向法國各報散布的黑錢，以昧旦報 (*Le Matin*) 的三萬五千法郎爲起頭，合計爲二百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一法郎。最有興味的報告書的內容是用出版的名義，支出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法郎的事情。據蘇聯政府的說明：這是『爲填法國報界的貪慾而使用的黑錢。』又就一九〇五年在法國報界花去的黑錢，加以詳細的說明，大體可分四期：從年初到奉天戰爭，用二十四萬七千七百法郎；從奉天戰爭到講和，用百零三萬七千法郎；從講和那年（一九〇五）十一月，用二十萬法郎；從十一月到所謂帝政時代的改革運動，用三十萬法郎。但照其後的預算，決定每月用十一萬五千法郎。

更就報紙分別考察：昧旦報本身雖然極力否認受舊俄政府的津貼，但法國人道報 (*L'Humanité*) 記者麥爾 (B. Mayer) 反駁它說：『昧旦報是很大膽的。但對於我們的所說，卻誇飾地說是含於什麼出版的名義中的事情。報紙在它的要求不被應允的時候，登出不利的記事，脅迫對方，或是在廣告上得到巨款，這可稱爲什麼呢？』

麥爾更引出一件日、俄戰中俄方官憲的信札：

『我們必須把與昧旦報保持接觸的方法當作實際問題。因此，爲了該報的態度——至少使它持有利的中立態度——必須給以巨數的錢。在比利時做爲反對俄國的信譽運動之際，就有一時付與五、六萬法郎的例子。這還是在平和時代的事情。況在現今的形勢，一個月僅付三千法郎，必然是要被拒絕的。在俄國沒有何等問題的時候，昧旦報未必是重要的；但在目前，使它持中立的態度是

最必要的。這是我要求閣下承諾的理由。即爲在報紙之政治的方面加以壓力起見，多大的犧牲是必要的；又爲淨化昧旦報的態度起見，這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幹這事，必須化錢。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等候閣下的指令。』

對於這封信，所謂『閣下』者，很贊賞這種新聞政策，遂向昧旦報，作爲關於俄國財政的廣告費，給以巨數的錢；不僅新聞社經理，全體社員也都得到相當的實惠。假如是個有地位的人，每月可以得到千法郎。這都是人道報說的。

不僅止此。還發見昧旦報的經濟記者某，對駐巴黎的俄國官憲，求論說材料的信：

『我在以後的六個月，爲了報答俄國對昧旦報的好意起見，每月想寫兩篇論說。我已經在關於俄國公債價格的兩篇論說上，把手邊所有的文獻都使用了。若是您肯供給我以關於俄國的文獻乃至報告書一類，幸甚，盼甚。我可從其中採取論說所必需的材料。』

接到這信的俄國官憲，立即向本國政府索取應供給昧旦記者的材料。

除昧旦以外，還有時報 (*Le Temps*) 和 “*Economist Europe*” 雜誌，都有以廣告費名義，每月拿俄國政府七、八千法郎的形跡。並且這些授受契約，似乎一直繼續到一九〇八年；在同年三月駐巴黎的俄國官憲送回本國的祕密報告書中，記有以每月一行五法郎的比例登出四千行廣告、又以一行十法郎的比例登出二千行廣告的約定事件。

在馮列山的法國新聞事業的現狀一文中，也有可做上述註釋的紀錄：

『法國的大部分報紙，特別是巴黎的各報，老實說，乾淨的程度是很不可靠的。尤其是那幾家

大報的經理先生們，幾乎整天在那裏打算盤，怎樣好去「擇肥而噬」。敲竹槓的天才，絕在一般人以上。例如十幾年前經過蘇俄政府所發表帝俄政府與巴黎報界的勾結黑幕，就是一個明證。……自此事發表以後，因為證據確實，巴黎報界的聲譽就大受損失。

那幾乎是沒有例外的：巴黎各報常年得到帝俄政府的津貼，替俄國在法宣傳。當每次帝俄政府在法借債時，各報館經理先生們的腰包，便更加重一次。據說，當時巴黎各報所得到帝俄政府的每月津貼費如下：

費 加 羅 報	五千法郎	小 新 聞 報	四千法郎
新 聞 報	四千法郎	時 時	三千法郎
小 巴 黎 人 報	三千法郎	巴 黎 遷 聲 報	三千法郎
哈 五 斯 社	二千法郎		

其餘各報每月一千或數百法郎不等。當日、俄戰爭時代，帝俄政府在法所費的黑款，約如下表：

直 接 津 貼 各 報	一 九 ○ 四 年	一 九 ○ 五 年
廣 告 宣 傳 費	七二五、〇〇〇法郎	一、七八二、七〇〇法郎
	一五一、二一〇法郎	一四八、五〇〇法郎
晨 報（即昧旦報）		三五、〇〇〇法郎

在一九〇四年帝俄政府所費的，尙一百萬法郎不到。到了一九〇五年，就超過兩百萬法郎了。巴黎晨報從前因為說價還價未妥，所以在一九〇四年該報沒有領到津貼，但在一九〇五年就也得到三萬五千法郎。帝俄政府與巴黎報紙間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蘇俄革命成功以後始中斷。例如時報在一九一四年間尙與帝俄政府訂約：每年由該報代出俄國畫報專號兩次，材料完全由帝俄政府供給。時報所得到的利益是每年一十五萬法郎。這種過去的歷史所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因為自從東北事變以後，日人在法國報紙上活動異常，一參照這個史料，我們就不難一目瞭然了。（註一）

還有一段可作為本項事實的旁證的較近的紀錄：

『中國與日本在歐洲都有同樣的國際宣傳。可是中國與日本所利用作為宣傳的方法與手段，各有不同。日本不惜用大量的津貼，也可以說是賄賂，用在法國的新聞報（*Le Journal*）同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的身上。新聞報每天可銷一百五、六十萬份；小巴黎人報每天可銷一百二十萬份。新聞報是銷在一般法人的家庭裏；小巴黎人報是則銷到機關、公司、商店職員的手裏。它們的內容，因為得了日人的酬報，老是為日本張目在仇視着中國，以及不利於中國的消息，它們都儘量地刊載；甚至於小巴黎人報派人到某大使館接洽宣傳的方策。中國的宣傳方法是比較失敗的，因為有一位法國的中間人他從中國公家拿了幾十萬塊錢，他僅找到與他有關係的機關報來作為宣傳的

報紙；因為這中間經過了這位中間人的中飽，所以化了大量錢，並沒有用到實際上去，所以很多得不到中國方面津貼的報紙，它們總靦顏不顧，捏造是非在罵着。這是法國新聞紙風紀問題。」（註二）

（註一）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三號，頁二〇二。

（註二）沈頌芳在新聞界的風紀問題中的一段談話紀錄；見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記者座談。

五 對抗宣傳的手段

（1）在中國的事例

要想對抗宣傳，必須使用宣傳。這雖是一個原則，但國際間的宣傳，一旦成了魔障，對抗宣傳，往往緩不濟急，是非使用外交手段，施以嚴厲的制裁不可。

在爲列邦的宣傳攻略所包圍的中國，由政府的外交部或交通部出名，取締外報或通信社的舉動，在華會後才有。就是當奉、直戰爭時期（一九二四），專事造謠、挑撥的順天時報，一天忽由日兵守衛；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爲這事向某使提出嚴重抗議，使它撤去。但所爭僅在守衛權，並沒有顧到報紙的宣傳，所以這件事做得沒有多大的意義。

其次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政府交通部以造謠挑撥的理由，取消了東方社的發電權；並且連累住塔斯社（Tass Agency）也被取消了發電權；約有一個月光景，經一個無知識的武人的疏通，交通部又准發電了。

在武漢政府時代（一九二七），一時有過對外電的嚴重的檢查。這種檢查方法，完全取範德、意諸

國，就是（1）刪節外電的內容；（2）延緩拍發，使它失去新聞價值；（3）扣留不發。這當然是洞悉列邦對華宣傳策略並擅長外交的陳友仁的計劃。那時外國電社，頻頻叫苦。這確是民國以來取締外電較滿人意的事。

再次就是濟案發生之後，南京政府外交部因日方用宣傳湮沒慘殺事實，甚且說蔡公時未死，所以製作文件，據實辯正。這也僅僅是『辯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平當局會議取締外人通信社：因屢次造謠、挑撥，決定令郵局停寄；並令（註一）報館勿用該項稿件。

一九二九年六月，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氏將紐約泰晤士報駐平記者亞本（H. Abend）驅逐出境，並電知我國駐美公使伍朝樞，逕與美方交涉。這可說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初的紀錄。關於這個事件，密勒氏評論報載有一文，詳述紐約泰晤士報數年來派駐中國通信員之變遷及其對華政策，很值得一讀：

『當國民革命軍佔領長江流域以前，紐約泰晤士報派密勒（Thomas F. Millard）氏（按即密勒氏評論報原創辦人及前總主筆）爲駐中國通信員。爲時頗久。密勒氏每星期寄通信一次，在新聞界稱此等通信爲「解釋的通信」，其意謂其文不僅記述新聞，並企圖解釋其當時之背景也。如是者，在國軍出長江以前，繼續多月。迨國軍佔上海之前數星期，泰晤士報當局突然通知密勒氏，謂已另派一通信員接替。此君爲摩爾（F. Moore）氏，亦熟知遠東政治；但其見解不同。摩爾氏曾一度爲聯合通信社（The Associated Press=A. P.）駐平通信員。一九一五年日本關於二十一條要求之陰

謀，被氏詳細探悉，報告聯合通信社。但該社因日本駐華府大使正式否認二十一條要求，不允將報告發表，氏遂辭職返美，別就他報及雜誌事。一九二一年，日本外務省聘爲參議，至一九二六年爲止。一九二七年，乃由泰晤士報派來中國，代替密勒氏。

泰晤士之辭密勒而用摩爾，美國報界大爲震動；蓋因兩氏通信之論調不同故也。密勒對中國革命，取同情態度，並努力說明其爲中國歷久對自主、獨立、奮鬥之當然結果。摩爾氏則所持政策恰相反，彼謂中國革命純由蘇聯政府煽動，欲在中國設置共產政治，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密勒氏主張列強不干涉，俾中國人自作其救國運動。摩爾氏則主張美國聯合英、日以武力干涉。夫一報紙於旦夕之間，突變其贊助政策爲反對政策。當然於其讀者間引起許多疑問。聞泰晤士報之發行人奧吉司(Adolph S. Ochs)氏曾接到來函四千餘封，反對摩爾氏之通信，簡言之，摩爾氏竟因反對太甚而被召回，改派亞本(Hallet Abend)氏承其乏。亞本氏於數年前由綠杉磯埠來遠東，任事於北平某英文報。其通信論調雖不主張干涉，而大引起一種影響，覺國民政府統一及和平兩點，殊乏希望。兩星期前，國府以氏之「惡意的不公正態度」等爲理由，正式聲請美使馬慕瑞將其遣送歸國。據最近合衆^就通信社(The United Press = U. P.)華府四號電訊，謂據可靠消息，馬使拒絕遣送亞氏。電中又謂華府方面不信在領事裁判權之下美使有權遣送美國公民離華。

由是觀之，除非紐約泰晤士報自動召回亞本氏，中國政府一時將無法遣去之，至少須遲至一九三一年關於領事裁判權之中、美條約屆滿之後；其情形正與國府圖遣送字林報記者索克恩氏一案相同。雖然，在法律上國府縱不克達到遣送之目的，而此事正足使國府得一好資料。藉以說明領事裁

判權制度作用之於中國不利，外國新聞記者可以任意放言也。抑紐約泰晤士報之對華政策，亦殊堪注意：當中國國民運動限於華南各省，衆皆目爲「又一內戰」之時，該報採取「友誼」政策，披露密勒氏之通信。迨國民革命勢力膨漲，有控制全國因而危及所謂外國「特別權利」之勢，則突然撤換通信員，而改取「反」華政策，此種可異態度，究含有何種最後之目的歟，無怪中、美兩方咸大以爲疑也。』（註二）

雖然驅逐發生了問題，可是北平各界，因亞本故意侮辱中國，於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頗受不利之影響。對他極力表示不滿。街市中貼有『驅逐亞本出境』等字樣的標語；而各界的宴會，也都一律不再約該記者參加；當然在電報局又取消了他的發電權。這樣，亞本已無法繼行職務，離平到滬，藉租界爲護符，利用外國電報公司，繼續反華宣傳。但外交部對亞本的留華，決不放鬆，不達驅逐出境目的不止。外交部並不滿紐約泰晤士報，實因亞本記載不實，不得不採此積極手段。亞本終於自動返美。於翌年重行來華，留滬通信。其態度也逐漸改善。遂於一九三一年四月託美使詹森（Z. T. Johnson）攜道歉函一件，致外交部長王正廷，以該報名義，向中國道歉，同時對於本人屢次記載不確實的事實，表示極端歉意。王氏以該報和亞本已經覺悟，並正式道歉，已表示接受，並轉函交通部，恢復了他的發電權。

一九二九年八月，又因造謠、挑撥，停止和文上海日日新聞的郵運。一直到翌年四月，日日新聞才派代表向外部正式道歉，並自願轉變態度，請求恢復郵運。

在一九二九年冬，外交部又因電通社妄造新聞，曾函駐華日使重光葵，告以中國政府已決取消該社

發電權。後來接重光葵復電，說該社已表示悔過，並且說以後對於所發文電，當格外注意，務求詳實。外交部遂恢復了它的發電權。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間，外交部因為日聯社近來所發關於中國消息，每多捏造事實，淆亂聽聞。先飭京、滬長途電話，禁止該社通電，後又咨行交通部，轉飭全國各地電局、郵局一律停止收發、並遞送該社稿件。『某外交要人云：……在華方甚合理。遠因在去年戰事，該社頻頻挑撥，曾經政府警告在案。彼答交通阻隔，偶有虛報，自認錯誤，允於交通回復時，留心記載。乃軍事停後，仍不改前態。最甚者，二月三日挑撥桂省事變等消息。經政府一面向日本抗議，一面停止該社發電。……所以未停止其它日本報社發電者，因日聯社太不像話也。近日聯社佐佐木，央求日本駐京記者，用「日本記者團」名義，呈請日代辦重光，向日政府提出抗議，請為解放。……而該社復在滬印刷傳單，誣謾吾政府。其傳單今早在京已發現。似此情形，當局或將於必要時，使佐佐木出境』（註三）。又過幾天，外交部情報司幫辦吳天放君（註四）又正式發表出如次的一段談話，藉以答復日記者的宣言：

『……前日王部長拒見日聯社駐京記者，乃因該社素日迭有不實記載。曾與一再交涉，卒不悔改。……凡此不利於中國之不實消息，該社皆樂為製造宣佈。……經外交部數次警告。日使館於去年十二月間復書：允促該社注意；惟在戰時，各方情報繁，難免失實，並非故意擾亂，自後當慎重登載諸語。惜該社……頑不悛改，於今戰事早已終了，統一告成之後，撰載仍如故。……長此胡鬧，外部方面，遂於三月十三日招待新聞界時，對該社記者暫予拒見。聞交通部方面對該聯合社發寄新聞電稿亦令暫予停止。查二部之意，莫非皆在警戒，使其悔悟自新。日官方與新聞界，要知此

事孽由該社自作，於人無尤。至於吾政府對駐外記者之言論自由，向為尊重。外交部為便利外國駐華記者行使新聞職務計，且辦理註冊登記，凡經核准，即予以自由發電權，並予以善意的保障；記者苟不造謠滋事，此種發電自由權，可以享受無盡；若挑撥造謠，則有妨害駐在國之治安，自非嚴予取緝不可。此按之無論何國，無不皆然云。』

同時，中央宣傳部特派中央通信社長余唯一來滬，宴請（註五）新聞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五大報主幹，請國內新聞界於最短時期，一致拒用日聯社稿件。這幾家報館馬上便函告日聯社，叫它停稿。但該社對日本報社，則仍照常按日拍發。因該社是以滬埠為新聞集中點，按日收受平、漢、粵等處『特派記者』的新聞電。再由上海轉拍至日本和別處。因為各地的發電權停止，所以那些『記者』採用拍發私人電報辦法，由各地拍至上海，再由大東、大北電報公司轉拍至日本和別處。而在該社內，並用無線電收音機，接收各地消息。嗣經該東京總社，派遣代表到南京，向外部表示歉意：保證以後不再發表不確消息；並撤換駐京記者。這才恢復了它的郵電權利。但後來該社故態復萌，亂造謠言。中國外交部特又照會（一九三二、一二）日使，請予嚴重取緝，大意略稱：『日人在華經營之報紙及通訊社，對於中國政局時有不實之紀錄。淆惑聽聞，影響治安，至為重大。……查該通信社前此一再造謠，雖經中國政府停止其發電權，並由本部照請貴使館取緝在案。乃該社不知悛改，仍然偽造消息，惡意宣傳，殊屬不合。應請貴公使嚴切誥諭：嗣後不得再發生此類不實之消息。』（註六）但這樣軟弱無力的一紙照會，自然是不會發生效力的。

又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國政府停止上海英文月刊遠東時報（*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郵

寄。因為該月報本爲世所公認的某國宣傳機關。編輯人和發行人爲美國人李氏(G. B. Ree)在上次中國反對南滿大借美款的時候，他就已經著專論（一九二八）詳述某國今後對滿洲的計劃，其目的在使東三省脫離中國，而宣布歸某國保護。並極力擁護這種計劃。按李氏受某國豢養，專事攻擊中國。這時期他的宣傳根據地是在美國；而宣傳要綱就是企圖使美國人迷誤於滿洲的真地位。因爲李氏是傀儡國的開國功臣，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傀儡國組成後，便給他一個顧問的地位，並於是年八月，派他伴同趙某，經日、美赴日內瓦，以便於國聯大會開會時，乘機宣傳；某國要拿傀儡國加入國聯，大碰釘子，所以此行勞而無功。但因其人在日內瓦等處作不利於中國的惡意宣傳，同時在以注重機器、工程、經濟、商業等的進展『爲烟幕的遠東時報上常作不利於中國的政治妄談，爲日本在華行動作辯護。故有取締其郵寄的必要。

一九三三年三月，外交部情報司以近來日本報社大肆造謠，爲使國人明瞭各種謠言來源起見，擬隨時編製日通信社的造謠表，俾知日人陰謀所在。但造謠表的編製，並非始自此時，在一九三一年春間的取締日聯社時代，便已製過，可是結果，只能使那些挑撥離間、顛倒事實的『妄報』，生出二重三重的效果而已；筆者在這裏所以把歷次我外交部指出的造謠事實一概略去而單寫出交涉要點者，正爲此耳。

要之，關於取締外人的新聞政策，在這幾年，算是能够澈底行使，而且收得相當成效了。這確也算的是惡性宣傳的對策，是同既述的北平報夫公會和郵務公會的對付順天時報同樣的。但對於外報，停郵則可，對於外報通信員，驅逐也可，只是對於外國通信社，僅取消發電權不是根本辦法；好容易取消之後，來一封『道歉』信，便又恢復，尤其不是辦法。

究竟應該怎樣對付外報和外國通信社呢？對於前者可照一般取締的辦法；對於後者，可拿最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通信界發生的事實作榜樣。就是美聯社社長特意到莫斯科，要同塔斯社訂立契約，交換電訊；塔斯社允之。參與塔斯社長杜勒茨基（J. G. Duletsky）在外交委員會所設的招待美聯社長的盛宴的，除蘇聯名記者拉狄克（Karl Radek）之外，還有蘇聯作家和美國駐蘇聯大使，以及美、蘇外交官員多人。可見美、蘇兩國通信社是怎樣地看重這個交換電訊的事情。在現代，甲國收受乙國的通信社的電訊，必須經過這樣慎重的程序。即甲國的通信社要想往乙國發稿，必須由乙國的國家的通信社經手代發；乙國對甲國也是這樣；如英之路透，美之聯合這兩大資本帝國主義國的通信社，不特不能直接往對方的本國各報發稿，就連對方的殖民地也是不能直接的。在『國家』這個牆壁還沒有拆除的時代，這本是正當的辦法；可藉以防止煽動、挑撥種種情弊的發生。

（註一）這本是應由報社自動取締的事；但這是難以期望的，自然非經行政當局『令』一下子，不行。這也是言論不能得到自由的原因之一。

（註二）據民國日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所載譯文。

（註三）申報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南京電。

（註四）吳君其後（一九三四）曾作中國當前最要的國際宣傳一文，載於報學季刊創刊號，可參看。

（註五）這是何等事，也須『宴請』嗎？真要命！

（註六）這個照會是根據外交部同交通部所協定的如次的外國記者取締辦法第三項。

（一）凡外國新聞記者請領發電執照，務須先送外交部審查；經外交部核准登記後，方可向交通部領用執照。照上並須有情報司長的副署。

（二）交通部發給執照時，須將領照人的姓名、國籍、住址、及何報社等，開單送外交部存查。

(三) 外國記者倘有違反定章或記載失實等情，即由外交部加以糾正。輕者警戒；重則取消發電執照。

(2) 在外國的事例

講起在外國的這種事例，真是不可勝述，這裏只能舉其較大而較重要的。

(A) 法國的辦法

外國新聞記者和旅行者，在法國，向來都當被看作間諜；而在戰時，這種觀念，尤其厲害。這確是對於被着『國家』的外套的新聞記者和私人的一種的認識。比如一九二八年十月，哈斯特所辦的國際通訊社 (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 N. S.) 的駐巴黎記者賀蘭 (Holland) 因揭布英法海軍協約於紐約亞美利加報而被逐一事，便是例證。賀蘭在八號那天乘車過巴黎街市，忽然有穿制服帶便服的八名警察攔住他。立即押入警署。賀蘭遂將如何取得海協稿本情形和盤供出，也不能再講『記者權威』或『職業尊嚴』了。賀蘭在警署自白，說他託濮蘭克 (Poulenc) 爍取約文，許以酬金。濮從外部新聞科科長諾伯列 (Nobire) 取得公文兩件給他後，他交在法的哈斯特閱看，並告以取得此項文件的方法。哈斯特遂囑他將此兩件之一，電致美報，用大字登出云。賀蘭又請警長寬恕其罪，並勿根據其供詞而懲罰所供的人。但警長絕不客氣，向賀蘭提出兩種辦法，聽其自擇：第一是受私藏被竊文件的審判；第二是於星期四日離開法境。賀蘭願取第二辦法。雖然經美使署提出抗議，同時法當局又有展緩驅逐之議，但賀蘭終於十一號潛離法境，逃回本國。當時巴黎某報載稱：該件是素來反法而與哈斯特系報有關的英國某政治家所洩露，並且說此人得到厚酬，已成巨富了。這是一種含有作用的反宣傳。賀蘭在警署的自白，是確實的。上述的諾伯列，是三十歲的壯年；是在一九二一年進外部的。濮蘭克是巴黎殷特蘭錫勤

晚報 (*L'Intransigent*) 的外勤記者，並且也同國際社跑新聞，是諾伯列的朋友。據漢說是在同賀晚凌時，偶然掏出這密約稿叫賀看的；但曾聲明不可完全發表。他每星期受國際社固定酬資英金六磅；此外並未受賀蘭分文云。至於諾伯列的受賄，實不成問題。

結果：諾伯列以洩露機密的罪名，受監禁六年的處分，其屬下的諸職員，也分別定罪，漢蘭克被殷特蘭錫勤晚報解職。同時，在巴黎的英美記者協會 (Anglo-American Institute of Journalists) 理事，於研究此案後，因賀蘭屢有不顧及新聞業尊嚴的舉動，決定取消他的會員資格。

僅僅是用哈斯特式的採訪辦法，訪得一件海協密約底稿，就有多人受了這樣的處分。若是像外國記者用對華的舉動對法，試想可將受到怎樣的處分？

(B) 德國的辦法

在德國，也同法國一樣，向來把外報記者看作間諜；而提防科學上祕密的洩露，似乎比軍事還要嚴重。這也許因為它是新聞政策原產地的緣故。比如一九三〇年夏天，巴黎昧旦報 (*Le Matin*) 駐德記者因私入某實驗室攝影，被人發覺，立即遞解出境。

自希特勒柄政乃至獨裁以來，德政府同外國報紙和報人間的糾紛，便一天厲害一天。十足地發揮出它的祖傳的、真正的壓迫輿論的本色。這些原都不可為訓，不足述說，自然更絕對談不到宣傳魔障的打破上；但為映照前述德國新聞政策起見，也有一敍的必要。

一九三三年四月，德政府與柏林的外報協會，發生一種嚴重衝突。該協會約代表一百三十五家外報通信員；國名在二十以外。這回衝突，是因外報協會主席，芝加哥日報 (Chicago Daily News) 特約通

信員莫勒 (Morley) 所著開倒車的德意志一書出版後所釀成。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柏林政府硬說法國小巴黎人報 (*Le Petit Parisien*) 駐柏林記者洛特 (Robt) 做過一篇『說德國社黨自行縱火焚毀國會而嫁罪於共產黨』的文章，限他自當日起，離開德境兩月。又同年九月，當來比錫最高法院審訊國會失火案時，有蘇聯記者兩人出席旁聽，竟無緣無故被警察捕去，遍身搜查；並且說如敢潛逃，即行槍斃。嗣經蘇聯駐德大使署派人交涉，始行釋放。

一九三三年十月，英國每日新聞 (*Daily Telegraph*) 慕尼黑訪員潘特 (Pett) 在柏林被控犯『間諜與大逆不道罪』，拘捕解往來比錫。慕尼黑有德記者阿克曼者，亦因供給潘特消息被拘。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柏林宣傳部長戈培爾 (Goebels) 特作播音演說，抨擊外國報紙，由各無線電臺，傳達全國，同時，無期禁止英國著名報紙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在德發行；因該報曾為文論及德國挺進隊的清黨問題。柏林外報協會以戈培爾語多事實，旋即於十三日起而抗爭，開會以五五票對五票通過決議案。宣言用全世界的輿論，答覆戈培爾的責言；並且聲明在德外報記者，常重公道與翔實，其探訪消息的第一條件，就是正確可靠和迅速。

至同月二十四日為止，在過去一月中，有英國著名的報五種，美報一種，法報八種，餘報十種，被禁在德發行；時期不一。

八月二十五日，辛克萊 (Sinclair) 夫人美國名記者湯姆森 (Thomson) 女士，被柏林祕密警察令她在二十四小時內離德。其理由是女士『在美國報紙發表許多排德文字，為國家自尊起見，不能許其在德享受優遇』云。湯姆森女士即於當晚前往巴黎，在動身前，向外國報界發表宣言，對於德政府所採決

定，表示抗議，說德政府所以命其出境者，係因她曾發表文字，敍述猶太人所受待遇。須知此項文字，完全記載事實，並非表示意見云云。

又，在德國，一切向外國拍發的新聞電報，事前都須經過當地外交機關的嚴密的檢查。

(C) 蘇聯的辦法

在國際間對抗這種政策最厲害，最合理的，就是蘇聯。

是一九二四年的事。自英、意、挪威承認蘇聯後，蘇聯的國際地位，頓然躍起，但因遠東各國尙持敵視態度，尤其是對於素來蔑視它的日本。而在這個當兒，塔斯社通信員史利白克赴日，竟被拒絕入境。於是蘇聯外交部遠東事務局局長達克荷夫斯基，於二月十九日命令所有在蘇聯的日記者，立即出境。次日駐北京的蘇聯公使加拉罕(Karakhan)通告日使芳澤，否認駐海參威的日領爲領事，並說明將在蘇聯境內的日本通信員，一律驅逐。二十一日蘇聯政府又命蘇聯駐日通信員，限四十八小時內退出日本。

在蘇、日通交以後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日本有個新聞記者在莫斯科以間諜嫌疑被捕。日外務省立即電致駐蘇日大使與蘇政府交涉。旋即釋放；在這以前，據說曾經有過一日記者被認爲間諜而槍斃的事情。

爲了報復德國在來比錫逮捕蘇聯記者，釋放之後，仍禁旁聽——驅逐——而並不禁止其它各國報界代表列席一事，蘇聯政府於九月二十六日下令於三日內撤回蘇聯駐德各報記者，同時通知駐德國蘇聯大使，令駐蘇各地德國記者於三日內出境。德大使曾要求蘇聯政府收回驅逐德記者命令，外委李維諾夫

(Litvinow) 已加拒絕，說驅逐還比用別種手段報復德國用有秩序的行爲，虐待蘇聯記者好哩。

又單就蘇聯本身上說，從正式政府成立到現在，依然維持着外國新聞記者所發電報的檢查制度。

(D) 意國的辦法

在以大報棍墨索里尼 (Mussolini) 當朝的意大利，對於內外報紙的取締，自然是格外內行的。

意大利曾於一九二四年七月頒布嚴酷的報紙取締條例六條。但這僅是以對於國內的『治安』爲目的，並不含蓄外交的意義。而到一九三五年二月，突然又頒布一種旨在對外的新令；禁止下列消息洩露到外國：

- (一) 關於和平時海、陸、空軍之組織，額數，力量，和一切行動。
- (二) 軍隊的運輸。
- (三) 海、陸、空軍演習的消息。
- (四) 海、陸、空的軍人或物質上發生的意外事件。
- (五) 海、陸、空軍中有關道德的事情。
- (六) 飛機庫，飛機，和軍艦損害或破壞的消息。
- (七) 防空的設備。
- (八) 除軍部發表外的一切海軍計劃。
- (九) 軍艦武裝和設備的內容。
- (十) 軍事民間飛行場和臨時降落場的修改情形。

(十一) 航空試驗。

(十二) 有關軍事的道路。

(十三) 政府和私人公司輸運軍火材料的消息。

(十四) 軍營和兵工廠。

(十五) 私人設立的製造軍器公司，其原料的質量，存貨的多少，職員的人數。

(十六) 有關軍事的無線電及其它科學的試驗情形。

(十七) 鐵路和交通消息。

(十八) 水電和運河消息。

(十九) 動員的消息。

(二十) 關於戰時組織軍隊的消息。

(二十一) 政府對於國際談判的思想和態度，其未經公布的部分，也嚴禁披露。

這個新令施行以後，最感困難的，就是旅意的外國記者；因為違反這個新令，即以間諜治罪，而且新令範圍太廣泛了。新令中並說明一切可在意國內外發表的消息，概由公家供給；但也不得就消息上加以煊染或表示意見；更不得從中取巧於發表的消息外，另加以它項有關的消息。

首先碰住這個新令的，是美國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Daily Tribune) 駐羅馬通信員，被指為『對於意、阿爭端散播不利於意國的消息』，於六月十三日被官廳勒令出境。後來又有兩個美國通訊社記者在羅馬因發表關於意、阿軍事的『未成熟』的消息，受一番嚴重的『警告和申斥』。

的。又在歐洲，通信員爲規避苛刻的新聞檢查制度起見，常用電話遞送；但在這個新令上，是不允許

第五章 新聞事業心理

一 新聞事業心理是什麼？

新聞事業是在名叫『社會』的舞臺上所演的戲劇。觀眾們雖然不十分明白演的什麼，可是那個優伶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能夠完全捉住全體觀眾的身心而使他或她們一齊亂舞，狂噪，跳躍。

現代的社會生活，凡是政治、經濟、宗教、學藝、法律及其它一切，沒有新聞業，是不能存在的。像這樣的新聞業的支配權，直浸潤到現代生活的末梢。雖然，新聞業之科學的研究，還是分外地被忽視看。誠然關於新聞業之史的研究或技術的研究等，是很發達的。但極少關於新聞業的本質的研究。尤其是像新聞業之心理的研究，幾乎就沒有。因此，在這裏，來一篇新聞事業心理學的素描。

所謂新聞事業心理，可是什麼？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把新聞事業和心理學分開來說。
新聞事業——包括報紙、雜誌、出版物等——是以傳達於大眾爲目的之記述行爲。

所謂心理學，是在種種的精神過程中規定因果關係的定律的學問。這裏所說的精神過程，是指在人體諸機能中不能現出形態的機能的活動過程說的，就是普通所說的內的過程。其次，所謂因果關係，是指在由對既存的事象(A)，參加別的事象(B)，而生出第三事象(C)的時候，存在於AB兩事象的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係說的。但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有單只一回的時候，也有必然的、反覆的時候。在此

中，稱必然的、反覆的因果關係爲因果關係的定律。把這樣的因果關係的定律，從種種的精神過程中抽出、規定的能力，就是心理學。

這樣地，把新聞事業和心理學的輪廓弄明白之後，新聞事業心理學的輪廓，自然也就明白了。即這裏所說的新聞事業心理，是憑藉心理學的光明來照射新聞事業的學問。換言之，是新聞事業之心理學的照明和解說。

二 感覺過程與新聞事業

赫拉克利託斯(Heraclitus)曾說：『無論走怎樣的道路，也難發見心的邊涯，明白地探出心之量來。』這是說理解精神過程之難的。誠如前述，精神過程是諸機能的無形的活動過程，所以正確地把握住它，一定是很困難的。但精神過程不是離開肉體而獨自存在的東西，不外乎是肉體諸機關的一個機能或作用。因之，精神過程，是爲肉體諸機關所規定，並且會對肉體諸機關起反用作；換言之，在肉體諸關係與精神過程之間，是不斷地在行着交互作用的。所以若是捉住肉體諸機關的運動和精神過程的關鍵，從那裏分析並綜合精神過程，是能夠得到理解的。

用這種方法研究的結果，在精神過程中，可舉出最元素的四種過程來：即感覺過程、表象過程、情感過程、意志過程。

先看感覺過程。

我們是憑藉眼、鼻、耳、舌、皮膚等的感覺機關而與事象連繫的。而稱連繫我們和事象之最原始的

過程爲事象的感覺過程。但是，感覺機關，從來叫做五官而限於眼、鼻、耳、舌、皮膚的五種，因之，多有稱感覺過程爲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的；到了十九世紀，關於感覺的知識，便更其豐富了。而在五種感覺之外，還有運動感覺、溫度感覺、壓迫感覺、苦痛感覺（這些感覺機關是在皮膚中與觸覺機關並存的）、均衡感覺（知道身體與在外事象間的均衡的感覺，其機關在內耳）、機關感覺（知道飢渴等等，把它傳達於神經中樞的感覺，其機關是在消化機關、呼吸機關、血液循環機關、生殖機關、排泄機關中）等多種感覺的存在，是已經明白了。

我們由這許多種感覺機關的活動而得知在身體內部的事象，同時，也得知在身體外部的事象。而這種素朴的感覺過程，真是精神活動最原始的形態。

但是這樣的感覺過程與新聞事業，可有怎樣的連繫？固然那個連繫是極密接的；連繫的形態是萬態的。但如今可在其中揀出兩個問題，加以妥當的解說。其一是稱新聞事業是感覺的；其二是魏巴（Max Weber）的定律和新聞事業的關係。

說新聞事業是感覺的，意思就是以傳達於大衆爲目的之記述行爲愈是強烈地去刺激感覺機關，效果愈多；這是由於大衆的素朴性與社會生活的複雜化的緣故。

在精神生活的複雜程度與人類之間，有金字塔型的關係。蓋在金字塔的頂點的極少數的人，過着複雜的精神生活，而在其底邊的大衆都是在過着極單純、極素朴的精神生活。因之，這些大衆，是拒絕複雜的邏輯，或難解的命題，或冗長的記述，而歡迎的真訴於感覺機關的東西。並且許多的新聞業認作傳達的對象的，都是以這樣的大衆爲主。所以在報紙上，簡明的標語比長篇的論文、強烈的色彩比複雜的

邏輯、驚動聽覺的單純的音響比研究事理的論述，能夠得到更多的效果。

但對於過複雜的精神生活階級，仍是以感覺機關爲目標的傳達比非然者多見效果。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成熟，使社會生活複雜、綜錯到極度。因此，爲着整理這樣的複雜、綜錯的生活，人們不得不儘可能去過最短距離的生活，想以最小的犧牲，得到最大的利益。在這樣的時代，短的結論實比長的前提貴重，猛然侵襲感覺機關的標語受人歡迎，乃是當然的結果。還有如後所述，在感覺裏有一定的飽和點而刺激的強度一達於此點，以後感受刺激的能力便遲鈍起來，而社會生活的綜錯，不斷地給與現代人的感覺機關以刺激，是已經達到飽和點以上了。因此，對於現代人，不給以異常的強烈的刺激，便得不到傳達的效果；因此，新聞事業的傳達方法，逐漸強烈，訴於感覺機關的程度也濃厚起來，這樣，才能得到傳達的效果。比如那在新聞事業中的黃色主義的跳梁，就是想滿足困憊、疲勞、頹廢了的現代人的意欲，企圖得到傳達效果的努力的表現。

在這種意味上，新聞事業是感覺的。因爲已經把新聞業弄成這樣地感覺的，所以報人——即以傳達於大衆的目的而做記述行爲的人——自己也不得不成爲感覺的。報人爲正確把握大衆的意欲、傾向，並且使那個意欲充足起見，不能不動起所有的感覺機關而爲取材和傳達。所以報人必須具有像犬那樣的嗅覺，像透視者那樣的眼睛，像處女那樣的銳敏的觸覺。

次說魏巴的定律。

在做感覺過程與感覺原因的刺激之間，有一個合則性。即外部的刺激一增加，感覺便比例着它而增強。但在受入外部刺激的感覺的強度裏，有一定的飽和點，因之一旦達到那個飽和點，以後縱然外部刺

激是幾何級數地增加，感覺過程也僅是算術級數地進行而已。這就是所謂魏巴的定律。

又在感覺過程裏，有叫做感覺的磨鈍的現象。即一繼續地給與同質同量的刺激，感覺便次第爲它所馴服而終於感不着那個刺激；長久地處在香水的香中，遂感不着它的香味，便是一個例子。

這樣的魏巴的定律或感覺的磨鈍，是在新聞業上擔負着很重要的任務。既如前述，現代人從社會生活綜錯中受到強烈的刺激，已經達於感覺的飽和點。所以縱然新聞業給與以幾何級數的刺激，他們的感覺過程，也只是算術級數地進行。換言之，新聞業給與的刺激與其效果是沒有比例的。於是，新聞業要想得到關於傳達的許多效果，勢不能不給與非常強烈的刺激。因爲感覺是磨鈍的東西，所以訴諸它的刺激，必須時常變化它的質和量。

但是前面已經說過：這樣地幾何級數地增加的刺激，是會受感情的束縛的。即在爲刺激所惹起的感情裏，也有一定的飽和點，而在達於那個飽和以前，雖能夠使催起快感、緊張感、興奮感，但一度達於飽和點，以後卻會發生不快感、弛緩感、沈靜感等消極的感情。所以要而言之，過度的刺激，不但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卻有引起反對結果的時候。

所以現代的新聞業，在這一點，可以說是處於進退維谷中。

三 表象過程與新聞事業

既如前述，感覺過程是由身體內外事象的刺激而被誘發的素朴的、原始的精神過程。但我們是能夠在精神上使所感的事物再生的。比如，現在我一閉起眼睛，那曾經感覺着的十字街前的光景，便浮上心

頭。這樣地在精神上使感覺的結果再生的過程，叫做表象過程。

在表象過程上演着主角的，是映像。那是事象的模寫，並不是事象的本身。因此，在表象過程中的太陽，沒有像現實那樣地輝煌，並且在表象過程中的熱還比不上在感覺過程中的一根火柴哩。但在精神生活上，表象過程服有極重要的任務。我們的認識所以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並且也能理解沒有直接感覺的事象者，完全是表象過程的賜物。

因為，我們在表象過程上，不單作出事象的映像，並且會貯藏和再現那個映像。所謂記憶，要而言之，就是所貯藏的映像的再現；又所謂聯想，也是這種映像之繼起的認識涉及過去、現在、未來的重要的一個鎖之一個。

在精神生活上擔負如此重要的任務的記憶或聯想，在新聞事業上當然是持有重要性的。比如：報人當傳達一種事象時，雖然能夠得到正確的暗示或頭緒，但所以抓住那個事象的核心，到達正當的判斷者，主要地是他們的優秀的記憶力與縱橫自如的聯想作用的賜物。又在他們測定大眾的意欲和傾向時，記憶力和聯想也常負着重要的職責。

但記憶和聯想的強度，是以如次的三件事爲條件：

(一) 注意的強度：所謂注意，有如後述，雖是事象的選擇和限制作用，但強烈地去注意或是反覆地去注意的事象，會殘留強烈的記憶而迅速地發生聯想作用。

(二) 催起感情的強弱：無論是快感、興奮感、緊張感等積極的感情，或是不快感、沈靜感、弛緩感等消極的感情，只要是會催起強烈的感情的事象，都會成堅強的記憶和迅速的聯想作用的原因。光輝的

成功或痛苦的屈辱所以不容易忘記而常浮上心頭者，就是爲此。
——即貯藏下的映像——與有何等因緣的事象相關聯時才開始喚起來的，所以記憶或聯想都是由其當時的精神狀態（特別是用意或期待的有無）而顯著地作爲條件的。比如：在說本國話的時候，突然引起外國文的詩，縱然其詩是熟習的，要想喚起記憶，活動聯想作用，也是要有多少困難的。因爲這是那當時的精神狀態——用意或期待的事——與記憶或聯想的內容關係少的緣故。

記憶或聯想的強度和速度是這樣地爲各種一般的條件所規定的，同時也是由每個人的天稟而生出樣樣的差異的。但是每個人貯藏映像，喚起聯想的型態，都有三種類：一是視覺型；二是聽覺型；三是運動型。即在屬於視覺型的人，很會貯藏經色彩或形容等視覺而得到的表象，又關聯於色彩或形容等而更迅速地催起聯想作用。反之，在屬於聽覺型的人，則很會貯藏經音響及其它聽覺而得到的表象；或是關聯於音響等而更迅速地喚起聯想。又在屬於運動型的人，則很會從言語機關的運動而貯藏表象，或是關聯於它而迅速地喚起聯想作用。

因此，做報人而要想獲得堅強的記憶和敏速的聯想的能力，必須在具備前述的三條件——注意、感情、用意——上，下功夫；同時，查看自己是屬於何種類的記憶型，用其最見長的感覺去接觸事象，這是有效果的。

當然，對於報人，是希望記憶愈廣汎而深強，聯想作用愈敏速而縱橫自如的。但當活動聯想作用之際，須注意不要叫陷於奔逸的表象中。所謂奔逸的表象，是說在言辭之音相似或做映像原形的事象空間

地並存的時候，聯想作用次第飛躍而最初的事象又到達與映像無何等關係的事象或映像的心理過程的。比如：在問『你知道歌德嗎』的時候，會因歌德而聯想到他的友人席勒；又因席勒而聯想到席勒路；因席勒路而聯想到席勒廣場；因席勒廣場而聯想到那裏建築的劇場：這便是奔逸的表象之一例。但是處在像現代這樣的繁忙的社會生活中，我們的聯想，常很容易陷於奔逸的表象之過程。固然在某種的廣告文一類，也有不少是照原樣記述奔逸的表象而得到異常的效果的，但至少在到達正確的判斷或是想無錯誤地把握住事象的真相時，那奔逸的表象是絕對應該禁止的。

四 感情過程與新聞事業

與感覺過程和表象過程最密切地連繫着的，是感情過程。

感情過程決不是單獨發生的。那必定是爲感覺過程或表象過程所催促而發生的。但直以感情過程爲感覺過程或表現過程的伴隨現象，是不可以的。感情過程雖是與感覺過程或表象過程相對立的賓辭，但決不是它的從者。比如在感覺過程或表象過程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定旋律的樂音，有喚起快感的，也有反而令聽者發生不快感的。

既如前述：在感情裏面，有快感、興奮感、緊張感等積極的感情與不快感、沈靜感、弛緩感等消極的感情。就這六種感情與感覺和表象的關係看來：（一）快感、不快感的感情，是容易爲觸覺、嗅覺、味覺和關於這的表象所催促而發生的；（二）興奮感、沈靜感的感情是容易由視覺、聽覺和關於它的表象而發生的。（三）緊張感和弛緩感的感情是容易由感覺過程之間的經過和關於它的表象而發生的。但這不

過是個大體的傾向，在許多的時候，以對於一定的感覺過程而諸種感情綜錯發生爲常事。

在感情與感覺的關係和感情本體裏，也有類似魏巴(Weber)的定律。即在感情裏也有一定的飽和點而強度達於那點之後，卻移行到反對的感情。比如在把香水的香氣順次地加強而訴於嗅覺機關的時候：最初在香氣極微弱時，嗅覺機關因爲必須爲嗅它而做特殊的運動，所以是會發生不快感的。但香味一次第加強，嗅覺機關的特殊運動便成了無用，而必定會次第發生快感。在濃厚的香水的香氣中發生頭痛或不快感，是我們屢次所經驗的事。又在歡喜的絕頂而感着悲哀——喜極而泣——的現象，也是可以由此理而說明的。

其次，感情也是會磨鈍的。前邊已經說過感覺機關在連續長時間受一定程度的刺激的時候，其機能便磨鈍而感不着刺激了；這在感情也是同樣的。即永久地接觸同一感覺時，照應着它而發生的感情，便次第磨鈍而中性化了。所以長久地看美麗的花而不發生快感、興奮感、緊張感者，就是這個緣故。並且在這種時候，對象的花一失去，那不快感、沈靜感、弛緩感等便又生出。所以感情這東西，可說是很任性的。

上述的感情的內容和它的作用，是教我們以如次的事實——即感情是人的有機體的最重要的觸角，人是由此觸角的活動而助長自己保存的。

曾經說過：人是由感覺諸機關而與人的內外事象連繫的。但感覺過程，對於這些事象，幾乎是不爲何等的批判而無差別地採納它的。但爲感覺過程所催促而發生的感情過程，原是一個批判過程，而對感覺過程所採納的事象加以批判的。即若是對人的有機體的保存上有效的事象，主要地是發生快感、興奮

感、緊張感等積極的感情而歡迎它；反之，若是對人的有機體的保存上有害的事象，則主要地是發生不快感、沈靜感、弛緩感等消極的感情而拒絕它。在感情過程裏有飽和點，而一過那點，積極的感情便轉化為消極的感情，這是很可以拿上述的事實做證明的。又感情裏面有磨鈍作用，乃是人的有機體的保存上，想使它順應某種事象的努力。

所以在大體上，令人發生快感、興奮感、緊張感等積極的感情的刺激和事象，在人的有機體的保存上是有益的；令人發不快感、沈靜感、弛緩感等消極的感情的刺激和事象，在人的有機體的保存上是有害的。但這也是大體的傾向。或許有反對此說的，說『在人類有機體的保存上有益的東西，還有不少是發生消極的感情的；比如令人發生不快感之藥，便是例證』。誠然，藥對於味覺是苦的，並且人對它是一定會發生不快感的。但它既然是對人類有機體的保存上有有效的東西，那末，對於病患部等處，必能夠使它發生積極的感情。因之，在這種時候，不是可拿僅經味覺而生出的一時的感情做判斷價值的，經病患部等處而生出的感情，也是可用全部的感情傾向去判斷價值的。

感情可說是像小曲一般地優美的，並且是像不良兒一般地放恣的；但實際上它是個像這樣的冷靜而嚴肅的批判者。感情雖複合起來而被稱為情緒、心境、情操一類，但在那種時候，仍是不捨棄做批判者的任務。所以感情過程，也可說是實踐人的有機體之本能的指令的過程。因之，它是在人類生活的最深處插根，比諸後述的意志過程，常是先行並且在許多時候去擔負決定的任務。

但上述的感情過程的性質、形相、機能等，對於新聞業，究竟是怎樣地投影的？

新聞業縱然不管別的，也須尊重大眾的感情過程；因為感情過程，像上述那樣，是實踐人的有機體

之本能的指令的最堅強的過程。所以訴諸感情的傳達方法，比諸僅訴諸感覺或意志的效果，多得多。從來，在有效地通達大眾的事情上得着成功的雜誌或出版物，雖當然是經過感覺或表象的過程的，但終於是訴諸感情的。

但感情過程也不可忘記批判過程。因為有批判過程，所以感情拒絕過度的刺激或被歪曲了的有害事象的傳達。因此，向感情的訴告，必須不超出不使發生不快感或別種消極的感情的程度或範圍之外。所以基於魏巴的定律，對於感覺機關給與幾何級數的刺激時，卻令人發生消極的感情，而得不到傳達的效果，這是常有的事。因為感情過程不是感覺過程或表象過程的從者而是賓辭，過它獨自的批判過程的緣故。

新聞業更不可忘掉感情的磨鈍。感情既如前述：一永久地接觸同一的刺激，便磨鈍而成中性。因此不是在不發生消極的感情的程度，不斷地增加刺激，便是完全更換刺激，否則得不到傳達的效果。

五 意志過程與新聞事業

但感情過程是由意志過程而顯著地被束縛的。

意志被稱為『能夠預見的本能』。比如這裏有個幼兒臨到飢餓：彼是由感覺機關而感着飢餓，隨後發生不快感等消極的感情，最後發生哭泣或暴跳的反射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營養本能的表現。但在這種時候，若是少為成長的小兒，恐怕要以牛乳罐或母親的乳房為表象吧。這算是意志已經從本能中生出了。

所以說意志也是與本能有密切的關係，不如說是從本能生出的東西。但意志不是像感情那樣地素朴的，是在長期間的發達之間，受社會生活的影響，而顯著地屈曲，同本能隔離了。比如禁欲的意志，便是顯著的例證。意志雖是從自己保存和種族保存的本能生出的，反而竟有想抑壓這些欲望的禁欲主義的意志。在這個意味上，意志常是與甘願做本能的使徒的感情顯然相異的。

意志是束縛感情或本能或行為而無論是善是惡，都要使它同外界的社會生活相調和。並且意志是會豫見兼選擇事象的。比如在新聞事業上很重要的注意，就是意志活動的一種。

注意，是當採納事象時所做的選擇或制限的過程。比如我們走到十字街頭時，那些建築物、道路、羣集、車馬、路樹、騷音等等要一齊動員強訴於我們的感覺機關。但我們是不採納這一切事象的。在這裏忽然意志活動，從這些雜多的事象中採納一定的事象。即在這裏，發生叫做意識的狹窄的作用。這個意識狹窄的作用，就是注意。

那末，注意當事象的制限或選擇時，可是以何種東西為主而去採納呢？

第一，注意是選擇並採用催起快感、緊張感、興奮感等積極的感情的刺激的。比如令人發生快感的草花，比較周圍的雜草可以迅速注意，便是一例。

第二，注意是先選擇並採用與其當時的精神狀態有連繫的東西。飢餓的人，不會想到雜貨店、鞋店、古董品店，先要注意食料品店，便是一例。凡是有興味的東西所以先要惹起注意者，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意味上，注意就是用意或關心。因此，只要有更寬廣的精神上的用意，那更多的事象自然是會上了注意。

第三，注意是選擇並採用珍奇的東西。人有嫌新性，同時更有堅強的喜新性。現代人所好暴露，愛露出，追求『尖端』而不已者，都是喜新性所使然；又流行會急速地轉變，也是為滿足這個喜新性起見的。這個喜新性，成了一切變革的曳引車，而現代的新聞業也很看破人們的這個性向，正在繼續着企圖滿足這個喜新性的一切亂舞的。那畢竟是注意先去選擇並採用滿足這個喜新性的事象的。因為這是喜新性的充足催起許多積極感情的緣故。

這樣的注意，在新聞業的潮流中擔當着重要的任務，自不待言。注意是做報人資格之一的堅強的記憶和敏速的聯想能力的一條件，既如前述。但報人無論當蒐集應傳達的內容時，或是當測定做傳達對象的大眾意欲或傾向時，都不可忘記現在所述的注意的三條件。

新聞業只要確實地捉住多數人的注意，是能夠得到很多效果的。

在這裏，再把流行的心理述說一番。所謂流行，是說先得到一個模型然後大眾去模倣它的過程的。比如一女性顯示斷髮的模型，許多的女性去模倣它——這個過程，就是流行。但在給與模型的人與模倣它的大眾之間，是不斷地在行着結合與離反的。即給與模型的人，雖是期待大眾模倣它的，可是一旦大眾當真去模倣它（即結合發生時），便立刻從大眾離反而創造更新的模型，期待着大眾不久的追從。在都市的流行傳到農村的時候，都市便生出更新的流行，就是例證。流行是這樣不斷地進行而不知止境的。

這樣的流行，畢竟是從人們企圖滿足喜新性的意欲中催起的積極的感情。但若是更微細地考究流行的心理，會看出有結合的意欲與誇耀的意欲在幫助着喜新的意欲。人被稱做『社會的動物』，具有極堅強的結合的意欲，決不是孤立而能夠生活的。但同時，也具有離開大眾而從大眾受到羨望或讚仰的誇耀

的意欲。又在流行過程裏，明白地在活動着這兩個意欲。即所以創造新模型而造下流行的因子者，雖是喜新性的意欲與誇耀的意欲活動的結果，但新模型的創造者，是在期待着大眾模倣它的。換言之，大眾追從而來時，是早晚在期待着同大眾結合以圖滿足結合的意欲的。因此，若是在大眾不追從新模型而來的時候，新模型的創造者，不是早速放棄那個模型而創造另外的新模型，便是停止模型的創造，攢入大眾裏面，以圖滿足結合的意欲。

所以流行忽視大眾的意欲或傾向，是根本不會成立的。縱然想創造如何巧妙的新模型，在它太是同大眾的意欲或傾向懸離而大眾不去模倣它的時候，用盡心力的新模型也是不得不原樣廢棄的。那末，能在怎樣的時候大眾會模倣新模型呢？就是新模型反映大眾的意欲或傾向，而且是限於只先一步的時候。
〔註一〕在這個意味上，新模型與流行是必須要由大眾而顯著地受制限的。

在流行中的新模型與大眾的關係，也是同在輿論構成過程中的新聞業與大眾的關係完全一樣。報紙是被稱爲社會的木鐸而自命爲輿論的指導者。但無論辦何種報紙或雜誌的事業，都決不是恣意打動大眾而能夠創造輿論的。新聞業無論去說怎樣高遠的理想，在沒有使大眾容受它的用意，它同大眾的意欲或傾向太是懸離時，新聞業的努力，畢竟終於落空，是不會造成什麼輿論的。反之，在新聞業的主張，反映大眾的意欲或傾向，或是只比大眾的意欲或傾向前進一步的時候，那主張立刻便爲大眾所容受，——微細的地方暫不必講，——不是在對大眾有十分的用意或關心的時候，便是傳達的內容在反映着大眾的意欲或傾向的時候，或是傳達的內容比大眾的意欲或傾向先一步的時候。反之，在傳達的內容很是同大眾的意欲或傾向懸離的時候，新聞業無論怎樣努力，也決不能造成何等的流行，並且也決不會抓住大眾的

心。新聞業徹頭徹尾是大眾的，並且是在受着大眾的制約的。報紙是大眾的意欲或傾向的觀象臺，報人可以說是觀象技師。

(註一) 參照應用新聞學頁九。

六 知覺過程判斷過程與新聞事業

上述的精神諸過程，即感覺過程、表象過程、感情過程、意志過程的四過程，雖是精神過程最元素的過程，但人們在這些元素的諸過程中，又是綜合這些元素的諸過程而營知覺過程和判斷過程的。

先說知覺過程。

既如前述：我們立在十字街頭，感覺機關受了種種事象的刺激。但我們不是兼收併蓄地採納那一切的事象。在採納那些事象之前，必須要有一定的選擇、綜合並體制化。營這樣的選擇、綜合、體制化等作用的，不消說是感覺、表象、感情、意志之元素的諸過程的總集（內中自然包括注意、記憶等作用）。這樣地被選擇、被綜合、被體制化而被採納的映象，叫做知覺表象；造成這種表象的過程，叫做知覺過程。

這樣地作成的知覺表象，當然與在素朴的感覺過程所採納的刺激完全兩樣。兩者差異的主要點，有如次的三個。

(一) 知覺表象的內容比被感覺的事象的總和少：比如我們從十字街頭得到的知覺表象裏，凡是瑣碎的或不必要的，或是在注意圈外的，一切都是省略了。這是知覺過程選擇所得到的刺激的過程之當然

的結果。

(二) 在知覺表象中，也有現實所不能得到的：比如在知覺表象上，知道那在十字街頭的印象，什麼是有用處的東西。這是記憶對知覺過程活動之當然的結果。

(三) 在知覺表象裏有一定的秩序：在感覺過程上，一切刺激都不過是紛亂地被採納的，但現於知覺過程上的映像，是有一定的時間的秩序、空間的秩序、和秩序的性質的。這又是知覺過程綜合化過程之當然的結果。

這樣地把所得到的事象選擇、綜合、體制化而得到的知覺表象，就是『系統的知識』的卵；報時的鷄便從此中生出。

但我們當造成知覺表象時，換言之，當把事象選擇、綜合、體制化之際，有犯過誤的時候。既如前述：當造成知覺表象之際，那既存的用意、期待、記憶等，是要活動的；而在這些有誤的時候，會造出屈枉的映像。所謂錯覺，即此。

在社會生活複雜化並且速力化的現代，那注意、期待等成了病的，並且爲了記憶多有錯誤，錯覺也就必然加多。報人當選取傳達的內容時，或是當測定大衆的意欲或傾向時，切不可陷於錯覺。次看判斷過程。

在知覺過程上，那被選擇、綜合、體制化了的知覺表象，不過是放置於我們面前的過程，所以徹頭徹尾是主觀的、內在的東西，並且不隨伴什麼主張。但我們是想發表或主張由知覺過程所得到的知覺表象，而獲得那個知覺表象的客觀性（即離開我的主觀而在客觀方面是妥當的性質）和普遍性（即對於任

何人都是妥當的性質」的。這就是判斷過程。

在判斷過程上，雖有主張事象的善惡美醜等之價值的判斷過程與主張認識的正誤之邏輯的判斷過程的兩種類，但價值判斷過程中的善惡美醜的標準，決不是永久不變的、絕對的東西，是因時處而有顯著的差異，終於是爲在那時處中的生產樣式所規定的。比如一婦多夫制度，在西藏或蒙古是被判斷爲美善的，但在別的地方，卻是被判斷爲醜惡的。這是像西藏或蒙古那樣的土地瘦瘠，住民還是持着半遊牧的生產樣式的地方，生產力少，因之食料不足，遂不能不豫防人口的增加，因之通行一婦多夫制度，並且這是被判斷爲美善的。反之，在採取文明的生產樣式或別種地方，因爲情況完全不同，所以一婦多夫制度便被判斷爲醜惡的制度。又，在邏輯的判斷過程上，爲生產樣式所規定的階級關係，或爲階級關係所規定的偏差，多少總有點屈枉判斷的。

新聞業雖必須常爲價值的判斷和邏輯的判斷，但價值的標準並不是像上述那樣的絕對的，也不是由多數而被決定的，終是由那個時處而被決定的。不理解這個事情，是會得到謬誤的價值判斷的。又受報紙的傳達的大衆，也不可忘記『報紙上的邏輯的判斷不是絕對的』這個要義。

要之，無論是在價值的判斷或邏輯的判斷的時候，發表或主張表象的形式即判斷的形式，都是以主辭——繫辭——賓辭的結合爲普通。比如『花是紅色』這個判斷，是『花』這個主辭與『紅色』這個賓辭與連繫着兩者的『某』種繫辭的三個肢體所結合的。但有如『下雨』那樣，由主辭與賓辭的二個肢體構成的判斷；也有像『雨』，『花』那樣僅由主辭的一個肢體而成的判斷。要之，這些判斷都是發表或主張做其內容的表象而想獲得那個客觀性和普遍性的。

但人類的判斷慾（即發表或主張的意欲）是極堅強的。用吞尼氏（F. Tönnies）的巧妙的語句來說：所謂思維，就是意欲；所謂信，就是愛；所謂有意見，已經就算發表了意見。這個堅強的判斷慾，成了促進新聞業的發達速度的拍子；並且是催促它開花的肥料。

七 大衆心理的諸特徵

以上算是把新聞事業心理的基礎的部分略說了。但新聞業是以傳達於大衆爲目的之記述行爲。並且這個傳達的能効爲大衆所感受，是繫於大衆的用意和傳達方法的如何。因此，研究大衆心理和傳達的方法，當然成了新聞事業心理學的一個題目。在本節，先把大衆心理瞰望一下。

在從新聞事業立場所見的大衆，有兩種類：一類是空間地隔離着的大衆；一類是空間地密接着的大衆。報紙、雜誌、書籍等的讀者，屬於前者；集到揭示牌前的羣集，屬於後者。

在兩種大衆中，若是先觀察前者，則如次的數項，可做那個心理的特徵。

(一) 大衆心理素朴、單純：在這些大衆的精神生活上，則像感覺過程或感情過程那樣，生理的、本能的過程，比較地擔負重要的任務；像意志過程的活動，是很微弱，很遲緩的。因此，在大衆的精神過程裏，是沒有束縛的，那個行爲是衝動的，反射的。這就是大衆的行爲常是躲避迂路而採取最短距離，以叫聲代言語，以動作代表示，常使暴躁的歡笑或狂亂的非難爆發的原因。

(二) 在大衆心理過程裏，濃淡鮮明：這雖也是與第一特徵有關聯的事，但大衆的心理過程加速地進行，單以不同意或否定便算完事的事，會變成激烈的嫌怒或憎惡。並且是以好跳高步，好趨極端爲常

(三)大眾心理富於信仰性、模倣性：大眾是懷着拜倒於權威前的欲望的。所謂權威，是指比自己優越，能給自己以強烈影響的一切事象說的，因之，這雖然也有僅是由於崇拜偶像的時候，但大眾畢竟是希求權威，容易信仰它，模倣它。社會運動所以要指導者，就是爲此。

(四)在大眾心理裏，傳統的影響稀薄：在規定大眾的事象的看法中，有氣候、風土、生產關係、遺傳、家風等間接的規定者與眼前的利害的直接的規定者。終於成了大眾目光的方向的，乃是生產關係，——至少支配個個的心理過程的，乃是眼前的利害；傳統的影響是比較地稀薄的。比如大眾維持祖先名譽的思念，實在沒有充滿現實的空腹問題來得重要。

這些特徵，雖是空間地隔離着的大眾每個人所共有的，但這些相隔離的每個人，一旦接觸住共通的利害，那空間地密接着的大眾，同是具有大致一樣之心理的特徵。

那末空間地密接着的大眾（但不是像在公園的散步者那樣的沒有共通利害的大眾，而是說多多少少都是爲共通利害所連繫的大眾的）都是具有怎樣的心理的特徵呢。

空間地密接着的大眾，當然都具有上述的特徵，另外還帶有如次的特殊的特徵：

(一)在這些大眾間，那注意是瞬間的、不確定的：空間地密接着的大眾的注意力的緊張是容易迅速疲勞的；因此一旦發生關於飢餓、寒冷、疲勞等感覺，或是一從外部得到驟雨、火災等的新的刺激，大眾便立刻移轉注意力於此，而忘掉或放棄最初的對象。所以在這些大眾：這個瞬間的激昂，會成次一瞬間的恐怖；午後二時之友，也是會成午後三時之敵。

(二)這些大眾的心理容易成爲破壞的：既如前述：大眾的心理是素朴的、單純的，另外，空間地密接着的大衆，則因每個人喪失個別性、個別意識、責任感等，遂使心理過程更其成了飛躍的、好破壞而缺乏抑制的。所以這些大衆，沒有寬恕，好以叱責代替求對方的反省；並且好以毆打代替叱責。又有非敵則友，非友則敵的觀念。

(三)在這種大衆的判斷過程裏容易生出過誤：這些大衆的心理過程，因爲過於噪急，所以判斷常多錯誤。即如斯基磨人(Eskimos)看融於冰口中的東西而生出玻璃可在口中融化的結論這樣的根據推想的判斷的實例，是不可勝舉的。

這些特徵，是大衆之空間的密接之度愈是緊密，愈能夠顯現出來。處在有一定間隔的劇場包廂的觀衆，沒有身體和身體密接着站在兩邊的觀衆的歡呼，喧騷多，便是一例。

以上三特徵，都是空間地密接着的大衆成了一體而現出的特徵，而形造這樣的大衆的每個人，又帶着如次的特徵：(一)喪失個別性與個別意識；(二)把責任觀念弄稀薄；(三)容易利用羣衆而陷於所謂『權力酩酊』中；(四)容易接受傳達。

八 傳達方法與效果的關係

在傳達方法與其效果之間，大體上有如次的關係：

(一)傳達的效果是隨着量而增加的：但既如前述，在感覺過程和感情過程裏，魏巴的定律在活動着，有一定的飽和點；因此，縱然給與以幾何級數的傳達，至多也只能得到算術級數的效果。因時候，

也有令人發生消極的感情而招來反乎豫期的結果的。又在同量同質的傳達繼續地得着的時候，因為感情或感覺磨鈍，所以效果便要減少。

(二)要想傳達得着效果，須有一定的時間：比如名優的名技，從初幕就見着成功是困難的；隨着幕的加增，會次第揚起觀眾的感情。但在繼續給與以同質同量的傳達時，因為使感情和感覺磨鈍，所以少效，既如前述。

(三)傳達的度數與效果大體是正比例：即傳達的回數愈多，效果也愈多；每朝看報時進入眼中的藥品、化粧品的廣告能夠最深刻地刻入腦中，這是我們所常經驗的事。

(四)在傳達內容的性質與其效果之間有密接的關係：傳達因為是在訴諸感覺或感情時效果多，所以艱深的東西難見效果；同大眾的意欲、期待、傾向懸離者，也鮮效果。又傳達的內容愈簡明愈有效果。軍隊中的口令或命令，所以必須使用極簡明的語句，又冗長的學者的理論，卻沒有政治家的簡勁的一句話容易博取大眾的鼓掌，都是這個緣故。

但傳達又是隨着受取它的大眾方面的條件而異其效果的。即在大眾方面的條件與傳達的效果之間有如次的關係。

(一)羣居者比孤居者容易接受傳達：羣居的羊、猿、鹿、水牛等比孤居的牛、馬富於被暗示性或模倣性，守孤獨的書齋人沒有好交際的人容易接受傳達。

(二)密接着的大眾比隔離着的大眾容易接受傳達。這在前邊已經說過了。

(三)傳達的效果是由民族的差異而不同的：比如法、意兩國的人比諸德、英兩國的人容易接受傳

達；色勒特或斯拉夫族比斯堪狄那維亞人容易接受傳達；馬來土人、非洲、印度人更是特別的典型。日本人也是比較地容易接受傳達的民族。

(四)在高溫度下比低溫度下的人，容易接受傳達；因為處在高溫度下，精神弛緩，容易接受暗示的緣故。

(五)論年齡，那六歲以上的兒童，容易接受傳達；論氣質，那多血質和神經質的人比膽汁質的人，容易接受傳達。

(六)意志強烈的人不容易接受傳達；時而有受反對暗示，幹出與傳達內容完全相反的主張或行為的。

(七)論性別，那女性比男性容易接受傳達；論心理狀態，那在放心狀態的人或心身疲勞的人，或患病的人，容易接受傳達。又關於做傳達內容的題目，知識淺薄的人，容易接受傳達。

(八)在同質社會（即社會組成員階級、宗教、習慣、利害、風俗、知識程度、生活樣式大略相同的社會）比在異質社會，容易接受傳達。因為在同質社會對於某種的傳達，容易引起同一的反射，並且便於相互模倣的緣故。模型一被投到同質社會，便以幾何級數而傳播，這個塔爾德(Tarde)的定律，是沒有錯誤的。

(九)論都市和農村，那農村方面容易接受傳達。這是農村比都市更多具有同質社會的性質，並且農村人的心理過程單純、素朴的緣故。固然都市人也多因受刺激、疲勞、害病、空間的接觸密切及其它原因而顯著地容易接受傳達，但從素質上說，比農村人的接受傳達是遲緩的。

以上完全是採用杉山榮氏的論文（註一）；意義或有缺陷之處，將於次章介紹東京帝大新聞研究室主任小野秀雄的報紙與讀者（註二）時，再行補足。

（註一）見綜合 *Journalism* 講座第四卷。

（註二）見新聞研究室第一回研究報告頁六——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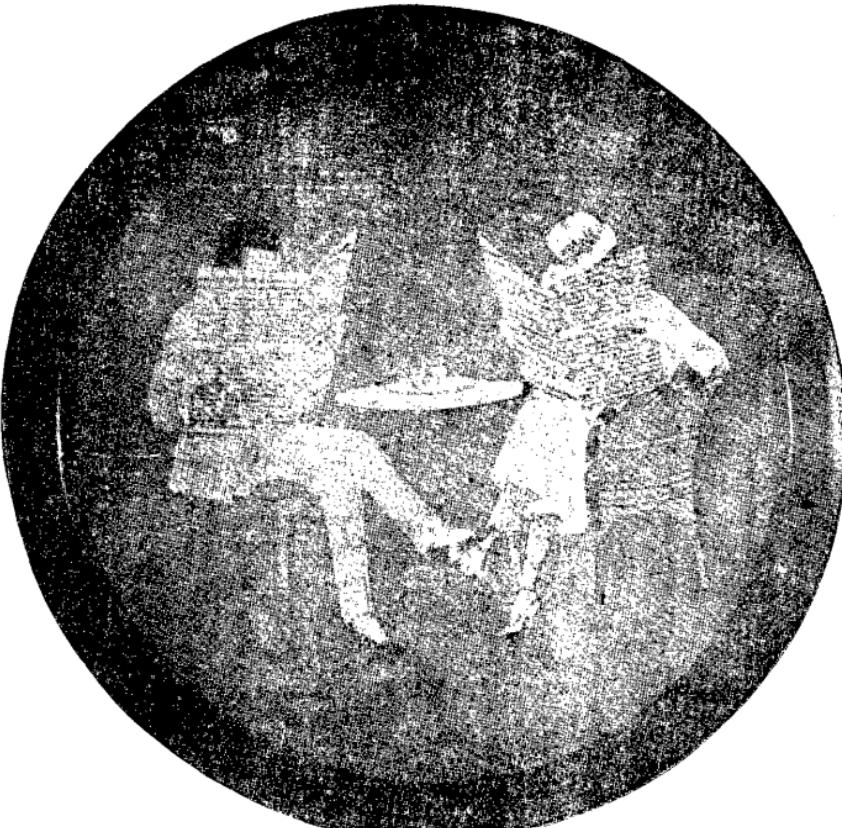
第六章 報紙與讀者

一 報紙與讀者及讀者相互間的關係

報紙與讀者的關係，可區分爲報紙與讀者間的交互關係，和以報紙爲媒介的讀者相互間的關係之兩類別。從來，在涉及此問題的文獻裏，對於這兩大區別，沒有明瞭的認識。當然兩者是在交叉狀態，僅僅是理論上加以區別而已。先說報紙與讀者的關係。這兩者的關係是交互關係。從一方看來，報紙似乎是在讀者的思想、感情以外什麼也沒有的；從另一方看來，讀者的知識，似乎是在受着報紙的制限和指導的。因此，文獻上所表現的見解，可分爲兩種。爲避繁瑣起見，引用綜合諸家學說的格羅特（Otto Groth）的一節於此。在從來的文獻中，論這個關係的，多是以報紙與輿論的關係爲中心；這裏所引用的，也是如此。

格羅特先引出以報紙爲公衆思想、感情的反映的諸說：特賚奇克（von Treitschke）說：『無名記者所編的報紙，是不會消化已經成熟的真正的思考的、是淺薄的、僅僅是對讀者多數所懷抱的共同意見，給與幾分明瞭的形式而已。魯崩（Le Bon）在羣衆心理（*The Crowd*）中說報紙是『輿論的不斷的動搖的反映。』巴休威茲則說：『報紙之力是迷信，』並證明『報紙所登載的事情，都是與其讀者圈的精神的要要求在密切地結合着的』事情。

剪紙貼成之畫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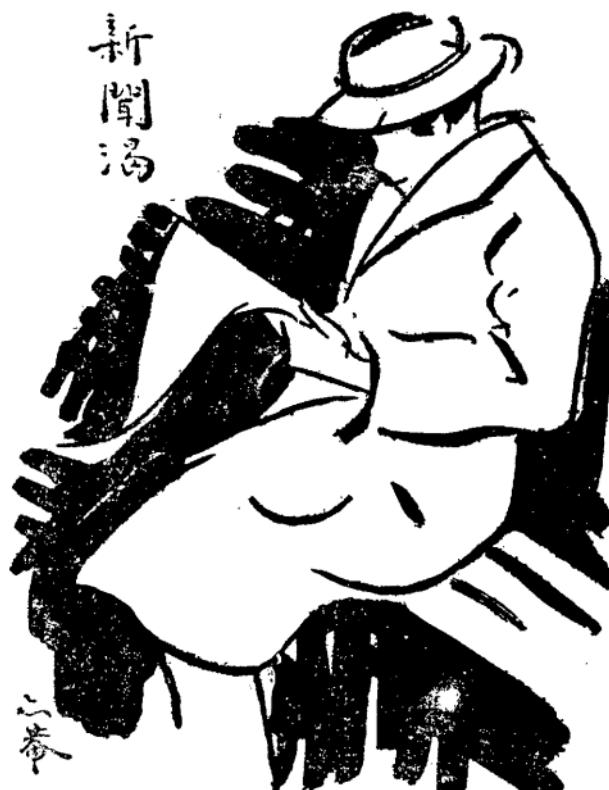
西方少年家庭晚飯後之甜蜜生涯——新聞嗜好不同男嗜政治
新聞女嗜遊戲雜談文藝小品等

『讀論語之種種』





讀論語之種種——補前圖之不足



格羅特又引出與此相反的見解：威特克稱報紙是『輿論的支配者』，他說：『報紙製作輿論；報紙上登載的東西，看着都是矛盾或不安定的，而且是逐日變移的，絕似容易打動的砂堆。雖然，它能夠不斷地影響着人類，統制其意見，使人類由它而抱定某種觀念，發生一定的思潮。』羅素（Russell）則從經濟上徹底攻擊腐化的報紙，說它破壞公眾的思考和智能，『俗人是慣於在報紙上造出自己的意見的。晚上飲着酒，早上飲着咖啡去談論在報紙上看過的事情。』又說報紙『對於一般人是活動的頭腦。』威

爾納 (Werner) 說：『報紙不僅是自己由思考去解放它人的，並且是自己去侵占思考者的頭腦的；因為它像滴水穿岩一般，每天在同一方面活動的。』歇弗萊 (Schäffle) 說：『至少人們是可由報紙製造當天的輿論的；做輿論的製造者，或是做製造輿論的手段，報紙不是第六之力，而是第一的大力。』

上舉的兩種見解，也有像勃恩那樣地，注意到這個兩方面的，但大概言之，都是偏於一方的見解，都是持有相當的理由。報紙影響的可能性，當然是與讀者的受容性相一致的。歇弗萊又說：『羣集之精神的指導，不是被指導者的影響與無支持的指導者之一方的精神的提供……精神的指導是必須指導之力與被指導的羣衆的真正意欲並行不背。』格羅特又說：『路德的宗教革命，對於寺院和僧侶的過失與形式主義的反對所以廣播起來，全在德國國民間發生了醱酵；俾斯麥的統一，也完全是由於國民有深切的希望』。又關於對大眾的指導，照歇弗萊之說：對於社會的精神活動的機關而沒有開放的、受容的、反應的、共知的、共尊的、共欲的社會大眾，那指導是不會成功的。所以報紙的指導力(是假定的名目)，和大眾的指導者的指導力，都是相對的，而不絕對的。所以在報紙與讀者之間所行的交互關係，是像莫阿 (Marin Mohr) 所想：是特殊的循環關係。更其深切地來考察這個關係，就是本章重要的一部分。

其次，以報紙爲媒介的讀者相互間的關係，則在塔爾德 (G. Tarde) 的羣衆與輿論 (*L'Opinion et la foule*) 一書上有最明瞭的暗示。其後發達的社會心理學，雖多少必定要觸住這個問題，但沒有超出塔爾德以上的。

二 報紙的媒介機能

塔爾德發表羣衆與輿論的目的，是因為勃恩一派的羣衆心理學者沒有分出羣衆與公衆的區別，把兩者在一起混論，所以他明白地區分羣衆是在一定較狹的場所密集着的多數個人形成之社會心理的形成物；公衆是散處各地的多數個人形成之社會心理的形成物。他更認印刷物是使這樣的散處各地的多數個人之心理的團結可能的媒介者，而那個媒介機能的最顯著的，是發達到報紙程度的印刷物。他又說『那散處各地的多數個人，以報紙爲媒介而形成公衆之心理的紐帶，是他們的信念或激情在一個時候現出，藉此而各自把同其它大多數人相互地抱定的某種意欲保持住。』他又說使這種意欲發生的動機，是現實的問題。

塔爾德斷定報紙爲最優良的媒介者的第一原因，是使類似意識發生的現實的問題能最迅速地藉報紙傳達到廣汎的範圍。第二原因是現實問題的提供，『隔距離而行的暗示作用』。

做第一原因的現實的問題能最迅速地藉報紙傳達到廣汎的社會，這在大體上，即使在現今，也是可以承認的。但把現實的問題傳達於散處各地的個人的手段，不僅報紙，雜誌和書籍，也應算數；談話也是原始的一個媒介者，尤其是通電波而行的談話（無線電播音之類）的媒介機能顯著地發達起來，也許將來會來到奪去報紙的時代。但是十九世紀以後到現在的新聞業的發達，在由於談話和文字的一切傳達的手段中，把現實的問題最迅速地傳達於廣汎的社會之一點上，可說是得到獨占的地位。所以塔爾德認它爲第一媒介者，是很對的。講到做第二問題的由於現實問題的提供的遠距離暗示，先須決定『現實的』概念。塔爾德所說的『現實的』，不限於發生於現在的事情；引起一般的興味的過去的事情，也屬於其中。凡是流行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即使是最最近的事情，若是不爲社會所注意，也不算現實的；換言

之，所謂現實的事情是指在現時有『普遍的關心』的事情說的。那個事情的本體，不限於現在和過去，即使是應在未來發生的事情，也是現實的。反之，『新的事情』未必是現實的。『現實的』的『現』是那個普遍的關心存於『現在』的意思。要之，是由其時、其地之普遍的關心而被決定的。所以報紙的現實性，有如格羅特之說，不是『一般的關心之時間的現象』，而是『時間的一般的關心』。

現實的問題，何故會使類似意識發生？照塔爾德之說：現實的問題，是會使我們與多數人們共通的感情和意見，在同一瞬間意識到，因而成立公衆的；因此，在這讀者間所行的遠距離暗示作用，就是他們由強度的社會生活、都市生活的習慣而恆久地經驗着的周圍的暗示作用。塔爾德認遠距離暗示作用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在強度的社會生活的習慣，這是必須更加深切考察的事情。現代人的多種多樣的分業乃至階級的社會生活，漸漸使割據的社會生活深刻起來。在割據的社會生活內的社會生活，是漸漸地在增高着它的強度哩。但是，這個異質的社會的分立，顯然是使在各社會圈內的相互作用漸漸困難起來；並且那個相互作用的發生，更從根本上想來，應認為基因於對分化之統一的社會的志向。報紙是具有可認為這種社會的志向的現象之一面的。現在可假定地稱報紙的這個機能的特徵為統一機能。塔爾德的見解，是由認此機能而更其容易明瞭的。

報紙的統一機能，是基因於在量上和質上反映各個社會的思想、感情的事情：其量的方面，就是布
崙弗巴(Brunhuber)和格羅特所說的綜合性。所以在這裏，單在質上把表現廣汎的社會的思想、感情的事情考察一番；因為這是許多的新聞學者所不注意的。對於此問題，只要注目到現代的報紙是以靠廣汎的讀者圈為目的而製作的事情，便明白了。為了這個目的，報紙在質上也要努力反映社會的思想、感

情。耶費爾特 (Everth) 曾說：『報紙是爲讀者在開放着的』，就是指此點說的。讀者的思想、感情，不僅是在什麼讀者欄——如『讀者問答』、『讀者呼聲』之類——具體表現出來的，在論評和記事上，也應顧慮讀者的思想、感情。柯白爾 (Kober) 曾比喩寫記事時的心境說：『像坐到精神的水族館的玻璃箱中一般，世界上的人人，都在凝視着自己。』又據格羅特之說：德國伏錫報 (*Vossische Zeitung* 現已停刊) 的主筆白倫哈爾特 (Bernhart) 講到德國讀者對於報紙的申請之多，他說：『他們與做報紙服務者同時，還是批評家，是檢查員。』前舉的勃恩和特齊奇克們之說，也都是證明報紙的內容——質——不斷地在蒙着廣汎的社會的影響的事情的；俗稱『報紙是社會之鏡』即指此而言。所以現代人一成報紙讀者，便算被置於同社會相接觸的狀態。在這個意味上，讀者在肉體上雖是在分離着，但在精神上是同密集着一樣的。但在這個密集着的衆人間所行的交互的暗示，是可以常藉報紙爲媒介的。所以塔爾特意想中的遠距離暗示作用的發生，看上述是可以明白的。

三 報紙的誘導機能

在本節，要考察衆人由長期的讀報而直接受到報紙之心理的影響。即在前節中的報紙媒介機能，是報紙之社會心理的機能，而在本節，要考察做其根底之個人心理的機能。這叫做報紙的誘導機能。

先考察報紙的內容及於衆人的影響：衆人的判斷和感情，當然受其性格、教育、信仰、習慣等的影響，但在最近過去中的經驗的累積，是做判斷基準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以現實的問題爲對照時，無此基準是不會生出判斷的決定的；並且也不會生出感情的昂奮。比如一般人對於政治問題，是由政變、選

舉等經驗而累積得許多的知識。但對於經濟問題，因為缺乏經驗，知識的累積也是貧弱的。所以報紙對金銀問題所取的贊否的態度，很難以喚起或造成輿論；讀者對它，不是照樣承認，便是毫不關心。那末，現代人是藉什麼去獲得那應做基準的經驗的？教育當然在這時候占有大的活動範圍；由於分業生活的專門知識之豐富的累積，也必然可做一個基準。但是，喚起多數人的關心之現實的知識，主要地是為報紙所給與的。格羅特曾說：『報紙對於一般人是唯一的知識的源泉；沒有可計量報紙上登載的記事或論評的標準；也沒有充分地加以調查的手段。』所以說多數的累積的知識，都是報紙所給與的。高天革爾（Franz Gottinger）曾給這個知識的累積以『潛在意識的貯藏物』的名目。他說：『所得到的報導會像機械的燃料一般地起作用，即一接觸報導，那決心或判斷等心理的開展便發動了。大銀行支出困難的報導，當然可以打動無數人的心，因而擁擠到街頭，致使交通發生障礙；連結住一個報導的活動力，一接觸住人類的意識，便燃燒起來。這個活動力一燃燒，其作用便算完了，報導遂失去現實性，它的殘滓成了潛在意識而殘留着……在某種時候，報導也有不表現其作用而立刻向潛在意識沈下去的；這是讀者對那個報導缺乏關心的緣故……。』可做多數人判斷現實的問題的基準知識，一從報紙上得到，那同一報紙的讀者的判斷和感情，當然是互相類似的。現在再從報紙特有的本質上把這個見解檢討一番。

報紙給讀者的影響，任何人所想到的問題，都是各個報紙所具有的主觀的傾向。報紙之主觀的傾向，是由報紙的內部和外部的兩方面而被決定的：內部的決定者，是經營者和新聞記者；外部的決定者，是讀者、國家、特殊的利害關係者。這些影響羣，對於報紙所具有的關心，會融合到一起而作出一個主觀的傾向，這名叫報格。報格不單只影響於現存的這些影響羣，也有為歷史的傳統所影響的時候。

傳統通常都是爲內部的影響羣所傳承的。報格所以成爲問題者，乃是因爲它規定報紙內容全部主觀的傾向的緣故。格羅特又說：『報格會使在內容的選擇、整理、組織及其提供裏面，生出強弱種種的調子；報格強，其傳統是固執的，其態度是徹底的，而負報導、批判任務的報人的行動完全並理解讀者的心理；只要這個功夫巧妙，就能發揮報紙偉大的權威而使公衆高興去追從它的主唱。』在這裏，再把這個概論的記述引伸一番，以決定報格所具有的特殊的價值。

先從讀者最易觸眼的論評、報導上著手：報紙內容之主觀的要素最濃厚的，是論評和漫畫等。在這裏面，當然有報格的表現。論評所具有的報格，是由匿名性而增高對於讀者之心理的效果的。論評常是不用一人稱而用一人稱複數同讀者講話的。這恰與羣衆的指導者所用的常套手段一樣的。讀者在接受以一人稱複數的論評之間，次第相信那個判斷好像多數人所共有的判斷。論評所具有的暗示的特質，近來在報導方面也發展了。在論評爲報紙主要內容的時代，報導是用據事直述的記述法，及至報導做主要的內容，論評所具有的暗示機能，也顯著地移向報導的方面了。所以單關心着報導的讀者，也是要由日日的閱報而在不知不識之間受了報格的影響的。所以格羅特所說的潛在意識的貯藏物，就是有由於報格的主觀的特色存在的。誠如格羅特之說，報導的選擇、評價、記述、配列，都是要由報紙而帶着特色的。更申言之，所謂報導的選擇，就是『默煞』某種報導或『抹煞』某種報導。默煞與抹煞雖也有是由於單純的價值判斷的時候，但隨伴報格的意識的時候也是決不少的。國家雖用法律規定揭載事項的制限的；在封建時代，是行檢查原稿的辦法來制限的。還有特殊的利害關係者，也會強要那個默煞或抹煞；這種事例，在耶伯爾勒（Eberle）的“Die Grossmacht der Presse”和辛克萊的“The Brass Check”（有不

完全的中譯本）兩書中說得很是詳細（參照本書第三章中蒲萊斯之說）。要之，記事的默煞或抹煞，是制限讀者經驗的第一手段。那個心理的效果，不外乎歸到讀者相信『報紙是報導一切』的幻覺上。

在記述上所受報格的影響，是以同一事實爲基礎的記述，因報紙而有差異，這是誰也能夠肯定的事。特別是關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重大的記述，最明顯地現出那個差異。爲一般報紙讀者所不大注意，其實是有最大的心理的效果的，就是記事的評價：記事的評價，是在標題的大小和記事的配列上現出的；尤其是貫通數段的大標題，實具有等於標語的效果。所以這種標題在德國，有“Schlag-Zeilen”（標語之意）的名稱；在總選舉等時候有在報面的中央用紅字僅印“Schlag-Zeilen”的報紙。

要想綜合地觀察報紙的內容而把握住報格之明瞭的表現，以看在選舉時或政變時的政黨報紙和階級報紙爲最便利。但是，對於營業報紙，也不難把握住它的報格。營業報紙有如後述，在思想上，概都是中間的；但在那個中間的態度中，也有程度之差；關於政黨的態度，是標榜中立的；但有努力維持要倒的內閣的報紙，也有在新閣成立的當初便暗示它的倒壞的報紙。更從知識的、道德的、感情的等見地觀察起來，在那裏面也能夠發見種種的差異。

對於格羅特的學說的解釋，算是完畢，再把應附加到這上頭之心理的機能考察一番。第一是許多文獻都是只論報紙上的論評所具有的匿名性，而沒有言及報導所具有的匿名性。報導的匿名性與論評所具有的匿名性，同樣地可增高心理的效果。讀者是會由匿名的報導而直信以爲事實的；即使是怎样枉屈事實，或是含有特殊的作用的事實，也不會去注意它。恐怕除聰明的材料供給者或是同那個報導有密切關係的人以外，是不會有人注意它的。

其次，關於內容之形式的特徵之心理的效果有須補述的：就是『印刷文字』所具有之心理的效果。報紙是依據印刷文字的傳達。鮑起爾（K. Bücher）說過印刷文字加強讀者之心理的影響；閔茲納（Münzner）也會力說流動的話語變成固定的文字而能把對它的共鳴加強好幾倍。文字之心理的機能範圍，的真是比話語寬廣的；那個移動性是可以由機械的手段和運搬手段而在時間、在空間增強它的。

但是不可忘記文字所具有的理解的要素。對於文字的人的心理的態度是冷靜的。無論是怎樣不和好人的來信，開封看畢之後，也能夠抑制住像見面時那樣的強烈的反感。人在面對文字的時候，是努力着想藉它理解或感受何物的。縱然在做批評它的對照去讀的時候，也必定要冷靜地去讀它。這個努力的感情又是得到暗示的讀者之心理的態度。又記事的評價，或是在配列上所具有的美麗的形式，是報格的一個表徵，並且是增高報紙之心理的效果的重要形式的特徵之一。

再在報紙所具有特殊的傳達方法上看那做報紙之心理的影響的要素：報紙的傳達，是它的完備的材料蒐集設備與迅速的派送和定期性（Periodicity Periodizität）這個報紙重要特質的急速的規律的反覆。

報紙因為有完備的通信設備和急速的派送制度，所以無論是怎樣的事件或意見，都能先由報紙傳達於讀者。第一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拭去的；縱然以後的報導是真實的，那第一次的印象也是完全固執的。當然在同一的報紙為有誠意的更正或取消時，那個固執的程度是要有多少緩和的。但報紙的更正或取消，大概都是無效的。義務發表的更正或取消，卻多有被讀者認為當事者的辯解的時候。要之，感於第一的印象時的強烈的緊張，在第二的印象時，是感不着的。報導因為新，所以有經濟價值。這個經濟價值不外乎就是這個心理的價值。高天革爾曾說：『報紙最強大的祕密作用之一，就是基於這個現實的報

導的緊張力，我們讀報時的緊張愈強，那報人所加於我們之力也愈強；在一方面，我們因被報紙吸引，所以讀了的記事的作用是會殘留的。』

定期性做心理的要素的一個重要點，就是那個規律的事情和時間的反覆。規律的派送，會生出由於期待之心理的緊張。所以日刊報紙若是在一天中的任意的時刻發送，其效果便顯著地減退了。短時間的反覆，在同一或類似的事實乃至意見被傳達的時候，是有效果的；在與這同樣的意味上，同一的報格也是會由不斷的反覆而浸潤到讀者的意識裏。

要之，報紙因為是現實的知識的源泉所以能夠制限讀者之知的內容，而使生出類似的判斷感情。但報格是由種種的方法而在質上、在量上去規定報紙的內容，讀者知識的源泉是帶着各個報紙所具有的報格的特色的；內容之形式的特徵和傳達的方法，都成了助成這個特殊化的要素。這樣的報紙讀者個人所受到心理的影響，是可同前述的報紙的媒介機能分出區別的。媒介機能雖是使讀者相互間的暗示發生的機能，但這裏所述的機能是衆人知識的特殊化；是由報格而在質上、量上使衆人的知識特殊化的機能。所以衆人的判斷會由這個機能弄成互相類似的，因之對於媒介機能的機械的作用，此機能算是會使讀者變質的機能。但是機械的媒介機能是由認這個實質的機能而生出價值的；即媒介機能是由這個實質的機能而生出的。所以這個機能可說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使讀者的精神活動同質化的誘導機能。

在社會動搖期，這個誘導機能差不多昇高到指導的地步。報紙的內容顯然成了主觀的：或是論評成了主要的要素；或是煽情的報導成了主要的要素。對於動搖期的大眾，理智的誘導實沒有感情的誘導力量大。所以報紙的誘導機能顯然成爲指導的。但這算是例外的現象。

又牢守着傳統的報紙，也顯然成了指導的；如英國的泰晤士報，德國的克倫報，美國的基督教學術監督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便是例證。又如階級報紙，也是例證：階級報紙酷似社會動搖期的報紙；階級報紙的讀者和經營者是與革命時代的報紙經營者和讀者同樣地把報紙看作鬭爭機關。但又有例外的現象：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 現已停刊）在革命以後，捨棄指導的態度而像營業報紙那樣地成爲誘導的。泰晤士報、克倫報，那誘導的態度顯然是高踏的；把它比諸別的營業報紙，看着是指導的。但從讀者的立場看來，仍然是誘導的。泰晤士報的讀者是爲泰晤士報所誘導的；但很少會爲每日郵報（*Daily Mail* 所誘導的；大多數的讀者的知識、經驗、社會的地位，在兩報，都是各異其程度的；被誘導與否，是由各報所具有的讀者的大多數之精神的和物質的條件而決定的，是不能客觀地去判斷的。現在從階級上把泰晤士報和每日郵報的讀者比較一番：

調查 數	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	
	五〇二〇戶	%	六二九〇戶	%	八八三〇戶	%
每日郵報	一八六〇份	三七·〇五	一六一四份	二五·六五	一一九三份	一三·五一
泰晤士報	三九九份	七·九四	七二份	一·一四	五一份	〇·五七

(The Nation's Newspaper P. 8)

閔茲納朦朧地捉住了這個機能：他把這同羣集的指導者比較，而對於指導者的第一義的，說報紙是第二義的。羣衆的指導者對於羣衆，也顯著地是相對的：他是羣衆的感情和慾望的浮出物；他是以羣衆

的判斷感情爲基礎而決定其目的和方向的；報人在做報格的表現而活動時，也有與這同樣之心理的活動；他們同是由發見的方法而規定其行動的。但羣衆是由指導者的出現而其感情能增強好多倍數，遂盲目地服從的。這樣的感情的昂奮，也不是限於以公衆爲對象而成立的，散處各地的公衆縱然能由報紙而加強那個感情，在形成強度的公衆以前，爲使那公衆一致行動起見，也必須變成一種有組織的集團或團體。這時候有報人做它的指導者的，這算是集團或團體的指導者，是不算報人的。

四 關於公衆成立的諸家的見解

照以上的論述，報紙的讀者形成公衆的事情，是可就報紙的機能上說明的。現在更進而考察能使其成立的公衆是不是像塔爾德所說那樣地，包含一報讀者的大多數的單一的大公衆？先看對此問題的諸家的見解，作爲準備。

從來關於報紙使成立公衆的範圍，都是些朦朧的見解。塔爾德對此問題也沒有明瞭的解釋，在大體上，似乎是認讀者的大多數形成一團的公衆的。他說在某種時候，報人們是由各自的報紙而有各自的公衆；又說在某種的時候，像泰晤士或費加羅(*Figaro*)那樣的大報，有擴張到全世界的公衆。在前者的公衆人，果能形成一個公衆嗎？這是誰也應該發生的疑問。艮斯堡(Ginsburg)也以爲各個的報紙使各個的公衆成立，但這也是很欠明瞭的說法；吞尼斯(Tonnies)和格羅特的見解也沒有明瞭的地方；但最近，左瓦諾利(Giovanni)研究此點，斷定『各個報紙有各個的公衆』；他的論據是從對報紙的實際的

考察出發的，他曾引用俾利·皮哩兩人共著的論文：『公衆是非單一的多數。勞動報(*L'Éclaireur*)的公衆不是費加羅報的公衆；巴黎迴聲報(*L'Echo de Paris*)的公衆，不是十字報(*La Croix*)的公衆；自由報(*Le Liberté*)的公衆不是每日報(*Le Quotidien*)的公衆。』但他更論政黨報和階級報讀者之心理的團結與營業報讀者之心理的團結，在那個團結力上是有差別的，而說『現代報紙的企業的統一組織，是基於這個心理的社會的事實，適合乎讀者羣的種類，在同一經營之下，發行各異其方向的報紙的。』

左瓦諾利的論旨，比諸從來的見解，是顯著地增加明瞭之度了。但所引用的法國報，都是政黨報紙。政黨報紙因為是爲維持並擴張黨的團結而發行的報紙，故其讀者的團結是當然的事。但現代有最多數的讀者的報紙，是營業報紙；對其讀者之心理的團結，恐怕是與政黨報紙讀者兩樣的。他的見解，只是各個報紙有各個的公衆而已。

一切學者，都是在公衆比較感情還是傾向理性之說上相一致的：派克(Park)曾與羣集比較而說公衆是『在個人的緊張和個人的關心完全不能阻止的特殊的交互關係上更其發展的』。在像營業報紙於各種社會層都有讀者的時候，對於那個普遍的關心的讀者個人的緊張，是有種種的強度的。縱然它的誘導的機能，長久地浸潤了讀者，但是由那個人的特質而異其受容的程度或狀態的。吞尼斯的見解，在考察此問題時，也是有很多效用的。他雖漠然地把報紙的讀者斷定爲公衆：『現代的公衆是專讀報紙的公衆』，但他這時候所說的公衆，不是一個報所成立的公衆，而是對於同一問題懷同樣思考，並且持同樣判斷的衆人，他稱這爲大公衆。他更在這樣的大公衆之外，承認多數的小公衆之成立。多數的小公衆的成立，是由於對那個問題的擔負和昂奮的種種程度的，因之，第一是爲時間的和空間的條件所區別的，

即在更狹的社會圈和更近的時間上，同一事件會起更速、更強的作用；其次是由準備的種類所區別的，即由對某問題的準備知識的有無或多少而生出區別來。所以吞尼斯所說的小公衆的成立，要之，是由對某問題的關心的有無強弱而決定的。但因為在現代社會而有重大的意義的公衆，是讀報紙的公衆，所以不能單就問題上考察公衆。報紙是像前述那樣，不僅提供問題，還有特殊的誘導機能，所以對此媒體的關心，也必然對於公衆的成立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更於次節考察對於報紙本體的讀者的關心。

五 讀者羣之觀念的分類

在本節，專意考察對於報紙本體的讀者的關心，而闡明報紙與讀者之心理的結合狀態。
對於報紙本體的讀者的關心，是可以考察衆人成報紙讀者的動機而去闡明的。

人成為某報讀者的動機，可以從觀念上把它分成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之兩類。前者是明瞭地生出買報的慾望而成爲讀者；後者是漠然地生出買報的慾望而成爲讀者。屬於前者的讀者羣叫做意識的關心羣；屬於後者的讀者羣叫做無意識的關心羣。

無意識的關心羣都是少受教育，智能或年齡較低的讀者。屬於此羣的讀者是靠暗示的讀者，更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靠單純模倣的讀者，有由於地域的、職業的等具體的環境的暗示的；也有漠然地爲多數的概念所暗示的。第二類是靠優勝模倣而成爲讀者的一羣。優勝模倣，就地域說，是地方讀者定閱都市報紙；就個人說，是定閱先輩或『大人物』所看的報紙。這個現象在文化未普及的時代是最明瞭地表現着的。又就時代上看來，有趨向新舊兩時代的模倣：在舊時代名聲很高的報紙，縱然內容完全變新，

只要報名不變，讀者還可以由舊時代名聲去購讀它；又新興的報紙當然是有專爲喜新而去購讀它的。意識的關心羣，又可分爲主觀的關心羣與報導的關心羣的兩類。所謂主觀的關心羣，是對報紙之主觀的傾向即報格有關心的讀者羣，是由報紙的判斷或感情等與讀者合致而成立的一羣。政黨報紙或階級報紙等讀者的大多數是屬於這一羣的；即使是營業報紙，也是由各報所有的報格而具有各個獨立的主觀的關心羣。

報導的關心羣，是對新聞記事有關心的讀者羣。這個讀者羣更可分爲理智的與煽情的兩類：後者是單把報紙看作報導機關，不注意它的主觀的傾向的一羣，叫做理智的報導關心羣；前者是顯著地傾向報紙的感情的方面，叫做煽情的報導關心羣。

煽情的報導關心羣，是愛好社會活動的一羣。又因爲在煽情的報導中含有刺激強烈的成分，所以即使是怎样理智的讀者，也會在一時，被煽情的報導奪去注意；在德國心理學者梅德（W. Moede）的統計調查，這一羣也占第一位。要之，煽情的報導羣是報紙讀者羣中最大的一羣。

煽情的報導，不僅是現代報紙特有的現象，中世的報紙類似物，也已經具備這個特質；不單材料是煽情的，在技巧上也是表現着煽情的特質。這一看中世歐洲諸國的報紙歷史，便明白了。

煽情的報導羣是做好奇的讀者羣而被紀錄到初期的報紙歷史上的一羣。最初寫德國報紙歷史的布爾茲（Prutz）曾說：『有興趣的事件是從外國來的』。更據寫初期的週刊報紙與讀者的關係的最初的文獻即斯帕屯（Spaten）的“*Zeitungslust und Nutz*”一書上，曾斷定『報紙的讀者僅是由於好奇心的欲知一切事物者』。蕭屯羅耶爾（Schottenloher）所舉的德國初期的報紙新聞報（*Neue Zeitung*）發達的原

因之一，也說有次第精於讀書的好奇的都市人的存在。要之，對於類似的初期報紙讀者的心靈的觀察，似乎都是傾向好奇心說。

報導之煽情的傾向，是由在美國的初期的營業報紙而顯著地表現出來的。紐約前驅報（*New York Herald*）和太陽報（*The Sun*）最初採用的內容的配列，便是順應這個煽情的讀者的轉向；美國報紙的所謂黃色調，就從這裏萌芽而生出哈斯特和柏乃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報紙。煽情的報導，發生於美國新聞界之後，遂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國。近代營業報紙都是顯著地發揮著煽情的特質。不僅對於材料的選擇，以這為第一標準，即使在編輯技術上，也甚重要視之。道發特（Dowdell）曾說：『現代報紙無此不能生存』。煽情的報導的特質，原是適合常希求強烈的刺激的大都市人的心理的；忽視這個事情，便算失去現代報紙的本質。現代的營業報紙，雖然受着利害的非難，仍有益發地重視這事的傾向；為蒐集此種材料，是不吝惜所出的代價和功夫的。

理智的報導關心羣，是對報導的迅速、正確、及其它各方面有關心的讀者羣。他們相信自己所選擇的新聞報導，是最正確、最迅速而且是多方面的。他們因為是理智的，所以想把新聞報導利用到自己生活上。縱然對於自己專門以外的報導，也是從自己的社會的生活必要做出發點去讀它的。所以此羣的新聞關心，是帶着利己的特色的。這種見解是可由報導的歷史證明的。最初對報導有理智的關心的，是支配階級：在未開化時代；是酋長；在古代；是王侯貴族。他們是為維持自己的權利而蒐集報導的。他們不僅蒐集報導以備外敵，並且把它用到對其部下的統制上。埃及的帕皮羅斯（*Papyrus*）、羅馬的阿可特德拿（*Acta Diplomata*）便是其顯著的實例。羅馬的奴隸通信是貴族對報導有關心的實例。支配階級的報導

蒐集，是到中世紀被羅馬法王諸侯模倣了的。但到一般民衆對報導有關心的時代，則長久地受到發表專有權或被檢查等等的制限。又對報導有理智的關心的，是商人。意大利些納 (Siena) 的商人從設於地方的支店蒐集新奇材料；不僅商業上的報導，還要注意十字軍的事情，想把它利用到營業的目的上。奧斯堡 (Augsburg) 的大商人伏加氏所蒐集的報導，規模更大：其報導的地域，幾遍全世界；材料種類之多，它無比類。又在中世發生的『手寫報紙』的讀者都是商人：威尼斯的手寫報紙為威尼斯的商人所購讀；德國的手寫報紙是在商業中心地奧斯堡、紐倫堡 (Nürnberg) 等地發行的。做當時的知識階級的僧侶、學者也是它的部分的讀者。這種手寫報紙與當時的新聞報 (*Neue Zeitung*) 等一類的東西並行於世，這是個可注目的事情。後者是傾向煽情的大眾的印刷成的報紙類似物；前者是傾向理智的讀者羣的報紙類似物。前者在數目上是少的；因為手寫困難的緣故。商人對於報導有理智的關心的理由，如吞尼斯所說，是在利害觀念上有重大的關係。要之，支配階級關心於報導，是為維持或擴張自己的權利起見的；商人們關心於報導，是為維持或增加自己利益起見的。又對於手寫報紙的大眾的讀者羣，是僧侶和學者。關於在德國撒遜博物館 (Zwinger) 的手寫報紙的蒐集、以及在各大學間所行的報導的交換，鮑起爾記的很是詳細。

在現代，理智的報導關心羣，是在社會的各職業層橫跨着的；因為現代是分業時代的緣故。但對政治和經濟的報導具有理智的關心之羣，理智的團結比別種分業強；形成支持經濟報紙或政黨報紙的讀者羣。

但上述的數種報導關心羣的分類，不過是一般的分類法，就實際上說，報紙的讀者未必是像這樣地

的關心裏，也有強弱的差別，而在實際上是可以區分出多數的關心羣的。

次更以上述分類爲基礎，考察各種報紙所有的讀者羣。報紙的分類是由好多專家所做過的。在這裏，採用道發特（Dovifat）的分類；因爲這種分類不但簡單而且最適合於事實的緣故。他把報紙分爲目的報紙、營業報紙的兩類：目的報紙是有特殊的主觀的目的之報紙，政黨報紙等屬之；營業報紙是以營利爲目的之報紙，是做現代新聞界主潮的報紙。現在照這兩種分類來考察這兩種報紙所有的讀者羣。

目的報紙的主要的關心羣，當然是主觀的關心羣。煽情的報導關心羣不是目的報紙的讀者。但是以主觀的關心爲中心而兼有煽情的關心的讀者，也是事實。在實際上，煽情的主觀的關心羣比諸理智的主觀的關心羣，也許是做大羣；這有許多事例可做證明的。理智的報導關心羣也未必盡是目的報紙的讀者；當然有想由目的報紙的報導而去把握支持它的公衆的意識的關心羣，但這恐怕是極少數。但在報紙巧妙地隱蔽其目的時，理智的報導關心羣是把它看作單純的報導機關而形成它的讀者羣的；因爲地方的大報外表上以『不偏不黨』爲旗號，實際上多與特殊政黨有密切關係的緣故。無意識的關心羣因爲是由於環境的暗示的讀者羣，故做相當的大羣。彼等有形成單純模倣的讀者羣的；也有形成由於優勝模倣的讀者羣的。英國勞動黨機關報_{每日前驅報}（*Daily Herald*）的改革，便是這種見解的明瞭的證明：_{每日前驅報}在由黨經營的時候，它的讀者不過二十五萬內外。這類讀者主要地是階級意識明瞭的黨員，主觀的關心羣佔大多數；及至一九三〇年移歸自由主義的奧迪漢印刷公司（Odham Press Ltd.）經營之後，改新內容，對定戶和報販設人壽保險，勸誘購讀，在兩星期間銷路就已經超過百萬；後來逐年增加，到一

一九三三年六月，達到二百萬的數字，能與銷路最大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和每日郵報並駕齊驅；直到快報和郵報的銷路減低至一百七十七萬餘份的今日（一九三五），它已經過了兩百萬的大關，而它的週刊人民（*The People*）銷路超過三百萬份——日刊和週刊同為全英之冠；而照現狀推測，將來是會有增無減的，要之，每日前驅報是特別為這改革內容而見着成功了。這個事實，就是證明在增加數之中是含有漠然地來定報的讀者之多的。由營業報紙的內容與讀者保險所集得的讀者，未必都是多麼關心報紙之主觀的傾向的：他們可做每日郵報的讀者，但也可做每日前驅報的讀者。所以目的報紙的讀者，是以主觀的關心為中心而無意識的關心羣形成它的外廓；但在某種時候，也有包含理智的報導關心羣的。

在營業報紙，那各種關心羣會形成一團的讀者。營業報紙，在它的內容的構成上，又在它的販賣方法上，都是常以招徠各種讀者為目的。尤其是那報格的構成最是複雜，常苦心焦慮地不叫偏於一方而失去中庸。所以由保守主義的讀者看來是進步主義的；由進步主義的讀者看來是保守主義的；所以是完全要受兩者的兩極端的排斥的；共產主義者所以否定營業報紙，就是為此。因之，對那個主觀的傾向共鳴的，都是中庸主義之主觀的關心羣。但是煽情的報導關心羣和理智的報導關心羣，是會特別地形成這種報紙的讀者層的；尤其是理智的報導關心羣，大部分是這種報紙的讀者。

六 讀者形成的公衆人數及其種類

在本節，要考察在第四節所分類的各讀者羣在對現實的問題而形成公衆時，可有如何的心理的特徵；藉此以推定報紙所成立的公衆是否單純，考察那公衆的種類，以作本章的結束。

無意識的關心羣概都是無批判的讀者羣，就是他們對於報格沒有持批判的態度。所以報紙之主觀的傾向，是原樣地爲他們所受入的。所以報紙的機能對於他們是最有效果的；他們是會照報紙的所感而感，照報紙的所指示而行動的。所以他們受報格的影響甚多，而給與報格的影響卻是很少的。報紙爲了他們，差不多徒把報紙上的主要的主要部分供犧牲，讀者保險或其它社外活動（詳見經營卷），都是對於這種讀者喚起對報紙的關心的必要的手段；報紙小說或遊戲畫（Comic Picture）之類，也是爲維持這種讀者用的；又如所謂社會記事，當然又是這種讀者所愛讀的；又，通段的標題，立刻會集中他們的注目，那個煽情的內容是會使他們的感情極度昂奮起來的；由於單純模倣的讀者羣，是這樣地形成近於羣集之感情的公衆的；由於優勝模倣的讀者羣在形成感情的公衆上也是同樣的，只是對彼等最有效的暗示是所謂優者——『要人』、『名人』、『名流』以及這些人們的言動——而已。要之，在使此羣昂奮的報導裏，都是有關於『優者』的事情。所以在他們形成公衆的時候比諸前者，稍稍帶着理智的特徵。與這同樣地在地域的優勝模倣羣是以大都市爲主要對象；在時代的優勝模倣羣是以時代爲主要對象。所以報紙要記載大都市的關心事，和新時代的關心事以誘導他們；所以他們雖也對報紙之煽情的報導而形成感情的公衆，但可認爲稍帶理智的特色的公衆。

煽情的報導關心羣在感情上也是與無意識的關心羣同樣的。他們因爲是僅對感情的刺激有關心的讀者羣，所以那感受性是比無意識的讀者羣強的。所以對於現實的問題，便不顧慮那個主觀的傾向，立刻能喚起感情的昂奮來。所以報紙的機能對於此羣是極有效果的。他們是專學報紙說話的讀者；他們之感情的昂奮，有一旦增高而被利用到民衆運動上的。所以這也是容易形成準羣衆的公衆的讀者羣。只是那

個煽情的關心，不斷地在報紙的內容增加着影響，這是與無意識的關心羣大大兩樣的。

意識的關心羣是使報紙規定內容的主體；他們僅從無意識的關心羣受到微弱的暗示而已。主觀的關心羣在這一點，是最有力的影響的主體，他們在報格構成上有最大的關係。所以閔茲納說：『讀者是有主張的，而一看到報紙，那被印刷、被具體化的表現，是會得到滿足的。』主觀的關心羣是最強度地感着那個滿足的讀者羣，所以報紙發表的見解，與他們的見解不合致的時候，是不會默認它的。所以他們有團結而自辦機關報的。他們確信他們的利害是能由報紙而發表出來的。所以在這個意味上，他們算是由報紙而被結合的潛在的集團；是對現實問題生出的最強固的團結。

理智的報導關心羣對於主觀的傾向僅有微弱的關心，他們對於自己之主觀的傾向，只要沒有顯著的矛盾，是會寬容它的。耶費爾特（Everth）稱這為『對於公的施設的寬容』，他說：『這是恰與爲旅行而利用火車的公衆一樣的。他們是不能關在家裏過安逸生活的；但爲着他們的目的地是會抑止住不落著的心境的。』現代的營業報紙看着似乎是把這個寬容強制於讀者的；所以對於思想界的潮流常是漸進的、中庸的，就是要把理智的報導關心羣和報紙結合起來的緣故。因爲他們是理智的，所以由讀書、社交及其它的經驗能增高他們對於現實問題的知識，遂使報紙的機能顯著地降低。所以在某時候那些知識雖有相協而助成強固的心理結合的形成的，但在某時候也有構成帶着同報紙之主觀的傾向相反的結合的；又在某時候也有持無關心的態度的。這些雖都是由於那個準備知識的有無或多少，以及個人利害的感情的如何，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更申言之，雖是理智的報導關心羣，但對該問題除報紙所載以外沒有準備知識，並且同自己的利害沒有密切關係時；有的持無關心的態度；有的受報紙的誘導。所以這些人

在形成公衆時，是顯著地帶着個人的特徵的。

假定以上述爲基礎而把某現實的問題使公衆成立的過程分類一下，可區分爲感情的和理智的兩羣；但這兩羣更可由關心的強弱而分出程度相異的小結合；並且也有由現實的問題的內容而使異質的公衆成立的事情。

若是由報紙的種類而概括地把這個結論考察一下，在目的報紙上，則不問現實問題的內容的如何，同質的公衆是會成立的；因爲它的讀者大部分是主觀的關心羣，其中僅有若干無意識的關心羣而已。不注意到被隱蔽的主觀的傾向而購讀它的理智的報導關心羣，也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會隨着無意識的關心羣而爲它的報格所誘導的。在營業報紙，是會由現實的問題的內容而使一團同質的公衆或異質的公衆成立的。又一公衆內結合的程度之差，是比在目的報紙的時候更甚的。

關於營業報紙使公衆成立的實例：比如一般國民有關心的現實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內中的外交問題和關於同外國戰爭的問題。這種事實是有各國的報紙在戰時增加讀者的歷史可證明的。國民全體的緊張是在宣戰布告發出之前達到最高度的。蔑視自國之敵國的行爲、敵國民的性行、歷史等，天天爲報紙所揭載而使國民的感情極度昂奮起來。主觀的關心羣是同情於報紙的主戰主義的。煽情的關心羣是在那個昂奮的紙面上感着極度的昂奮的；理智的報導關心羣是從對於自國的利害的打算而同情於主戰論的，但其中的一部也許是爲主義或個人的利害而完全反對戰爭的；也許還有持旁觀的態度的。但這些大概都居少數。無意識的關心羣的同情，大概都是附和雷同的。要之，這種時候的讀者的大多數，是相信多數的懷抱者都是與自己的意思、感情類似的，所以讀者是形成一團之主戰的公衆。

但即使是外交問題，也有是國民全部不能一致的問題。要之，無論是什麼問題，在理智的報導關心羣中都是有反對或贊成兩樣的讀者羣存在的。

小野秀雄氏根據以上所述把『報紙由媒介、誘導兩機能而使公衆成立』這種見解鄭重地加以如左的修正：

『報紙是由其媒介、誘導的兩機能，而使散處各地的讀者在精神上相接觸，對於同一現實的問題而使類似意識發生出來。在目的報紙的時候，使一團同質的公衆成立；在營業報紙的時候，是由現實問題內容的如何而使同質的或異質的公衆成立。但無論是同質的或異質的，其心理的結合之種類，會形成結合程度相異之感情的和理智的二大羣。』

本書筆者在大體上贊同這種見解；只是對於『其心理的結合種類會形成結合程度相異之感情的和理智的二大羣』這種見解也想鄭重地加以如左的帶修正性的補充意見：

『屬於理智的一羣，萬萬不會失去感情；同樣地屬於感情的一羣，也萬萬不會失去理智。所以這種嚴格的分法，我是不敢贊同的。因此，報紙——無論是目的報紙或營業報紙——上的材料，不可偏重理智，也不可偏重感情，——對此兩者，宜持兼收併蓄的辦法。又在非常時期——如外患時期或革命時期——宜偏重感情；在平常時期——如復興時期或建設時期——宜偏重理智。』

(另註)本章是就小野秀雄原著論文略加補充而成。原著中引用的諸家學說，都有一定根據；爲避繁瑣起見，特將所舉德、英、法文各書，總列於左：

1. Otto Groth: *Die Zeitung*, I.
2. Schä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Bd. I, S. 434.
3. Martin Mohr: *Zeitungshunde & Zeitungswissenschaft*.
4. Tardé: *L'Opinion et la foule*.
5. G. Münzner: *Oeffentliche Meinung und Presse*.
6. Everth: *Die Zeitung im Dienste der Ceffentlichkeit*.
7. Kober: *Die Seele des Journalisten*.
8. Franz Gottinger: *Geheimwirkungen der Presse*.
9. Casper Jost: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10. Hans Traub: *Zeitungswesen und Zeitungslesen*.
11. Eberle: *Die Grossmacht der Presse*.
12. Upton Sinclair: *The Press Check*.
13. Bücher: *Das Moderne Zeitungswesen*.
14. Posse: *Moderne Zeitungswesen*.
15. Ginsburg: *The Psychology of Society*.
16. Park: *Masse und Publikum*.
17. Tönnies: *Kritik der Oeffentlichen Meinung*.

18. W. Moede: *Zur Praktischen Psychologie des Zeitungslesens.* Zeitungs-Verlag.
19. Prutz: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Journalismus.*
20. Spaten: *Zeitungslust und Nutz.*
21. Schottenloher: *Flugblatt und Zeitung.*
22. Hatin: *Histoire du Journal en France.*
23. Dovifat: *Auswüchse der Sensations-Berichterstattung.*
24. Chambure: *A Travers la Presse.*
25. Le Clerc: *Des Journaux chez les Romaine.*
26. Koch: *Studien über Zeitungswesen.*
27. Kleinpaul: *Die Fuggerszeitungen.*
28. Otto Brann's *Rede am Würzburger-Parteitag 1917* (cit. in Groth: *Zeitung I*, p. 117).
29. W. Vleugles: *Die Masse.*
30. Bücher: *Unsere Sache und Tagespresse.*
31. Emil Löbl: *Kultur und Presse.*

第二卷 原始的公告形態與通信方法

第一章 研究的範圍與方法

新聞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對於實現人與人間之社會的、精神的交通關係的方法，得到系統的理解。不消說，新聞報導無論何時，都是社會意識的真實的表現，並且顯示着如次的複合形態：即不單是做其內容的精神觀念呈出多樣性，而且負擔內容的物質是在依靠着那時代的生產力與技術關係的發達。因此，要概括地認識新聞報導的全部機能和構造，樹立有組織的體系，是非常需要努力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從各方面去做新聞報導的研究，而由對象物的同一性質來綜合它的結果。特別是爲要理解使做近代文化的產物的報紙成立的新聞報導之社會的性質，首先必須研究新聞報導是以怎樣的狀態而發展了的前史的問題。如果採用『新聞學的認識目的是做社會意識的表現手段的新聞報導』這個葉格（K. Jaeger）的定義，這問題可分做兩開來考察：（一）成爲新聞報導的真實內容的社會生活的動機；（二）它的表現形式即方法。

當然，在考察新聞報導的社會性時，應預先以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所必然的相互關係爲其基本要件；因爲在人類的歷史上，決沒有完全孤立而生活的時代。照近代社會學者的通說：社會是以心的要素之相

互作用做其形式而成立的。關於這一點，照秦墨爾(G. Simmel)之說：『社會存在於多數個人行着相互作用的地方。這個相互作用是由一定的衝動或是爲了一定的目的而成立的。換言之，社會的構成，不外是諸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即各個有機體做着某種範圍內的精力的相互交換，因而構成統一體。在那各部分不相互地影響，或是作用的相互性受了阻礙的地方，是不能稱爲世界的。』

那末，在肉體上完全分離的人類是怎樣地行相互作用，又依據怎樣的機構而使他人或社會的體驗當作自己的體驗而轉化、而移行呢？若照維爾根(A. Vierkandt)之說，這便是可以在向全體之內的結合狀態——即集團性——與表現活動的存在中探求的。就是說表現活動之社會的意義的成立，乃是那個真實的表現活動的內容得着羣集的理解，而環境的反應使被表現的當事者受到影響。與表現的要求有密切關係的，是報知衝動。這是要報知體驗、印象、以及種種見聞之自然的衝動。又就另一方說，人類本來具有告訴或貯藏對彼有何等價值的事項的衝動。

在動物中，我們已經屢次見到是由外的過程來表示內的狀態的。這不是有目的意識，乃是對於那個內的狀態自然發生的徵候；許多動物的叫聲，和在興奮狀態中的毛髮或羽毛的豎起等，都屬於此。在人類，這個表現活動的程度是最高的。又照李特(T. Litt)之說：這個對於環境的衝動，是經過用表現活動來把思維客觀化之社會的交通行爲而形成的；反過來說，內的衝動的緊張性，是由社會的交通行爲的速度而促進的。而不管人類相互之間的及時間的距離有好大，還要維持它們——即社會——的統一的努力，特別是想出以社會的交通行爲做主務的手段或方法的，這就是新聞形態。

精神是在先天就同物質相結合的，因之，它會依感官所受刺激的音響，和光線等的物質的種類而表

現出種種的形態。在下面要就發生史上來研究由社會的交通行爲而行的新聞形態的變遷和方法。照瑟奈(W. Schöne)之說：新聞報導的主要機能，是顯示時間、空間、內容這三種方向的。是如次的表式：

I 表現手段 \sim (a) 空間的關係
 \sim (b) 時間的關係 \sim 公告形態與通信方法

II 社會意識 (c) 內容的關係 \sim (1) 對此關係的態度 (書信的、公告的、編輯的)
 \sim (2) 主觀性、客觀性

依據這個基礎，可以順着從特殊的新聞報導到一般的新聞報導的發展階段來分析公告的分布性。要想成立新聞報導，須先具備做其空間的本體的兩個前提條件：

(1) 定住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的地面上和一定的交通密度上有人口在分布着。

(2) 這個人口本體是依一定的交通關係而結合的。

前者是能使報知事實成立的主要條件；後者是能使在那裏所發生的社會事實的知識帶起流通性的主要條件。依據這兩個前提是能得到新聞報導的最初形式的基礎的。新聞報導是依據這個基礎的變化即該社會的人口構成——密度、數量、教養程度、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之量及質而帶有不同的形態和內容的。

新聞報導成立的兩個條件之史的變化——交通密度和交通可能性——顯明着從若干萬年的原始新聞到近代的企業的都市新聞的發達。如果以做典型的對立的村落團體與都市團體來說，那其間之第一的差

異，便是人口數量的差異；是社會的接觸度之多寡。在都市，雖然通行着對於他人的活動作用或影響的無數綜錯的反應或影響，明白顯示着吞尼斯（Tönnies）所說的利益社會的範疇之特質（秦墨爾說『個人是很多的社會圈的切點』），弗洛伊德（Freud）說『各個人是干與着多數的集團精神』），但村落是顯示着屬於共同社會的範疇的比較單純的社會複合性的。然而，近代的村落已漸次失掉其固有的性質而都市化，或是成爲都市從屬的社會構成體。在這種時候的村落，不過是都市的社會連帶圈之一要素。而這個複雜廣汎的社會關係，又使生於其上的社會意識的內容成爲多種多樣的。

所謂社會意識，畢竟不外是意德沃羅基與客觀的社會事實之認識的複合。所以，做其本體的生產關係，爲社會構造所規定，由它的錯綜化與分化而表現出多種並且可變的形態和內容。因之，我們在最初便不得不究明與社會形態的發展定式相關聯的新聞報導的機能。即新聞報導是與社會意識立於密切的相互關係處之同時的存在物。松巴德（W. Sombart）舉出如次的六項招來新聞報導——報知、公告形態——之一般的變化的主要原因：

- (1) 人類關係之空間的分布；
- (2) 古代共同社會的解消；
- (3) 讀書術的普及；
- (4) 印刷術的發明；
- (5) 郵政制度的發達；
- (6) 營業的報知、傳達、介紹的出現。

——但這些只算是喚起在新聞發展的全系列中的機能的增大和形態的變化的要件——比如報紙的發生——不是創造新聞報導的條件。新聞報導只要是社會意識的表現和移行手段，便是與構成社會的人類意思的公告手段相關聯而發生的。我們必須以從社會集團的內面所給與的這個機能，為新聞報導的基本條件來選擇。實際上，新聞報導是可以看做執掌意識內容的傳達和移行的一種文化用具的。即它的積極的作用是：公告社會的事實而使人類的欲求（精神的滿足）充足；把發生於局部的社會的事實具體地表現出來；組織做社會過程而分化着的社會構成部分的相關性，以實現該社會之有機的綜合。因之，為了要充分理解新聞報導的本質及其機能，我們必得廣汎地觀察它的過去和現在的種種樣樣的形態，更在它的發生史的基礎上抓住在與其它文化要素的關係上所發現的新聞機構。

格勞德（O. Groth）明確地認新聞報導是與人類社會的發生同時的事情，他說：『想知道人及事物的欲求，是由於希求生存的保證或安易化而促進、而形成之原始的衝動。經驗新的事情，或得到報知的希望，是自然的人類感情之表現；是生活意志之本質的核心；是形成並維持社會的最堅強的力量之一種。』實際上，個人或個別的集團之經驗的社會化、便是依靠新聞報導才可能的，因之，個別地孤立的、私人的經營之精神的生產，是通過新聞報導的方法才與社會全體相結合，而積貯為社會的共有財產的。即各人的行為思想是依新聞報導才能實現做社會全體的成員的活動的。台拉（E. B. Tylor）雖總稱人類在社會關係上之物質的精神的收穫為文化，但文化的成立和發展當然是豫定着新聞報導的成立和發展——即沒有新聞報導便沒有文化。約斯特（C. S. Yast）曾說：『報紙是適合乎探求新聞報導的人類性的，一般需要和欲望的東西。報紙不是創造它的需要的；反過來說，需要是常存在着的，而報紙乃是它的必

須的產物。』

當然，新聞報導只要是能做一定時代的一切文化要素的複合體而表現的，我們便須抓住能在與這些文化要素——比如生產技術（文字、印刷術、紙等的發明）及社會構造（人口密度，讀者層的種類，新聞機關的歸屬階級等）、交通關係（郵政制度，國內交通，國外交通等）——的關聯上實現的新聞機構和形態。但這樣的全部的研究，是至難的工作。現在僅就發生史的基礎上整理新聞報導的現象，把新聞報導的本質、構造和機能弄個明白；因為也如維果（G. B. Vico）所說：『真實的鑰匙，是宿在發生之內的。』爲了這個目的，新聞學者須先儘力蒐集完全的事實資料。必須像植物學者蒐集草木一般，從地球的一切土地、一切時代去蒐集並記述人類從來所使用的新聞形態。由民族學、先史學、歷史、言語學、統計學等所得到的資料，都算是建築的石材。像這樣地集合成功的材料的整理，構成資料學。因此，知道做第二個問題的『它是怎樣發展了的』的事情，是必要的。對於此問題的解答，是只有依據各種歷史的、現實的事實之比較考察才可能的，而這個方法就是形態學或類型學。

像上述那樣地新聞報導的起源，應該是與社會的起源同時而具有某種文化意義之新聞的機能的東西。要想在發生史上抓住這個新聞報導的全形態，必得依靠如次的資料來作比較的研究：

(1) 動物社會的結合關係與其表現活動。

(2) 未開化人的報知方法。

(3) 考古學的資料。

(4) 歷史學上的事實及記錄。

(5) 古代法令的布告方法。

(6) 在文學、神話、傳說、俗謠中所表現出的新聞報導的插話。

(7) 心理學的社會學的推論。

(8) 在現代所存留的原始時代的東西，即台拉所說的文化殘存物或民間傳承及遺風。——比如在上田碩三的日本通信網的組織一文中，有這麼一段故事：『……最近在英國格拉姆斯城約克公妃分娩之際，新聞通信社因為急設電話來不及，便用在山上焚堆火的辦法來急報女王的誕生。日本也有這樣的事情：一九三〇年夏天普羅姆里中尉太平洋橫斷飛機出發之際，東奧日報社在交通不便已極的淋代海岸舉起烽火，離此約有十哩的電報局社會看見這火，遂打了電報。三千年前，埃及人因為要報知敍里亞遠征的成功所舉行的烽火通信，想不到在一九三〇年還有切斷速率尖端的事情……。』其中為本篇所最重視的資料，是由比較民族學的方法得來的；這是能把在歷史之時間的形式（縱列式）中探求的東西在空間的形式（並列式）中求得的；因為原始時代的事情已經屬於過去，我們是不能經驗的。我們只有綜合遺物去推測當時的狀態而已。但到現今所發見的遺物，是部分的、抽象的而且又是容易壞的。特別是在如社會關係的行為上所表現的東西，要依據認識其現實的生活才有可能。關於這點，杜倫瓦爾德（R. Thurnwald）曾說：『在這裏認為問題的原始人，在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生存的。又因為他們有非常的特異點，所以由全部的遺留物而一般化，是困難的。為要補充這個形態，必須注意同時代的所謂自然民族。』

在歷史上所獲得的新聞形態中，略可為如次的劃分：

A 直接的（感覺的）：

一 視覺的（烽火信號）

二 聽覺的（口頭布告）

B 間接的（知的）：

一 公開的（壁書）

二 鎮閉的

a 一回的（小冊子）

b 定期的（報紙）

C 結合的：

一 視覺的、間接的（近代電信）

二 聽覺的、間接的（能朗誦的文書）

所謂直接的，乃是報知、傳達不依文書的手段，而由火把一類的信號來通知視覺或用公開的文告通知聽覺；也可稱爲感覺的。

所謂間接的，乃是依據文書（筆寫或印刷）的報知；也可稱爲知的。
間接的通知，在能公告的時候（揭示、貼札、招貼），是公開的。反之，個人爲書籍或印刷物所寫的特殊的報知，是鎮閉的；有隨時發行的東西（書籍、小冊子）與定期的東西（報紙）。

第二章 新聞發達之交通的先行條件

一 交通的發生及其功用、形態

交通是觀念或有體物的移轉行爲；是克服時間、空間之意思的活動；是使零亂無序的社會成爲同心協力的社會之有機的活動；是使精神和物質的流通、分配成爲可能的要件。因此，一切文化和經濟事象，只要是社會的產物，其動態的基礎缺少了交通概念是不成立的。教育、軍事、宗教、政治等一切的社會事象，都要由交通可能才會實現，因之，所謂一定現象的社會化，是交通給與的。而這樣的行爲，是從人類發生的原始就存在的。實際上，人的社會生活之最終的決定要因，便是交通。交通是以闡明人對自然的行動即人的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和在人的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的諸關係，以及從這些關係中生出之精神的變化的諸形態爲務的。所謂交通，從另一面說，便是人類的接觸過程；是精神及物質的交換現象。

關於交通發生的原因，可以舉出許多條件，但典型的條件應歸於下列四點：

- (1) 人口的增加；
- (2) 社會的欲望之量的及質的增大；
- (3) 分業（社會分化）之發生及其相關性；

(4) 分配（交換）行爲的實現。

而這些交通的要求，是由交通的方法的發達、發明才能實現的。

在交通方面，有平和的與戰鬪的兩種主要形態，而無論那一種形態，交通的方法也是由減輕距離上的障礙的一切技術的要素而決定的。即交通方法的目的，是在為圖人、財貨、觀念的運輸流通的簡便起見，而以最小的勞力，於最短的期間達到最大的距離。交通所轉動的客體，可分為三種：

(1) 人的交通（人）；

(2) 貨物的運輸（物質）；

(3) 通信（觀念）。

然而，這三者多不能獨立，比如：人的交通，只要是同時帶着有體物或是在頭腦中帶着觀念，這便是結合此三者而進行的。尤其是技術發達的程度越低，人的交通越是佔着主要的位置——人的本身當作交通機關。因此之故，新聞報導的形態，是做帶有搬運工具，交通機關，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時間、空間的距離的縮短作用的一切綜合而表現的。

在最原始時代，新聞的傳達，是人的本身。他們主要地是以依據見面的對話形式，來通新聞的。其次，由於人工的搬運工具的發明，負載用動物（馬、犬、駱駝、牛、象、傳信鴿等）、船（筏、獨木舟、氣袋、樹皮小舟）、車等被用到運搬上，又以風力為動力的帆的發見，遂使遠距離交通成了可能。再次，便是蒸氣機關、電氣機關的發明，克服一切自然的障礙而使全世界的交通成了可能。因之，最初之心的交通機關——新聞的搬運——是會話；其次是憑藉信號的報告（夜間的烽火，非洲的大鼓語等）；

再次是憑藉信使或驛使制度的書信交通；最後加上了憑藉機械的裝置的交通，即印刷、電話、電信、無線電、攝影。

在一定的技術的發展階段中的交通手段，盡力地企圖六個要素的滿足：（一）交通的迅速；（二）交通的頻繁；（三）交通的正確；（四）交通的安全；（五）交通費的低廉；（六）交通的延長。交通的手段可分為兩種：（一）以除去妨礙在地面上移動的障礙物為目的者；（二）增大移動力之特殊的機關。前者一般稱為道路或公路。



適應這個通路而設立特殊的機關。就運輸機關（有體物的運送）來說，如道路、橋樑、鐵道、馬車、汽車等，屬於（1）；水路、運河、港灣、船舶、木筏等，屬於（2）；飛機、飛船等屬於（3）。

再說獨立的通信機關（觀念的運送），略可舉出：應屬於（1）的，是電信、電話、舞動身體等；應屬於（2）的，是水中音響信號及海底電信等；應屬於（3）的，是傳信鴿、無線電、烽火信號等。

二 新聞報導發生的主要動因

交通之發達，隨其空間的延長範圍，可分為地方交通，國內交通，世界交通的三期。而在這些交通範圍，新聞報導的流通除依靠通信機關之外，多是附隨於財貨運送的機會而發生的。

前邊已經說過：新聞報導成立的最初的基本條件，是人類關係之空間的分離。但這在其內部，是依人口增加——社會分化——和交通關係的發達而日益擴大的。新聞報導是社會事實的知識的交通手段。因之我們須先注意關於交通的相互結合或分離的如次的形態：

(1) 交通是能在狹小的範圍行的或是能在寬廣的範圍行的這個地積的問題。

(2) 交通關係是短期的或繼續的問題。

(3) 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問題（媒介者的存在）。

(4) 交通的主體——是個人間？是社會間？

(5) 行交通的人口要素是同質的？是異質的？

(6) 是和平的？是戰鬪的？

又，就新聞報導發生的接觸形態來說，可分爲：(1)抗爭的外部接觸；(2)平和的外部接觸；(3)抗爭的共同社會內部的接觸；(4)平和的共同社會內部的接觸。這個接觸形態，由其範圍可別爲如次的三個時期：

(1) 共同社會的知識交換時期（比如種族社會）。

(2) 特殊社會圈的知識交換時期（比如中世基爾特社會）。

(3) 總體社會的知識交換時期（比如現代的社會）。

這是略略適應於在當時的經濟社會的構造即封鎖的家內經濟時代，地方的交通經濟時代，國內交通經濟交通時代，自由交通經濟時代等的交通的發展的。因之，新聞報導的範圍，在一方面，是隨伴着具有依

市場交換機會的性質和程度而異的形態的流通經濟之變化的。

知識的交換雖是企圖實現社會的同心協力的努力，但其實質，許多國家，是由基爾特、工業協會、獨占的企業者、王侯等所統制的。尤其是報知，因為是對『被給與者』豫期一定的精神的反應——這同時是由問題而導入實踐的行為——所以，報紙上的某種新聞，許多是屬於特殊社會圈——比如商業祕密團體、政治團體等——的獨佔或祕密。又，那個報導之能動的公告行動，是做圖謀其社會圈的利益的宣傳手段來利用的。因之，新聞報導無論何時都為支配者利用或監督（檢閱等）。據長谷川如是閑之說：新聞報導雖然是社會的知識，但社會事實的知識在新聞刊物上必須有三個條件：即（一）有做記錄的事實者和在得着那個事實的知識者之間，有某種意義的對立關係存在；（二）做新聞報導的事實是有當作對立關係中相互的羣間的分離或結合動因的重要性；（三）那個事實的知識是由對立羣的各種對立關係中的社會動機而公表的。

因此，新聞報導是隨伴着這個關係中的羣的雙方的反撥或吸引——即分離或結合——的過程的意識，而事實的取捨、選擇及其發表形式等，是為一個羣的對立關係中的認識態度所規定的。就是說新聞報導在任何時地都要為社會規範——命令宣傳——所轉移。

特別是新聞報導必然是在那個社會事實從社會的常態中岔出來的時候發生的，社會人對它必然要起何等的反應，且由那個反應來決定一定的社會的生活態度。所以，在古代或原始時代，新聞報導多是以對立羣關係中的支配服從為動機的法令的形式上公表的。新聞報導由其性質可分為公的報導或私的報導，而公的報導常是與政治有關聯的。在最初的時代，社會事實的知識是專經豫言者或巫師們而以政教

一致的形式來啓示的；因為在當時，那森羅萬象都被認為『天意』的緣故。即當時的新聞報導，都是以『天意』為依歸——一切都是『定數』。然而，跟着社會的發達，遂有獨立的政治的組織者，因之，他們往往包辦新聞報導或是秘密地做，多是例外地公佈了它的一部的。這個時代，便是荀子所說的『有治人，無治法』（君道篇），而為維持專制的權力起見，當然不願知道社會的事實。因此，新聞報導主要地便歸於長老、僧侶、貴族等特殊階級的獨佔了。如印度的婆羅門僧的集合或羅馬的高僧團體，便是適當的例證。

一般民衆因為是統治者之受動的客體，所以被認為沒有得知社會事實的權利和必要。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便是不許一般民衆採集新聞報導之積極的表現。但在人的最初的分業上，沒有專任的固定的指導者，這多是最有經驗者即年長者應着必要而被選出的。在這個共同勞働體或民族聯盟中的頭目的權限，是帶着德莫克拉西的色彩的。即在關係全成員的生活利害的重大時候，全成員便開會集議，社會的行動是照全體的決議去辦的。這個組織的固定化的東西，便是所謂男性結社——青年集會所。所以在這個時代，社會事實的知識交換，多是以集團的直接接觸的形式而行的。其次，為了勞働的生產性的增大，人口遂稠密起來；鄰近的集團的會合或與未知的團體的接觸，頻繁起來。在戰爭或相互的殺戮之外，發生了為外婚（族外婚姻制）和共同防止戰爭等連帶的關係所結合的交換關係。交換關係不僅是用單純的物質，並且同時也隨伴着精神的交換，而在這裏，那處於對立的關係下之新聞的現象，才能以明白的形式而表現出來。

實際上，原始共產制解體而遊羣合上近隣的遊羣，交通及生產力的發展，是在合同或合併的形式上

——比如部族聯盟——一擴大到支配的團體，在這裏異質要素——職業分化——現出，因之，由於血族婚的自然的紐帶弛緩；因之，需要組織者或支配者，於是他們便掌握大權而專橫起來。他們爲了維持其社會的權力，不得不常常注意社會事象的推移，儘力蒐集社會事實的知識而講求它的對策。

當時的社會意識帶着魔術和宗教的色彩。社會的事變，一切都是被歸於『天意』或『神意』。而所謂勞動的生產性和組織性，都須嚴守指導者的戒律，更把階級的世襲的一定身分固定化而生出封建制來。甚至於文字的使用，都是他們的特權，對於一般人，是應該禁止的。

生產的變化，隨着工具製作之技術的發達而從遊牧的生活推移到定住的農業生活。其結果，人口密度增大；交通關係成爲永久的而且是固定的。據拉最爾 (F. Ratzel) 之說，一定面積的人口密度略與其文化的密度成正比例，因之，未開化民族的人口密度如次：

	一 平 方 哩	一 平 方 公 里
住在極北的貧弱的領域的狩獵民及漁獵民	○·一——○·三	○·○○一七——○·○○五九
草原地的狩獵民（彪什門族、巴塔哥尼亞人、澳洲人）	○·一——○·五	○·○○一七——○·○○八八
多少會耕種的狩獵民（印第安人、代阿克人、巴布亞人、黑人）	一〇——四〇	○·一七——○·七一
在海岸、河川、島嶼的漁獵民（北西美洲、波利尼西亞）	一〇〇爲止	一·七九爲止
狩獵遊牧民	四〇——一〇〇	○·七〇——一·七七
多少會工藝及交易的農耕民（非洲內地、馬來人）	一〇〇——三〇〇	一·七——五·三

從事農耕的熱帶地方的遊牧民（科爾多方、檳榔嶼）
會耕種的熱帶地方的漁民（太平洋島嶼民）

二〇〇——五〇〇

三·四·八·九

五〇〇爲止

八·九爲止

即照拉最爾之說，便是在溫帶的土地遊牧民一平方哩負擔人口，約可養活二十人；農業兼畜牧的，是六十人到八十人；封建時代的農業是二百人。

這個變化，是跟着如次的條件而發生的。

閉鎖的種族社會，支配者是擴大許多隣近種族社會和接觸程度而獨立的。即在一方面は平和的組織者——僧侶、魔術師；在它方面是軍事的組織者——最初做單純的指揮者，後來做帝王或封建諸侯而獨立，而掌握了支配權。經濟在大體上雖只是自然經濟，但交換已成爲平常的現象而對於經濟生產給與了顯著的永久的而且不斷地增加的影響。廣大的世俗的封建組織與宗教的封建組織漸次形成，最初地域很小，後來更包括了廣大的地域。

尤其是在指導的組織上，觀念與行爲的直接關係是由生活而分離了。組織者的思想是由勞動的行爲而實現的。從肉體的機能分離了的精神的機能，是在共同社會的指導者的人格中現出形來，由此而得到了獨立性。其當然的結果，就是思想相互開始爲緊密的結合，在觀念的領域上，特殊的組織與體系化漸次形成。共同社會的經驗的保持者必須注意在該社會的發生事實而講究對策。而且，交換組織的進步使社會分業增加，那個專門化使各人的生活漸次分離。但這個分離是豫定在其背後有做協力體的連鎖的存在才可能的。而且各生產者在外表上是獨立的個人的集合，是在相互對立着。

在這裏，連結對立者相互之有機的關係的新聞報導的能力強化了。這個社會關係的事物化立到經濟的基礎上時，便是經過新聞報導這個特殊的商品形態而反映的。新聞報導所以達到採取明顯的形式，依據特殊的機關而行的地步——狹義的新聞物的成立——是基於這樣的二重性的：以社會意識的統一為必要的這個權力的政治關係與交換的經濟關係的部分社會的對立。因之，新聞報導是常在受着國家的統制，隨着政治思想的民衆化而發達了的。——做世界最初的報紙的羅馬的每日法令(*Acta Diurna*)和中國的邸報，都是一種的官報。——縱然在成了獨立的新聞企業之後，國家對它的經營還是要給與一定的監督——登記或檢閱等。

在報紙成立的地域，有新聞報導的蒐集和該報導的消費（販賣可能性）的兩種具體的事實；但在缺少交通機關的敏速性的古代，這兩者是在空間上分離着的。

在古代羅馬，貴族常將其一年的大部分的日月送到他們的莊園。所以他們使定期地報告關於在首府的要事以及一般的或珍奇的政治的社會的事件。這個報告，是由奴隸盡義務或奴隸解放後的自由民受取相當薪給而來蒐集資料並筆記的。貴族們以有這種奴隸新聞記者為『貴族的誇耀』，認作私有財產的一部。這種個人的精神財產，後來成了羅馬市民的一般商品。解放後的奴隸，是以這為收入源泉而當作職業書寫官府文書，賣給一定的需要者和顧客。尤其是羅馬帝國是領有廣大的版圖而且是中央集權的。一切道路都通羅馬；因此，新聞報導都是有組織地被收集到羅馬。但羅馬帝國的瓦解，便喪失了這個條件。其結果，新聞物的存在一時算歸於滅亡，——僅在君士坦丁還有一點殘留而已。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握住霸權的日耳曼、羅曼斯民族，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的強力的中央集權的組

織。各民族羣，對於因鎖閉而分離、因地域而隔絕着的團體便沒有關心了。在這交通關係稀薄的早期中世紀，只有僧院的僧侶及有力的地主才在他們的相互間行着報知的交換。這恰等於羅馬的貴族，是爲了自己而做的事情，而從此以後，一般人遂得不到什麼利益了。

報紙是這樣地，適應在社會分化中之對立的社會關係之發展，即外部的分化，內部的分化而發展的。

這個接觸形態，在經濟的關係上，是當作交易現象而現出的。物質的交換只要是能在人類的接觸之下行的，那末，可以斷定觀念的交換也是能在同時行的。通常，是認內的分化先於外的分化，但事實的教訓是外的分化先於內的分化。比如婚姻的形式，雖可大別爲族外婚姻制和族內婚姻制，但照馬克萊楠（F. MacLeman）之見，是維護母權先行說的。他力說男女各須在自己集團之外尋求配偶的族外婚姻制的原始性，並指出一種族的男子從外部、從他族實行用暴力掠奪女人做妻的事情。

我們稱以分業與鄰近種族間所行的交易爲外的交易，但是民族學者教訓我們：這外的分業（外部的分化）比種族內部的分業（內部的分化）更古；因爲即使不知道組織職業的分化的種族（獵牧民族及最下級的農民，如美洲印第安人、巴布西人等），已經實行種族間的交通了。

最初的交換是以戰鬪的掠奪行的；如澳洲的二、三種族、婆羅洲內地及提厄拉·德爾腓哥的民族，即是。據勃克（Bock）之說，婆羅洲內地的種族，常常用由暴力及殺戮得到其所想望的東西。

其次發生的，是所謂沈默交換貿易。據赫羅多德（Herodot）說：迦太基人到西非洲的時候，卸下商品，順次地擺到海岸上之後，即回船中，舉起大的火烟爲號。土人一見這個火烟，即來海岸，對商品放

下金子，於是再遠離商品。迦太基人上陸察看，金子若够，即取之歸帆。黃金不够，再回船靜待，於是土人又走來添多少金子，這樣地到交易成功以前，雙方都要跑多少腿。但誰也不欺騙誰：金子到足夠商品代價以前決不摸動；土人也是在金子還沒被取去以前，決不亂拿商品。這個交易方法，在二千數百年後的今日，還在非洲奈澤河畔行着；又在各未開化民族間還是隨處都有。在這交易中，雙方雖都是一言不發，表現出不信和敵對的感情的，可是烟或火花等的交易開始的意思表示法是必定要用的。

成爲交換社會體的基礎的利益社會的關係，從共同社會體中是不能發生的。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自然發生的共同社會體的成員，這樣的互不見面的關係是不存在的；交換是在共同社會體的終點即它與其它共同社會體或其它共同社會體的成員相接觸的地方開始的。』實際上交易的起源，是存於共同社會體的境界內的。是從依據戰鬪行爲的接觸，發展到通商關係的。形成從敵對行爲到修好的交易的過渡的，是所謂沈默交易。這是站在對他國人的無條件的敵對行爲與有條件的親和關係的境界的。比親和關係更加進步的交易，是依據贈與的交換貿易。修太奈恩（K. von Steinern）曾說：在這裏，某種材料——比如石斧的材料——只有在一定地方才能見到，因之，交換貿易必定存在。所以在各個種族間都有一定的專門業在發達着。巴克里族是以白色正方形的貝殼頸飾和木棉席等爲專門業；那弗夸族是以赤色貝殼及一種珍珠鎖和南瓜爲其專門業；墨希拿克族是以精巧的綿線及土器爲其專門業；特爾邁族及斯啞族是以石斧及煙草爲其專門業。這些生產物由種族移行到種族，是以贈與的形式行着如次的交換的。去人攜帶種種的東西，而在受歡迎的時候贈給對方；在告別歸家的時候，受取所需要的還禮。

這個贈與交換貿易的最典型的，是馬里諾夫斯基（Molnowski）在特羅布利翁島（Trobliand）所發

見的在克拉(Kra)的部族內或部族間的儀式的交換制度。這是統制該住民的社會行動的最典型的贈答——接觸——行爲。這是在特羅布利翁、以及巴布亞東南的環列島嶼的島民社會所通行的。是以相互的住民的關心而從做友好象徵的贈答行爲，在對立的社會間，結合好意的紐帶的。這種贈與的形式是島民各攜其特產物互相迴繞諸島而行的。而且這個循環流通交換關係是永久的。

克拉族在交換之際並且舉行着魔術的儀式，爲要向人們告知開始交換，便吹着哱囉說着勸誘的咒文。在這咒文中，是摻交着社會的新聞報導的。

交換貿易進步之後，更設立市場。許多自然民族，在其國境內，爲要停止戰鬪的行爲，劃出中立地帶，便是例證。在原始森林的正當中所設立的中立地帶，成爲定期的市場。在這裏，鄰近種族交換其特有的生產物，並且交換新聞報導。比如照克萊姆(Klemm)之說，北美印第安族在密士失必(Mississippi)河畔，就有一大市場，一切東西爲了交易都集中到這裏。無論什麼種族在那裏遇着，他們都須抑制敵愾心，而迴避一切的敵對行爲。

這樣的市場，後來便轉化爲市場都市、商業都市了。在那裏，人們是用口頭交易的，而更進一步的階段，便是依靠對於商人及商品加以法律的保護而在別種族的地域集合起來。但是，戰鬪的接觸，不是使達到連結通商關係的唯一的事項。據李維斯(W. H. R. Rivers)之說：在未開化民族間，養子成家的很多；漂泊，移住，奪掠婚姻等，發生文化的接觸，於是發生了社會意識的複合化。但在這裏，交換是直接的，新聞的當事者與新聞的公告者是互相對立在同樣平面上。在這樣的直接的關係中，以新聞交換的媒介爲特殊的獨立活動的新聞機關遂擠進來。即新聞的職業化發生，在這裏，新聞機關才司社會成爲

對立的關係。於是決定社會的觀念之實力的支配組織遂使政治機關（有權力的）獨立，傳達社會事實的知識的新聞機關（沒有權力的），是從拿有創造輿論的權力到拿有對抗政治機關的勢力而發展起來的。在最初，有組織地獨佔社會事實的知識的，是長老、魔術師、僧侶及王侯等的特權階級；所以流布於民間者，是朝山進香者、行商、漂泊者、藝人等，能從非遠隔的土地把新聞帶了去。在柳田國男的明治大正世相篇中有這麼一段：『行商最快活的，是從各村來的牛販、馬販，說山道海，或是告訴珍奇的事情的，便是他們。他們和從戰場回來的兵士同樣地，都是曾經豫想着傾耳的聽衆而採集了前方的印象的。其次，是熟識世故和人情的真正的旅人的來到。關於他們的出處，也許是沒有什麼應該說的，必定要說的，乃是在各地經過中的變化。因為元是以若有若無的微薄的本錢來建立一天天的生計的，所以光靠一張嘴，多少總能够博得當地人的歡心……中世紀以後，他們的大部分雖冒着神聖的名義，憑藉宗教而為比較安樂的旅行，但實際上，在另一方面，都是在做着工商業者。而且實證出原先的土著民不耕種土地，而有種種的生活法的，也是他們。……在村和村之間開始交易的旅行，也大概是從這樣的人學來的技術。……即使說日本文化之漸次的開展，多虧了一部分的流浪人，也決不是誇張的話。』又瑙曼（H. Naumann）稱大道藝人的小曲為『學究的繼子』，並且說他們也算是一種的報人。

實際上，在社會組織單純人口不多的時候，社會事實的知識的交換，所謂近距離通信法——口須和動作等——是很多的。

但是交通關係的範圍一廣，社會意識成爲多種時，便沒有方法仍依據記號或文書而爲遠距離的通信；又，專事溝通羣與羣間的交通而且蒐集新聞報導的使者（廣義的外交官）也多起來。這在古代中國、

古代印度、希臘、羅馬及非支羣島、澳洲部族中，都可以見到。這個使者是受着一種國際法的保護的——其起源可以求之於未開化人的待客的習俗。又在現今的日本，還有漂泊於各村落而講說新聞的『語人』，便是民間傳承的遺教。

三 交通施設的變遷

(1) 原始的交通手段及通信媒介人

次更考察促進交換的交通施設的變遷。在原始民族，所受的現象最強烈的，是經濟活動的貧乏性和對於對立社會的利害的敵視。在敵對關係的場所，交換思想，不會發生，只有掠奪。要想考察在他們間的交通可能性的問題，須先考察做敵對交通的形相。尤其是那個文化階程愈是原始的，這關係即愈強化。而且這不僅是對於他們的社會間的敵對行為，同時也是對於自然物——猛獸、植物的繁茂力等——的抗爭。原始社會是自給自足的，而在對立的社會間，沒有親和關係。在這樣的情形下，交換是偶然的，因而沒有永久的交通施設。人類所得到的最初的交通路不過是由自然物所給與



文 素插在包頭上潤水的祕魯信使(Schweiger-Lerchenfeld)

的。——比如動物通路，就是原始人所走的路。就在歐洲，也如在現今非洲或南東亞細亞森林的象一樣，是古象（Mammoth）和一種犀牛造成了道路。在日本北海道，現在還有自然的遺跡。實際上，所謂原始處女林很能够妨礙交通，這是我們在山嶽旅行時可以推測到的，而在森林地方的陸上交通，由於降雨，植物繁茂力，溫潤性等，幾乎沒有常乾的路。多少遠距離的交通，因此都是依靠水路。森林中必有小小的流水，人便順着這個流水而行交通。在這樣的交通關係上，陸路交通手段的發達是完全沒有的。車、轎、負物獸也是完全沒有的。又在比較高等的文化階段出現的通商所必要的通路，也不過是伐去森林中的樹木的細長的地帶，永久的道路，還是沒有。關於這一點，伯爾曼（W. Behrmann）並且說在巴布亞的許多森林中沒有步徑。

這種地域的住民，依據這個理由沒有陸上交通關係。在流水當住路的地方，不是從淺灘上涉水過去，便是利用岸上倒下來的樹木造個素朴的橋。在大的水路的地方，是用小船或吊橋過渡的。在中美、非洲、因多尼西安、巴布亞等處的吊橋，幾乎都是同樣的構造。在極地，冬期河川凍結，地面爲白雪所遮蔽，因之，交通困難較小，陸上交通手段，是使用橇、櫟、雪屐；負物獸，則使用犬及馴鹿。

在這樣的原始時代，沒有固定的道路。所謂道路，不過是由尋找同一方向的結果，增加交通的次數，因而漸次形成的步徑。

人對於在距離上相分離的兩處，是想依最少的無抵抗的道路來連結的。所以對於這樣地發見的道路，以公告的特殊的記號來指示。只有沿着這記號所指示的道路才能使其進行安全、簡單的。恰與我們旅行山嶽時，在道路上坎斷樹枝或剝下樹皮做進路的記號一樣。這是路程標的開始。美洲印第安人是用

如次的土地和道路的記號：

標示耕地的，如次列二圖所示：



(甲)耕作標地

(Pipart)

表示『這
是耕作的
土地』。



(乙)

耕作地發芽標

(前人)

表示『此土
地的植物，
已經發出芽
來』。

標示道路的：如(丙)，是
用兩根繩和足跡；交叉路點，
如(丁)，是二人在交叉點用動
作講話的。



(丙)通路標

(前人)



(丁)通路交叉標

(Kingsborough)

(戊)的右方是通行停止的標示；是這岩石羊可上去，人馬上去要跌倒的警告。

其次，在沼澤流水地，一方面做路標，一方面做交通的特殊施設的，是橫斷水路的橋；最原始的民族所見的最初的交通設備，便是這橋。

原始民族所用的橋，有兩種主要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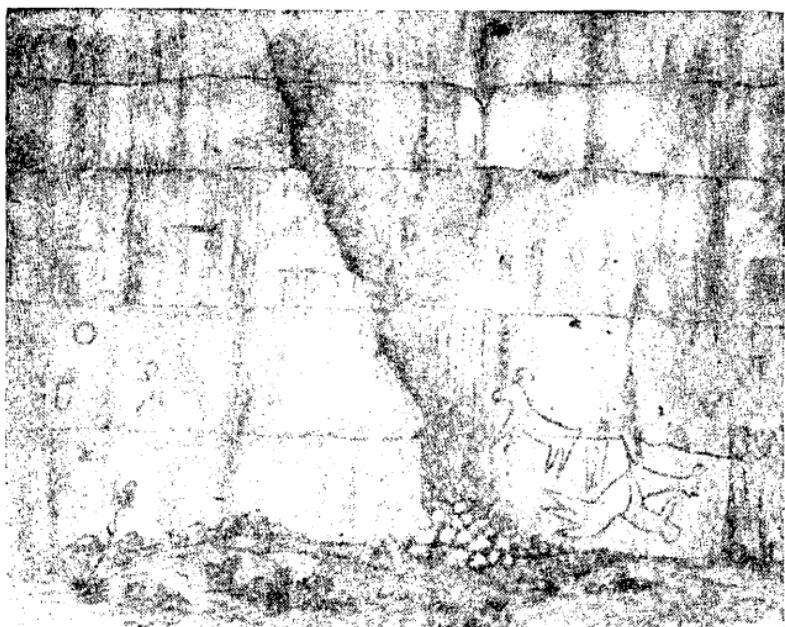
(1) 固定橋：最簡單的形式，是利用倒下的樹木連結兩岸的。

(2) 吊橋：最簡單的形式，是用植物的蔓類連結兩岸的樹木的。

再說爲了補助交通，在途中設有休憩所，這對旅行者，算是一定道路的公告所，而且是食物等的供給所。

——這種處所在中國南方各地通稱『涼亭』；亭大概都與一座小廟相連接；廟中當然有偶像，有住持；亭中放置石凳，夏天兼備『施茶』；旅人——特別是肩挑背負的勞働者——到此小坐，飲茶，抽煙，很是自得。這也算是一種路標；但築此亭的主要動因也有是紀念某種當地發生的特殊人事的。

第二的交通手段，是對於移動的人類能力的增進的特殊施設，現今被認爲最未開化的民族的陸運，是由如



(戊) 通行停止標 (Hiller's)

次的方法而行的：

- (1) 單把要移動的物體在地拖，或是推。
- (2) 把物體放在貨車或橇上拖曳。
- (3) 用人或獸類負載。

就海運機關來說，是使用筏或小船等。

筏

- (1) 葦筏——由三個葦束連結成的
- (2) 樹木筏——由粗木頭造成的
- (3) 革筏——用皮革張在木頭上的

小船

- (1) 樹皮船——用樹皮張在木頭上的
- (2) 革船——用動物的皮張的
- (3) 獨木船——挖空樹幹的
- (4) 二重船——兩個船連到一起的
- (5) 板船——用板而使船傍加高的

森 林 種 族 — 上 交 通 手 段

(A) 開拓力未發達

- (1) 原始種族
- (2) 極地狩獵民
- (3) 極地牧畜民
- (4) 極地漁獵民

(B) 開拓力發達

樑、雪屐、犬或駒鹿所曳的樑

- 樹皮船
- 獨木舟
- 皮筏
- 蓋舟

- (1) (a) 北美的樺農民
- (b) 智利和巴布亞
- (2) 中央及南美洲
- (3) 非洲
- (4) 因多尼西亞

做橋的樹幹、卷蔓、吊橋

- 樹皮船、獨木舟
- 筏、樹船、獨木舟
- 筏(竹及木)、樹皮船、獨木舟

- 板舟
- 有側板的獨木舟
- 橫木舟或二重舟(副舟)

縱然從亞述和巴比倫時代，在美索不達米亞，渡河還是用裝滿空氣的山羊皮做的浮袋（現今中亞的未開化民族也還在使用），不僅如此，到回教時代，在該地，革囊船尙成爲河川航行的重要手段。陸上運輸，到中世紀，還行着如次的方法，即到十三世紀光景以前，商人是自己負擔商品，或是用一匹至多兩匹獸類拖着的二輪車運行的，在這種時候，商人必須使用交通路。但這路，不能稱爲在現今的意味上的道路。僅在東方及非洲內地，似乎老早就有使用奴隸的商隊做運送者了。在這些地方，在沒有奴隸使用的時候，依靠獸的商業，也是一般通行的。當時典型的負物獸，是驢子及驥子。駱駝在埃及的紀念物中，是後來才出現的；馬的出現，還在更後。在原始時代，馬只在戰時使用，是到近世，才被用作運送

手段的。依靠海路的商業，同樣地是有做原始的運送手段用的。但舟航在最初，是純粹的沿岸舟航。深海舟航，是由亞歷山大時代星高測度計的發明才成為可能的。發火信號，也是在這個時代才設置的。

最初的原始社會，是一切都由自己生產，在事實上沒有交換的社會。在發達後的交換形態上，跟着交換的擴大而形成市場。直接關係着這事的，是商人。在依靠這個媒介者的市場交易中，他不是僅做純



古代羅馬驛路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紀元三世紀頃）

粹的商人的行爲，而且兼具有通信員的機能。尤其是在最古代，在中央亞細亞、沿邊亞細亞、非洲、都已經分布了接續主要道路的道路網。道路網分布的地方，商業也就跟着繁盛起來。這個本道接續着旁道、側道，把黑海、裏海一至南阿拉伯的各方面的異民族，結成親密的關係。

希臘時代的國際交通，是由地中海的腓尼基的通商航路，而與上述的亞細亞的陸路接觸的。其次，羅馬更建設廣大的世界國家，特別注意交通。在羅馬的道路施設上，最重要的，是里程標識，這是表示距離兼做偉人的紀念碑用的。又，當時羅馬的主要通路，共有十條。

除上述的商業上的通信者外，做最初的通信媒介人的，還有國家權力者所用的使者。支配者所用的信使（徒步信差）的施設是很古的制度。實際上，原始的貿易形態，是由人的直接接觸而行的。因之最初的通知手段，也是人的身體。這在一般，稱爲信使，是傳送口語或是把一定的觀念事物化了的物體（在文字發明之後主要是書信）的送達者。這個送口信者到處都可見到。比如，在馬開薩斯（Marquesas）諸島等處，有告知人民的信使——叫做“Kee”——的人，專意到多數人聚集的地方告知酋長開會的決議新聞。在塔希提（Tahiti）島也有講說新聞的專人，原名叫 ta'ata orero（信使，布告者）——（oreo是說話，ta'ata 是人）。又，把戰勝報知羅馬的奧林比亞的選手的故事，也是很著名的。

又，在臺灣的生蕃阿密族，這種信使名叫『帕喀羅革』或『科蘭德波野』；在日本北海道的蝦夷族，叫做『索科科羅擺』（帶音信的人）。

（2）文字發明以後

其後文字發明出來，這個信使便成了文書送達者。在這樣的時代，新聞報導主要地是採取書信的形

態來傳布的。

又照傳說的事例：印度王斯塔布羅巴德士給與亞述的女王塞密拉密斯 (Semiramis) 的書信，是世界最古的書信。在近代，發見了以波斯帝國建設者賽拉斯 (Cyrus) 的女而成瑟克西斯一世 (Xerxes I) 的母的阿托薩 (Alorssa) 女王的書信。據這書信可以得知埃及最古的歷史。又在聖經中，也常見到書信通知的事情。最古的書信形狀，是希臘拉哥尼亞 (Laconia) 人的棒信；或是把文字刻到用木片、象牙合成的版片的蠟層上；送這版片的人，大概都是奴隸們的職務。



拉哥尼亞的棒信 (Schweiger-Lerchenfeld)

還有一種特殊的辦法：因為在當時，也想保守書信的秘密，所以人們利用奴隸做紙筆；這就是剃淨奴隸的頭在他的頭皮上寫文字，隨後更從新留長頭髮，做信使送去。受信者，又從新剃了他的頭，看畢文字，更以同樣的方法回覆。波斯的宮內官會把文字寫到兔背毛中的皮上送給賽拉斯帝；或是把兔子弄成乾的，裝入箱中送去。

在古代，除上述的版片以外，還用着種種的原料：如獸皮、亞麻布、樹皮、金屬版、絹、魚鰓、土版、石等。波斯的神書，是寫到一二〇〇塊的牛皮上。又據羅馬史家李維 (Livius) 之說：最古的羅馬的年記是寫在亞麻布上的；日爾曼族的諾爾頓 (Norden) 的書信，依據古謠，就是影在魚鰓上的。又，公

公元前八世紀詩人希西俄德(Hesoid)的最初的作品據說是使用鉛版的。波斯人是寫在絹上的。用蠟版的地方更多，並且一直用到中世紀。

公式的信使，表現到文獻的，最初是埃及；是十二王朝（約前二三〇〇）。然而，這個信使必得要一個人去跑很長的距離，沒有驛站或交代制的設備。所以在埃及的一個名叫弗拉格門特的信使，說過如次的困難：他往異國去之前，因為害怕亞細亞人和野獸，所以在生前便把財產分給他的兒子；又，他住在埃及的時候，終年都是忙得不能停留在家裏。又古代埃及做將軍的第一工作，是自己接受外來的書信；因為要對緊急的事件能夠馬上想出適當的辦法，所以非親眼看過不可。將軍又因為每朝要把必須知道的事情報知國王，所以不得不儘力發展通信事務。這是在國家統治上為各王朝所通行的辦法。德國的埃及古物學者埃伯斯(G. M. Ebers)說埃及人寫了很多的書信，並且現今多還存在；又在當時，還設了一個帶書信者的養成所云。在十八王朝(前一五〇〇年代)時代的都市西布斯(Thebes)的墓碑上，描繪着信使對着坐在王座上的君主，恭而敬之地捧呈信卷的狀態。在公元前一三〇〇年代的一冊紙草書本(Papyrus)列記着多數公用信使的名字。在希伯來，國王的文書及長老的通知，都是由當衛隊的王的信使送達的。在舊約列王傳卷中，也可舉出很多的例子。

在亞述，當塞密拉密斯女王派遣大軍到印度的時候，就有傳送女王命令和書信的專差。關於這一點的具體的史實，是英國的阿西利阿學者雷阿德(A. H. Layard)在古代的亞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所發掘（一八四八）的亞述的文庫。這文庫是在名叫「西南殿」的塞那克利布(Sennacherib)王宮建築之一部中。雷阿德送往倫敦的版片(tablet)有一萬以上之多；後來又經阿西利阿文研究者斯密斯(G. Smith)

把這個數目加多一倍。這些東西有的是在兩三寸的黏土版上彫着文字的；有的是在黏土圓筒上彫着文字的。這是包含着許多官廳報告、戰爭記錄、宮廷記事、以及由首都送到地方的布告等的，所以從其性質上來看，可以見到一部分是現代的新聞報導，一部分是政府的案卷。

就在古代印度，通信方法也在很寬廣的範圍內行着。這單就摩拏法典 (*Manava Dharmasra*) 已經記載着道路公務員的一事也可知道了。這種公務員須監督並照呼從這驛站到那驛站的驛使。驛使走近驛站，便要大聲報知到達。在危險或送重要文書的時候，便同時派遣兩個驛使。驛站是很小的房子，在這裏把文書傳遞給次一個驛使。

(3) 最初的郵政

(A) 波斯的驛遞制度

最初的國家郵政制度的建設者，是波斯王賽拉斯，他在徒步的信使之外，又設置騎馬的信使。賽拉斯先確定馬一天可走幾多路，隨後規定各驛站間的距離；並且建造房屋，用作人馬的休息所和看守人的駐所。信使到達之後交付裝着信或報告的行囊。於是在這裏的夥伴，便立刻出發，不論晝夜，不論風雨，都是不能停止的。這個有組織的郵政制度，是施設於從賽拉斯所征服的利狄阿 (*Lydia*) 帝國的首都薩狄斯 (*Sardis*) 到有波斯王冬季行宮的蘇薩 (*Susse*) 的所謂『王路』上的。這路約長二五〇〇公里。全程共有一二一個驛站。這些驛站，都備有武器，並且附設有恢復疲勞的遊戲場，所以旅行者也可以利用它。又各驛站的間隔約有七、八小時的行程，所以普通的徒步者行這個道路須要九〇日，但馬遞驛使五、六日即可趕到。

從這條王路，更有一條約二〇〇〇公里的大道向中亞分出。

(B) 古代墨西哥和印加的驛遞制度

其次必須注意的，是做過美洲的古代文明國的墨西哥的阿斯泰克帝國(Aztec)的官用驛使制。這些驛使是組成特別隊而屬於近衛兵的，蒙提蘇馬(Montzuma)強國與波斯同樣地，是由多數民族構成的，因之，爲了使中央的權力穩固，必須使通信迅速。又古代祕魯的印加(Inca)帝國，也有完備的通信機關，大約每五哩有一聯絡所；有馬遞驛使司報告傳達。其速度是日行百八十哩。路線是從首都庫斯科(Cuzco)聯絡到全國。這種驛使不僅迅速遞信，還能迅速帶東西，比如國王御膳用的海魚，是由馬遞驛使從距離五〇〇公里以上的地方在四十八小時內運來的。在古代印加帝國特別引起我們興趣的，是以繩爲文書的事情，這到後章，再行細述。

(C) 中國舊時的驛遞制度

中國的驛遞制度的起源，以見於周禮地方司徒，遺人項中的『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的，爲開始，而在該書夏官司馬大僕項中，看到『遽令』的名稱，在鄭玄的註中說『遽令』是『郵驛』。史記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秦修治了馳道。漢朝曾設傳置卽驛遞，這見於西漢會要卷六十六方域三中，據漢書顏師古的註：『傳者，若今之驛。』

但建設完全的驛遞制度的，是唐代；在唐律疏議中，有『郵驛本備軍備』，顯明着它的設立的目的。這是與波斯或印度、羅馬的驛遞同樣地，主要地是軍事的、政治的施設。在唐書百官志，卷三十六，駕

部郎中員外郎項，說驛制的掌管是屬於尙書兵部駕部郎中員外郎；各驛的距離爲三〇里；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驛，內中也包含着小驛。在唐六典，尙書兵部卷第五，駕部郎中員外郎項及門下省卷第八卷中，說乘驛的人，必須在門下省領卷，這便是置郵傳命的『傳符』。在唐律疏議卷十職制律中，諸驛使稽程項，有『給驛者，給銅龍傳符；無傳符處爲紙券。量事緩急注驛數於符契上，據此驛數，以爲行程的文句。』在羽田亨氏的元朝驛傳雜考上，說在元的國家統治中算是偉大貢獻的『站赤』制度，也是模仿這制度的，所以可知蒙古也有驛傳制度。

在漠北地方，有驛傳制度，這是可據在元朝祕史卷十二中，把『札木臣、刺阿臣』（掌管驛務的人）設置於各驛的事情而得知的。『驛傳』這個漢語，在蒙古叫做『站赤』，即 Jamie。在經世大典站赤門的起首，有『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的文句。驛站的管理，在中央是通政院，或中書兵部；在所在的驛站，是置驛令或提領之官奉公，更在都會要地設置名叫『脫脫禾孫』的專員，叫他檢查使用驛站者的『姦僞』。

馬可孛羅（Marco Polo）也寫有在急遞鋪常設騎馬的信使，以備緊急的事情或諸王的反叛事發生時迅速報告之用的事情。據他說：從 Cambaluc（即大都）都有通達各省的道路……皇帝的使者從 Cambaluc 無論向什麼道路前進，都是每行二十五哩，便要遇着名叫馬站即 Yam 的驛站……在這些驛站間，每三哩有由皇帝聖旨設立的小堡，其周圍有人家約四十戶，做皇帝的遞送文書的專差，就住在這裏。又在十四世紀經海路印度來到北京，更經西藏及中亞歸意大利的傳教師阿德里克（Odoric）的遊記中也寫着在馬站的驛使出差的樣子，他說：『某種特定的驛使，常住在叫做 Chidebeo 的驛舍裏。他們

都繫着有幾多鈴的帶子。這些驛舍相互的距離，大概只有三哩。』

關於元代驛傳的文獻，先要數到被收在元史兵志中的站赤篇和經世大典站赤門的記事：

『其給驛傳文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之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張；飢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爲極盛也。』（元史兵志站赤篇總序）

其應給驛者，皆以金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長數多寡，視官品高下。公事大小：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張；飢渴則有飲食。事畢則以符信歸諸所受之府，不敢三日稽也。祖宗之法，至如今守之。其官爲驛令；小者皆設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都會關要之地，詰其姦僞；總之以通政院中書兵部。站戶有闕之逃亡者，則以時而僉完，周卹之。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脈絡相通；朝發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挈維之大機也。』（經世大典站赤門總序）

與這驛站相關聯而要注意的，是元代的急遞鋪——從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公稱爲通遠鋪——的制度。站與急遞鋪，這兩種制度有類似的目的，這看如次的兩種記載，便可明白：

『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元史兵志站赤）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其所繫至重；其立法蓋可考焉。（元史兵志急遞鋪篇）

本來，元代設急遞鋪的開始，是在世祖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四月，在元史兵志急遞鋪篇中寫着：「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始驗地理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僉起鋪兵。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不消說，這個制度並不是元代的創設，而是直接模仿其前朝金的急遞制度的。關於金的急遞鋪，是在『泰和六年（一二〇六）置急遞鋪。其制：該軍馬路，十里一鋪。鋪設四人：內鋪頭一人；鋪兵三人。以所轄軍射糧。軍內差充。腰鈴。日行三百里。凡元帥府六部文移。以勅遞、省遞牌子入鋪，轉送。』（金史百官志兵部之項）就在宋朝，也是同樣：是以兵部管轄步馬急遞，發送並接受官文書。在夢溪筆談卷第十一中，記有跟着步遞、馬遞和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文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這個目的，看『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元史兵志急遞鋪篇）和『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金史卷九十九）的文句，可知是在文書的送達了。

第三章 原始新聞報導的主觀性

一 憑主觀去認識一切對象的原始人

假定新聞報導的內容是社會意識的話，這便可以說它是客觀的知識同其時代之主觀的宇宙觀混合成的。這是在意義關連中的認識問題。因之，要想在發生史上理解新聞報導，必須首先言及原始人或古代人的宇宙觀；因為對於他們，並沒有純客觀的世界。原始人是完全在主觀上去認識一切對象的。這個主觀的觀念，在人人間，做着共同的社會的結合。因之，必須在二重的意義上去分析他們的新聞報導：一是客觀的具體的事實；一是帶有主觀的意義之解釋。只要是這樣的宇宙觀支配着原始人之實踐的行為，那我們必須首先分析他們的這個神祕的魔術的精神的機構。這樣的原始人的表象世界，若照涂爾幹(E. Durkheim)和利維·布律爾(Lévy-Bruhl)之說，是可由原始社會生活的構造來說明的。

在原始社會特有的事情，是個人完全爲全體社會所吸收。正如古姆普羅維赤(L. Gumplowicz)之說，在那裏，沒有個人關心的分裂，一個人所想的事情，同時就是屬於他的社會所想的事情；因此，個人的表象世界，同時又是社會全體的世界。利維·布律爾稱這樣地插根到全體的表象生活中的表象爲『集合表象』，他說：『這在既成的社會集團是共通的；這是從時代向時代繼續的；這是個人受着逼迫而在個人心中，隨着各種情形而喚醒對於那個對象的尊敬、恐怖或崇拜的念頭。』

又，他們的社會是完全以血族婚姻做着結合的紐帶。因之，他們的主觀的認識，是在他們周圍的一切中都感到血族婚姻。一切現象，都由萬有精神論 (animatism) 結成人格的關係。於是他們的魔術的宇宙觀成立。這個魔術宇宙觀，並不是他們的空想的產物，而是對於實踐的行動的認識論。如杜倫瓦爾德 (R. Thurnwald) 所說：魔術的前提，是某種可能的自己感情。據普拉斯 (H. Preuss) 們之說，對於他們，魔術具有從疾病、天災等危險的影響中保護自身及社會的能力，是從生活維持和安定的衝動而發生的。所以這是在與近代文明為支配自然而抓住科學的意義同樣，乃是支配自然的方法。因此，弗來則 (J. G. Frazer) 稱魔術為偽科學。在這個時代的一切新聞報導，是雜入咒文或魔術的儀式中的。——比如山崩這個社會的事實，是把神的惱怒的聯想同時喚起，由安慰神的惱怒的儀式開始當作他們的知識來公告的。在他們，並沒有客觀的新聞報導這個社會的公告方法。他們的社會觀，因為是完全以主觀的體驗為根據，所以是如魏伯 (M. Weber) 所說的『行為之魔術的典型化』，他們的行為思考是照着『神意』辦的。耶爾沙列姆 (W. Jerusalem) 曾論到這一點。他當作『相互強化過程』來解釋這個現象；認這個過程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所表現的完全的現實；稱這個過程及成立於其上的信念形像為『社會壓縮化』。在原始人，如後面所述，那個種族共同社會體與魔術或宗教——一切社會事實的發生都是由於『神意』的觀念——相互強化，這是由多樣的施設而行的。

一切新聞報導的機能，也在受着魔術的壓縮化。誠如馬利諾夫斯基 (Malinowski) 所說：魔術的儀式是一種的公告手段，比一切勞動作業更有重大的意義，而且是勞動作業的成功的主要條件。元來，魔術是以在自然民族的某階段的心理過程為基礎而自然發生的東西，而這個法式固定化，得

到了權威，遂致見到公開的魔術之發生。這個公開的魔術之發生在社會分化過程中擔負了重要的任務，因之，促進宗教的分離，在政治上形成階級，把主要的社會統制力握在自己的手中：由於這些事實，構成了君主的起源，並且生出財產的榨取者。於是發生專意蒐集社會事實的獨立機關。而新聞報導的公告，多是在男性結社或青年集會所一類的集會中行的。這個權威的集中，遂使有空間的接觸機會的公眾在羣衆心理上，得到了強大的現實感。

二 最初的新聞統制者——魔術師

最初的觀念上的指導者，是一般所謂魔術師。比如文字，在開頭，也是被僧侶獨佔，禁止別人使用的。實際上，未開化社會的集合表象是魔術或宗教觀念的延長或擴充，那個宗教的親和是由種種的形式方法來表示的。特別是堅強的保護和緊密的神之交涉，是可在更親近的集團中探求的，而這樣的親和團體，即是原始秘密結社。

這個原始秘密結社，是有計劃地蒐集新聞報導而只告知其團員的。這恰等於中世紀的貿易結社，只有基爾特的社員明白船路及其它知識的秘密。這個秘密結社對新加入者由一種的儀式來指示一切傳說、習慣、神託法等，並使用秘密的話語。為這，使用古語，或摻交各種的語系，或在日用語上附以接頭語接尾語來變更辭句，企圖獨佔社會事實的知識。

魔術師確是在握着全部族的運命的；因為他們有超自然的魔術力而且有萬事都要靠神力的信念。他們超越民衆，更組織只有『神聖者』來參加的團體。於是原始社會內部的同質性便開始生出破綻。他們

有計劃地蒐集社會的事實，施行對此的政策，而由魔術的儀式來支配民衆。所以最初的新聞報導機關，是歸魔術師統制的。

弗來則把魔術的原理分類如次：

共感的魔術（同情的法則）
〔類似療法的魔術（親和的法則）〕

〔感染的魔術（接觸的法則）〕

理論的（做偽科學的魔術）

魔術
〔實際的（做偽科學的魔術）〕
〔積極的魔術即妖術
〔消極的魔術即禁忌〕

所謂共感的魔術中的類似療法的魔術，是同樣的東西生出同樣的東西——結果類似原因。所謂感染的魔術是認為一度互相接觸的東西，就在它分離之後，也還繼續相互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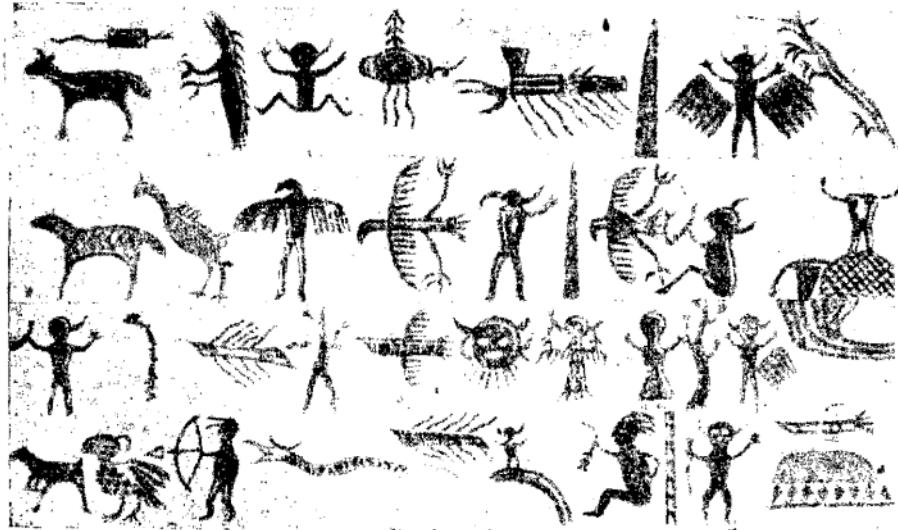
共感的魔術不僅顯示積極的『應該做什麼』，而且還包含消極的『應該不做什麼』——即禁忌。這些魔術的行為是由一定的儀式方法來公佈於大眾的。因之，我們在考察原始時代之新聞的機能時，必得深切注意所謂新聞報導一度為魔術的色調所歪曲的事實！

因為在原始人、古代人間，社會事實的知識並不常是客觀地公佈的，而是本諸『天意』當作一個啓示現象來理解的。所以這個社會事實的知識的公告者，是做着天意啓示的機關的長老、祭司、僧侶、卜

者、女巫一類的人。社會事件的知識的公告，是當作『天意』、『神意』、『靈異』、『天命』、『神託』等而發現的。所以最初的新聞物是窺視天意或神意的物體，其方法是卜筮的。

又比如由日月星辰的運行而得知社會事實，這是天體成爲新聞物的原因。在這種天意啓示物中，使用着天秤、火、水、毒米、熱油、籤、卜竹、骨牌等類的東西。實際上萬有精神論和神話的思想，對於原始的言語之發達，給與很大的影響，這是科先琪尼(F. Cosentini)所明言的；同時這話也可適用到新聞物的發達上。因之，由於『天意』所集成的書物、文庫，也是當作神聖的東西而受敬畏的。我們要由理解魔術的符號，才能知道潛伏着的客觀的事實，如印第安人之魔術的文書，便是一例。

歌譜是從下面右方開頭的。各符號的意義是這樣的：(1)我的屋舍由魔術師的威力而動搖（在屋舍上跳魔術舞的生羽毛結節魔物在飛着）。(2)我在地下捕蛇（印第安人會依魔力捕蛇）。由點線表示休止處起，在跳舞中加入歌謡和伴奏的樂器。(3)我也是魔術師（坐着的人手持羽毛並敲魔術大鼓）。(4)我使魔術師跳舞（由頭上的角所顯示的精靈或憑依精靈的魔術師在蒼天



印第安人魔術的聖歌譜 (Schweiger-Lerchenfeld)

上）。（5）天喲！我飛它的頭上（有羽毛的結節是魔力的象徵而藉它來飛行）。（6）我是魔術的精靈，這是我的工作（有角的蛇是生命的象徵）。（7）我使用兩個肉體（拿着弓矢的獵人看遠離的動物並表現着魔力）。（8）梟，黑的大梟。（9）獵它喲（蒼天上的狼是注意的象徵）。（10）燃着的烽火。（11）在我的小兒喲，我可憐你（形姿是表示母體內的胎兒）……。在這個短短的呪文中裝入全部的聖歌。我們若是認出在繪畫裏的魔術的符號，便能理解繪畫與本文間的關係。

又，文字被認為神秘的東西。所以最初的新聞物——社會事實的知識記錄——的集聚所，主要是在寺院，是當然的；這是由歐、美考古學家在各地的發掘而確實證明出來的事情。

更照原始人、古代人的思考，那受啓示的東西不僅是神聖的，並且把觀念客觀化的文字本身也是神秘的。在舊約上記摩西由耶和華授以法律而下西乃山的事情：『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上帝用指頭寫的石版。』（出埃及記三十一章十八節）『摩西轉身下山，手裏拿着兩塊法版；這版是兩面寫的，這面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寫的，刻在版上。』（同上三十二章十五節）也算是個例證。

要之，對於原始的人們，類似文字的記號乃是神聖的表徵，而那個技術，是屬於某種階級——如魔術師、僧侶——的特權。記述者蒙受上帝特別的恩惠，同時是上帝的記述者。又，這些記錄的彙集——所謂新聞物——的文獻，也必然被視為上帝自體或是神聖的東西，要禁止一般人同它相接觸。就是說一切最古的文獻，都是上帝的文獻。若是依據傳說，即印度、埃及、巴比倫、波斯、希臘、斯堪狄那維亞等處的諸神都各有它自己的文獻。在猶太傳經（Talmud）上，或印度經典吠陀上都是說在創造世界以

前，即創造主出現以前，就有文獻的；又在可蘭經上說這種蒐集是從還沒有上帝和永劫的古昔就存在着的。其它的神話學者都認許神聖的文獻的神格化。

三 從記號和圖形進化到文字

新聞的公告手段以及內容帶着宗教的色彩，已經說過。但這同時也是受着美的加工的；因為在新聞事實的表現上輸入美的要素，可以增加由於感覺的興奮的注意的強度的緣故。所謂藝術，無論在什麼民族、什麼時代，都是做美的觀念的表現而存在的。藝術活動，依據一般的見解，雖是以美的本身為目的，而不是別種目的之手段，但這並不是排斥它的實用性的。尤其是純粹的唯美的態度，在原始民族中，完全看不到。當然，雖是原始民族，也愛好直接發揚感情價值的東西——這是因為它能給與快感的情操的緣故；但在他們，這個快感的活動，是完成實踐的某種目的之附帶手段。所以，這完全是在集團的組織下所行的社會活動，換言之，是為給與關於實際生活的行為以刺激和促進起見的。

在言語（包含文字）以外，就公告方法來說，主要地是使用本諸聽覺、視覺的記號的東西：訴於聽覺的，是音階、音響的變化，在肉的聲音以外，用口笛、角笛、大鼓等特殊的器具；訴於視覺的，是信號、動作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依據火的信號。

文字的發明及其向文獻記錄方面的利用，其主要的表徵，可分作野蠻和文明兩種。就大體上說，文獻是發生於封建時代的。其發生有兩個根本條件：

(1) 因為經驗顯著發達起來，所以感着在口頭上把它從這時代傳遞到那時代這種單憑硬記的困

難。

(2) 空間地遠離着的人類相互的結合關係日益發展起來。於是僧侶的記錄，墓碑，封建君主的命令，商人的書^記或保單之類，都成了初期的文獻的典型。

文獻的發生雖是經過種種過渡形態而發達起來的，但做事實的報告和記述的自然手段而得到最大效用的，是繪畫。爲要傳達具體的事件的概念，把它描畫出來，是最容易明白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下，爲着用很少的勞力表現很多的事物，自然會發生要把形式單純化的努力。人們是像小孩子的一樣，用極簡單的畫具把人物、家屋、樹木的輪廓表現出來；單由其名稱的音調把在變化着的事物的形態表現出來；在一個名詞不是一種意義而具有多種意義的時候，這些意義是由同一輪廓來表現的：這便是象形文字的起源。後來，這種象形文字，便帶了現今的謎畫的性質。比如，爲要記述格鬪，便畫了兩個人姿態——中國古代的文獻，便在這個階段。最後，人們開始由象形文字來表現各個的聲音；而象形文字遂變化成真正的『文字』了；其中原始的圖形，變化到不能認識的單純的程度。

四 使用文字後的情報蒐集法

在當時，文字記號的使用，是一般僧侶的特權，在他們之外，不過只有少數最高的封建諸侯會讀會寫。另外的人，至多只能在證書一類的東西上書寫自己的名字，而且大多數甚至連這也不能。對於人民大衆，文字成了難於接近的秘密；能接近文字的，只有少數的商人。文字的機能，成了社會的組織之一種；因之它幾乎完全屬於社會的組織者——僧侶——之手。

特別是原始的封建國家的形式是實力的支配；這是少數的戰鬪團體的少數者用武力來統一一定土地的住民。爲要使這樣的支配成爲固定而永久的，所以必得在未成事實以前除去依據豫想反抗的被征服民族的心情及社會的情勢而企圖擴大的危險性。巧妙地叫這個使者查悉敵人或被征服者的內部情形，乃是一種的戰術。比如外交官、間諜、也可解釋成秘密通信者的別名。據日本『忍術』專家陶三鬼之說，在日本古代所行的忍術，也算是一種秘密地蒐集情報的手段。所謂忍術，就是中國古代的『遁身術』，是不使人知道，偷偷地到敵人那裏偵察的法術。便是現今的偵探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有史以來——特別是有戰爭以來——所通行的。暫且不提上古，單說中國，就使用『間』、『諜』、『細作』、『遊偵』、『奸細』、『行人』一類的文字；在日本，有『三者』、『簷猿』、『間者』、『忍』、『隱密』等等名詞，都是忍術的別名。不僅止此：忍術還有一種高等戰術的意思，有時又成爲政略的意義；但它的本來的面目是偵察，自不待言。

講到忍術見着顯著的發達的時代：在中國，則爲二千年前的春秋、戰國之世；在日本，則是從鎌倉末到戰國時代將終的時期即十四世紀初葉，而表現忍術的許多辭句，都是在那時代產生的。因爲是在所謂亂世，隣國的機密自不必說，遠國的動靜也有洞悉的必要，所以要多使用忍術。但在平和時期，利用此等忍術，窺探敵之機密，以資戰時之需，乃是用兵術的奧義；所以在六韜、孫子等兵書裏，詳細寫着『用間』（使用間諜的方法）的事情。

又在古代印度的政典，或是芝戰狄提（Thucydides）的著述中，都寫有同樣的事情；因此，在通信上也是能够想出種種秘密的方法和暗號的。

第四章 原始的公告形態

一 口頭

新聞報導的表現形式雖有種種，但可大別爲依據口頭的和依據文書的。不消說，在文字及印刷術發明以前，新聞報導的傳達主要是用口頭行的。這是在許多未開化民族的『信使』上便可見到的事。

據波斯特 (Post) 之說，在非洲南部基內亞 (Guinea)，信使在道路上跑着高呼國王的命令；待日暮各人歸家時，再作第二回的高呼，這便算公告了。威廉孫 (R. W. Williamson) 說同樣的事情在太平洋珊瑚島頗利呢西阿 (Polynesia) 的索晒挨提 (Society)、薩摩亞 (Samoa)、非支 (Fiji)、馬開薩斯 (Marquesas) 諸島也還在行着。

在原始時代，新聞報導多是用便於記憶的詩歌體作的，而一面在此附加音節一面公告的。因之，新聞報導多是用即興詩的形式發表的。

希臘文的『法』同時有『歌』的意義；拉丁文的『歌』同時有『法』的意義。這就是口頭的公告是用詩歌的形式來表現的明證。高格特 (Goguet) 曾說：『希臘人唱歌他們的法律。亞理斯多德在他的問對錄中探究以同一字表現歌和法這兩個相異的名詞的理由，說這是起因於在有文字的知識以前爲了牢記法律而歌唱的。以法律及關於它的一切事物爲歌的習俗，在希臘十分盛行，就在文字普及以後仍然存

在希臘的都市，大概皆有宣令官調整音調，公誦法律，恰似優伶立在舞臺上以豎琴伴奏其歌唱一般。這種法令公布法的顯著的事例在歷史上是很多的。』

在中國，尚書胤征上有『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的文句；在其集傳中說：『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以警衆也。』即有聚人而傳令的官吏，在路上鳴金口、木舌之鐸，用口頭宣示法規的。如今所以稱新聞記者爲社會的木鐸，就是從此處發生的。

又聚人傳令之事很顯明地見於中國的史乘的，除胤征之外，還有在尚書盤庚中那一篇：『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這恐怕是中國最古的而且是最具體的口頭告知法的記錄了。

『祭市』給興了定期的新聞傳播的機會，這是近世新聞學者所公認的事。就在東方，也是同樣，在周禮記州長的職掌項中有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周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又在記黨正的職掌項中有云：『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禁亦如之。正歲屬讀民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又在記族師的職掌項中有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據此，可以推測在沒有民衆教育施設的古代，新聞報導是乘着民衆集會的機會而行的。

在日本，儀制令上規定『凡春時祭田之日，集鄉之老者，一行鄉飲酒禮，使人知尊長養老之道，一關於此條的註釋：『一云：每村社，置神人，名稱社首。村內之人，緣公私事，往來他國；令輸神幣；

或每家量狀取歛稻，出舉取利。預造設酒。祭田之日，設備飲食；並人別設食。男女悉集，告國家法令；知訖，卽以齒居坐，以子弟等充膳部，備給飲食。春秋二時之制也。』這段顯然是從和文硬譯出來的，漢文的意思就是：『這種祭儀是春秋二季在鄉村的神社裏舉行的。在那時候，每村的廟裏都設有專人，名叫社首。村內的人因公私的事情到各地募捐；或是到各家估量它的家況，收取米糧，賣出得錢。豫先造好了酒。到祭祀那天，兼備飲食；並且分人設席。聚集男女到一起，告知國家法令；告知畢事，便按年齒就坐。用子弟們充當侍應生；也給他們預備飲食。』

二 文字、記號、記標

(1) 文字

以上是口頭的新聞公告法。及至使用了文字，遂行揭示的公告法。因為公告是期待周知的，所以揭示到人民通過的地方如街道、兩地交界處、港口、城門等處；或是權威者的居住地，如寺院、王宮、官廳、集會所等處。

據鮑起爾(K. Bücher)之說：古代羅馬的元老院法令(*Acta Senatus*)或每日法令(*Acta Diurna*)，都是在愷撒(Caesar)做第一執政官的時期(前一〇〇——四四)創辦的；都是寫到塗石膏的板上而揭示於官廳之前的。——直到現今，如在蘇聯有壁報；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途中也出有很多壁報。把新聞報導寫到紙上或板上而黏貼或懸掛到壁上，這除去正式報紙的公告方法來說，乃是最通行的公告法。

(2) 記號

不依口頭或是在文字發明以前，要想做公告手段而把觀念客觀化，可用什麼方法呢？

觀念雖是依種種方法而客觀化而公告的，但在原始時代的主要方法，依斯密特 (M. Schmidt) 之說，則如次：

(1) 所在記號：最簡單的方法是爲指示道路等事而折斷樹枝或是砍傷樹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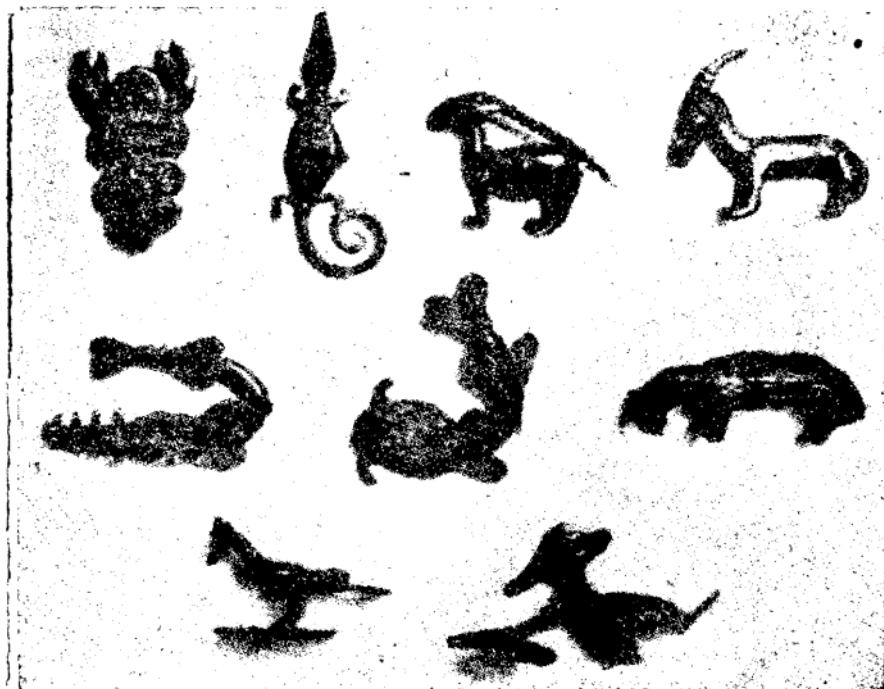
(2) 物品的所有記號：主要的是家畜身上的印記——弄出傷痕或是蓋以烙印。

(3) 表示個人社會地位的記號：在身體上繪畫色彩、或文身、或服特種衣飾等。

(4) 刻棒：主要是爲數數而用的。

(5) 結繩：主要是用於統計的方法上。

此外，就報知手段來說，還有繪畫，也爲一般所使用，在西非洲「阿香提 (Ashanti) 族等」的唱曲者使用小的黃金墜子，塔科達印第安人們使用種種的羽毛。



西 非 洲 所 謂 黃 金 墜 子

然而人類發明文字，又依據用新式的書寫材料之外的變化，同時使新聞報導的形態變化，它的社會的機能是顯著地增大了。

(3) 肉體記號

具體的物質變形或添加的公告方法的起源，是在表示種族、喪禮、祝典、所有權等的肉體的裝飾上可以見到。在肉體的裝飾上，有：(1)固定的東西，(2)分離可能的東西。

(1)所謂固定的東西是加於肉體的變形或是物質之永久的添加，比如瘢紋，文身，在鼻唇耳上穿孔等，都屬於此類。

(2)所謂分離可能的東西，就是把可以隨時取下的東西附加到肉體上，即衣服、帶、輪、頭飾、以及最素朴的身體塗彩。

身體塗彩的慣習，通行於低級文化階級。澳洲人日常在用袋鼠皮做的皮包中貯藏白堊及赤色、黃色的鑽土。在平素，雖僅在頰、肩、胸上塗抹幾個斑點，但在祝賀會的時候，是要全身塗彩哩。在澳洲人的生活上，遇着重要的事情，身體必得塗上特殊的色彩。幼年的澳洲人在舉行一種類似冠禮的時候，便當作公告方法來開始受赤色或白色的塗彩，由這個印痕，表示他是種族的一個成員。荷基金孫 (Hodgkinson) 又記着馬克列川的土人在戰鬪之際，戰士身上都塗着花紋，這是表示實行戰鬪的。

在澳洲，與出生的公告同樣地死亡也使用公告的方法。那林耶里族是用摻了濃厚的赤色脂肪的鑽土塗的。北部住民把腐壞的屍體的骨片加以塗彩，當長久紀念物來保存。同樣的風習在北太平洋的密克羅內西亞 (Micronesia) 羣島也通行着。塗料是薑黃或鬱金，也有在臉的一面塗它的 (Bonape 島)；但很多

都是從頰直塗到頸（Palau 島）或染額（Sipan 島的卡羅來恩 Caroline 人）。

在彩色上，也有一定的限制，據瑟爾曼（L. Scherman）之說：白色是表示親族之喪的；黑色是表示戚族之喪的。又照曼氏（E. H. Man）的記述：安達蠻（Andaman）人的身體塗料，共有三種顏色；依據這個用法，可以得知其人是害病，是服喪，或是赴宴會。

在喪事的塗彩，描繪着一定的記號，這是表示死者和服喪者關係的程度的。關於林科倫灣的種族維爾赫密（Wilhelmj）曾說：『爲要表示他們的愁歎，女人們在前額和兩眼的周圍和胸部畫着垂直的線。男人們用線和點塗其胸膛，這是從肩起一直下降到肚臍。隨其形象的差異以表示服喪者和死者的親屬或戚屬關係的程度。』

依據染料的身體裝飾，是一時的而不是永久的。爲了填補這個缺陷而想出的辦法是瘢紋和紋身的兩種。瘢紋是把皮膚及肉體的一部用燧石或貝的破片或骨片等原始的小刀，在種種的部位上，割下傷痕。那傷痕後來在表皮上形成蒼白色的花紋，這便成了瘢紋。瘢紋是已經成人的表示。

關於苦因士蘭人，魯姆霍爾茲（Lumholz）說那線條，常常表示着階級。而且在這上頭，那個階級是依其年齡如何而構成的。一定年齡以下的兒童是不受裝飾的。但在適當的時期，他們便要在胸間或胃部作兩三個十字形的花紋。線的數目漸次增加，到成年時，在兩乳頭的周圍，便刺上半月形的線條。又在東南部，能由瘢紋的數目知道年齡之差。

在密克羅內西亞，普通是刺上膊，間或也有刺到胸部、腿部的。其法有以石片、貝片、或萱草的葉，或是別種東西淺淺地刺破皮膚，和燒椰子葉的筋來造火傷這兩種。並且在傷痕塗抹檳榔樹的液。

密克羅內西亞民族誌著者松岡靜雄說這是與在氏族的表識上對牧畜施以烙印同樣的。格爾蘭德(Gerland)說瘢紋及文身都是表示其帶用者所供養的神的記號或象徵。又有可以看做從瘢紋進化到文身的過渡形式，就是在含有同樣意味的部位用抓破皮膚塗以顏色的創紋(吉爾柏特 Gilbert 島)。

文身也具有和瘢紋完全同樣的意味，而是未開化民族間通行的裝飾。所謂裝飾，並不是說僅爲了美目的。在美上表現具有實踐的機能的東西，是會把那機能加強的。這恰與近代的廣告爲了增大誘引購買力的效果而在美術的表現上下功夫是一樣的。即目的並不是在美術，而是在打動閱廣告者的購買心。又如格爾蘭德之說：瘢痕及文身雖然本來是宗教的記號，但如果在另一方面又是種族及家族的記號的話，這便是可當社會的公告手段來用的，而不是個人的。

關於文身，又據松岡靜雄之說：雅浦(Yap)島，不許『賤民階級』身上刺華美的花紋；在馬沙爾(Marshall)島，除酋長以外，禁止點臉，這是藉以表示階級的。要之，文身所以算是社會的公告法，是因它依儀式而行的緣故。

照克萊瑪(A. Klemmer)教授之說：文身的實行，是在名叫『梅瑪』的一種祭山神的季節，想文身的男女從各島集合到愛紐濱村來，住在臨時建築的大棚子裏。施術是從大酋長及其家族開始；愛紐濱村民次之；隨後才輪到別島的人。起先，有一個讀祝詞的頭目帶領拿櫻櫛葉的若干婦人在棚子周圍及附近的椰子林內跑着跳着。文身施術一開始，女人們即坐椰子樹下不做聲地擊着大鼓，到底樣打好時，停擊；像是怕妨礙施術者的工作一般慢慢地合唱或是全守沈默。在雅蒲島，文身一完成，便要選擇日子在公共會議的場所供衆觀賞。

不消說，這從一面看來，也大有美的意義，而在它的發生的關係上，社會的意義更大。維爾赫密(Wilhelmi)說在林科倫港的種族，從成人式的模樣確然區別出在雙肩及頸部的種族記號與在胸部及兩臂的可做單純的美的裝飾的記號，這便可說種族記號和裝飾記號是在二元的關係上。

米勒·拉爾(Müller-Lyer)說圖騰是結合氏族成員的眼看不見的結帶，文身則是眼能看見的結帶。氏族人員常在臉上或身體上刺着一定的記號，這一部分不外是文身的氏族名或氏族紋章。其後變爲裝飾的文身，在起源上是氏族的守護神所描畫的，這在今日的各地還可見到。比如在波利呢西，圖騰名叫『阿圖』；文身便是從這個字生出的；因爲在那裏，雖然氏族制度已經崩壞，但這還是可做對於文身的運動機制的。所以圖騰與文身，是有由目與耳結合氏族成員的意義的記號，這在前史時代，是對氏族生活大有意義的。又如在日本德川時代所行的表示犯罪人的文身，也可以看做一種的公告法。

在波特克德，更有永久的奇怪的身體裝飾。這是其種族的名稱所附的塞栓。這是最初在下唇和耳朵上刺着像鈕扣的洞大小的傷，在那傷口插入極細的木塞栓而漸漸擴大的。馬齊烏斯(Martius)說這也依然是種族記號。同樣的風習，也廣行於美洲印第安；在愛斯基摩那裏，是在下唇的兩端插入骨片、貝、石。在穿唇的時候，要行祝典，所以仍然可認爲社會的公告物。澳洲人爲要在鼻子上飾以木條或骨片而貫穿鼻梁，在舉行祝典時，是插入兩根羽毛，替代木和骨頭。姆萊下流地方的婦女，飾着一種的羽骨作的小鑽，這是一種人魚的第一脊椎骨。因爲這環不很大，所以套入困難，所以要借他人之力，用細繩紮緊手指，一面壓迫着一面套入，而在未套入時，這個幾乎要把指頭削掉的手鐲，是與王冠同意義的一種公告物。

還有憑藉衣服，特別是犢鼻褲、草裙、裏裙等的製法和用布來公告年齡相異的方法。依據這些原始裝飾的公告方法，不是僅在『這是什麼』上顯示它的效果的，而是『這表現什麼』的。用三百個白兔尾作的澳洲人的腰部裝飾，是表示其人的狩獵事功的。又在牧畜民、農耕民那裏，有戰勝的紀念牌。但這些公告方法所以是固定的而不得表示變遷的觀念者，乃是由於身體構成的特質和裝飾品的性質。

(4) 地圖和狩獵報告的記號

(A) 地圖

前邊已經說過：在最原始時代，具有單純的美的目的藝術品是沒有的。這是與使實用的目的有連帶關係的美的表現。原始民族的裝飾大概是以自然的現象為主題。比如澳洲土人的投下棒上所畫的記號，這在我們看來只能認作素朴的花紋，但對於澳洲人，則是地圖。這是表示一個湖和一個河流的，那兩種線團的空間，是住着這個武器所有者的種族的地域。其它狩獵的民族，也有知道畫地圖的；尤其是愛斯基摩人更會畫優秀的簡略的地圖。這些地圖都不是僅當作地圖或裝飾品用的，也是公告文書的一種。散住在密克羅內西亞諸島，概由珊瑚礁構成，所以很多島嶼只約有海拔六尺來高。很難從遠方發見其所在地。爲這，馬沙爾島民用竹編作海圖。這是由竹的線條表示曲折的方向，在島的所在處黏着貝殼。這圖的大小，約有三尺見方。據文克拉(H. Winckler)：這種地圖，共有三種：(一)一般圖；(二)全島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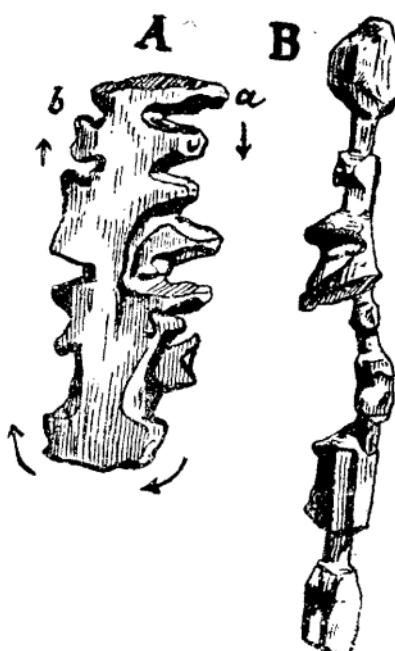


刻上地圖的澳洲土人的投棒

(Brough Smyth)

(III) 特定的島嶼圖。他們用心暗記各島嶼間的關係位置，並且會在砂上刺塗到全身上。另外，關於地圖的萌芽，在提厄拉得爾腓哥 (Tierra del Fuego) 人和安達蠻人中，雖還可以見到，但已經發達了的，是見於會繪地圖或畫武器。霍爾姆 (Holmes) 所報告的澳洲人在砂上正確地——距離的概念是不確實的——繪地圖或畫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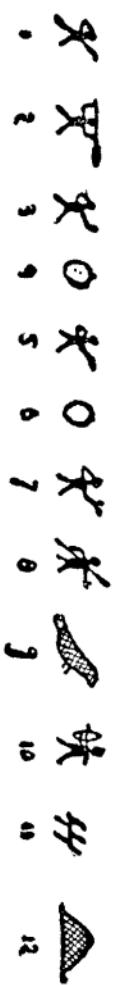
馬沙爾爾島民的竹編海圖 (松村)



愛斯基摩人的地圖 (Holmes)

愛斯基摩人的地圖是兩塊木片：第一A的a b是表示東部格林蘭沿岸的一切峽谷、灣、岬的；地名是照矢頭的方向讀的。第二B表示對着各灣的洋面上的島嶼。把它靠近或離開第一木片，可以知道沿岸或島嶼間的距離。從我們看來，雖易得把難於理解的圖形看做單純的裝飾或花紋，但如更深切地去考察時，便可以知道這些是帶有文字、所有記號、種族表徵等意義的。

(B) 狩獵報告



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的航海報告(Mallery-Hoffmann)

拉斯加一土人名叫諾莫者於一八八二年在舊金山給霍弗曼(W. Z. Hoffmann)博士描繪並且解釋的：這裏所載的圖是瑪利列(Mallery)所複寫的。個個圖形的意義如次：

- (1) 講話的本人右手指着自己，左手指示要出發的方向。
- (2) 舉起槳來，表示乘船。
- (3) 右手當住頭表示睡覺；左手高舉一指表示過了一夜。

(4) 圖形中央有兩小點，是表示在一島中有兩間房屋。
(5) 更向前進。

(6) 圓圈是又一個島的意思。

(7) 同(3)；兩個指頭是表示在那裏過了二夜。

(8) 用魚叉去叉右手方面的海驢。

(9) 海驢。

(10) 射箭。

(11) 兩人乘獨木舟歸來。

(12) 回到自己的家。

全部的意思是：『我坐船到那個島，住了一夜；又到次一個島，住了兩夜。我捕得一頭海驢之後歸家。』這是充分含有新聞性質的東西。

還有一個例子，如阿拉斯加土人獵鹿的報告。仍然是刻畫到細長的木板上，堅到家門的相近處，好



圖 亞斯加人 的 獵 鹿 繪 片

使來訪者立刻能够看到。

- (1) 獵者所行的小路。
 - (2) 本人從家中出發狩獵。
 - (3) 指示進行方向的標木。
 - (4) 在別部落的土人家過一夜。
 - (5) 所住的人家。
 - (6) 第一日與第二日的分界線。
 - (7) 獵者在第二日出發。
 - (8) 在第二日(右手伸兩指示意)，看見前邊山上的鹿。
 - (9) 捕得此鹿，狩獵結束。
- (5) 年代記
- 看這些記錄，不是僅算單純的象形，並且算是簡單的表示意思的記號；並且算是一種的新聞報導。

以上多是屬於私人事項的公告的記號。更有包含社會意義的有趣味的記號，就是做北美達科塔印第安人畫在野牛皮上的年代記。年代記的種類很多，而較近的一個年代記，是名叫『孤犬』(Lone dog)的老印第安人所畫的從一八〇〇—〇一年的冬開始到其後七十年間——的大事記，如甲乙兩圖；記號是從中央開頭由內向外迴旋着配列的。是孤犬所屬部落的酋長們每年冬季即年尾開會決定其年發生的重大事項，而經孤犬用一定的記號記下的。這張牛皮年代記，每年要定期在印第安部族間公開展覽，講解它的



(甲)

印第安人在牛皮上畫年代記狀(Couse)



(乙)

孤犬的年代記(Mallery)

意義，這一則是恐怕失傳；一則是充分含着公告的意義。

在這裏，逐個地把孤犬的年代記中記號的意義解釋一番。中央第一記號是從一八〇〇—到〇一年的年代記，而以下順次一至於一八七〇—七一年。

一八〇〇—〇一年：是三十名達科塔印第安人被克魯印第安人殺死的記號。三欄平行黑線，每欄十線，共計三十，藉以表示死者之數。達科塔和克魯這兩部族是時常交戰的。——一個年間所以用一八〇〇—〇一年的寫法，是該部族的年從冬開始的緣故。

一八〇一—〇二年：爲痘瘡死去多人；一個人的上體部生出許多赤色斑點，表示痘瘡發生的狀態。

一八〇二—〇三年：一個達科塔人得到有蹄鐵的馬。是由白種人贈送的，或是盜取的，雖不明白，但因爲印第安本族的馬蹄是沒有鐵的。所以那馬必是白種人的。

一八〇三—〇四年：從克魯人盜得『捲毛馬』。這種馬的毛是密密地捲着的，如今還在平原棲息。黑點是捲毛。克魯族早就有馬了。

一八〇四—〇五年：達科塔人做着烟管舞踏出馬打戰。表示以旗幟和鳥羽爲裝飾的烟管的一部；那烟管長約三呎，羽毛是成年的黃金鶯的尾巴，白色，有黑斑；是平原印第安人非常珍重的東西。旗幟在古昔是用皮革或樹皮的柔韌的東西染了色的，今用華美的木棉。烟管長約四呎，斗和嘴是赤色大理石，管子是一種輕的木頭，染上種種顏色，畫着奇妙的花紋，外加羽毛的裝飾；因爲裝飾是隨部落而有差異的，所以一看烟



管就知道是何部落的人。在印第安部族間，若是把烟管奉給他邦人或敵人，便算是象徵平和的。但在同一部族間，把烟管用到儀式上，便是戰爭迫切的表現，這到一八四三—四年之條，還有解釋。

一八〇五—〇六年：克魯族人殺死八名達科塔人；用八根黑線連結一根橫線來表示；又此黑線在本族是專用它來象徵墓標的。

一八〇六—〇七年：一個達科塔人要捕殺一個阿利加拉人的黃金鷺即戰鷺；表示一個人伸手去捕金鷺，而從其頸部流出血來。

一八〇七—〇八年：綽名叫『赤掛子』的酋長被殺了；『赤掛子』身上中了兩根箭，從傷口流出血來。

一八〇八—〇九年：前年殺了阿利加拉人的達科塔人，這回又爲阿利加拉人所殺；表示在逃走着背後中了三翦，流出鮮血來。——照這些記號看來，記事不一定限於歷史上的最重要的事實，是以記述者特別感着興趣的爲主。

一八〇九—一〇年：綽名叫『小海狸』的酋長，在堆貨物的房屋被火燒死；圖形就是表示做酋長名字圖騰的海狸。

一八一〇—一一一年：綽名叫『黑石頭』的人，製了藥種。圖形是表示藥師頭上頂着個野牛頭。所謂藥師，是不治療，不診斷，也不製藥的，而是用迷信的儀式來驅逐病魔的；而挨近做他們的重要食物的野牛，也是一種的儀禮——名叫沙門教(Shamanism)；把野牛頭頂到頭上便是最重要的『製藥的儀式』。



一八一一一二年：達科塔人同格羅斯片特列士人戰爭，殺死多人。在大圓圈內部的三個半圈，是表示所斬獲的首級。這個圓形，雖稍缺乏明確，但一看到一八六四—六五年的圓形便可十分明白。又照達科塔人的記數法，畫個圓圈是表示百數，所以這個圓形是殺了百名以上的敵人的意思；又據一土人之說，若是把圈中的圈除去，單剩一環，是表示追逐敵人入老巢的意思。一八一二一一三年：野馬開始奔騰，爲達科塔人捕獲了。圓形是表示投繩。據傳說馬是起初由西班牙人輸入墨西哥後來繁殖到北部地方的。達科塔人使用馬及以投繩捕獲的方法恐怕是從南方的近隣部族習得的。

一八一三一一四年：是表示咳病流行致死的事情。人形臉前的線，表示咳嗽：(b)是『火炎』(酋長名)的年代記；(c)是『白鳥』(酋長名)的年代記。

一八一四一一五年：一個達科塔人在他的幕舍內殺了一個阿拉坡人。斧劈到人頭上流出血來。

一八一五一一六年：是達科塔的一部族在住屋爲最初的襲擊。這裏是達科塔酋長住居的地方。屋頂的東西是鳥羽。

一八一六一一七年：關於這個圖形有兩說：一說是表示野牛的腹豐富，即野牛繁殖的意思；一說是表示所獵野牛的豐富。但就野牛皮的圓形看來，再拿同年的『火炎』和『白鳥』的年代記來參證，以後說爲對。



一八一七——八年：坎拿大人名叫拉弗蘭勃者，用枯樹造一所商店；一棵枯樹就是象徵它的。拉弗蘭勃是達科塔人間出名的老商人。

一八一八——九年：癰瘍流行，死了多人；圖形很類似一八〇一一〇二年的痘瘡。看他們的技巧，是難於區別出癰瘍和痘瘡的；但在頭部，兩者之間可以認出區別來。

一八一九——二〇年：在達科塔的一個要砦，有名叫雷拉孔特的人，也開了一個商店；房屋建築所用的木頭，是印第安特別送給他的。

一八二〇——二一年：雷拉孔特爲了讚賞名叫『二根翦』的土人的勇武，贈給他一套軍服。二根翦表示其名字圖騰；屋頂的黑和赤的線條，是表示製軍服的呢、絨的質地。

一八二一一二二年：

很莊嚴的星星隕落在地上。



一八二二——二三年：

又有一個商人，開了一個商店。



一八二三——二四年：白種兵——美國兵——開始在達科塔地方出現。雇土人做導引，攻擊阿利加拉村。高鼻戴帽執鎗射擊的人即美國兵。這個被白種人侵略的事情，任何年代記中都在寫着。



一八二四——二五年：酋長『白鳥』刺殺他的全部的馬；表示長槍刺入，流出血來。



一八二五——六年：密里河發大水，死了多數印第安人；半圓圈是漏出水面的溺死者。的頭。

一八二六——七年：一個印第安人患水腫病而死。此病是印第安人間所絕無的；是白種人來以後才發生的，所以特別記載之。

一八二七——八年：綽名叫『死膀子』的土人被一個曼丹人用七首刺死。一隻臂膀伸出來，是象徵他的綽號；被長柄的七首刺入，流出血來。

一八二八——九年：名叫夏德蘭的白種人建築了一座洋房。此人在該地活到一八七七年，戴帽子的，便是。

一八二九——三十年：一個達科塔印第安人被名叫『黑足』的部族的印第安人殺了。

一八三〇——三十一年：同克魯族激戰之後，殺了三十個敵人；圖形上不標明數目，單用赤色的膚和血塗的身體來表示。

一八三一——三二年：名叫拉比烏的白種人，用鎗打死名叫克爾梅的白種人。



一八三二—一三三年：綽名叫「一隻角」的土人，被砍傷一條腿。頭上的一隻角，表示其綽名；蹠起的一條腿，表示其負傷。

一八三三—一四年：「星星好多從天降」，這已經成了任何印第安人都會唱的名句。的確，在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陷星的猛雨，全美國都看見了。圓形是表示星星和月亮。

一八三四—一三五年：一個做教師的大酋長被殺了。身體上的黑色是表示血；帽子是戰胃，與一八三〇—一三一年的，稍有不同。

一八三五—一三六年：綽名叫『跛鹿』的人，射一個克魯人；拔出了翦，再射進去。——『跛鹿』是一八六七年抗美戰爭時的酋長，曾被美國名將邁爾斯 (Miles) 擊破五百十處的軍營，損失四百五十頭的驛、馬。

一八三七—一三八年：有名叫『兩個釜』的部族的老酋長死了。圖形是野牛胸部，是象徵他的綽名。

一八三九—一三九年：是狩獵成功，捕獲百頭的鹿的記號。



一八三八—三九年：爲綽名叫『鐵角』的一個酋長，建造了一座房屋。在一八一五—一六年的時候的房屋裏，有屋主的標識，但在這裏是沒有的。

一八三九—四〇年：達科塔人滅了斯耐克人和削削尼印第安族的全村。

一八四〇—四一年：達科塔人同欽奈人講和了。兩方伸手來握，乃是象徵平和的。黑手是赤色，表示異部族；但用握手法來表示親和是白種人傳來的。

一八四一—四二年：綽名叫『耳朵塞鳥羽』的土人，盜有斑紋的駒三十四。所以用赤色來表示斑紋，乃是爲避免不與一八〇三—〇四年的捲毛馬互相混同的緣故。在平原印第安人間盜馬，須要很大的熟練和忍耐，被認爲與取得首級同樣的功德，但武人的名聲却比不上盜馬賊；因爲直到近頃，該部落的『富』的估計還是以馬的價格爲單位。



一八四二—四三年：綽名叫『一根羽』的土人，爲討伐克魯族舉兵。這個酋長是配戴一根長的赤色鷺羽而出名的。他手中拿的，是長烟管，嘴是黑色，斗是赤色，這是暗示上陣儀式的。

一八四三—四四年：一個部族的人製出引誘野牛的藥種。藥種天幕是用野牛頭來表示的。

一八四四—四五五年：一部族的人築起松樹堡砦。在天幕的旁邊的，是松樹；又據說，是爲防護深雪，進松林，張起天幕的意思。

一八四五—四六年：是野牛肉很豐富的記號。懸到竿上的，是晒的乾肉。這是公認的豐富的象徵；所以在別種年代記上時常使用。

一八四六—四七年：綽名叫『蹩腳』的土人死了。此圖形在一八〇八—〇九年和一八三二—三年的圖形之間，都有各不相同的地方。

一八四七—四八年：綽名叫『兩個人』的土人被殺了。他的名字圖騰，就是兩個人形；一說是雙生兒。



一八四八—四九年：一個部族的著名的酋長被殺；用背部的帶裝飾的槍來象徵他。

一八四九—五〇年：克魯人從布爾列斯人盜得大羣的馬。圓圈是布爾列斯人的陣營，從其中出來的馬蹄是表示八百匹的數目。

一八五〇—五一年：野牛吃了一個人。因為在此年所殺的一頭牝野牛腹中，發見一個老婦人。——這個事情是任何印第安人所信的。雖然不合理，但他們是有能生吞人的怪物出現的迷信的。在印第安人的地方，往往發現名叫 mastodon 的第三紀產的巨大骨，或者是認它為野牛而生出這樣的迷信吧。

一八五一—五二年：達科塔人和克魯人講和。是為『平和喫煙』而交換烟管的圖形；髮狀的不同是表示兩個部族的相異。

一八五二—五三年：名叫耐茲伯爾塞的土人夜半來到一隻角的幕舍。天幕頂上黑洞洞的，是表示夜，耐茲伯爾塞用烟管敲着天幕。



一八五三—五四年：西班牙毛氈開始輸入；用一個白種商人伸着一條花毛氈來表示。

一八五四—五五年：綽名叫『勇熊』的土人被殺。類似羽毛的東西是表示擴張用絲線做裝飾的他的兩臂的；翦當然是表示射殺的。

一八五五—五六年：一美將受綽名叫『白鬍子』的達科塔人的招待，同許多達科塔部族及團體講求平和；表示穿軍服的白人士官與印第安人握手。

一八五六—五七年：綽名叫『四隻角』的土人做了藥師。手拿有裝飾的烟管的，便是四隻角。此人是副酋長之一，在這年的年會上，以同部族的酋長綽名『熊肋骨』者的介紹與美將哈耐會面。

一八五七—五八年：達科塔人殺了克魯族的婦女。那個婦女是中四翦死的；因為一八五一—五二年的講和又不能維持下去了。



一八五八—五九年：一隻角製出『野牛藥』；這是因為野牛獵獲很少，要用藥來誘它；手中拿東西的，是藥師。

一八五九—六〇年：達科塔人一酋長綽名『大烏』者被克魯人殺了。此酋長的綽名是因殺了克魯人的稀有的大漢子而起的。

一八六〇—六一年：又一酋長製出誘野牛藥。

一八六一—六二年：野牛來到天幕附近，印了許多蹄跡；此蹄跡與一八四九—五〇年的馬蹄是有區別的。

一八六二—六三年：綽名『赤鳥羽』的人被殺。他的羽毛是完全赤色；一八四二—四年的一隻角的羽毛是有黑斑的。——但是關於一八六二年八月開始的明尼蘇達的虐殺，這年代記上竟付缺如。

一八六三—六四年：八名的達科塔人被殺。



一八六四——六五年：達科塔人殺了四名克魯人；四個半圓形圈，塗以赤色的，是表示斬首。

一八六五——六六年：爲了野艸缺乏，馬多餓死。這匹馬和他處的馬不同，可以充分看得出來。

一八六六——六七年：一八七七年頃會長『白鳥』的父親老白鳥死去。在頭上的，是表示做其名字圖騰的白鳥在水上游泳。

一八六七——六八年：由美國派來的平和委員得到許多旗幟。這時候，在美國政府派去好些做『平和委員』的文武員；這是在美方出的關於印第安族事件的委員年報的一八六八年處明記着的事情。

一八六八——六九年：從泰克薩斯（Texel）運來家畜。這是名叫帕克斯頓的商人的所爲；此人在達科塔住到一八七七年。



一八六九—七〇年：有日蝕。這是指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的日蝕說的。關於這個圖形，有不少批評；因為達科塔人相信日蝕是龍——即空中的怪物——來吞噬太陽的，可是圖形上並沒有畫出。但這個圖形，在客觀上算是成了功；因為黑的東西隱蔽住太陽，紅的星星在這時候出現的緣故。這種表示法，是在同樣的時候為一般所通用的。

一八七〇—七一年：達科塔人又同克魯人開戰，死了十四人；敵方的三十人中二十九人被殺。但在這個圖形上，沒有象徵出數目；中央的圓圈不是為表示百位用的，恐怕是表示木柵或堡砦之類的。又，克魯人的堡砦，已被包圍，不是用翦或投槍而是表示槍彈交飛狀。在這個年代記上，表示戰爭用槍彈的，除一八二三—二四年受美兵的攻擊，以及一八三一—三二年白人打死白人之外，要算以這次為最明顯了。

關於這個年代記，尚有應注意的地方。就是年代記上所以不能表示年月，乃是文化幼稚，不知道表示的方法，並且也沒有達到必要表示的程度。元來，必要，是發達的母親，所以不發達者，多是基因於沒有達到必要的程度，即對那個事項的要求不很迫切。現今，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上是必要表示秒的；在學問的研究上，要有分出秒的千或萬分之一的裝置。然而在印第安人間，除了知道對頭一年有十二個月，並且分年記事之外，是不知其它的。但就記載和取捨的關係上說，印第安人的方法却也有可稱許的地方。就是能用簡單的圖形表示出一年的大事，並且這些事件都是千真萬確，決不故意顛倒是非，淆亂黑白，有如所謂『文明國』的史家或新聞記者所幹的無聊無恥的行為。不僅只此，他們的『痘瘡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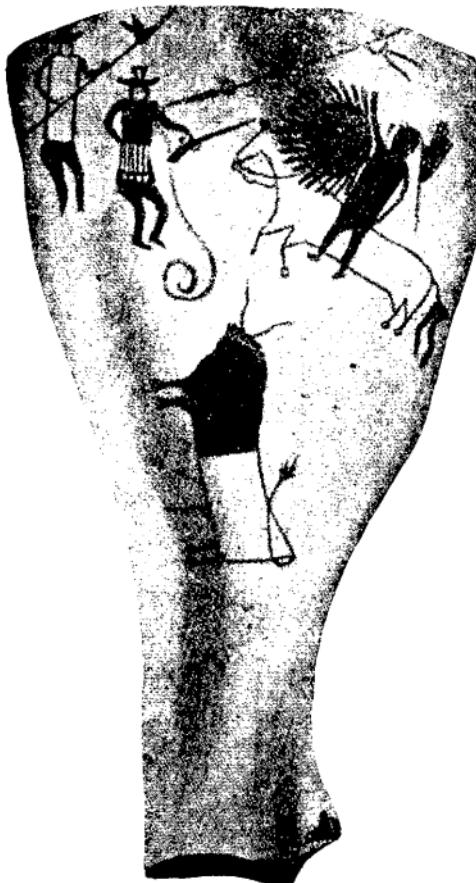
『大水年』、『飢荒年』這樣的單純的年記，也是現今文字記述發達之國所常用的。

(6) 文件和書信的記號

在未開化民族——尤其印第安人——間除以上所述之外，藉繪畫於木刻、樹皮、牛骨頭等物上表現戰鬪記事、狩獵記事（兩種皆充分含有新聞性質），歌謠、書信、等的方法也是很發達的。現在順次地來述說。

(A) 戰鬪記

在龜甲獸骨上刻畫文字，本是中國古代的常事，關於這事讓給斯道專家。這裏單舉一個印第安人間的實例，本圖是科曼塞印第安族在野牛肩胛骨上所刻畫的戰鬪記，是表示印第安人同白種人爭奪野牛的。騎馬的，是印第安人，其前的圓形而有放射線的東西，是帶裝飾的盾，用投槍殺了兩個西班牙人中的一人（拿槍的）；從被殺的人物投向野牛方面的獵繩，是表示他想捕獲野牛的意思。野牛的身體所以半白半黑者，是表示此時此地方的野牛捕獲權，印第安與白種人各有一半的意思。這真算是極簡單而且極巧



印第安人的牛骨戰記

妙、極有趣地表示事物的方法。

(B) 狩獵記

在樹木上畫入記事的，可分作(A)

樹身、(B)樹皮、(C)木製品的三類。

本圖是畫到樹身上的例子；是新墨西哥的印第安族表示用投繩捕獲野獸的。

(C) 請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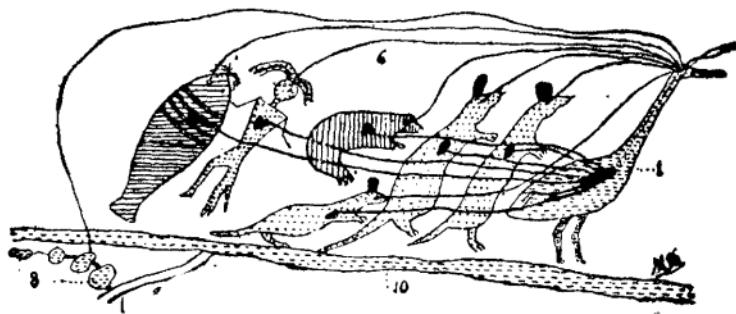
本圖是一八四九年蘇必利爾(Superior)湖附近的印第安酋長送致美國

大統領的請願書。(1)(2)(3)……(7)是表示鶴、貂、熊、人頭魚、鯇魚等動物圖騰的氏族的，即部落酋長的衆名；(10)從某湖通蘇必利爾湖的道路；

(11)是蘇必利爾湖。這圖形的意義是蘇必利爾湖附近的印第安人的七部落(1)至(7)同盟而向美國大統領請求授與(8)處的某小湖的專有權的；是用象徵



印第安人的樹身上的狩獵記 (Shoolcraft)



印第安人送致美國大統領的請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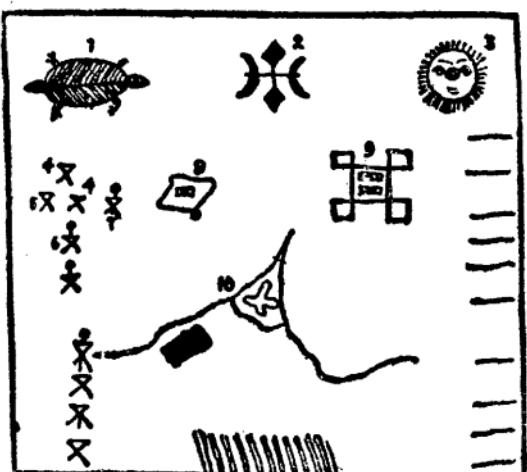
的色彩（水青道白等）描繪到樹皮上的。各動物胸部的心臟形的東西，是用它來表示心的；眼是表示他們的目的或意見的；又（1）的鶴是做七部落的大會長的鶴氏某，其眼與（2）至（7）之眼用線連結，表示其意或目的之一致，而其一頭連結到請願目的物的某小湖，另一頭從鶴眼裏伸向前方（9）以表示向美國大統領的致意；（2）至（7）的心臟是用一切線條來連結以表示他們心的一致。又在大會長的象徵鶴的眼中更成兩線的出發點：一線是向着大統領（要求）；一線是向着某小湖（要求物）。全部的意思，是：『我們七部落，爲了共同利益，希望獲得（8）處小湖的權利，謹以堅固的團結，向美國大統領請願。』

（D）傳記

本圖是印第安族某部落的名會長的傳記。（1）是圖騰；（2）是部落的記標；（3）是太陽，以表示他的赫赫的威名，右傍的十線是統率十營的軍隊；（4）（5）（6）（7）是表示俘虜的人，並且顯明地分出男女及生死之別來，即有頭的，是生擒的，無頭的，是殺死的，下部有男性生殖器的，是男性；（8）（9）（10）是表示他所攻破的城砦及其地點；在底下的斜線，是表示其部下的人衆。這也是畫在樹皮上的。

（E）求救狀

本圖是愛斯基摩飢餓漁師的求救狀。線劃是表示水和舟；人是漁師。左方一人伸展着兩手，是表示『什麼都沒有』；右方一



印第安人的傳記

人右手指着口，是要『食』的記號；左手指着小房子。這個記號是刻在木板上，當作指引標，表示求救者所住的方向的。

(F) 家信和情書

還有可述的，是書信的表現法，這雖是私人的工具，沒有公諸社會的意義，但興趣是頗濃厚的。

本圖是報知送錢的印第安人給其子的信。他們的名字，以在上部描畫的形態表示着（左方是龜，右方是小人）。這封信的內容是表示父呼子來（線從父口出來），子向父處出發的（在父的右臂上的小人）。從一定的地點來到印第安人居地的旅費是五十三元，這是由父送給子的（父頭上前方的小圓圈）。



愛斯基摩的鐵罐漁師的求救狀(Stübe)



印第安人寄子書(Stübe)

本圖是屬於達科塔族的一個女郎送給她的戀人某青年的情書。是實物二分之一大小。(a)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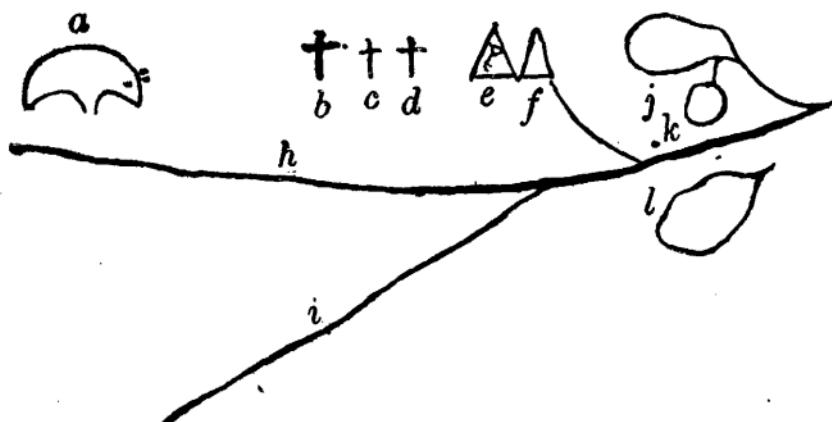
發信的女郎的熊圖騰，並且是基督教信徒，所以用熊和十字架來表示；(d)(e)是姑娘的朋友都是基督教信徒；(b)(c)是表示那姑娘所住的幕舍在(i)(j)(k)等湖水的附近；(b)在幕舍中的圓形是表示

用手相招的；(f)是表示收信的青年的泥狗圖騰；(g)(h)是道路。即：『我在等候着您，請到我的幕舍來；我住在有三個湖的附近的兩個幕舍內有印記的幕舍，千萬不要迷了路』的意思。

(7)利用物體本身的公告法
上述是畫在某種物體上的公告新聞或觀念的方法，還有如次所述的利用物體的本身的種種公告方法；乃是無比的素朴的方法。

(A)標木

還沒有文字的原始的民族，在爲狩獵等事進入山林，而與同伴分手的時候，爲表示自己進行的方向於其同伴或友人起見，有在易觸人目的地方立起一個如本圖所示的木樁，上頭再置一根橫木，直指着所進行的方向的。這是南部阿拉斯加一帶



印第安女郎的情書(M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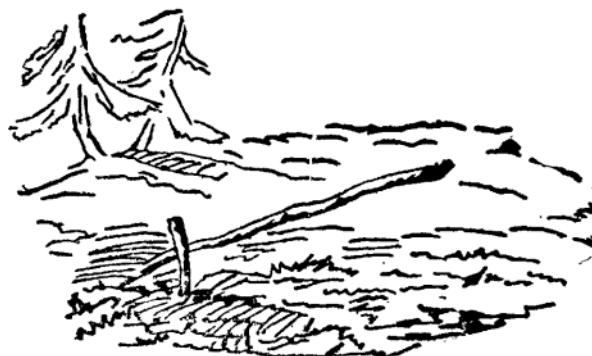


南部阿拉斯加土人表示個人去向的標木(M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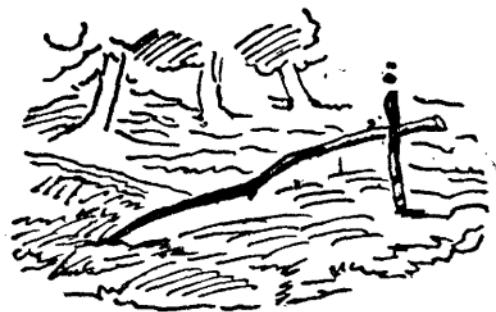
土人所用的標木；也有在橫木的一端縛草，表示自己的所在的。

從甲、乙、丙、丁四圖，是坎拿大的阿布拉基族爲上述目的所行的方法。甲圖是表示向木樁的一頭——插入地中的一頭——的方向進行的；乙圖是表示『行不很遠』；丙圖是『行得很遠』；丁圖是表示往有五天路程的遠方去了。

(甲)



(乙)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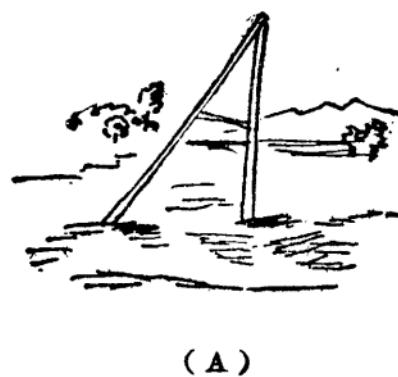


(丁)

(Mallery)

A圖也是南部阿拉斯加族所通行的方法；是『武器缺乏，快點拿來』的意思；是因在某地點狩獵停留，而感着武器缺乏的時候，回到自己的部落民時常經過的地點，立起這個標木，再往獵地等候，便會有人把武器帶來；其形狀恰似槍架，或即表示武器之意。

B圖是狩獵見熊，通知里人的標記。即立一木樁，上頭插個用雜草或蘇苔等造的類似熊的東西。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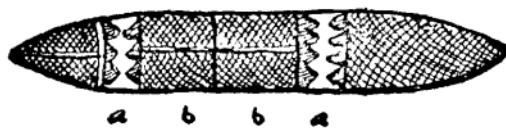
(B)

又，把近樹根的皮刮去一塊、二塊、三塊、四塊，這是表示漸次地陷入苦境的程度的；刮去樹的周圍全部的皮的，是表示『我要餓死』的意思；把燻過樺樹皮片掛到樹上，這是表示『我病了』。

(B) 刻棒法

在澳洲土人及非洲土人間，有名叫通信棒 (Massage sticks) 的。就是把一種的棒上，刻上某樣的花

紋，藉以表現某種的觀念。此處所示澳洲土人表示招集部落民共同狩獵的意思的通信棒（在上部的）和楯（在下部的）：a是表示現在去獵澳洲駝鳥；b是表示去獵袋鼠的。若是把這些東西看做裝飾的花紋，那就錯了。並且澳洲人不是僅在通信棒上刻通信的，還有在他們的投棒上記載重要事項的習慣。又



澳洲土人的通信棒和楯(Gro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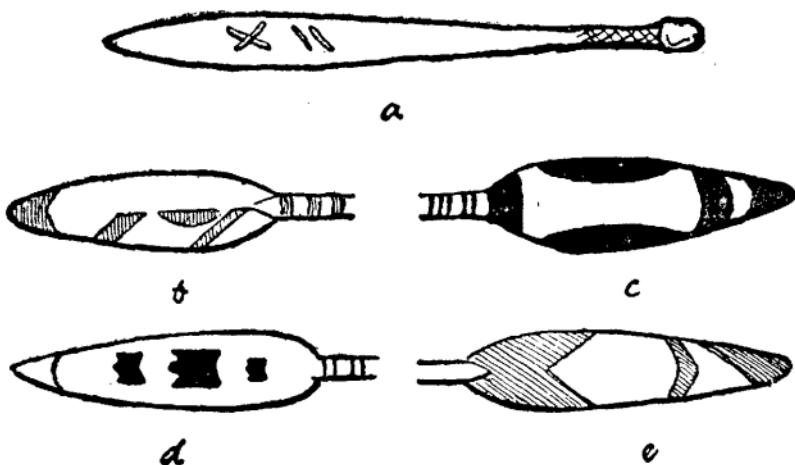


密克羅內西亞的相思棒（長約一公尺）（松村）

就北極土人間的裝飾和文字的關係上說，我們也是難於分別的。即是在他們的器具上的動物的圖形，往往含有文字的意義，比如在磨翦頭的器具上的六頭馴鹿，是表示那器具的主人的狩獵事功的。

在密克羅內西亞羣島的一島，有一種可稱爲『相思棒』的東西上面刻着表示自己的凹凸——如本圖。由這凸條的變化，以表示特定的人。夜深的時候，到心愛的女郎的臥房，從牆壁隙間把棒插進去，女人握着這棒，如果中意它的彫刻，便由拉棒的狀態，表示承諾的意思。

霍奈利(Honery)說在澳洲土人的武器上都刻有所有者——特別是製作者——的記號；那記號是用彎曲或齒形的刻線而構成的。科利斯(Choris)曾經研究在阿留西安(Aleutian)羣島的科最部(Kotzebue)灣的漿的記號，說在那漿上塗飾着種種色彩的記號，各人藉這認識他的東西。本圖：a是澳洲土人的棍棒；b c d e是阿留西安土人的漿。這些在原始民族間，主要地是用它來做文字，即是當作實際的社會的目的——當作象徵和所有記號——的公告方法而存在的；美術的形式即裝飾的目的，在這個發達的階段上是處於次要的地位。



(a) 是澳洲人的棍棒(Laret, Christy) (b) (c) (d) (e) 是阿留西安人的漿(Choris)

哈爾曼 (Harmand) 在霍亂流行時的老撾 (Laos) 的村落所發見的刻棒，表示着如次的意義，——如本圖：『從今天起，十二天內（右邊的十二個刻痕）進入我們堡砦內的，或是監禁，或是處以四頭野牛（下邊的四個刻痕）或十二個奇喀爾（貨幣名）的罰金（十二個刻痕）』；在左邊的刻痕，恐怕是這個村落的男（八名）女（九名）小孩（十一名）的數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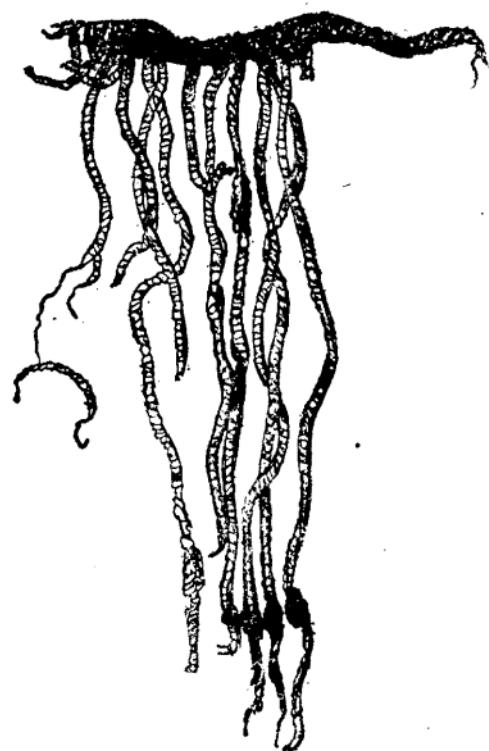
老撾的刻棒
(Harmand)

(C) 結繩

關於結繩，見於中國最古的記錄上的，就是周易繫辭下上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但後世之人關於結繩的解釋，除了『大事大結，小事小結』這種抽象的說法之外，似乎是沒有了。

但據近來東西學者的考察，在夏威夷、美洲、南美秘魯的土人，琉球和臺灣東部的蕃族以及北美印第安族；都曾使用過或現在還使用着結繩記事——特別是計算——的方法。最完備的，就是在秘魯古代的印加帝國時代的結繩法。如本圖：在結繩的上方，有較粗的元繩一根，其長有四、五碼的；也有僅一尺來長的。從這根元繩又分出幾多的支繩在下面；其長多是二尺以內；又這些支繩有各種顏色，因其顏色和結的數目來做過去事件或交換貿易的計算——以具體的事件為限，決不表現抽象的觀念：即白色是

表示銀或平和的；赤色是表示兵士或戰爭的；綠色是表示玉蜀黍或蠶豆的；黃色是表示黃金或米穀的；在計算上有單結表示十位，二重結表示百位，三重結表示千位的條規。所以若是在赤色繩上打了五個三重結，便是表示兵士五千人。在十四世紀頃的秘魯的印加帝國，不但用這種方法來代替記錄、年代記、官廳文告等類，並且在有功的人死去的時候，爲傳其事蹟於後世起見，也造個結繩，當作墓銘誌，一同埋葬；又在各地方的結繩記錄，爲受檢閱，每年必須送呈中央。在當時的秘魯，人人都有學習結繩的義務，並且有做結繩教授的專員。又在各地方，置有專司結繩的官吏。這些官吏，雖然都是專家，會巧妙使用結繩，但也有不加口頭註釋便不能分明的——比如從遠隔地方送來的結繩，是關於地方的調查報



古代祕魯的結繩

(Schweiger-Lerchenf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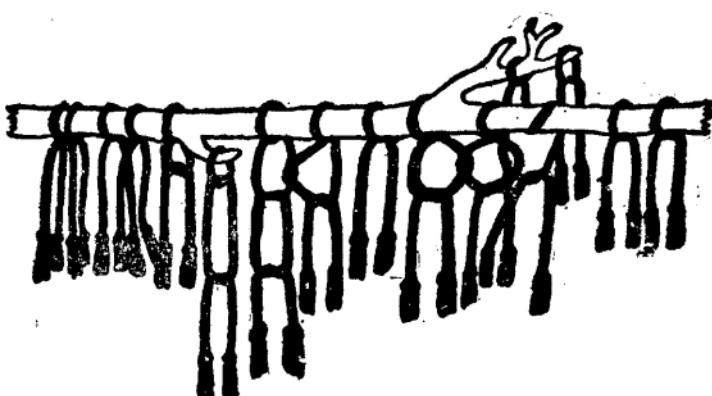
告，是表示貢賦租稅，或是關於軍事戰爭的呈報：這都須要由口頭的註釋去理解哩。下圖，又是一種的多彩的古代秘魯的計算結繩。

據傳說：在夏威夷的古代，收稅官吏是用結繩計算的；其長度往往有達到兩三百丈的；在那上頭分出結節、環、房、形、色、大小等的區別，都各有一定的意義，能够明瞭地表示出地方別、租稅種類、金額等。

在美國加洲的摩羅尼印第安族，每年來到迦伯列（Gabriel）地方賣土製毛氈。那時候，貨主照例要給販賣者兩根繩子：一繩叫他結出所賣毛氈的條數；一繩叫他結出已收代價的金額。其結法是美金一角作一個單結；十角作二重結。這樣地在交易終了歸店的時候，好使貨主照結繩核對。又在南美的印第安某部族，丈夫往別處去，妻子在家裏看守着，常結繩做日曆以等候丈夫的歸家。

次圖是德國的地理、人種學者安得列（Andrel）博士所發表的；是照從古代的墨西哥人的墳墓中發掘出的東西描繪下來的；雖沒有得到詳細的說明，但恐怕是一種的結繩墓銘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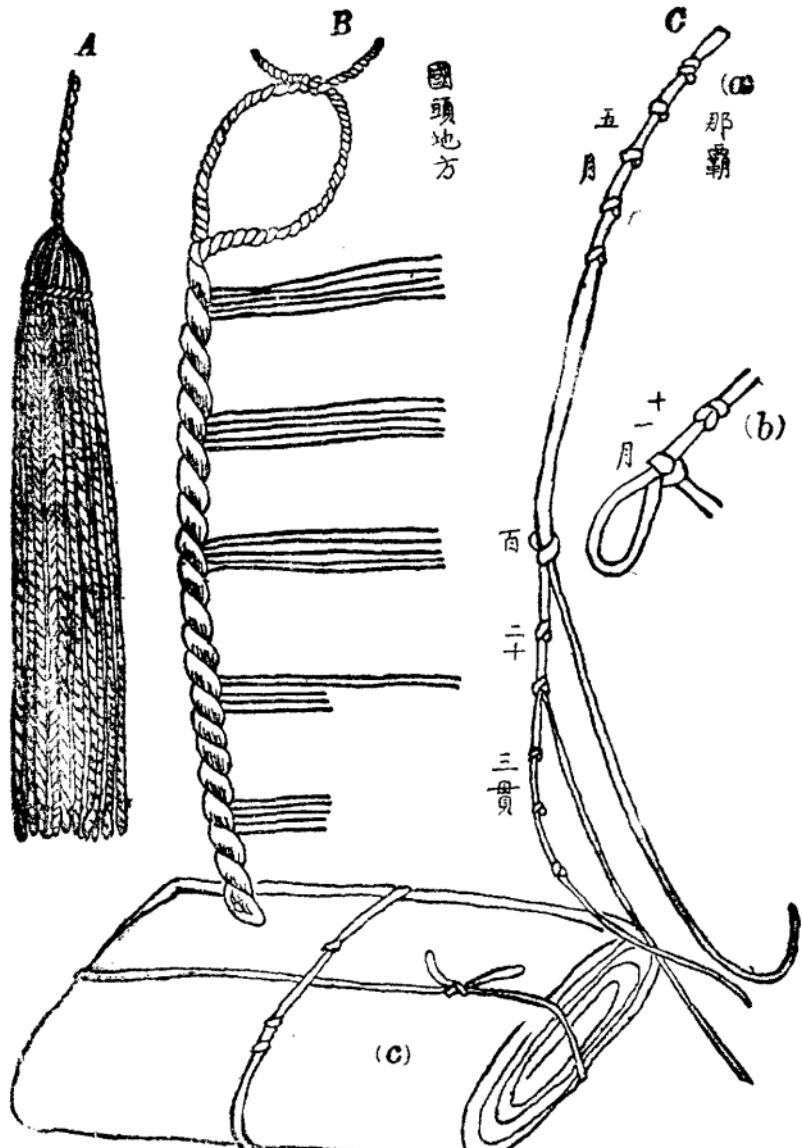
琉球的結繩文字是用藁或蘭作成的。其使用目的有二：一是用它當計算器；一是用它當賬簿；而以供後者用的居多。此處所示A圖是沖繩



名 彩 的 計 算 繩 (Stübe)



古代墨西哥的結繩墓銘誌（？）(Andrel)



琉球的結繩(矢袋事一)

本島固有的結繩，是把長有五寸的繩約五十根束成一把，像鬃刷子一般垂下的。用五個指頭的縫夾入四根，當作千、百、十、一等的位置，然後在這各位上配置指定數目的繩，或加或減，以行計算，方法是與珠盤同樣的。

C 圖是那霸地方的當店使用的結繩賬簿：(a) 是當入的日期，表示五月；(b) 是十一月的結法；又(a) 下部的數結，是百二十三貫即二元四角六分的數目，其單位是由質物的價格而定奪的。(c) 是在保管衣類之際，用蘭捆紮的結法。

關於臺灣蕃族的結繩方法：

(一) 同族間在互相約定的時候，用結繩的方法有兩種：

(a) 雙方約定的日數用繩作結節；每天割去一節；以完全割去那一天為雙方約定的日期。

(b) 在最初不作結節；每天作個結節；以其結節數符合於所約的日數時為所定的日期。

(二) 計算日數是以夜為單位，即睡了幾夜，用藤條作幾個結。

第五章 原始時代的通信方法

一 聽覺通信

現今，我們在論電報機發生的時候，雖是以一八〇九年瑟麥林格 (S. T. von Sämmering) 的電氣試驗爲其起源，但不用電的電報機——遠距離通信法——是早已在古代民族、自然民族間下過種種工夫的。關於電報，在現代可以分爲聽覺的與視覺的兩個主要範疇。而未開化民族的遠距離通信法也可適用這樣的分類。

不用電的聽覺的電報機，就在現今，還通行於美洲、非洲、波利尼西阿的自然民族間，而這個敏速的通信技術，是數千年前使用到今日的。但理解了它的真正意義的，是在十八世紀以後。在從來，人們多把最頻繁地使用的形態——大鼓——看作單純的遊戲或純粹的娛樂用具，這算是皮相的觀察。

當作有多少空間的距離的意思公表手段而爲一般所使用的，第一是像擴音器那樣，把兩手放到嘴唇上的呼叫、或吹口笛、或拍手，其次是由吹哱囉之類而將聲音擴大並強化的方法；又有憑藉敲樹幹，擊大鼓等的傳達音響信號的方法。這個音響信號，便是發達到近世的摩斯 (S. F. B. Morse) 的撞音信號。

口笛信號，在大西洋近非洲西北的卡內利 (Canary) 島民和在北非洲分布的柏柏人 (Berbers) 等中，

顯示着很完全的發達。

爲發出音響而使用的器具，大體是由彈、敲、摩擦、吹奏來發音的。而這些東西是既做電報機又做樂器用的。

我們知道在太古時代，已經有本諸聽覺的方法的敏速通報的一形態存在。這因爲是傳播人的聲音的本體，不是依據聽覺的信號，所以不算眞正的電報機，但却不能否定在這古代的呼聲通信與現代的大鼓電報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爲前者確是信號化的後者的先驅物。

古代的所謂呼聲驛遞，是由呼應在可以聽到聲音的距離上設立的驛遞連鎖的各處所而授受重要事件的報告；用這種順次的敏速的方法，縱然相隔很遠，也可由驛遞連鎖來通信。這種通信施設，比很快的騎馬驛使更快。關於這事的史料，在愷撒(Caesar)的高盧戰記(De Bello Gallio)中表現着：『風聲立刻傳遍全高盧國(Galicia)；因爲什麼重大事情一發生，他們就要依很高的呼聲，越過山嶽和原野來報告。這呼聲是順着次序一一地遞傳給最近的人。日出時在格那布姆發生的事情。在日落之



中非沙利查德人的喇叭(Regelsperger)

前，即可傳聞到距離一六〇〇〇倍步的亞爾維奈爾地方。』通常：發自格那布姆的高盧的兵營的情報，在一五、六小時中，便可傳到距離約二四〇公里的地方。在高盧的這個情報傳達形態，雖是由國民大衆的要求而明白地作出的，但古代波斯帝國的同樣施設，却是爲了國王即依據王命而產生的。特別是由於希求高的呼聲的呼聲驛遞的補助，波斯王能在二、三日中接受三十日的徒步距離的情報，或是把他的命令傳到這樣距離的地方。



美拉尼西亞羣島土人的吹笛團 (Parkinson)



內革羅木琴 (Missions évangéliques)



沙利查德人的磬琴 (Regelsperger)

波斯王薛西斯 (Xerxes) 是爲送完全的通信於西方希臘國境而使用這個呼聲驛遞、呼聲電報的最初的人。但就事實上說，這也是波斯當時的整個國策之一種。又據一說，這種辦法實係薛西斯的父王希斯塔斯彼斯 (Hyastaspe; 500 B.C.) 創創的。希斯塔斯彼斯特召集有強大聲音的人，登高樓上使他們叫出命

令或情報。命令或情報可依據這種方法，能夠在二十四小時內廣傳到步行三十日的行程的地方。

但這種方法，嚴格地說，並不是電報；因為這是同樣的反復的直接的思想傳達，而電報的概念，是間接的情報傳達，即必須使用中間器具的緣故。

據亨尼希(R. Hennig)之說：隨後發生真正的聽覺電報即大鼓電報。在電話發明以前的發聲人的聲音，是停止到自然的狀態，所以只是在一定制限的地域內聽得見，可是簡單的音響或音樂的音調能夠直接傳播到距離很遠的地方。這些音響或音調與帶有豫定的意義的配列，可以當作聽覺的摩斯信號之一種而得到與呼聲驛遞完全相異的效果。

類似這個的，是在敵人襲來或發生火災等時候，企圖敏速地得知事件的聽覺警報信號。這一種類的報告，就在現今，還是通行；如號笛、警笛、吊鐘、防霧信號、汽車和機關車的汽笛、寺院的鐘等等。而這個聽覺信號，是由時間、氣候、它的反復度數、它的運動音程而帶有種種的意義。

未開化民族，都是利用這種聽覺信號傳達情報的。比如在卡內利羣島的住民，若是敵人接近，他們



沙利查德人的特號大鼓 (Regelsperger)

便要藉着濃煙或笛，警告全土。而且這個信號是由此傳彼地廣播的。笛信號的方法，在該羣島中最大的島的泰納利夫(Teneriffe)島的住民，今日還在使用，可以傳聞到不能相信的遠方。

與上述的笛同樣地在未開化民族間，有把小喇叭信號用到預先商定的情報傳達上的。又在門特內羅(Montenegro『黑人國』的意思)，在四、五天內，可由號笛、鐘聲、烽火信號從這山傳到那山把士們集合到一定的地點。

在這裏面，常用到通信上的，是大鼓。這是可稱爲聽覺電報的，現今尚在澳洲、亞洲、非洲、行使着。比如在非洲西部的卡美隆，就有一種大鼓，各村都備。這是用剝空了中心的約半公尺大的木頭做成的；藉着有一定意思的種種音響來爲情報的傳達。全卡美隆地方的通信都是由這種聽覺電報來連結的，這個大鼓電報尤其發達的，是在南美，據說其音響在一六〇〇公尺的遠地還能夠辨別出來。在密克羅內西亞，最初的鼓皮，據說是用人的咽喉皮張的。這恐怕是基於聲音由喉發出這個觀念聯合的錯誤吧；現今是張鯊魚的喉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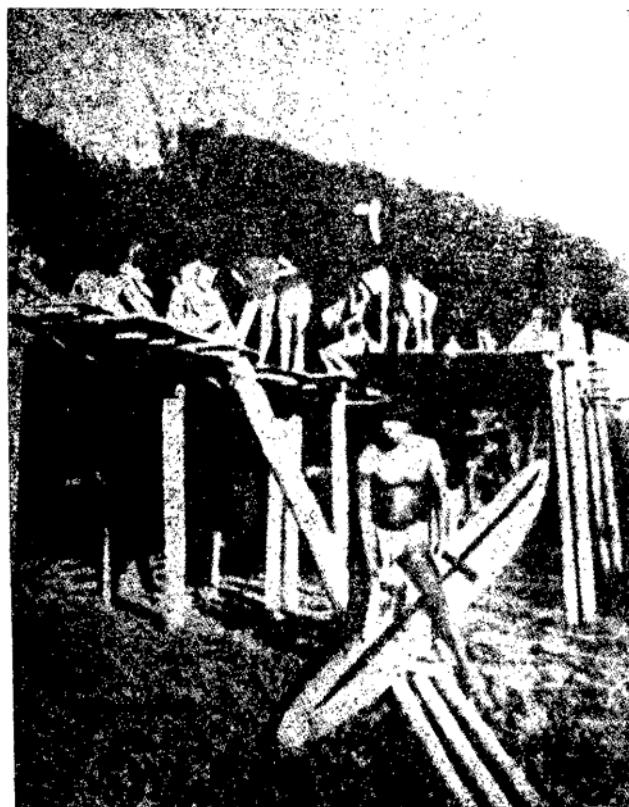
在南北兩美洲的大鼓分布狀態，如附



美洲的信號大鼓分布圖(Vordenskiöld)

國。最初記述這個大鼓電報的奇異效用的，是伴着德國探險家愛敏帕夏 (Emin Pasha)，旅行了烏干達 (Uganda) 的斐爾金博士。在一八七六年的某日，在離加爾茲姆南方一五〇〇公里的拉德地方，那裏的魔術師，說昨夜在尼羅河畔的墨謝拉地方到了兩艘輪船。他爲了增加威嚴，力說他自身昨夜便住在那裏——距離八〇〇公里——而且確言他曾經看見來探險的英國士官與有長鬚的矮短身材的人。說這人是爲訪問愛敏而上陸的；是三十號那天到的。——果然，那英國的探險家照所指示的時間來到——一切都與魔術師的話相一致。這是在輪船到墨謝拉的十小時後，魔術師已經得到情報了。

又，大英博物館的考古學者赫茲爾丁大佐，歐戰期間，在地圖上沒有的一个非洲的有兩萬黑人的住地，受了一夜的大鼓音的妨害。翌日，黑人的武官帶來如次的報告：『白人的大船沈沒，溺死了許多白人』。直到得着這個消息的第三天，才接到從西厄拉雷俄 (Sierra Leone) 發來琉西泰尼阿號 (Lusitania) 沈沒的通信。這個大鼓電報是由開羅擊着完全不同的信號，普遍地通知無數的部族。在一九一二年——一三年，停在



印第安人的大鼓

漢堡的卡美隆的一個酋長會把九十五種相異的大鼓信號，灌進留聲機。

最初見於文獻中的大鼓電報的記述，是在一七九一年，而它發見的年代是不能推定的。但這個年代確實可以追溯到人類的太古時代。

最初記述這事的，是研究了奧利諾壳 (Oricono) 附近的克布爾印第安的格米拉 (Gumilla)，在他的西班牙文的著作中論述着這個大鼓電報。

其次所見的，是巴西探險家斯皮克士 (Spix) 與馬爾突斯 (Martius) 的共著，在關於住到新格拉那達 (New Georgia) 國境的雅蒲拉河畔的印第安人的記事中，寫着大鼓電報的技術：『在我們到的那一天，便有多數的米蘭哈族被木製大鼓從森林中呼出來。這是用粗木頭做的大梆子，放到圓木頭上，然後用兩根有彈力的木頭去擊，會發出沈重的反響的音調。又這個米蘭哈族能把他們所關心的一切事情，用種種擊法報知隣近的人。在港口一報告我們的到着，便從河對岸的遠方響着同樣的聲音。據說：的確是在一小時中，所有的米蘭哈人都已經知道我們的來到。最初的一天，因為對於我們的興味，是完全新的，所以報告我們的音響電報也是很珍奇的。就是響着『現在白人在喫飯』，或是『我們和白人跳舞』；一到夜間，便通報『我們就寢了』。最初所觀察的大鼓電報，是在南美地方。最近四十年間，同樣的觀察又從別國報來。在這裏，是專意考察熱帶南美及中部、西部非洲及太平洋諸島的一部的大鼓電報的狀態的。

雖然，記述的方法不很精密，但關於最初的非洲的報告，是一八八四年出版的賴亨諾夫 (Reichenow) 的東西。他述說在卡美隆的頂大的鼓使用到聽覺信號的傳播上，能藉它把值得注意的情報，敏速

地流布到這國的大部分。在這裏，有像特拉（Troy）戰役時代的阿加孟農（Agamemnon）的傳說的救火員一般的驛遞連鎖，立刻可把所得的各個重要情報順次送達。

但要想知道卡美隆實際上是不是大鼓電報從古就已通行的土地，須注意在那裏做過傳教師的伯茲（E. Betz）的記述。他用四年間的研究功夫，學會了大鼓語。所以對於這個風習的記述，是很有價值的。

關於在卡美隆的多瓦拉內革羅通行的發達到最高度大鼓電報的技術，照伯茲的記述：『依大鼓語，關於一切事情，就是距離數公里，人們也能聽見：能述說歷史；能報知新聞；能布告法律；並且能做關於某種的質問、呼喊、謾罵、誹謗。若是白人對原住民有所告示，一擊大鼓便可最敏速而且最確實地達到目的。所以，想急於歸還歐洲、催促在最短時間內結束賬項的商人，可擊大鼓通知土人。擊大鼓的人是把他的工具載到船上，上下駛行，照被委託的事情去擊的。若是裁判官爲了裁判，追溯河流，行到內地，那在引導船上帶着大鼓的通譯人，便可藉大鼓來把這個旅行目的告知同僚。所以要爲什麼事情打官司的一切土人，爲了請求裁判，都到那裏去。就在爭論之際，大鼓也擔負着重要的任務。爭鬪對手的一方（多半是在深夜）乘着獨木舟而行在河的正當中（爲能傳聞到遠方起見）擊大鼓來罵對手；對手也用大鼓回罵，一天中都不休息。用大鼓罵人的，若被告發，比用言語罵人更要受重的處罰。多瓦拉人對於這個大鼓語，通常是在成年時（二十歲）開始學習的。』伯茲更進而記述多瓦拉的信號大鼓與其構造，以及大鼓語的多數用語——總計二七四。普通的講話鼓，是挖空了中心的木鼓，中央依腸膜而區分爲二部；兩個相異的反響箱，因爲鼓身厚薄不同，所以會發生兩種相異的高音。由這兩者的幫助，差不多

各音的四分之一音階，可使通報達到目的。高低音的組合，繼起的速度，動的音調，在實際上做出種種無限的信號。各音的效果便是言語之一定詞句或全文的意義。因此，這不是處理像摩斯信號那樣的聽覺字母的。比如：河或水的概念，在大鼓的用語上，是用三低，一高，三低，一高，一低的音響來表示的；家或居住，是用三低，三高，一低，一高，一低的音響來表示的；學校是用二低，一高，一低的音響來表示的。多瓦拉的普通的講話大鼓，是小形而可以攜帶的，有很光的表面，沒有特別的裝飾。反之，在卡美隆，有很大的施過華美的裝飾的信號鼓：在它的尖端，往往雕刻着人物；在手拿的地方雕刻着人頭。這樣的大鼓，有的地方，不是都能夠隨便敲擊來通報的——這在彼處的法律上是會長的專有物，是不許別人妄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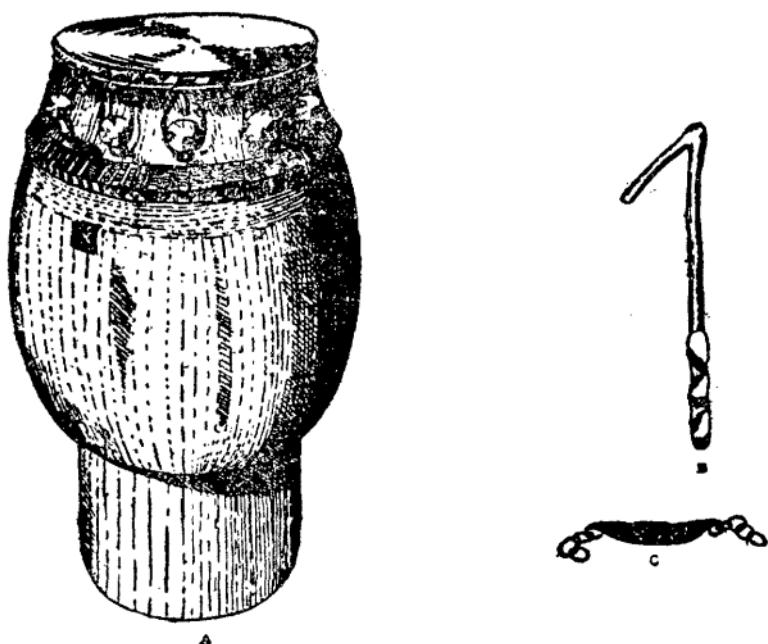
雖然很簡單，但在基本上相異的鼓語，是愛維族的。

維斯特曼(Westermann)會說：『愛維族的鼓語，是從黃金海岸的岐族傳來，由完全相異的思考，像多瓦拉那樣地形成的。所以愛維的鼓語同多瓦拉的鼓語，這在不考慮聽覺的和諧規則之一點上，是根本不同的。愛維鼓語是依三個音度相異的大鼓，努力着使他們的鼓語的詞兒近乎真實的音而圖再現的。用鼓也與多瓦拉的種類不同，乃是中空張着皮的壘狀鼓。高一至一·三公尺；寬○·五至○·八公尺。由於皮的緊張度之加減，可以交互發出約四分之一的相異的音響。在傳鼓語的目的上，必要有發出最高音和中音與最低音這三種的大鼓。又到處都使用着小形的鼓。與在卡美隆同樣地在托果，大鼓通報也是表現公家命令，即軍事命令，法律及判決的佈告，私人的慰安要求，鬪士的招集，仇恨的誹謗，訪問者的來往，隊商旅行的廣告，簡單的會談等事情的。有時大鼓會話繼續一個小時。因為在烈日中理解力非

常遲鈍，所以最好是在早晨或薄暮擊鼓。依據大鼓的直接的會話，在最適當的時候，能夠達到六小時行程的距離。』

如上所述，愛維族是要由大鼓的音響來再現他們的語音的。據維斯特曼之說，愛維全部族的鼓語，雖都是基於音樂的律動的音節的音，但不能明白地用鼓來表現的事情，實際上是沒有的；比如母音『王』字是由擊一下中音再擊兩下高音來表現的。又，拉特萊（R. S. Rattray）精細研究阿香提族（Ashanti）的鼓語，從與口頭言語的關係上來分析它的構造。他們又使用雌雄兩種的鼓來傳達一切觀念，因之這可以稱爲音響的言語。

信號鼓可在中央及西部非洲的廣大地域內見到。若據弗羅伯紐斯（Frobenius）之說，就在湖沼地的西部中央非洲和三比西（Zambesi），或南非的巴蘇托人（Basutos）也是有的。這個



講話鼓的構造 (Battray)

- A. 用牝象耳皮做的皮膜：
- B. 鼓槌（兩手各一）；
- C. 雄鼓身上裝置的鐵器。

技術是在地球的各處獨立地發明的嗎？或是起源於某一個地方而漸次分布到廣大的地域嗎？這是難於決定的問題。

弗羅伯紐斯又說：『使這種通信成爲可能的器具，在非洲呈現着非常不同的外觀；所在地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南部剛果（Congo）地方，一般是懸掛或攜帶在身邊。在北部剛果地方與這相反，是裝四隻腳放在地上，或是放在倒地的樹木上。又在北部，是挖空樹幹直放到村莊或集會所的屋脊旁的地面上。要之，這種大鼓從外表去看，不過是巨大的樹鼓。』

具有這種發達到最高度的技術的多瓦拉族，明白主張自己是大鼓語的發明者，這似乎是可以相信的。這個聽覺通信形態的作業力是怎樣值得驚歎，前邊已經說過關於硫西泰尼河號光復的事實，見在再



非洲阿香提族的通信大鼓（Battray）

舉出一個事例；這是與早已被人知道的做大鼓電報的本鄉的黃金海岸的岐族有關係的。

巴頓堡(Battenberg)的王子漢利希，一八九五年在阿香提探險，患熱病逝世。當時，三個英國人住在離數百哩遠的非洲內部的店舖，有個土人來同他們說一個高大的白人在地中海沿岸死了。英國人立即記錄所說的時日；在以後死亡的通知到來時，他們才明白了土人得報的快捷。

多數種族中所行的這個施設，不是僅在非常時候才能見到的；這就在普通生活上也是常用的。某白人大商店的監督會說他到土人那裏去，土人們絕不驚惶；因為土人在他們到達以前就已經知道情報了。他縱然到準備出發延至最後一分鐘，不告訴任何人，但他一到，總是會看見土人已經弄好要招待他來的準備。尤其是要注意的，就是在非洲地方把大鼓信號應用到軍事上——愛維族常用大鼓來傳達軍事的命令。又，往往用到不使敵人知道而與同伴通意思，行襲擊時的戰爭。據弗羅伯紐斯之說：爲了這個目的，有好多部族，都會在前方的中央裝個極小的信號鼓，用弓矢或小棒來擊它而在深草叢中與距離數公尺的同伴行敏速的音聲極低的交談。又由大鼓情報，關於敵人動作等的警報，也是能夠非常敏速地傳達的。還不知道多瓦拉的通信祕密的在卡美隆的最初的德國殖民活動時代，歐洲人雖然到最後的瞬間都固守祕密，但軍事的遠征，罪人的遠流等報告，也是以非常的敏速性而在事前就傳播了，這真是可驚歎的事。

在回教徒占領喀土穆後（一八八五，一，二六，）所顯示的可驚的事實，似乎也是同樣奇異的通信作用。在基爾(Kiel)的德國工業協會第四十二回總會發表的斯拉比(Sly)的講演中會說及此事：『民族信仰是在內面具有知道一切自然物在發生於遠處的能力，而尤其應注意的，是從東方所報告的現象。』

英國在阿富汗戰役時，爲了傳命令於離五〇哩的軍隊，雖然用最速的騎兵送去，但還是往往失效。卽士人已經得悉這事而採取對抗的處置了。英將戈登 (C. G. Gordon, 卽曾助清兵平洪秀全的戈登) 的陣亡，雖然電線被割，但當天在開羅 (Cairo) 市便得知了。這必然是從蘇丹或阿富汗的什麼地方打去大鼓電報一類的原始的電報了。在卡美隆因爲與德國人的經驗非常類似，所以必須採用同樣的結論。』

斯拉比又說：『某旅行家關於亞馬孫河的印第安人的報告，雖值不得驚奇，但含有不少的興味。他在那裏的酋長小屋中，發見了半埋在地中的器具；在這個東西上裝有擊針，一接觸它，信號便要傳到其它遠離的小屋。一個連續的鐵脈或是地下水水流，是可對我們說明這個現象的。』在酋長小屋裏半埋着的大鼓及外見的音響信號的地下放送，與在別處通行的鼓語的裝置非常不同，所以關於這一點，必須爲一番的說明：無疑地，斯拉比的記述，雖未舉出引用文獻和旅行者之名，但這是與曾遊歷布利維亞國境方面的亞馬孫地方的巴赫博士 (Dr. Bach) 的記述有關係的；這是一八九八年在地理學雜誌 (Geographical Journal) 上所發表的。巴赫的報告，是述說一九六個加丟克那爾 (Catuquimarn) 印第安小種族所用的大鼓電報的，他說：『關於名爲「坎巴利斯」的特別的通信器具，我得悉了一切的事情。印第安人使用它，並且把其中的一個隱藏到各種族所住的地方。我爲了得到這個奇異的器具，費盡所有的努力。但在我歸來時，曾說拿鎗械和子彈去換它，算是很辛苦地得到了對方的同意。我向酋長索觀其一。他很鄭重地露出了這個奇異的器具。我用心去研究它，考察那各部分的尺寸，並且是用怎樣的材料作成的，都一一記錄下來。這種器具的一個，隱藏到各居住地，相互約有一哩的距離，一切都是從北向南，成了一根直線。所以只須用木槌來把它一擊，那隣北或南的器具便會由反響而再現出打音，因而得到回答；這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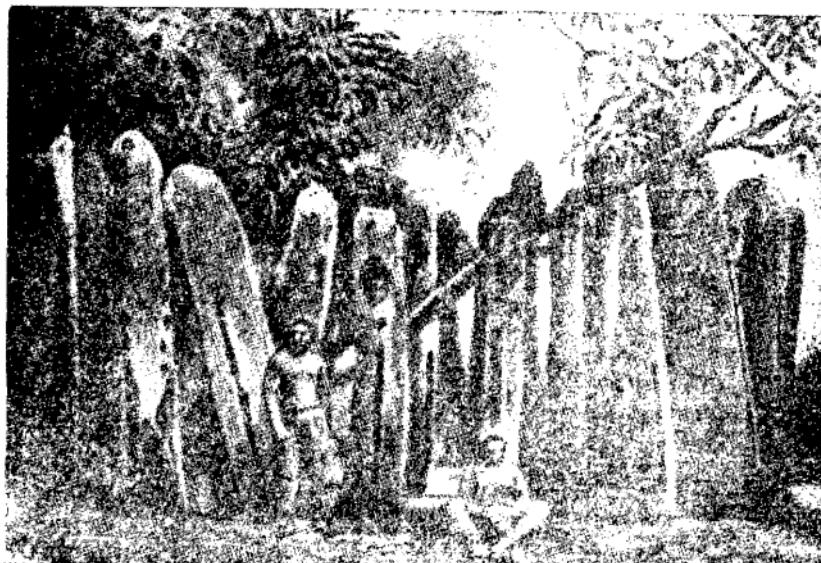
答的音響反過來再現到最初所擊的器具上。各居住地都有獨自的信號系列。各器具在居住地，如果立在外面或近家的地方，那聽打音是很困難的。但在距離一哩的最近的居住地，用上述的方法，是能夠明白聽到的。酋長曾做了通報的試驗叫我看。——休止了好久，他二番用木槌去擊那器具。這是在我理解的範圍內叫出，希望信號或會話的通報；立刻便由這個器具得到回答。這便是由最近約一哩的器具打來的。後來會話繼續下去，我便不能理解了。』

巴赫所觀察的信號鼓，與在一八三一年士皮克斯和馬爾丁斯研究的記述及現今尚爲南美多數的印第安族所使用的大鼓電報完全相同，是無可疑的。在巴赫之後，德國的巴西研究家斯密特(Schmitz)及科赫·格律恩堡(Koch-Grünberg)在巴西的其它地方二番發見這個奇異的『坎巴利斯』，而且做了正確的記述。科赫·格律恩堡會把從來在南美所知道的一切東西中的最巨大的、特殊的大鼓，以一九〇五年遊歷，帶回歐洲，陳列到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供衆觀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科赫在柏林地理學會，關於這種大鼓，作了如次的講演：『我所蒐集的最有興味而且有很多價值的東西，便是這巨大的鼓，這是無線電話之一種，是從利俄特克的託喀諾印第安人得來的。這是用非常的技術挖空大樹的幹，長一·八七公尺，周圍二·一五公尺，帶有四個圓形的音響管結合的音孔，十分地笨重。這是放置到鞦韆上，用葛蘿所作的兩根帶子吊在四根木頭上而自由運動的；而且備有兩根帶橡皮頭的木棒。音響在夜間出乎我們所料地，能傳到很遠的地方。印第安人是憑藉音的變化而與遠離的部族同伴通完全的話，或是招集祝祭和協議會的。』科赫又說巴西的原始密林地的住民的這個理解方法的特別價值。在那裏，派人從這一居住地送到別一居住地去，雖然非常困難，但大鼓電報能很愉快地克服這種交通上的障

書。關於南美所使用的這個大鼓電報的組織，可惜還沒有詳細的觀察。大概是同多瓦拉內革羅的原理相似的；就是從外而一擊，大鼓的兩長身便發出種種的音程來。

第三的大鼓語所使用的地方，除非洲熱帶地方，巴西的原始森林以外，便是太平洋諸島，特別是巴布亞。與在前德國的兩殖民地的熱帶西部非洲所見的同樣的通報技術，也是在南太平洋的德領各島所本有，真是奇異的事。比如，前德國知事勒伯尼怎會述說他在新墨克倫堡服務時的經驗：『一天，在靠近新墨克倫堡的島上，接到酋長行兌的通報。因此，我爲了裁判，便乘着公用輪趕往那裏去；並上使一個青年黑人帶鼓同行。酋長當然知道我們來了；遂隱藏到近岸丘間的叢林中。我們爲了激浪，停泊到離岸四公里的地方。在那裏，使黑僕用鼓語發出訊問，馬上就來了回答。於是激烈的對話便開始了。結果我辦到使酋長服從並支付了償金。』

大鼓電報的同樣習慣，又是能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斐支島、新吉布里提斯(New Hebrides)、阿德密拉提(Admiral-



新黑布利提斯島的大鼓(Deniker)

（Salty）諸島發見的。在那裏，鼓長到二·八五公尺，直徑達二公尺。有名的民族學者路香（F. von Luschan）關於這裏的大鼓的記述如次：『在前面部，是閉塞着的大的半圓筒形的木材，從當中挖空露出一道狹長的口。用木棒一擊，便發出很高的音響，當作警報鼓或信號鼓來使用。這是由非常堅硬的木材造成成的；並且從窄狹的挖口用火燒或是用別種東西彫刻成種種的花紋來做表面的裝飾，很要費一番的功夫。又在那裏沒有鐵器，是利用鯊魚的牙或石頭或貝殼手斧之類做彫刻的工具。爲了防備土地的濕氣並爲了強化反響起見，大鼓是放置到小的木材上。』

如在關於巴克巴內革羅的弗羅伯紐斯所引用的報告一般，的確就在新黑布利提斯，也有大鼓。這是由豎立着的根或深入土中的樹幹造成的。比這更多的，是在上端現出人樣的面孔的魔物崇拜的而且非常粗雜的東西；在南太平洋，往往更有做藝術的裝飾用的帶着十分漂亮的彫刻的信號大鼓。

如果我們根據上述來考察大鼓電報分布的領域，那便可以知道這完全是熱帶地方所專用的；並且，主要地是在多雨的熱帶的平地。這是難以看做單純的偶然的。因此，在這樣的地方，那通報的別種形態——依據口頭傳播的方法——必然是與自然的障礙而感着非常困難的事情有關係。

在真正熱帶地方以外，信號大鼓無論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弗羅伯紐斯又說在墨西哥、西北亞美利加也可以看到；但據亨尼希及塞拉之說，這僅是在引導跳舞發出的旋律音時使用的。

二 視覺通信

所謂視覺的信號，是訴於目之感覺的抽象的思維補助信號，凡手指信號、舉手信號、動作信號、烽

火信號等，皆屬之。

(1) 動作信號

瑪列利(G. Mallory)研究印第安的動作語而用圖來表明它的單語。這在自然民族中，主要地是舞蹈時所專用的，就在現今，啞子也是使用這種動作語——特別是口唇的動作法。這又是在澳洲、古代希臘、古代日爾曼、意大利所通行的。

原始的社會集團，概是閉鎖的。因之，有多數的方言存在，互相用口頭語來講話是困難的。動作語和大鼓語，這是使言語互不相通的部族間諒解接近的一種工具，恰如摩斯信號一般，是帶着國際性質的。據瑪列利之說，印第安人不僅普通名詞、固有名詞，就是動詞、代名詞等也能夠由動作來表現它。他們是與繪畫文字同樣地，用省略法的。比如達科塔部族，在由動作表現『我歸家了』之前：

- (1) 伸出一隻食指觸住胸膛（我）；(2) 把手下向描畫曲線而從外側上向右方，高到肩長及腕的運動（走了）；(3) 在這一點，急握緊拳頭而從地面投下到近處（我的國，我的家）。

(2) 烽火信號



達科塔印第安人的動作語 (Denker)

(A) 烽火信號的起源

其次，用於遠距離通信的，是烽火信號。——喚人的方法和喚神鬼的方法，在原始時代是一樣的。烽火信號的起源，是由雲的觀念聯合的錯綜而來的新雨儀式。舉煙是呼雲的魔術。煙是神聖的東西，這種觀念更成了認煙是與神交通的手段。吸煙乃至敬鬼神燒香火的起源，也就在此。比如北美的喔薩格族在吸煙時便要祈禱：『神喲，來做朋友同我一道吸吧！天地喲，一齊吸吧；並且幫助我戰勝敵人吧！』又，喔瑪哈的黑肩族在舉行講和儀式的時候，大家手拿紅色石頭和豪豬毛裝飾的煙管，在聚集到協議會的酋長團的周圍繞着圈子，酋長吸着煙並向上吹着那煙氣說：『啊，瓦坎達（神名）就是煙。』

卽煙是平和的象徵，是公告法。烽火信號，最初表現於文獻上的，是舊約，說以色列在脫離埃及，行走在曠野之道時，上帝在夜間做火柱，在白晝做煙柱，出現於他的面前引導他：『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記第十三章二一一二二節）又，『以色列營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轉到他們後邊去，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在埃及營和以色列營中間有雲柱，一邊黑暗，一邊發光，終夜兩下不得相近。』（同上第十四章一九——二〇節）

(B) 古代歐洲的烽火信號

烽火信號，在現今主要地是顯示着與三個沒有大的相互關係的地表（南美、中非，波利尼西亞）的聽覺通信完全不同的地理的分布，這個視覺通信的最重要的代表物，是煙或火焰的通信。這是世界到處都有的；並且是顯示着比大鼓電報更古而且多樣的史的發展。後者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我們還不知道，

但視覺通信，却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巴比倫時代已經有了。據傳說，在公元前一八四年的特拉的滅亡，曾由預設的烽火信號站越過愛琴海而報知阿加孟農的首府。但荷馬關於這事，什麼也沒有寫，所以必須從以後的希臘時代的詩中去探討。關於伊利那(Ilianais)占領報知的這個電報的傳達及烽火通信的知識的最早期的文獻，是希臘悲劇作家之祖埃斯基拉(Aeschylus)的戲曲阿加孟農。在這戲曲的卷頭，表現出在邁西尼(Mycenæ)王城的屋脊上的烽火信號站的事情：『我時常等候着發出從特拉的廢墟所來的光和燐火的愉快的得勝歡呼。』

據這個戲曲，我們又可以知道烽火信號是經過怎樣的道路，把特拉的滅亡越海投到遙遠的希臘。即這一共有九個信號站，而使人在希臘海的晴朗的星夜之下，認出這樣的通報來。又在公元前四五八年，埃斯基拉的傑作俄累斯提雅(Oresteia)的第一部阿加孟農上，寫有如次的故



古代希臘的烽火通信——夜焰畫煙

事：當特拉陷落時，希臘軍的統帥阿加孟農急用火焰信號報知住在邁克尼(Mykene)的妻，當夜到達；中間經過愛達(Idha)、泰內多斯(Tenedos)、雷姆諾斯(Lemnos)、阿托斯(Athos)、瑪基司託斯(Makistos)、斯巴達(Sparta)的火焰信號站，總計有五〇〇公里以上的距離。

最確實的，是在培羅波尼薩斯(Peloponnesus)戰爭(公元前431—404)時所用的烽火信號。有名的希臘歷史家修西提斯(Thucydides)曾當作最顯著的裝置來記載它。

實際上，這是教給我們以真實的電線的可能性的最古的文獻。爲了從一定的場所迅速通報起見，老早就使用烽火通信，真是值得驚歎的事。這類的視覺信號，已經現於荷馬的“*Ilias*”上：『太陽還沒有沈下去，他們可已經在守望所燃起柴來。於是它放出高的光芒，好使附近的住民得知乘戰艦的守護兵的來到。』

希臘的這個烽火驛遞各信號站，都備有在縱橫五線框中記着字母的表，在通報的時候，爲了呼出，在信號站所區分的胸牆，高掛兩個火把；次一個信號站便用同樣的方法接續着呼出。次更在胸牆左部放入對應文字線框的水平數列之數的火把；在胸牆的右部，更掛起對應着有要通報的文字的垂直數列之數的火把。隨後使用名叫『照準孔』的觀測器。這是有兩個筒；每一筒可看胸牆的一方，因之，可以正確地，分別地去看胸牆的兩側。(參照下面附圖)

照言語學者、考古學者的主張，在古代希臘的海岸，有定規的火光設備。這在一方面也算是燈塔的起源物。把烽火信號使用到軍事上，在古代的多數民族間是很通行的；就在中世紀，也爲諸國所使用；就在現今，還爲未開化民族使用着。用於古代羅馬，則在愷撒的高盧戰記上，有『愷撒一發下命令，便



（圖：Globe and Mail, 2004年4月2日，攝影：Roloff）

迅速在最近的堡砦由集火來送信號』的文句；又據阿彼翁(Apion)之說，白天用長的竿子上掛紅布做信號，夜間用火做信號。縱然到以後的俾藏興帝國(Byzantine Empire)，烽火信號還是當作警報信號或是定規的烽火驛遞來使用。這個烽火信號又為中世法蘭西所廣用，是在沙利曼(Champagne)、布勒塔尼(Bretagne)開始的。又據路阿斯留(Laiseleur)們之說，古代北方民族所作的名叫“Menher”的巨石建築，便是古代烽火驛遞的遺跡。這似乎是由曾與阿拉伯人接觸的摩爾人(Moors)的影響而生出的東西；烽火信號是南歐一般所通行的。

阿拉伯人似乎是從羅馬以前就知道烽火的；所以在隆泰那斯(Frontinus)的著作中，寫有『阿拉伯人有把白晝用煙，夜間用焰當作報知敵人來到的習慣』的文句。在現今的法國，號稱摩爾人的塔或薩拉孫斯人(Saracens)的塔的曾經做過烽火信號站的塔建築或其遺跡，還在殘留着。

在瑞士，因為多山，所以成了烽火信號發達的自然的理想的前提要件，直到中世紀，還在廣用着這種習慣。在席勒(Schiller)的威廉退爾(Wilhelm Tell)一作中，有『高舉起來了，烽火信號；從這山到那山』的句子。在蘇格蘭，這叫做『必要火』，是一般國民從事戰爭的信號。在斯開爾特蘭島，則是為報知漁夫來使用的。又梅特涅(Metternich)在一八一三年澳洲加入反拿破崙聯合時用過烽火當布告。在他的日記中，寫有這麼一段：『把法國使者的遊歷護照和德國皇帝的戰爭宣言書進行到深夜二時（一八一三年八月一日），而從布拉格(Prague)到西利喜阿(Silesia)國境所準備的烽火信號，可已經點着了。』

從上述的單純的報知形態中，在世界各地，使高等表現能力發達起來的正規的通信方法，更以種種

的形態而生出來。從古代到現代，在時間上或地理上都有以種種驚人的烽火通信的組織。這個正規的烽火通信的最古的遺跡，可以在古代波斯帝國看見。與一切同樣的施設同樣地，這個通信，也完全是專供國王使用的，不是叫大眾公用的。

亞里士多德曾說：『烽火驛遞是順次地傳送烽火信號的。從帝國的境內到蘇薩(Susa)、埃克巴塔那(Ecbatana)。所以國王能在一日中得知亞洲發生的一切事變。』

這個通信似乎能夠傳送詳細的報告。希羅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大著第九卷上，關於古代波斯的烽火驛遞曾說：『馬都尼(Mardonios)是想由各島的烽火信號把占領雅典呈報當時住在薩提斯(Satrides)的國王的。』這樣看來，在同時代，波斯及其對手國希臘，都有烽火通信的設備，但兩國究竟是誰先發明的，這便沒有確實考證了。在公元前四八一年，希臘曾被波斯人用這種通信方法，捕去二十三隻軍艦；關於這個意外的事變停留在阿提密喜安(Artemisium)附近的希臘人是由瑪基司托斯的烽火信號得到報告的。

在修西提提斯的大著第三卷上，寫有『到夜間，藉烽火給從列烏喀斯進發的六隻的雅典艦隊通信』的文句。

希臘的大雄辯家利西阿斯(Lysias)說過在敍利亞有人用火把信號欺弄敵人的事情。又希臘將軍愛非克拉提斯(Iphicrates)說曾用假的烽火信號捕獲十艘敵艦。

在上述的修西提提斯的大著上又說：『古代希臘人往往先用烽火信號，迷惑敵人，隨後使它戰敗。』希臘人的烽火通信的組織，現今雖不能確實明白，但用烽火信號而使對方知道通報的內容的方法，是可

以從古代希臘的著述中窺知的。

在希臘歷史家波利俾阿斯 (Polybius) 的著作第十卷和羅馬的歷史家利維 (T. Livius) 的著作第二十七卷上都記有如次的事情：在公元前三二七年，亞歷山大大王在他所征服的廣大的土地設統一的烽火驛遞，從馬其頓到印度，五天中可以通了來回的情報。大王歿後，綽號『獨眼龍』(Monophthalmos) 的安提哥那 (Antigonus) 將軍專政，還是照樣地辦。百年後，馬其頓的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 遠征羅馬之際，還是使用烽火信號；到他的兒子時代，全王國的烽火驛遞網都完成了。

在罕尼巴爾 (Hannibal) 所率領的迦太基軍裏，有技術很高的烽火通信特殊隊。罕尼巴爾在北非洲和西班牙造許多塔做烽火信號站。西西利島在屬於迦太基的時候，島與陸間的距離有一三四公里，因之，在視覺通信線的中間的一小島做連絡所。

(C) 古代中國的烽火信號

中國，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已有了距離三百哩的常設的烽火驛遞。這是爲防外敵來寇的設備；在短時間中，可以使全國得知消息。據傳說：還使用過雨不能消滅，雲霧不能隱藏的奇異的火。

又據日本藤田豐八博士的研究：在古代中國的烽火通信，叫做烽燧：用火光通信的叫做燧；用火煙通信的，叫做燧。所以文穎曾說：『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燧；積薪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在漢書賈誼傳的顏註上曾說『晝則燔燧，夜則舉燧。』在史記周本紀上叫做燔燧；在唐之張守節的解釋是：『峯遂二音，晝曰燔燧，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逢火土櫓也，燔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舉之。』幽王褒姒的傳說，果否可信，雖是問題，但燔燧在戰國時代爲中國北部所常用，是無可疑的。比如在史記

(卷七七)信陵君無忌傳上，曾說：『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事，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這個公子卽信陵君無忌，魏王是安釐王。因爲這個王在位是從公元前二七六年到二四三年，所以可知公元前第三世紀頃，這種視覺通信制度是一般所慣行的事。

這個烽火信號，不僅知道寇至，並且可由其數量的多寡而公告多種的意思。在墨子(卷一五)號令篇上說：『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狎郭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講到唐時的制度，雖則有種種的書所傳說，但在唐兵部烽式裏面說：『寇賊不滿五百，放烽一炬；得蕃事宜，欲知南人，放二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餘寇萬人，亦放四炬。』在唐六典(卷五)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項的註上也說：『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爲差焉。』這是在大體上是與隋時所行者同樣的。只是在唐之李筌的太白陰經(卷五)烽燧臺篇裏，說到築臺的方法及所要的品物：『每夜平安舉一火；聞警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燒柴籠；如早夜平安，火不舉，卽烽子爲賊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觀望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牒傳遞。』從戰國秦、漢經隋、唐不但用烽火來報警，並且要依烽火之數而得悉敵之遠近、兵數等事，殆無容疑。

燧是在塞上的亭中守烽火的人。所以，亭是在塞上，從事候望，兼司遞傳烽火的，這大約是每十里

又，職司候望的人，又被稱爲候；在後漢書（卷五二）馬成傳裏面說：『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當然，所謂十里一亭，乃是約數，未必限於十里，必定有因地勢而不到十里的，或是更有相隔二、三十里的吧。雖是後世的事，在庾闡揚都賦註裏面有云：『烽火以置於高山頭，緣江相望，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太平御覽卷三三五）；又在唐六典兵部職方郎中項說：『凡烽候所置，大約相去三十里。』據唐沙州圖經：白亭烽與長亭烽的距離是四十里；長亭烽與階亭烽的距離是五十里。從這些事例來推考，可知所謂『十里一亭』，乃是約數。

又在唐段成式所撰的酉陽雜俎上有『邊亭烽火用狼糞，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的文句。在玉海上說『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先是，虜至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直上，虜疑有伏，引去。』這可以證明酉陽雜俎之說無稽；這並且也算是較近的紀錄吧。

(D) 古代日本・高麗的烽火信號

烽火信號現於日本的紀錄上的，據樋畠雪湖的信號通報的歷史一文所說：日本紀天智天皇的三年十二月（662），開始在對馬、壹岐國及筑紫設防和烽。而因爲這個時代，在對岸的高麗，已經到處設有完全的烽燧臺，所以這是經中國、高麗傳來的。其次，當作法令而制定的，是大寶的軍防令（702）。據本法令：凡置烽，皆相距四十里（這是當時的中國里程，只合現代日本六里強）；而在山崗隔絕的時候，可因便設置——選擇烽火到達的適當的距離。在這個烽燧臺裏面，置長二人，烽子若干人（點火兼守望的人），晝夜輪流着擔當非常警戒的職任。

次述烽火的方法：晝間用煙通報，夜間用炬通報。其燃料：在煙，則用艾蒿、生柴等相混合，好使它生出濃厚的煙；在焰，則用炬火即火把。其製法是用葦心，上面插以乾草和松脂，再用繩索處處紮牢而燃之。在晝間的煙燒一個時辰（二小時）；夜間的炬火燒盡一根，而還看不見前方的燧燧臺的答煙或焰的上騰時，便要立即派遣名叫『腳力』的專差跑往那裏報告。在這個煙火的表示上，雖然也是取法中國，但因為其方法在令文義解或令集解等書上沒有什麼記述，所以是不明瞭的。或許這些是屬於祕密暗號而不能公開的。有說是以區別那煙或火焰之色而作製符號的；更有青煙、白煙、紅煙、黑煙、紫煙之說。要之，這些都是沒有什麼合理的根據的說法。但一到甲越戰爭時代，這個非常迅速的報知方法，被認為很重要的有效的軍事上的設備而加以改良和設計，這是在甲陽軍鑑及其他軍事記載上可以認出的事實；而有名叫『籌飛腳』的人，爲在甲府和信濃、長沼城之間取得聯絡起見，在甲州到信州的各峯頭，設置若干的烽燧臺，憑藉用多少顏色的區別做符號的火焰，來收烽火通信的功效，這也是事實。如今，在這些地方的山巔，還殘留着焚火的遺跡和地名。這個烽火是從平安朝經過鎌倉時代、室町時代、德川時代而到近代的。又所用燃料，不僅松脂，還加用硫黃、雞冠石、樟腦等類的中國常用的發光劑，藉以行使色彩火煙信號的方法。另外，據說在大阪和馬關間的米的行情通信，也用過這種色彩烽火的方法。

因爲既如前述，烽火在中國也叫做『狼煙』，所以日本稱舉烽火爲『狼煙打揚』——在築城記上有『狼煙是像焚篝火一般堆集木頭，燒狼糞』的文句。

另外，在北海道的蝦夷人也會用烽火做信號；燒的是作成捲的白樺樹皮；主要地是做船的歸航地的

目標或是代替燈塔使用的。

(3) 煙信號

在未開化民族間，還有以煙信號做通信手段的；這在北美印第安人間是最多的。



北美印第安人的烽火通信 (Mallery)

一八四四年，克列格（J. Gregg）做過關於新墨西哥的阿龐人及加州的印第安人的煙信號的報告：他說：『可注意的方法是煙柱的製作，由這，可以把許多重要的事實報知很遠的地方；並且是依信號的配列數及反覆來理解的；通常，是燒堆積的乾草。』而與印第安人同住多年的白爾丁（Belden）更補充此說：在烽火信號、煙信號之外，更有別種視覺信號，這信號是夜裏用火翦向空射擊的。比如放一根翦是報告敵人近了；兩根翦是報告危險；三根翦是報告大危險，或是危險的迫切，或是被敵人打敗。又在同時放兩根翦，是報告已經採取攻勢；三根翦是報告立即進攻；四根翦是報告攻擊得手；往斜面放的，是表示攻擊的方向。這個信號是不停地繼續着來報告軍隊出發或解散的。印第安人在發出這種信號以前，必定要有特別的考慮，所以這個無言的信號，任何時候，都是極正確的。這種由煙火或火翦所表示的多種信號，真是值得驚歎的。

又，瑪列利也做過同樣的報告。說他在特別良好的狀態，可以在相離五〇哩的地方得知印第安人的信號。在晝間，到處都有塵煙信號來替代火煙信號。塵煙信號主要地是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就是在發見所探求的敵人、獵物等時候，抓一把塵土上投到空中；又在沒有毛氈的時候，也用煙信號做替代。

又據勞德女士（Miss L. C. Lloyd）之說：這方法也是在非洲西南部的土蕃彪什門人間所通行的，就是向上空投砂土而對遠處的人通達一定的意思。瑪列利說一根煙柱是表示『要注意』！二根是『休息』（比如要就寢）；三根是『危險逼近的警報』。

關於這事的最初的文獻，是十八世紀的英國有名的航海家庫克（J. Cook）的日記簿，但他沒有注意到它的本體。他在發見世界第五大陸的二日前即一七七〇年四月二十日寫有『夜半，我們在各處看見了

爐煙』的文句。但他並沒有注意到在澳洲海岸看見的這個煙火的特殊的意義；他只知道這個土地住有數的人。

但據斯密斯（R. Borugh Smyth）所記：當英國軍艦『Salamander』號近澳洲海岸時，土人便依這個固有的通信方法，很快地通知很遠的地方，因之，住在琪普約克的英國的旅行家夏爾丹在軍艦入港的二日前，便從黑人處得知消息了。

對澳洲的這個煙火信號給與清楚的解釋的人是阿得雷德皇家學會會員的阿喀列，他在一九〇七年，關於澳洲黑人的煙信號，做了如次的講演：名叫羅溫的澳洲財主——牧畜業者，在東南澳洲爲鐵路事故而死了。消息立刻由電報打往羅溫所住的莊園：次日正午到達；這是由騎馬信使從離該莊園最近的九〇公里的歐洲電報局急送的。但在那時候，羅溫莊園的管理人已經在二十四小時以前知道了；因爲是土人傳報來的。那個管理人，原先不信，及至公式的通知來到，便不得不相信了。這種情形，算是土人的視覺信號比歐洲的文明的電報還約快一天。即是鐵路事變發生後四十八小時得到通知的；是在電報送到距離七五〇公里的地方之間，經土人先用煙信號通報了。

據說這種通信，主是白晝行的。煙柱的遞傳的形態、數、強度、色彩及其反覆等，這一切對於這種信號的解釋，都是帶有意義的。由於球形的煙雲及中斷的煙的發生狀態等，又都各有其任務。比如非常濕潤的木頭和青的刺槐樹枝發生濃厚的暗色的煙雲，這個意義憑藉別種記號的調整，可以表示出『這裏有許多水和獵獸』、或『大部族逼近了』、或『想做戰爭舞蹈』這些一定的意思。反之，從椰子葉和刺槐的枝發出淡紫色的煙，是表示『來，去狩獵』、或是誰在這裏病臥等事的。

要之，這種信號語，是非常發達的；是同大鼓一樣，能夠表現出勸誘、警戒、歡迎、共同狩獵的召集、苦痛、歡喜、悲哀、以及生子、喪妻、水源的發見等等情報，和見面對談，沒有分別。

在南美也有這種煙信號。赫爾曼（Hermann）關於住在巴西中部的彼爾科邁俄河附近的印第安人，曾說：「一來到印第安部落，我們便受到很多的歡迎的言辭。男人們往往從距離數公里的地方來迎接。幾乎一切的部族，都在事前得知我們的來到。一部分是從已經訪問過的部族看見了煙信號；一部分的土人，也會使用這種煙信號。」

印第安人的通信組織是非常特異的：依舉煙而通報重要的事實；更依煙的舉法、大小、數、反覆等而公表出種種的觀念。通常是在乾燥的草葉的燃燒地點舉煙的。做煙信號的驛遞時，便選擇最高的場所；其間的距離是從十二哩到十五哩。變更煙柱的數，可以傳達種種的意思；最簡單的樣式是類似希臘的通信字母，而配列着不出焰的小火。把一抱的青草或小樹枝一燃着，便發出濃厚的白煙；普通是垂直地成了繼續的煙柱上昇數百呎；但在要決定煙流時，印第安人是單用他們的毛氈去蓋到煙源的樹枝和草堆上頭；壓緊毛氈的邊緣，數分鐘間，煙便中斷；再迅速地拿開毛氈，濃煙又發出來；是這樣地調節那個煙柱的長短和回數的。

土人給朋友通消息，也使用煙信號。這個方法在澳洲也是通行的。在前世紀的英國的探險家密徹爾（T. L. Mitchell）旅行東部澳洲時，曾看見沿着山巔的基線而在作伸向遙遠的南方的通報的煙柱線。別的澳洲土人也是用這種煙信號，既如前述。

(4) 毛氈信號

替代煙火而在白晝用竿子掛紅布，是在澳洲土人間所看見的；使用毛氈是在北美印第安人間所看見的：這可以說是手旗信號的起源。

三 動物通信

(1) 鴿

把鴿當作通信手段來使用，是從太古就通行的。又在猶太法典上有禁止飼鴿傳書的條文；這或許是希伯來的權力者不願意叫臣民有通信自由的緣故。

埃及也用過傳書鴿；而傳書最多的，是在航行中從船上放出寄回故鄉的信札。在希臘或羅馬使用傳書鴿的事情，是在荷馬、阿那克利翁(Anacreon)、提巴拉斯(Tiballus)等詩作上表現着的事情。當時——第一世紀——羅馬人是把書信縛到鴿腿上以通軍事情報的，即是官用的。但從代俄克利喜安(Diocletian)帝以後，傳書鴿便不再爲官用而僅作私用或競技比賽之用了。

在唐李肇的唐國史補卷下上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即今印度錫蘭島）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在酉陽雜俎卷十六上，也記波斯國的海舶：『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這是古代遠洋航海，使用傳書鴿的明證。

又在唐中世的開元天寶遺事上寫有『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代無不愛訝』的事情。因爲張九齡是嶺南人，所以這也許是從外國商人學來的。

又在中國民間——無論南北——都有名叫『放白鴿』的婚姻的騙局。這個名詞取義的根源，當然是與傳書鴿有關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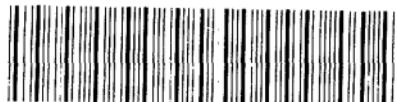
(2) 鷹和犬

又有用鷹傳書的：唐張鷟的朝野僉載上有云：『太宗養一白鶲，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恆令送書；從京（長安）至東都（洛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又在北宋初期的錢易的南部新書上，有『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的文句；因此，日本桑原隆藏博士說『飛鳥使』的名稱是用鶴通信的塞外風習的表現。

犬也會傳書：在晉李渤所撰的蒙求上說：『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機以羈放入宦，頓居羣士之右；皆怨心，潛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爲常。』——犬的平均速度：一分鐘約三〇〇公尺；在今日的傳令距離，普通是在四公里以內。

另註：本上卷是就東京帝大新聞研究室第一回研究報告中（第二篇）小山榮三的一文加以增刪而成。——小山氏所引用的中、日、德、英、法、希臘等國的文獻，除去夾註於正文中的，還有一百八十七種之多；但因爲多非直接關於新聞學，所以在這裏沒有把它們一一列舉出來；好在該書購求至易，諸君如欲作精細的考查和研究，則該書以及東京帝大新聞研究室所出的其它報告，實在都有購讀的必要。



A541 212 0211 49188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02803A)

☆綜合新聞學第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任白濤

發行人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商務印書館

各

滬

版權印翻
有所必究

*I一九〇



101
BOOKS

10217